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賊情彙纂

張德堅纂

文海出版社印行

序

賊何所恃所恃者詭秘不易知耳自粵至楚殘破數千



兩年我官中猶不能確指賊目為誰某况其餘乎咸豐癸丑正月

收復武昌鄂人之脅以行者絡繹逃歸於是留心時事之士始獲

謬詢筆記非賊至鄂持弛其禁緣自鄂以上賊

無多所

軍

3

井便於稽察不能如鄂人之易逃自是以還

脅愈衆逃者愈

多而賊情浸漸以洩時德堅

充湖北撫疎巡捕官因好聞賊情彼

都人士凡有采輯手輒錄寄然人言各殊虛實參半比年于役大

江南北竝隨吳文節公至堵城常易裝往來賊巢所見行陣之士

被擄逃人受害鄉民不可勝計留心訪究隨時記載居然成帙又以供役節錄時屢發得賊難民鞠問摘錄供詞甚夥遂綜核而編輯之成賊情集要一冊自慚末職粗才無辦賊之分具冀初一得或可為知己知彼之助嘗上請大府輒嘉納之亦偶有置而弗閱者甲寅九月上浣

欽差辦理軍務前少宗伯大帥曾公克復武漢後駐節漢江整旅誓師即日下劄德堅方自江北旋省爰錄賊情集要
先生上 初無自薦之心竊請 霞仙

大帥獨能辦賊必能知賊亦必樂人之知賊聊為芻蕘之獻耳嗣

大帥連克蘄州田鎮所向皆焚巢掃穴俘獲賊中文籍汗牛充棟
更得彼中有心計者來歸出俘件使辨之所指悉不謬以前上之
冊互證亦多符合遂檄調赴武穴行營設米編所編輯賊情彙纂
一書以德堅為總纂官鄒君漢章方君翊元鄒君彥煊副之別委
李生楸程生奉璠為分纂增委廖生文鳳潘生敬暹譚生光藻充
炳黃生炳烈充繕校之役乙卯正月賊復上犯武漢移局長沙同
儕星散惟程生終始相依而鄒君亦旋由金口來會鄒君浙人久
為幕府上客沈毅精練以識見充其膽氣自軍興來身歷行陣者
五易寒暑一應戰守機宜山川形勢莫不瞭如指掌且於火器一

節尤所究心而諳習者癸丑甲寅兩捍鄂城殫極勤勞並以所造
巨礮擊挫賊鋒屢獲奇效嗣因圍急乞援江北突出重圍間關奔
走不辭險苦人所難及不惟楚事知之最詳即粵西起衅原由亦
能言之厯厯曾擬勦賊事宜及認真團練論數十條上陳

羅蘇溪
崇鶴卿

兩中丞極為擊節稱賞優禮冠賓僚惜兩中丞不久去任

未竟其用感時不過詞多激切然氣節壯烈不以徒勞墮其奮往
之概誠有志之士是書所多撰著叙事從實不復潤飾寓激厲於
勸懲之中至性至情流溢楮墨故

大帥羅致之位諸賓從之列時參帷幄之謀兼以深悉賊情是以

派同編纂意以謂洞燭奸頑俾可攻其瑕
甚盛舉也今夫星辰將帥戎馬書生無一
必盡能知賊甚至有謂賊情不必知者或曰
弗獲受人欺給轉致債事不禁廢然思返
不能知賊之咎今之屢捷亦未始非漸能
故則有數端焉蓋犬羊之性有剽無撫非
不通問謀不行此不易知一也陷賊冠裳
掩飾被擄之名何敢罄言此不易知二也
計必死非夸大取快於須臾即哀號乞命

盛異言賊不足平皆不可以為據縱百計開導之終不吐實此不易知三也 脅鄉民慮其隱諱恒赦釋而後問之絕其顧 惜多
蠢陋不過充賊散卒彼中秘計毫無聞見一朝幸脫如夢之覺即
能追憶半屬嘆云此不易知四也即使偶得充偽官有才識者救
其罪優視之使放心暢述宜可得賊情要領殊不知賊計至叢賊
今至嚴凡私相往來刺探軍事者每殺以警衆且於有心計人防
其逃出入宣洩益禁錮之如處囹圄所知僅一館一衙之事而不能
知賊之全局此不易知五也至於探役孰不惜命雖誘以重賞未
肯入賊巢便有鹵莽貪利之徒毅然竟往不知賊中暗號必為賊

殺徒去不回其能回報者無非探附近居民之言依然隔膜此不易知六也有此六不易知往往因噎廢食於賊情概不求知即得真情智者且為誣妄矣果如所云豈賊情終不能知耶抑又不然以上難知之數端要即可知之門徑恃一人欲全知固不能苟得一人知數事積百人即可知數百事更於此數百事中精覈而抉擇之自可得可信之百數十事以俾件勘證之彼中來歸者塗釋之鬼蜮情形又將奚遁哉彼中來歸者何即程生奉璜是彼有心計豈不知以上所云禁錮愈密僅知一館一衙之事者乎所不然者程生權奇個儻機智過人固為別弄不果遂更其意欲盡知

賊情以冀一朝復見天日傾羣言以獻或可補官軍所不逮耳逆
動心思性與賊周旋寢久而契洽矣佯為計畫盡其軍事矣然賊
既受其籠絡且弛其禁得至各軍各館潛察而默識矣欲乘間得
脫且相隨自江甯至武昌矣以故所知為獨詳且確以可知賊情
之道通萃集於一時實難避之機會乃以德堅夙著及數子記載
為嚆矢集件件為證據恃程生為耳目復廣搜博採多收而嚴覈
之聞自何人見自何處更一一詳註之刪所誣存其實統成書十
二卷總目九分目五十八附目二十七圖七十一於彼中一舉一
動纖悉靡遺賊情於是乎大略誠非囿於偏隅一知半解及逞才

臆造者所得操觚而記述也至諸偽制有難於簡畧處文氣龐雜鄙俚所不敢辭求實弗求文工拙故不暇計矣然心折是書者又往往獎許過當姑弗論已而不意更有深憫為甚癡不達者其辭曰以子負明敏才識曷不草檄行間効功一戰曷不權篆百里捍衛一邑乃殫思竭技汗流終日記此悖逆之言行乎况深求過真事事如見其不知子夙昔致知之由者非謂言偽而辯即別有疑議子何取焉於戲人各有心難掬以相示亦惟附之妄言妄聽然此等親切代計之言苟非真痴又幾不免為所動矣於以見一人作之百人撓之凡事成功不易為可慨也斯事猶然其十倍重於

斯者非忠信堅固又豈易觀厥成哉德聖孱弱開陋在事數年徒嘗險苦毫無建樹其恨賊愚忱謬謂將欲破賊必先知賊故視聽所及旋及記之不過好知賊情之一人已耳乃遭逢

大帥以知賊為急務檄充此役鼓之舞之心益專一如射志毅務求破的冀報知過於萬一也若草檄行間權篆一邑姑無論才力不勝即曰能之似其利亦細微可見較量是書之成梓行天下使我無不知賊情之將士賊恃強吾用智隨處以寡破衆以巧勝拙其為有益又豈一隅百里所能限耶此誠

大帥之本懷深懼菲材不能副幸賴邵君善記程生能述戮力

同心竟獲厥成

大帥當代偉人以志勇成其忠視

國事如家事識名將於偏裨創水師之良法豐功偉績筮楮難述
其好聞賊情抑一端也書成上之當聽其覆覈裁成而加序焉何
偕序為緣體例俱備無弁言於簡端似覺缺然故歷述纂書緣起
於此

咸豐五年乙卯七月中泮甘泉張德堅識

賊情彙纂卷一

原委官紳銜名

總纂官六品銜湖北即補府經歷縣丞張德堅

同纂官湖南益陽縣訓導鄒漢章

六品銜候選從九品順天邵彥娘

湖北興岡州廩生方翊元

分纂湖南巴陵縣生員李楙

分纂六品軍功江蘇上元縣文童生程奉璜

湖南候選從九品譚光標

分纂湖北興國州生員潘教選
緝校六品軍功湖北咸寧縣生員廖文鳳

江蘇甘泉縣文童生黃炳烈

湖南邵陽縣文童生譚光炳

移局長沙纂書官暨延請繕校生童各銜名

總纂官高銜湖北即補府經歷縣丞張德堅

同纂官六品銜候選從九品順天邵彥煊

分纂官六品軍功江蘇上元縣文童生程奉璜

繕校湖南長沙縣監生劉瀛甲 17

六品軍功湖南長沙縣文童生周壽眉

六品軍功湖南善化縣文童生聶起榮

湖南善化縣文童生俞錫沆

湖南湘陰縣文童生李鼎元

江蘇甘泉縣文童生黃炳烈

委各札

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為

札飭事照得逆黨倡亂以來賊情詭變百出前後所獲逆書及偽文卷急須逐條編纂成帙以備查核查有湖北候補縣丞張德堅等深悉賊情前呈輯要一編持論甚為中肯仰即會同訓導鄒漢章悉心核定如偽官制偽軍目偽禮書及分踞要地之逆首姓名及前後伏誅賊目等類分門別類編成全冊并派廩生方翊元李林邵彥煊文章程奉璜分司編纂之任先定門類請示飭遵務令賊中情偽畢見庶大軍剿辦

愈得要領合行札委札到該生員即便會商妥辦此札
咸豐四年十一月 初三日

一札湖北即補縣丞張德堅

一札候選訓導鄒漢章

廩生方翊元 20

從九邵彥娘

生員李 琳

童生程奉璜

奉札後稟

曾部堂

敬稟者竊卑職等接奉

鈞札

云

奉此謹按逆黨倡亂以來蹂躪數千里非常暴虐巨

古所無且詭變百出其情偽最難深悉今編輯偽書偽制詳載賊情不獨大有益於兵機寔指日編修方畧之一助惟所授地方既廣賊目又多於蜂蟻佔踞之地往往不久竄去或官隨即克復一方聞見難周若總考全局必多掛漏即或咨查各省未必盡得其情且恐過需時日擬就現俘之偽書偽

文告及各家所記賊情分類而編輯之其餘各省賊情亦就

其彰著纂入容俟採訪再行續編除所獲偽件祈全行

發編外倘蒙將近年邸抄及有關係文案隨時而

發出摘纂似較詳備謹遵

札先擬條目於後應增應減伏候

鈞裁

擬纂九條

劇賊姓名

首逆事實羣賊事畧 附賊踞地方

賊官制

科目 偽朝內官 偽軍中官
偽守土官 偽鄉官 偽女官

賊軍制	賊禮制	賊糧	賊教	賊數	賊文書	雜載
陳法 營規 營壘 土營 水師	杖藝 號令 偵探 旗械 偽時憲	偽宮室 與馬 印 稱呼 儀仗 偽時憲	服飾 貢獻 科派 飲食 船運	擄人 逃亡 老城 新賊 童子兵	刑罰 講道 禮拜	誥諭 稟報 書札 告示 照票
					黃單 門牌 冊籍 封條	條款甚多 隨時編訂 註目以上係初定條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仰即照所擬各條分類編輯所請各件已飭得獲所悉數移

送其印鈔文業該員等赴承辦吏書處查閱此繳

咸豐四年十一月 初五日

又康生員廖文鳳等留所幫辦及請關防緣由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廖文鳳等即留該所幫同繕辦每名每月酌給薪資四兩另
請採編所關防已飭鐫刻容即頒發繳

咸豐四年十二月 初十日

又票年所賦件書稿未失請留湘辦理俟纂成赴營銷委由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右堂曾

該員等所纂賤情書稿仰即在湘省繕辦所需薪水已札飭
湘潭捐局委員黃守曹牧在於功牌捐項下按月支取銀四
十兩整至廩生方翊元已於月前來江分纂稿件業經面繳
矣此繳外發去黃守曹牧一札仰即轉交

咸豐五年三月

初三

日

賊情彙纂卷一

總目錄

劇賊姓名
偽官制
偽軍制
偽禮制
偽文告
賊教
賊糧

雜 賦

載 數

賊情彙纂卷一

分卷目錄

纂校官生銜名

纂書原案

目錄

凡例

採訪姓名

卷一

劇賊姓名上

首逆事實

卷二

劇賊姓名上

劇賊事畧附偽守土官鄉官名目

卷三

偽官制

偽官表

偽品級銓選

偽朝內官

卷四

偽

心 理 學 卷 四

土營附諸匠營

水營

卷五

偽軍制下

旗幟器械

營規附號令

詭計附杖藝

偵探

卷六

偽禮制

偽宮室

偽印

偽時憲

偽朝儀

偽服飾

偽儀衛輿馬

偽稱呼

飲食

卷七

偽文告上

偽詔旨

偽誥諭

偽本章

偽告示

附
照會
議諭
將憑
批式
封式
札諭
附
稟奏
稟報
稟申
教稟

卷八

偽文告下

偽律

卷九

賊教

偽官照

附官憑暗記賊館門牌
印據船票船牌

偽貢單

附鄉官門牌封條

偽文字

附隱語聯句

偽書

偽天條

禮拜

刑罰

講道理

卷十

賊糧

貢獻

擄劫

科派

關榷交易

口糧

倉庫

卷十一

賊數

偽官伍卒數

老賊

新賊

童子兵

擄人

逃亡

女官女軍數

...

卷十二

雜載

凡例

一是書注意在能悉賊情非欲傳文字也雖文如八家不知賊情亦復無取更恐肆才臆造

一賊中諸偽制皆有意曼衍支離使人無從揣測今叙諸偽制多重複繁冗且雜邪教諸隱語幾使閱者不耐實由苦思索解始得端緒必須層層推究方能明晰若以簡鍊出之恐多遺漏

一偽官表已另著凡例四則此外凡叙偽官銜名於重複處可省偽字者諸從畧

一書中凡就俘獲之件摹叙則概不用註其餘各說係何人所見

所說皆於一編之終分註之其不逐句註者恐文氣隔斷使閱者不能一目直下也

一采訪姓氏分官紳兵勇等為四等畧叙其來歷附於簡端凡書中後註係何人所說皆直書其名如不識為何如人翻閱即知

一纂書各員皆悉賊情各有記述即來訪諸姓氏是也因已列銜名於前其註但註何人所述不必更註何員所註以省冗贅

一凡我論斷之文於賊教中天父天兄諸字自應直行而下若摹寫偽文告偽書諸式其抬格之處悉從原本

一賊中改易文字以及偏旁多至數十字其偽文告偽書文義率

皆荒謬滿紙別字緣皆鄙夫撰擬固宜如是凡摹偽文式過記別字概仍之俾存其實

一偽印偽文告服飾旗幟凡不易述者皆繪圖繫說

一所采賊情自庚戌秋冬起至己卯六七月間上賊中詭計日新月異積有見聞自當隨時編入天方厭亂賊滅必速又孰願此後更有所增乎

一探報失真俘賊混供皆不足據捏造傳鈔明眼人一見即知如云偽天王係木刻小人賊中共四十軍軍各二千五百人偽檢點係三品官新科狀元已招駙馬在江甯蓋故明宗廟諸語皆

不米入

一是書竭力搜剔於賊情似覺詳盡知己知彼庶可攻其瑕隙然事務求實不尚粉飾一切偽制本屬荒謬暴虐者皆極力醜詆之然披猖至此似非毫無伎倆於軍制諸條轉多記其能事劇盜在前嘗之何益覽者諒焉

一采訪諸家或有言官兵畏避不堪記述情形似未必皆確即或一二處誠如所言亦概不編入此諱所當諱也

一是書之成實由官軍直抵潯江俘獲賊中文籍至多參考諸家記述又得彼中有心計者一一詮釋之賊情於是乎備誠非一

州一邑囿於聞見者所能綜覈凡我同志莫不以先覩為快然
文人相輕古今通病未必全無異議或曰此不急之務今豫為
此未免迂濶蓋其意欲屬諸善後非謂不宜辦也或曰此無益
之舉悖逆不經諸制徒亂人意何足考究此則直斥為非者也
或曰賊所恃在難知能知賊必能辦賊苦心孤詣總攬而精勤
成此必傳之書較之靖逆記平糶記畧尤為確切賅備指日大
功告蒞方畧館開必以此為準則此又自信不能成是書傾心
折服者也悠悠之口毀譽懸殊幾使胸中乍冰乍炭若持平之
論則不然謂能悉賊情必有盜於軍情此事急而不宜稍緩者

也將來

國史采擇必先稽章奏後考輿說無人記載久必湮沒此又事可
緩而不得不豫者也恃此二解餘可弗辯矣

采訪姓氏

官紳

朱祖培 廣西舉人湖北候補同知久在廣西軍營游保今職

朱 宗 浙江康生游幕廣西多年壬子九月至湖北於諸逆

里居來歷及初起賊情言之最詳癸丑五月具投劾

方 靖 有人謂其從賊甚久恐是奸細故未留用其人是曾

方 靖 妻徽桐城諸生姚石甫廉訪戚屬嘗佐粵西戎幕

張凱嵩 湖北進士廣西臨桂縣人癸丑丁憂回籍知粵事詳

羅鳳池 廣西康生帶勇屢立戰功周文忠奏保以知縣用選

龍 瑞 授湖南清泉縣引見改發湖北知粵事甚詳

四川康生久從軍於兩粵以軍功保選湖北通山縣

覃瀚元 廣西潯州諸生以軍功選授湖北黃岡縣丞

楊宗時 江蘇監生湖北候補從九品在事日久多知軍事與賊情

劉春生 江蘇監生湖北候補未入流久事勸捐團練深悉鄉間賊情

瞿騰龍 湖南行伍總兵官久歷戎行與之談賊情終日不倦

駱永忠 廣東行伍副將自粵至鄂皆在事曉暢機宜所知賊情最詳實

梅青 湖北行伍千總曾出兵廣西湖南

蕭長齡 湖北行伍守備曾出兵克 賽中堂武廵捕

鄒元採 湖南人候選道庫大使

陳慶洽 湖北江夏生員原任署兩江總督芝楣陳公之子

曹高門 湖北監生新選廣西縣丞在事日久頗知賊情

禹繼賢 湖北漢陽監生廣西縣丞委在湖北坐探

聶士澄 湖南衡山縣諸生 常南陔中丞戚屬

李年茂 湖北江夏廩生

程文偉 湖北江夏在籍候選州判

王鏐 湖北江夏在籍候選九品

呂佐之 湖北江夏六品軍功文童生屢次帶勇殺賊並改裝

甘崇 湖北江夏六品軍功文童生

黃金吾 湖北江夏廩生

張玉琴 湖北江夏監生 陳芝楫制府之妻侄

楊燮 湖北江夏名醫 賊曾脅去治病

張長義 順天監生 候選刑部司獄 原任武昌府司獄 張士彥之子

姚登三 湖北江夏六品職員 著有壬癸筆記

田行達 湖北江夏五品職員 鄉居富戶

賀啟章 湖北武昌六品職員 富戶

潘文藻 湖北黃岡生員 任余家集

徐鍾瀆 湖北安陸縣生員 住月落嶺

姚藻鑑 湖北漢川生員 住劉家隔

周固軒湖北黃陂縣人候選從九品

喬綏福湖北孝感副貢前任直隸饒陽縣 喬見齊中丞子

黃鼎臣湖南沅江縣人湖北候補從九品

兵勇

任福湖北撫標右營馬兵記名外委

朱占鰲安徽安慶城守營馬兵

李先登湖南鎮草鎮戰兵

王安福湖南新寧勇六品軍功久隨 江文忠公者

譚大朋湖南新寧勇六品軍功久隨 江文忠公者

鄭寶全 五品川勇頭目

胡舉高 五品川勇頭目

姚焚雄 六品楚勇頭

羅大才 楚勇

周定邦 楚勇

逃難衿民

譚恩晉 湖北應山諸生著有再生憶述

丁富文 安徽懷甯監生

左用賓 安徽桐城生員

李國樞 安徽太湖貢生

柳 森 安徽潛山廩生原任廣西知縣柳添清之侄

唐全詔 安徽當塗生員

後裕寬 安徽蕪湖生員原任東河總督朱公襄戚屬

李敬思 江蘇上元廩生

周寬 江蘇上元廩貢生

袁炯 江蘇江都監生

趙時澤 江蘇甘泉生員

王福興 湖北江夏縣人素貿易於江寧

李丕基 湖北武昌府清江被脅至江寧隨賊北犯於許州逃

宣必昌 湖北漢陽人素販木於江寧

謝士才 湖南益陽人船戶

劉玉貴 湖南湘陰人船戶

曾有年 湖南湘潭人船戶

石有貴 湖北興國人 販鹽於賊境

洪四相 安徽黟縣人 販棉花於賊境

趙興 湖南武陵人 販貨於賊境

汪裕茂 江西都陽人 販瓷器於賊境

羅芳溶 湖南湘潭人 素貿易於江甯

俘賊

戎 林

江蘇提標外委由蘇太道委帶戰艇至鎮江清敗被
擄初充牌刀手旋授前九軍軍帥恩賞指揮壯犯被
官兵盤獲問供十一次所供多實情大府以戎林從
賊久未便以人才可用赦之平正法

康東序

江蘇江甯縣清書充總聖庫先生確知賊中庫藏實
數

蘭萬有

江甯回民充總聖根先生確知賊糧實數

吳兆桂

安徽合肥人充牌刀手升總制犯江西俘於口鎮

吉昌隆

廣西桂平老賊封功勳總制俘麻城之宋埠

方萬瑄

安徽桐城人充典袍俘於江夏石嘴

劉文達

江蘇江都監生充典油鹽

劉文達 文達弟武生兄後十二軍典旗幟同伴於江夏之青山

吳玉狗 江蘇甘泉人年十二歲係後十三軍軍軍帥老弟俘獲於青山間供十餘次對答如流言賊中情狀歷歷如繪且能背上論半本及偽天條各書誠奇童也湖

楊有玉 北岳方伯情而收養之城陷不知所終
安徽巢縣人充偽燕王左三通傳

明昌祿 安徽合肥人充偽燕王典輿

石佑高 湖北興國人充中十一軍典聖報以上三犯官軍克復武昌後搜捕餘匪時俘獲

其兵勇被難矜民俘賊采詢鞠供實不止此數每知一事
隨手記之或亡其人姓名或諸家記載但云難民所說未

載姓名緣事屬新奇則易於默識尋常人之姓名一詢即

忘未能確記故也俘賊尤多亦就共知共見有業蹟可考
者載之

賊情彙纂卷一

劇賊姓名上

謹按逆黨自金田倡亂以來僭立天王分封八王所署偽官不可數計且有已為我兵擒斬諱其死仍留其銜名於偽縉紳中者羣賊多頑童市僧賊首狗情授官雖身居顯秩毫無執掌今首編劇賊姓名若盡錄其偽官轉致渠魁辱溷茲就偽詔書偽文案所載各條兼採衆說互相勘證偽王侯外擇其為尤凶悍屢拒我師及賊中魏為能者分首逆事實劇賊事畧兩則詳叙里居出身官職曾犯何處現踞何處併及其

性情狀貌俾我官軍得以辨識愈易殲滅之其不能知者謹
闕文以俟

首逆事實

劇賊事畧偽守土官偽鄉官姓名附

賊情彙纂卷一

首逆事實

首逆偽天王洪秀全

秀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之思旺墟人廣西潯梧一帶土著者少墾山貿易多廣東人秀全實廣東花縣籍現年四十三歲身材魁碩赤面高顴有鬚粗通文墨素無賴日事賭博多蓄亡命以護送煙土洋貨為生往來兩粵及湖南邊界得商賈謝資益事結納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皆其黨與初因辦剿喫夷逆黨旁觀營伍廢弛欲行叛逆起首由馮雲山莊桂平縣土豪胡以晄村內

傳天帝教拜盟僅三十餘人嗣夷務平定遣散之勇多歸之漸聚
衆至三百餘人曾經地方官訪拏秀全等伏匿深山蓄髮至尺許
迄未弋獲未幾李沅發滋事廣西巡撫鄭祖琛招敢死之勇合剿
即係此股應募打仗較官兵得力然坐是益驕揚秀清尤譎乍有
才遂同羣醜密計詭稱天父下凡附體造言煽惑於庚戌年十月
以三百餘人自白沙至金田村倡亂首臨桂平平南賀縣等處搜
刮資糧裹脅壯丁兼擄婦孺每至一村必盡焚房屋絕百姓顧念
勢必隨行旋臨修仁荔蒲諸邑勢日猖獗秀全僭稱天王楊秀清
稱東王蕭朝貴稱西王馮雲山稱南王封博白富戶韋正為北王

桂平富戶石達開為翼王假其貲財起事故加以王爵官兵堵剿
互有勝負惟脅從日衆敗竄之後不久復熾當踞永安州時因守
半載賊釜底游魂詎乘間宵遁反施詭計傷我四鎮直逼桂林旋
陷全州及湖南道州攻撲長沙我軍屢勝乃竄岳州水陸東下猝
至湖北壬子十一月十二日陷漢陽十二月初四日穴地攻城陷
武昌者分股陷黃州提督向榮軍薄城下楊秀清韋正石達開抵
拒屢挫知武昌不可守癸丑正月初二日秀全等遂率醜類下窺
佔踞武昌省城僅一月初至湖北勢甚窮蹙既得武漢所獲貲糧
軍火不可數計自益陽至新州武穴所擄民船戰船約數千艘新

擄男婦約五十萬人旌旗徧野帆幔蔽江至此竟成燎原之勢官軍寡衆不敵望風披靡正月十七日未刻賊前船至安慶戍刻即臨屠擄四日而去直奔江甯二十九日至聚寶門初十日外城臨次日內城亦臨駐防兵巷戰靡有孑遺二月二十二日分股臨鎮江府旋臨揚州秀全遂改江甯省為天京僭立宮殿朝儀徧布偽書廣署偽官遣逆黨四出犯山東河南直隸山西五月再臨安慶圍攻江西省臨南康吉安九江等府九月破四家鎮再臨黃州十二月臨廬州省甲寅正月復臨漢陽六月復臨武昌省湖南北郡邑多遭蹂躪賊衆大敗於湘潭復由水路竄擾常德七月再犯岳

州水陸兩股迭為我官軍所敗殲其渠魁痛加焚洗所踞之地次第克復逆黨惶懼乃竄踞九江楊秀清遣石達開救湖北不果退踞安慶甲寅臘月二十五日九江水師因賊用火船驚營小挫除夕元旦江北早營接踵潰敗賊衆遂乘勢上竄正月初七日臨漢陽二月臨武昌復分擾江北郡邑秀全仍踞江甯省任總督署妻妾親族皆自粵西隨來盛置妾媵僭稱妃嬪其子僭稱幼主秀全僻處深宮從不出戶人罕識其面自知詐力不及楊秀清一切軍務皆委之任其裁決秀清自恃功高朝見立而不跪每詐稱天父下凡附體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數其罪而杖責之造言既畢其為

首逆偽正軍師東王楊秀清

秀清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人住大黃江金田村之花洲原籍廣東嘉應州世業農秀清獨無賴為隸為傭皆不稱意後同洪秀全結夥護送洋貨積殖自封秀清年約三十餘身中人黃瘦微鬚現損一目識字無多奸諂異常結黨護送商貨時洪秀全信任之獲利常倍既聚眾至二百人於金田倡亂封秀清為正軍師東王詭稱天父下凡附體妖言惑眾一切詭令皆自伊出官軍追剿數窮窮感秀全及羣賊皆有散志獨秀清堅忍多施詭計籠絡羣醜敗而復熾自粵西至江甯秀清皆與洪秀全同行洪秀全每至一處必

淫穢不出秀清則或陳儀衛巡行閭市凡有軍務議定奏上無不
准者每批旨准二字不時頒賜衣飾食物每奏謝必優語答之現
蹕江寧省初住藩署三日旋移將軍署後移旱西門前山東益運
使何其興住宅或營官室多立偽妃嬪窮奢極欲每數日必朝洪
秀全所立而不跪往往據洪秀全之座詭稱天父下凡附體任伊
造言煽惑自秀全以下各偽王偽官皆長跪聽受敷衍畢仍朝洪
秀全然後歸偽第出示以多用鉦鼓旌旗如賽會狀屬下偽官惟
奏謝恩賞遲違洪秀全其餘軍務悉稟奏秀清聽其裁處轉奏以
取偽旨秀清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邏察羣下有言行可疑或為官

兵內應及有一切犯偽令事皆默識之突言天父附體指出其人
 所行何事立時譏服重則點天燈五馬分屍輕則斬首株連疊疊
 時興大獄以示威猛以眩神奇故羣醜畏悚又陰察有才能可任
 使者以恩結之有殿左五指揮唐正才者總管水營船隻癸丑二
 月偽北王韋正遣其殿前右二承宣張子朋乘船上犯湖北張子
 朋性極克橫因爭船隻責打水營多賊衆心齊叛欲盡開船上駛
 棹誠抑或各散秀清得信立至北王府將韋昌輝杖責數百張子
 朋杖責一千並傳到唐正才重賜金帛加封丞相銜用好言撫慰
 水營羣賊悉聽唐正才指揮唐正才調停羣下始無叛心其權詐

籠絡人心類如此然自恃功高一切專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
巨測奸心實欲虛尊洪秀全為首而自攬大權獨得其實其意欲
仿古之奸權為一事或則殺之自取又欲以假仁義欺人一切誥
諭動以不可害民為詞殊不知羣醜猖狂奸擄焚殺無所不至神
人共憤不久成俘此又秀清自謂為智而旁觀深笑其愚者也

註 籍貫起首各情形朱祖培
李采章滄元羅鳳池說 註 在江甯各情
形程奉璜說

偽又正軍師西王蕭朝貴

朝貴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新墟人係洪秀全妹夫從洪秀全楊秀清率亡命護送洋貨得商人謝賢以為生金曰倡亂封為西王同楊秀清參贊軍務詭稱天兄下凡附體與楊秀清朋比煽惑年三十餘面貌克惡性情强悍每率羣醜與我兵苦戰咸豐壬子七月先犯長沙洪秀全楊秀清等均屯道州八月二十二日始至朝貴與我兵戰中炮身死羣收其屍葬以偽王禮全股下竄湖北我軍掘得朝貴屍戮之楊秀清等諱其死一切示諭仍列其銜

註在廣西情形朱祖職於長沙鄒元棟培李棠羅鳳池說註周壽眉聶起榮說

偽副軍師南王馮雲山

雲山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思旺墟人相知文義為村塾師兼通星卜素習天主教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皆習其教鈔寫妖書惑衆在桂平縣土豪胡以眈村內結盟入夥一切偽教章程及行軍號令皆雲山與盧賢拔所訂雲山曾經桂平縣訪拿監禁黃玉崑等設計行賄脫之當在獄時黃玉崑欲錢資其費用謂之科炭故至今猶遺叙科炭功加封諸偽職壬子四月攻撲全州都司武朝顯以勁兵四百與賊大小十數戰更率百姓登陴以熱桐油稀飯澆之十日之內斃賊無算雲山亦死於亂軍中劇賊殲斃賊

首諱言故至今仍存偽南王名號

註 朱祖培李采方請
羅鳳池等所說

2121 14812

偽人副軍師北王章昌輝

昌輝即章正政今名年約三十餘身材瘦小白面高顴眉疎秀
頗知文義陰柔奸險廣西鬱林州博白縣人素業質庫兼饒田產
富甲一邑洪秀全倡亂所過富室一空掘土數尺昌輝懼獻銀數
萬入夥封為北王自粵西至江甯皆在賊中屢與我兵戰現據江
甯先住富室李姓家移住中正街前湖北巡撫伍長華新宅昌輝
曾讀書小有才為楊秀清所忌雖封偽王事楊賊惟謹凡軍務羣
下具稟昌輝石達開謂之稟報昌輝揣度可行則轉稟楊賊謂之
稟奏楊賊若准始轉奏洪賊以取偽旨其實其事已由楊賊施行

凡緊要奏章若無楊賊偽印洪賊不閱故一應奏章必先送楊賊處蓋印雖昌輝自奏亦不能逕達昌輝位下楊賊一等其奸詐相似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故楊賊加意防範咸豐甲寅五月楊賊命昌輝上犯湖北令下多日楊賊私屬羣下稟奏挽留伴作不准溯行忽改遣韋俊黃再興等八月復令昌輝赴湖北安徽行次采石揚賊復下令調回改遣石達開往張子朋激變水營楊賊杖昌輝數百至不能興又詐稱天父附體時挫折之楊賊與昌輝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併吞之事

註在廣西情形李宋註江寧情形
羅原地章瀚元說註程奉璜說

偽左軍主將翼王石達開

達開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核村人年約二十餘身材長大黑面高顴微髭多髮目有凶光人甚鄙陋凶悍家本富饒獻賊十數萬金入夥封為翼王自粵西至江甯皆與其軍事壬子十二月踞武昌率羣醜出太東門與我兵苦戰臨江甯先往故明張侯第嗣往上江考棚癸丑八月奉偽旨赴安慶一帶安民十一月回江甯以偽燕王秦曰綱代之甲寅八月官軍自岳州水陸下剿楊賊遣達開援湖北行至蕪湖官軍已克復武漢達開又奉偽旨踞守安慶旋至湖口達開銅臭小兒毫無知識每見楊賊詭稱天父附體造

言時深信不疑惶悚流汗尊奉洪楊韋三賊若神明揚賊喜其誠
怒故屢委以軍事

偽天德王洪大全

大全湖南衡州府清泉縣人身幹碩偉性情狂悖初應童子試屢次被抑為商為吏皆若不屑然機警有才每設計構訟魚肉鄉里輒得多資擄蒲一擲千金揮霍不事生產每被酒肆言多詆時事及譏刺我宮吏嘗謂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法令不行百事廢墮且財用匱乏所倡理財諸說皆屬末節今可以救時者惟復人丁賦稅一條諸臣工顧惜身名不肯冒不韙以補救今以為恤民不建此議遲至勢不可支所下苛令必百倍於此行見明季加賦歛餉諸事復行於今日况疆宇遼濶處處為守處處皆不足守若有豪傑

起事使不可收拾其悖逆之談類如此同里紳耆患之公首拘訊以無左證釋之遂亡命江湖至粵西大黃江晤楊秀清傾談甚曠入夥造逆初封天德浸師旋封為天德王自金田至永安皆與洪逆俱大全教行仁義所過之處擄七留三所陷官紳概予世襲密付鐵券代守疆土不變衣冠祇取歸心助力而已但得一省各處可傳檄而定楊秀清既忌其才又惡其說遂囚之永安突圍出大全囚服項懸鐵索坐竹兜由小路潛逃為今升總兵官錢玉貴所獲使相賽獻俘京師磔之或曰凡首逆逃竄皆着囚衣俾可夫吾得脫大全並未被告囚未知孰是凡在永安軍中者皆言大全才識

非常若赦而用之必可滅賊或大金果有過人處非洪揚諸賊比亦未可知

註 籍貫狀貌素行
註 皆鼎士登說
註 狂悖諸言駭永忠說當時供詞
註 方靖張凱松說
註 旋揜情形蕭長齡
註 即在唐西情形李象註
註 羅鳳池潭瀚元說
註 江甯情形
程泰璜說

偽燕王秦曰綱

曰綱廣西潯州府貴縣人年約三十餘身材中人面長有髭鬚眉
巨口識字無多人甚憨猛初為洪秀全手下健兒曾充鄉勇畧習
刀矛技藝自粵西至江甯屢與官兵接仗在江甯住前任湖北宜
昌府程家督宅初封天官正丞相嗣封項天侯癸丑十一月代石
達開守安慶甲寅四月調回江甯封燕王楊賊再令北犯曰綱往
投鳳陽廬州一帶不願北行稟奏揚賊云北路官軍甚多兵單難
往績奉偽旨仍往安慶撫民曰綱遂徧授安池各屬邑甲寅六月
回江甯省八月奉偽旨往湖北一帶稽查河道密拏奸宄曰綱行

抵九江其時官軍已克復武漢黃再興石鳳魁敗竄至田家鎮曰
綱得信立下誠諭痛責黃再興石鳳魁失機命將兵衆駐紮田鎮
候伊調度一面稟奏楊賊詎所見與楊賊適合稟奏未到江甯即
有偽旨命鑽拿黃再興石鳳魁赴江甯而以田鎮軍事委曰綱統
理并遣涂鎮興侯裕寬幫辦涂侯兩賊乃陽賊心腹密授機宜以
防黃石兩賊之變乃密刺軍事也曰綱住田鎮稟奏楊賊之件甚
多此次官軍攻克田鎮賊中一切文書罄為我獲益得賊得要領
曰綱竄踞九江復犯黃梅廣濟武漢一帶

註籍貫考自偽家冊其餘
情形皆程奉璜所說

偽豫王胡以晄

以晄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亞柳村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黃面高鼻短頰鬚濃髯少家本素封曾應童子試其人好高務遠雖係鄉民而喜結客素與洪秀全等為友與馮雲山尤暱雲山訓蒙曾主其家遂倡立天帝會邀洪秀全等入夥自倡亂以來至江甯皆與其軍事初封春官正丞相住江甯府署加封護國侯改封護天侯旋封豫王癸丑四月楊秀清遣以晄犯安徽桐城縣之集賢關破官兵營盤九座陷舒城旋為官兵剿敗革職又命戴罪立功臨太平府擾繁昌蕪湖等處現踞守西梁山

註
籍貫出身
程李宋說
其
餘情形皆奉璜說

賊情彙纂卷二

劇賊事略上

偽佐天侯陳承瑑

承瑑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短小精悍高額廣額露額微髭識字無多頗有權畧辛亥五月封羽林侍衛壬子九月升仲后正侍衛

十一月升殿左

指揮十二月升殿右二檢點

升地官

副丞相九月升天官正丞相

升興國侯五月改佐天侯

自臨江寧盤踞道署迄今並未外出揚韋諸賊倚任之所謂偽朝內官也賊中往來一應文書皆承瑑收發

籍貫及起事情形皆朱祖培李霖學瀚元說何年月升河官
皆考自偽官簿其餘一切狀貌性情在江寧路何宅第出犯
何處皆程奉璜說其何處職莫或考自官軍文案或賊中偽
文亦多有程奉璜說者各劇賊事畧皆同以下更不復註

偽衛天侯黃玉崑

玉崑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人年約四十長身駝背濃眉大鼻鬚鬚甚多曾讀書稍通文墨素為訟棍出入公門魚肉鄉黨庚戌十月馮雲山等傳天帝教拜盟經桂平縣訪拏獲索玉崑與逆黨密計行賄脫馮雲山於獄伊亦願從入夥至沙圍營倡亂有女甚美獻石達開為偽妃初封翼貴丈雖與其軍事不專權壬子二月封殿左一指揮七月犯長沙始獨領一隊與官兵接仗玉崑奸譎異常善撫賊衆故敢死之士多歸之十一月升殿左一檢點首陷漢陽癸丑二月至江甯楊秀清等欲大肆屠戮玉崑極

言不可即矯偽詰諭張以
合楊賊心計遂

今

二月升衛國侯三月因重
忽乘間投水苾芬遣人救
亦必斬首王崑與苾芬厚
八月復職改封衛天侯理
事丙辰七月二十九日

偽補天侯李俊良

俊良本名俊昌因避韋賊諱故改之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面
白日有凶光微龍奸險莫測賊在桂平茶地時封為中軍長素精
醫理凡賊之有病者俱令診視辛亥九月賊踞永安州洪逆沾染
時疫俊良用藥一劑而瘳遂封國醫職同偽將軍專醫各渠賊疾
病壬子七月在長沙加封指揮癸丑二月至江甯升檢點收羅醫
士採辦藥材為典內醫之首五月封恩賞丞相七月楊賊目疾劇
甚俊良率諸醫竭技診治甲寅四月楊賊一目已損漸無痛楚封
為補天侯現踞江甯評事街富室胡姓之宅雖未奉偽令出兵亦

帶統下之人守城或出城與官兵接仗

偽靖湖侯林鳳祥

鳳祥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瘦小而黑微髭賊踞永安州時封為御林侍衛壬子九月在長沙升土官正將軍十一月在岳州升殿左一指揮十二月在漢陽升殿左一檢點率羣醜首陷武昌省升天官副丞相素稱亡命每與官兵死戰癸丑二月賊犯江寧鳳祥先登儀鳳門而進二十三日與李來芳羅大綱等分股攻陷鎮江揚州羅賊踞鎮江鳳祥復回揚州住府署三日揚賊行偽語諭令鳳祥率衆北犯以曾立瑒代之嗣竄擾山東直隸乙卯二月克復高唐州為官軍所殲

偽定湖侯李來芳

來芳本名開芳因避石賊諱故改之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高大黑面高額有髭無鬚不通文墨人極凶悍嗜殺辛亥八月賊踞大宣莫村時封為成一監軍壬子七月在郴州升全一總制帶右一軍攻臨桂陽嘉禾攸縣等處九月在長沙升全官正將軍仍營右一軍十一月在岳州升殿右二指揮率羣醜攻臨漢陽升殿右二檢點十二月臨武昌省升地官正丞相癸丑正月賊衆下竄廿九日來芳首至江寧攻撲聚寶門二月廿三日與林鳳祥羅大綱等分股攻臨鎮江揚州住運司署三月初旬揚賊行偽誥諭遣來

芳等率眾北犯遂與林鳳祥吉文元等援山東直隸乙卯二月克
復連鎮為官軍所殲

偽平湖侯吉文元

文元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長大面黑凶惡人極粗鄙辛亥五月賊踞象州新寨時封為御林侍衛壬子十一月攻臨漢陽升伸后副侍衛十二月臨武昌省升土官副將軍癸丑二月賊衆下竄犯江甯升殿右指揮初十日江甯城陷文元率衆先登二十三日加封春官副丞相統羣醜犯六合及沿江一帶三月楊賊令文吉與李采芳林鳳祥等帶六軍賊衆北犯竄援山東直隸為官兵所殺

偽鎮國侯盧賢拔

賢拔本名賢達因避石賊諱改之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黃頰潤鼻高嘴大露齒有髭兩耳重聽粗通文墨而狂妄異常初在賊中稱為盧先生其偽天條奏章及三字經等偽書俱賢拔與洪賊密撰辛亥八月賊踞永安州封為左掌朝儀職同將軍設官分職定禮作樂一切僭妄制度皆賢拔奏請施行自永安至江寧升職檢點癸丑三月封恩賞丞相四月告病開缺七月調為楊賊簿書十月升秋官又正丞相仍理楊賊偽府事甲寅二月封鎮國侯旋以夫妻犯天條革職五月楊賊今在剛書衙刪改六經今

踞江寧明瓦廊大街前戶部郎中梅賈亮宅

偽勅湖侯朱錫琨

錫琨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高大面貌凶惡庚戌十二月賊在
全田時封為右軍長辛亥七月賊至桂平奈地升成一監軍帶中
一軍屢與官兵死戰壬子九月在長沙封土一總制十一月賊陷
漢陽升土官副將軍仍領中一軍十二月賊陷武昌省升殿左三
指揮癸丑二月賊逼江寧錫琨帶賊兵攻大東門初十日江寧城
破升殿左三檢點即令看守大東門四月揚賊令錫琨與黃益苦
帶六軍賊衆北犯并接應林澤祥等五月初旬行抵六合為官兵
誘至小河弒斃逃賊回城直訴而揚賊諱言其死殺逃賊以滅口

仍以功奏洪賊升秩官正丞相九月封勅湖侯

偽滅湖侯黃蓋雲

蓋雲本名益雲因避馮賊諱故改之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
人面黑額高有髭無鬚不甚識字初為楊賊統下健兒能以草藥
療急病自金田至道州皆與楊賊共處壬子二月封為前一軍拯
危急蓋軍拯危急者軍中倉卒之醫也旋升木正木一甲一監軍
十一月賊至岳州升土二總制領中二軍攻撲漢陽為官兵所敗
降為散卒癸丑二月賊逼江寧升復全一總制領右一軍攻旱西
門三月升土官正將軍四月升殿右十六指揮與朱錫琨帶六軍
賊衆北犯接應林鳳祥等至六合小河為官兵所斃逃賊回報揚

賊諱敗為勝殺逃賊以滅口仍奏洪賊并為秋官副丞相九月加
封滅湖侯并厚恤其家

卷之四十一

偽國兄洪仁發

仁發洪逆之兄初秀全亡命江湖仁發未與共處及在金田倡亂始入夥年四十六歲軀幹魁梧面方色赤鬚濃而髯少不甚識字楊賊忌之甚尊為國兄而於軍事無與焉每詭稱天父下凡附體肆行謾罵數數挫折癸丑七月楊賊傳各偽官聽令仁發獨後至楊賊以為不敬微諷於所屬洪逆稍稍聞之內不自安即出偽詔令仁發至楊賊處內袒請罪並請杖責楊賊佯不欲杖仁發固請而後杖之既受杖始欣然自得其愚陋大都類此現踞江甯珠市前四川布政使李宗傳宅

偽國伯章元玠

元玠章昌輝之父年約五十身材長瘦黑面有顴鬚髯疎疎家本富有聞洪逆等倡亂懼毀其家隨子入夥尊為國伯而不與軍事每逢偽禮拜日必書本章稟奏跪請洪楊二賊之安遇有喜慶大事亦隨班稱賀甚至跪於其子之前三呼千歲章賊恬然受之蓋賊中呼父為肉父己父為天父所生故直受不辭嗟乎父子天性忍心如是此賊之所以為賊也現踞江甯住中正街前河南巡撫潘鐸之宅

偽國宗韋俊

韋俊韋昌輝之胞弟年約三十面黑高鼻無鬚不甚識字癸丑二月至江甯始封國宗職與偽丞相同五月楊賊令與石祥榘率羣醜援賴漢英等因擾九江一帶十一月回江甯是時曾立瑒踞揚州為官兵所困楊賊復令攻打三人河因賞穿黃袍甲寅二月又令與石祥榘等犯湘潭四月陷常德復陷岳州武昌等處七月調回江甯與秦日綱等攻打兎兒機為官兵所敗九月復令與石鎮嵩等救援田家鎮牛壁山一戰鎮嵩投首後幾成擒賊衆喪胆十三日官兵收復田家鎮俊遁回安慶

偽國宗石祥禎

祥禎石達開之兄年約四十身材長大赤面有鬚自廣西至江寧皆未與軍事卷五五月賴漢英等率羣醜犯江西為官兵所敗請援揚賊始令祥禎與韋俊等往救因臨九江湖口等處十一月回江寧復令與秦曰綱前赴安慶在廬和池州一帶收貢擄糧甲寅二月人令與韋俊等犯湘潭敗竄常德五月復破岳州六月復臨武昌省七月調回江寧令赴西梁山抵拒我兵祥禎敗回旋在七家甕打仗為官兵所殲

偽國宗石鎮崙

鎮崙石達開之兄年約三十身材中人面黑高額有鬚短頰人甚
粗鄙自廣西至江甯雖與軍事仍聽指揮檢點約束癸丑二月始
封國宗尊與偽丞相將五月楊賊奏請凡國宗之能服衆者頒給
印信使出犯各郡縣於是鎮崙得據江西九江一帶十一月調回
江甯次三入河十二月回江甯賞穿黃袍甲寅二月復與韋俊等
犯湘潭遂陷常德復臨岳州武昌等處七月調回攻打兔兒磯賊
衆大敗鎮崙僅以身免九月又與韋俊等援田家鎮十月半壁山
一戰為官兵所殲

偽國宗韋濱

韋濱韋昌輝之兄年約四十身材高大面貌凶惡鬚髯稀疎初至江寧不甚著名癸丑二月凡洪楊諸賊兄弟概封國宗濱亦與焉甲寅二月始給印信與韋俊等犯岳州遂擾黃陂孝感一帶七月調至西梁山與胡以晄攻打太平府為官兵所敗適回江寧韋昌輝斥其無用追回印信作為閒散國宗現踞江寧住高升大街富室劉姓之宅

偽國宗提督軍務石鳳魁

鳳魁石達開堂兄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方色黑廣額高顴濃眉
大鼻掀唇巨口髯少髭多肩聳背駝粗通文墨不諳軍務自廣西
至江甯皆與達開俱初未嘗與軍事癸丑三月封為國宗曾與賴
漢英犯江西敗回江甯甲寅二月韋俊上犯湖南以鳳魁守漢鎮
六月陷武昌省遠踞總督署發號施令羣賊拱聽八月官兵克復
武漢遂下竄田家鎮十月楊賊遣人解回江甯以不能守武漢殺
之

偽天官正丞相曾水源

水源金田老賊年約二十餘身材中人面黃無鬚廣額高額頗知文義初為童蒙師庚戌年馮雲山在胡以曉村內傳天帝教寫字無人邀水源入夥及洪逆倡亂時封為御林侍衛擬撰偽書批答偽本章與洪楊二賊不離跬步壬子九月賊在長沙升伸后副侍衛仍掌一切文案十一月在岳州升土官正將軍始與軍事首臨岳州十二月武昌臨楊賊奏請改補偽東殿簿書癸丑三月在江甯升職檢點四月升東殿左丞相十月改為天官又正丞相十一月帶賊眾攻打三汊河賞穿黃袍甲寅二月升天官正丞相仍理

偽東府事七月楊賊令其攻打東壩敗回收入東牢今未復職前
踞江甯候駕橋前廣東糧道易長華宅

偽天官又副丞相曾劉揚

劉揚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人年約三十身材瘦小面圓嘴微髭
髯寡言笑頗通文墨初為童蒙師庚戌年馮雲山等傳天帝教惑
眾劉揚走從之得司筆札為餬口計及洪賊等倡亂其一切偽文
檄皆劉揚與之合計壬子十月賊勢大張設官分職授與右史職
同將軍掌記偽王之言動而不與軍事十二月升右掌朝儀職同
指揮編纂偽儀制癸丑四月揚賊偽府理文案乏人升偽東殿右
丞相職同檢照五月封恩賞丞相十一月改為天官又副丞相仍
理偽東殿事甲寅二月洪逆下偽詔削改六經以劉揚總其成現

踞江甯佳明瓦廊大街前戶部郎中梅曾亮之宅

偽北官副丞相黃再興

再興初名天中因避天宇改名再興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人年三十九歲身矮面黑廣額高顴深目塌鼻面貌凶惡髭髯稀疎稍知文義人甚奸詐初在賊中不甚著名庚戌倡亂為後二軍前營左一東兩司馬辛亥二月升平長因開功相明晰洪賊知其能寫字令入詔書衙編纂偽詔書壬子十月在長沙詔書編成以功升左史職同將軍掌一切文案及記各偽王登朝問答之辭謂之記錄月繳一本於洪賊癸丑二月至江甯升職指揮四月升職檢點六月以科戾功封恩賞丞相十月升北官副丞相理偽北殿事甲寅

二月改理偽翼殿事六月賊復臨武昌省石達開奏洪逆今再興
赴湖北一帶安民造冊七月抵武昌與偽國宗石鳳魁同勦軍事
八月官兵恢復武漢再興下竄田家鎮集潰敗之衆以禦我師十
月楊賊發偽詔諭調回江甯以不能守武漢奏而殺之

偽地官又正丞相羅必芬

必芬廣東嘉應州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長五官平正濃髭微
髯人甚奸詐善笑寡言粗通文墨自幼販賣烟土於潯梧一帶道
光十八年粵督林奏粵省凡獲販鴉片者殺無算必芬懼遂亡命
於粵西為韋賊司會計庚戌年洪賊倡亂昌輝挾以入夥初封御
林侍衛士子八月在長沙攻城為官兵所敗降為監軍十二月賊
破漢陽升復前職十一月升偽北殿簿書掌一切文案四月升偽
北殿丞相十一月升地官又正丞相仍理偽北殿事凡掌賊行事
必芬能以意會故信任之先踞江甯富室譚姓之宅今移於馬路

街前江寧布政司理問吳景周宅

偽地官又副丞相劉承芳

承芳廣西老賊年約四十長身駝背尖臉攢眉高齒有髭人甚粗鄙初在賊中不甚著名自至江寧始封偽翼殿簿書職同總制癸丑八月隨石達開赴安徽者安民升翼殿丞相職同指揮十月升地官又副丞相仍理偽翼殿事甲寅八月又隨石達開赴安徽十二月隨至湖口縣凡石賊所在之處皆與承芳俱現踞江寧住紅紙郎前任四川布政使方積宅

偽春官正丞相黃啟芳

啟芳廣西鬱林州博白縣人年約二十餘身長面白美麗自喜賊中之貌都者稍通文墨暴躁非常先在韋賊家教讀庚戌年洪賊倡亂韋賊挾以入夥凡一切文素皆啟芳與羅苾芬掌之頗見信任壬子八月在長沙初封偽北殿簿書後改為右二簿書癸丑十月升偽北殿吏部尚書掌封偽官頒發偽執照甲寅四月升春官正丞相仍理偽北殿事現踞江寧廩生甘可貞之宅

11/11/11

偽春官又正丞相蒙得恩

得恩初名得天因避天宇改得恩廣西老賊年約四十餘身材長大聳肩駝背面黑而方攢眉大鼻濃鬚巨口人極巨測辛亥五月賊在象州新寨時封為御林侍衛壬子二月在永安州升偽殿右二指揮八月在長沙革職十二月在武昌復原官癸丑二月在江甯因病開缺七月升殿左七檢點凡搜掠良家子女以充各劇賊之下陳皆得恩先意籌之八月十七日乃揚賊生日得恩逐戶採送不分良莠勢迫刑驅號哭之聲呼天搶地十月升春官又正丞相總理女營事務其各營女官及女巡查等日三至而聽令焉現

居江寧馬道街前河南總督潘錫恩之新宅

偽春官又副丞相林紹璋

紹璋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中人面黑微髭在賊中為散卒壬子十月賊破岳州以功升水正木二乙二監軍帶左二軍賊直趨武漢癸丑二月至江甯調夫正夫一丙一監軍四月升夫四總制統帶前四軍隨朱錫珣等攻六合縣各賊日均為官兵所敗紹璋獨以軍還揚賊甚喜奏封恩賞丞相十月升春官又副丞相甲寅二月與韋俊等犯湘潭官兵戰勝賊衆全軍覆沒革職調回湖口縣協同守城八月升復金官正將軍紹璋托病不赴求秦白綱代為覓棄揚賊願帶罪立功現踞湖口縣先在江甯踞巡道署

偽夏官正丞相何震川

震川廣西柳州府象州新寨村人年約三十身材高大面白而圓五官平正有鬚髯又甚文秀初為廣西諸生曾應北關鄉試庚戌年洪逆倡亂被脅入夥一家二十二口失散殆盡僅賸一弟一姪並震川三人初封副典紹命職同將軍掌繕寫偽諭壬子十二月升偽殿前右史日登偽朝記洪逆之言動月成一書與左史聯名呈獻癸丑二月至江甯升職指揮四月升職檢點六月封恩賞丞相九月改為殿前右正史十月升左正史甲寅二月升夏官正丞相與曹劉揚等刪改六經兼辦軍務窺其隱微似亦知賊之為賊

然既失身其中不過苟延歲月敷衍其事事目前之富貴已耳現
踞江甯明瓦廊大街前戶部郎中梅曾亮之宅

偽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

勝坤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長大面貌凶惡家本富有素業質
庫庚戌年洪逆倡亂營家以獻封為左一軍副典聖庫癸丑六月
升炎二正將軍始與其軍事曾犯鎮江揚州瓜州一帶十一月攻
三义河援救揚州以功封恩賞丞相甲寅四月升夏官又正丞相
帶賊眾上犯皖廬屢與我兵抗現踞守廬州者

偽夏官又副丞相曹錦謙

錦謙廣西鬱林州博白縣人與章昌輝比隣而居年約三十餘身材瘦小廣額高額鼻大尖額有髭無鬚識字無多人甚粗鄙與章賊同時入夥在全田時封為左軍長壬子九月在長沙升金正全一庚一監軍癸丑二月至江甯升土三總制帶中三軍曹犯鎮江揚州瓜州一帶四月升水官正將軍踞守瓜州六月升殿左九檢點十二月官兵收復揚州錦謙敗回江甯揚賊欲殺之章昌輝救免令與胡以晁上犯廬和一帶甲寅二月廬州陷四月升夏官又副丞相仍踞守廬州

偽秋官又正丞相曾添養

添養本名天養因避天字故改之廣西老賊年約五十餘身材高大面貌凶惡濃髭長鬚慄悍異常賊中號為能者初封御林侍衛癸丑二月至江寧升殿左凡指揮六月升殿左一檢點十月升秋官又正丞相甲寅三月楊賊今與韋俊等上犯湘潭四月臨岳州俊等回攻武昌省留添養踞守岳州七月在城陵磯打仗為官兵所殺殲首級重十餘斤其軀幹之偉可以想見自添養殺首羣賊無所恃氣收頓仍其機警有謀又可知矣

偽秋官又副丞相陳宗勝

宗勝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中人尖臉高額微髭髯初封土官副將軍癸丑二月至江甯升殿左五指揮三月升殿右二檢點踞守朝陽門即大東門五月封恩賞丞相八月帶賊衆犯高津東壩敗回甲寅四月楊賊令往廬州換胡以晞等屢與官兵抗逆踞廬州府

偽冬官正丞相羅大綱

大綱廣東潮州府揭陽縣人年約四十餘面貌凶惡濃髭髯素為海中劇盜擄掠商賈往來菱塘一帶出沒無常道光三十年官兵捕之急遂亡命於潯梧值洪逆倡亂因走歸之初封左二軍軍帥壬子四月在全州升土一總管帶中一軍十月在岳州升全官正將軍十二月升殿左一指揮癸丑二月至江甯帶賊衆犯鎮江揚州瓜州四月升殿左五檢點踞守鎮江六月升冬官正丞相八月田家鎮官兵失利武昌同知勞光泰所招之潮勇多降楊賊概令羅大綱統帶之凡一切犯偽令之事悉置不問甲寅二月調回

江寧令與胡以晧等上犯和廬三月踞守安慶者遂擾達德東流
等處十月官兵收復田家鎮羣賊下竄揚賊又令大綱踞守湖口
縣以遇我師羅大綱慄悍機警賊中孰為能者然因非粵西老賊
功在秦曰綱上而不封侯王心甚快快

僑冬官又正丞相賓福壽

福壽廣西老賊年約五十身瘦面長聳肩塌背苦臉攢眉形同骷
髏微髭髯素為木工洪逆起事時相從入夥封為典木匠職同總
制壬子十二月至湖北所携木匠盡交福壽統帶升職將軍癸丑
二月至江甯大興土木木工愈衆遂立木營升職指揮七月封恩
賞丞相甲寅四月升冬官又正丞相專理木營事現踞江甯住三
條巷前河南陝州李漢宅

僬冬官又副丞相許宗揚

宗揚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黑而去微髭髯初封御林
侍衛癸丑三月在江甯升殿左七指揮曾攻打六合縣小河為官
兵所敗八月又隨石達開赴安徽連犯建德東流等處十一月調
回江甯甲寅三月封恩賞丞相四月升冬官又副丞相率羣賊犯
山東直隸一帶七月敗回江甯收入東甯

賊情彙纂卷二

劇賊事畧下

偽殿前丞相督理織營鍾芳禮

芳禮廣西老賊年約五十身材長大黑面高頂微髭髯初封御林侍衛癸丑二月至江甯封恩賞丞相督理織營事務凡江甯封城中素業機者皆一網打盡分絲絡經限日繳緞疋若干並立營伍亦有前後左右中各名色斬然不紊現踞江甯府東大街前戶部廣

東司郎中記名道甘熙宅

偽殿前丞相羅瓊樹

瓊樹廣東潮州府揭陽縣人羅大綱族兄年約四十身軀極矮面
黑眼小微髭髯扯嘴攢眉當羅賊踞守鎮江時以瓊樹為協理所
有緊要文報及解金銀帛疋皆令其押送以此取信於揚賊甲寅
二月封恩賞丞相三月隨韋俊等上犯湘潭四月臨岳州六月復
臨武昌石鳳魁令瓊樹四出擄糧凡大冶興國及江西武寧一帶
無不知有羅矮子者八月官兵收復武漢羣賊下竄瓊樹退踞湖
口縣與大綱聲勢聯絡協力拒守屢抗官兵

偽殿前丞相何潮元

潮元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黑面高顴微髭髯稍知醫理
亡命江湖能以符水治病趁錢糊口庚戌年洪逆倡亂相從入夥
封為內軍帥而不用符水謂之曰妖符壬子六月升內醫監軍
癸丑二月升前一軍內醫職同總制六月封恩賞丞相十一月隨
秦曰綱出踞安徽潮元得授桐城樞陽一帶甲寅三月楊賊令與
林啟容分踞九江遂在瑞昌湖口等處擄糧現踞守湖口縣

偽殿前丞相左一檢點林錫保

錫保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中面白五官平正有髭無髯初在賊中封為典硝職同監軍壬子八月賊在長沙各軍皆設典硝而以錫保為偽天朝總典硝職同將軍癸丑二月至江寧升職指揮八月封恩賞丞相甲寅二月升殿左一檢點踞江寧織造署審辦案件殘忍好殺終日刑求鍛練周內故入人罪以銜己之精明而博揚賊之歡心

偽殿右二檢點胡海隆

海隆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瘦小滿面露骨目有凶光聲音洪
大初在賊中封為巡查職同監軍壬子八月在長沙升職總制癸
丑二月至江寧封偽天朝總巡查職同將軍凡各巡查皆日至其
所聽令十二月升殿右二檢點甲寅二月與林錫保同居終日搜
殺喜用非刑

偽殿前丞相右四檢點張潮爵

潮爵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長面白窄額高顛氣叻微髻右
山光初為楊賊統下徒光壬子八月封中一軍帥癸丑二月升中
三巡查三月升土四總制管帶中一軍四月升金官副將軍八月
升殿右十指揮與石達開赴安慶安民十一月石賊回江寧以秦
曰綱代之潮爵為副甲寅二月封恩賞丞相四月又升殿右四檢
點其安民造冊榜糧等事皆潮爵總其成現踞守安慶者有久名
祿亦封恩賞丞相住江甯九兒巷前直隸按察使周開麒宅

偽殿左五檢點吳如孝

如孝廣東嘉應州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黑面小眼廣額高顴微
髭鬚稍通文墨初為洋商司會計販煙土於潯梧一帶折耗貲本
遂亡命粵西庚戌年洪逆倡亂相從入夥封為左一師帥壬子七
月封恩賞丞相師帥先是賊中軍中官最尊聖兵與卒長有上下
林之別縱有大功恩賞不過師旅帥後至江甯始大署偽官十一
月至武昌升木一總制管帶左一軍癸丑四月升殿左一指揮與
羅大綱分股臨鎮江揚州揚賊令與羅大綱踞守鎮江六月升殿
左五檢點十一月調回江甯攻打東壩旋復調回甲寅七月官兵

圍攻鎮江府如孝敗竄不知下落或為官兵所獲容查明補錄

偽殿前丞相右六檢點李壽暉

壽暉廣西潯州府賀縣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白而方廣額高
額長眉細目鼻高耳大鬚髯稀疎舉止安詳人頗文秀賊中之有
風度者楊賊頗愛之壬子四月封為正典鐫刻校對一切偽書癸
丑三月至江甯調為東殿簿書職同檢點八月封恩賞丞相十一
月升殿右六檢點仍理偽東府事甲寅二月楊賊出示招人製造
噴筒改名花筒以壽暉董其成致染漆瘡稟請開缺三月江甯監
生吳長松在城謀為內應事洩長松走免株連蒙繫貢院收剪髮
人數萬楊賊欲盡殺之壽暉竭力跪求請審明而後殺於是分別

生瘡生蛆者免死活人萬餘現踞江甯察院署

偽殿右八檢點白暉懷

暉懷廣西老賊年約四十餘身材長大面貌凶惡初在賊中不甚著名壬子十一月始為御林侍衛十二月升月令副侍衛癸丑二月至江甯升殿右十二指揮五月與賴英漢等犯江西十月敗回江甯十一月攻打三汊河以功升殿右八檢點甲寅二月出踞廬州三月楊賊令與章俊等上犯岳州湘潭城陵磯一戰羣賊喪膽紛紛下竄楊賊調暉懷回江甯收入東甯

偽殿前丞相右十二檢點林啟容

啟容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材高大長面高顴微髭無髯本籍湖南久質廣西遂落籍焉初為楊賊統下健兒不甚著名癸丑二月至江甯尚未授官四月封土官正將軍五月升殿右八指揮與賴漢英等率羣醜犯江西為官兵所敗七月石祥禎等又犯江西啟容遂擾九江一帶州縣甲寅三月升殿右十二檢點踞守九江屢與官兵抗啟容殘忍異常每詐殺人以警衆故羣下多憚之

偽殿前丞相右十四檢點魏超成

超成廣西老賊年約五十身材中人面黑高顴濃髭微髯目有凶
光辛亥九月封為殿前監斬官自永安至江甯殺人不可勝計甲
寅三月以病乞赴江西就醫託招兵為名曾擾湖北興國州江西
武甯縣義甯州等處十月升殿右十四檢點調回江甯

偽殿左二十一檢點覃炳賢

炳賢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貌凶惡封御林侍衛癸丑
八月升殿左二十一檢點與石達開出擾安徽十一月石賊回江
甯以秦曰綱代之炳賢為副曹犯廬和建德東流宿松太湖一帶
現踞安徽省

偽殿左二十三檢點梁立泰

立泰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白沙墟人黃再興之姻親年約三十身材長大小臉高顴微髭無髯初為賊中聖兵辛亥十一月賊踞永安時封為後二師帥十二月升後二軍軍帥癸丑二月至江甯升御林侍衛三月升大吉副侍衛五月封恩賞丞相八月升殿左二十三檢點與石達開出援安徽所屬各州縣十一月石賊回江甯以泰曰綱代之立泰為副現踞安徽常援建德東流廬和一帶出沒無定究以安徽為老巢

偽殿右三十檢點陳玉成

玉成廣西老賊陳承塔之姪年十九歲身軀矮小面白而方巨口無髭兩眼下有黑斑二塊羣下譏為四眼人窮凶極惡嗜殺無厭自廣西至江甯未與軍事以其稚也癸丑四月封為左四軍正典聖根職同監軍甲寅四月隨韋俊等止犯湘潭玉成志在武漢故未隨行五月由武昌縣入梁子湖繞至省城東面六月初二日帶五百賊衆絕城而上官兵潰散遂陷鄆省七月又擾黃孝等縣八月升殿右三十八指揮踞守蘄州九月升殿右三十檢點十月官兵收復蘄州連破田家鎮玉成敗伏廣濟黃梅一帶旋至九江依

林啟容協同蹕守現由黃州上竄漢陽玉成捨死苦戰攻城臨陣
趨旋先登賊中最高為可恨

偽殿左三十一檢點曾鳳傳

鳳傳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長有鬚攢眉巨口人甚粗鄙初為賊聖兵每戰輒勝由兩司馬升後一師帥癸丑二月在江甯升左三軍帥三月升木正木三甲三監軍四月升木三總制管帶左三軍踞守江甯太平門紫金山麓營盤九月封恩賞檢點甲寅二月升殿左三十一檢點仍踞守太平門八月官兵收復武漢軍賊下竄揚賊令鳳傳與韋俊等援救田家鎮踞守月餘十月我兵攻克田家鎮鳳傳與秦曰綱等均竄九江湖口等處

偽殿前丞相正德典聖庫吳可億

可億廣西考賊年約三十餘身面俱長廣額微髭素業質庫家饒
資財庚戌年洪逆倡亂舉室從賊壬子九月洪逆等大署偽官封
可億為典聖庫職同將軍凡擄得金帛悉令與收焉癸丑五月封
恩賞丞相七月升職檢點現踞江甯水西門大街富室姚姓宅

偽殿前丞相副典聖庫譚順添

順添廣西潯州府平南縣大宣墟人年約四十身短面黑愁眉夫
頗微髭髯初封為正典刑罰壬子九月升副典聖庫職同將軍癸
丑五月封恩賞丞相七月升職檢點現踞江甯與吳可億同居

偽殿前丞相仲后正侍衛張維崑

維崑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長面黑廣額高額攢眉大眼塌鼻巨口髭鬚不多人甚粗鄙暴躁異常辛亥六月封為前一軍典確癸丑二月至江甯升御林侍衛三月升仲后副侍衛仲后二字乃侍衛中最尊者得役使衆侍衛且可鞭撻之五月封恩賞丞相十月升仲后正侍衛凡城外官兵打仗衆侍衛皆聽維崑指揮某當出仗某應伺候朝門現踞江甯松濤巷前陝西鳳郿道查炳華之宅

偽殿前丞相東殿吏部一尚書李壽春

壽春廣西賀縣人李壽暉之弟年約三十身材中人白面小眼高
額微髭髯粗通文墨頗有心計初為詔書衙協理癸丑二月封東
殿簿書嗣改為吏部一尚書在楊賊頭門接發偽文書楊賊有機
密事皆與壽春及侯謙芳秘計十月封恩賞丞相現踞江寧候駕
橋前廣東糧道易長華宅

偽殿前丞相東殿吏部二尚書侯謙芳

謙芳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中人面白五官平正髡髻稀疎人頗文秀癸丑二月封偽天朝總宣詔書職同指揮七月封恩賞丞相甲寅三月調為東殿吏部二尚書楊賊信任之同惡相濟凡有機密事皆引謙芳及李壽春計議權勢在韋石二賊之上偽侯相為之側目現踞江甯與李壽春同居

偽東殿吏部三尚書侯淑錢

淑錢廣西老賊年約三十餘身中面白廣額露顴深目高鼻濃鬣
髯初為總聖庫協理癸丑八月隨石達開赴安徽省凡附近一帶
所擄之物皆淑錢典收焉甲寅三月升東殿吏部三尚書巡察安
徽河道七月調回江甯踞旱西門大街前湖南街永彬桂道張曹
宅

偽東殿戶部二尚書侯裕寬

裕寬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中面白微髭狀類婦人素不識字初為蕭朝貴厨役壬子八月蕭逆授首其婦向充楊賊婢媵甚見寵幸裕寬仍為厨役癸丑二月至江甯封為典西厨職同將軍七月升職指揮甲寅三月調為東殿戶部二尚書七月楊賊令其出巡安徽湖北八月官兵收復武漢羣賊下竄楊賊即令裕寬踞守田家鎮十月官兵克復田家鎮裕寬與秦曰綱等分竄九江湖口等處

偽殿前丞相東殿左七承宣涂振興

振興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材瘦小面黑無髭攢眉扯嘴形若猿猴初為蕭逆統下健兒壬子八月蕭逆投首遂依楊賊而仍理偽西殿事癸丑二月至江甯封為西殿右二指揮七月調東殿左七承宣職同檢點十月封恩賞丞相甲寅七月楊賊令與侯裕寬等出巡安徽湖北一帶月臨守田家鎮官兵克復後與秦曰綱等分竄九江湖口等處

偽殿前丞相左五指揮唐正財

正財湖南永州府祁陽縣人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白有鬚素為木客兼販商米壬子七月裝米赴下游貿易十月在岳州遇賊連船被擄揚賊撫以好言加以偽官封典水匠職同將軍遂甘心從賊先是賊在益陽見船即擄初無所謂水營也自設水匠之官賊船始有統轄十二月賊踞漢陽欲破武昌懼涉漢江之險正財搭浮橋渡洪揚諸賊癸丑二月至江寧以功升職指揮五月封恩賞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揮提督水營事務總辦船隻甲寅三月韋賊令張子朋上犯湘潭因封船隻激變水營揚賊得知先差親信

之人赴唐正財所以好言撫慰將韋賊重杖數百張子朋重責一
千並出偽示曉諭水營人心始服事詳楊賊條內現在江寧儀鳳
門外築水營踞守龍江關

偽殿前檢點左二十一指揮羅際隆

際隆廣西柳州府象州人年約二十餘身材中人面白深目高額短額無髭稍知文義妻為中二軍女軍帥未妹進於蕭朝貴為妃封為西貴勇自廣西至長沙皆與朝貴俱蕭逆死即歸揚賊統下戰必先登揚賊喜其趨提收為親隨癸丑二月至江甯封恩賞檢點甲寅三月封殿左二十一指揮六月隨黃再興赴湖北安民八月官兵克復武漢際隆逃至洪山為官兵所殲

偽殿前丞相左二十七指揮曾添浩

添浩曾添養之弟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高大面方短視高鼻
軟嘴有髭微髯自廣西至江甯皆與添養俱癸丑四月封為功勳
七月升殿左二十七指揮隨石達開上犯安徽頗肆凶威賊衆甚
憚之羣呼曾七哥甲寅三月與韋俊等犯湘潭再犯岳州城陵磯
一戰添養殺首添浩逃回武漢守大東門六月封恩賞丞相八月
官兵克復武漢添浩下竄田家鎮守磨盤山十月官兵攻克田家
鎮遂隨秦曰綱下竄九江湖口

偽殿前檢點左三十九指揮吉隆賢

降賢廣西老賊年約三十身短面黑窄額高顧小嘴尖額無鬚
不甚識字初封右四軍兩司馬癸丑四月封金副金四卒四監軍
六月升金四總制守江甯太平門七月封恩賞檢點甲寅四月升
殿左三十九指揮七月隨黃再興至湖北守漢陽八月官兵克復
武漢隆賢竄田家鎮以鐵練橫江阻截我師十月十三日官兵鏗
斷之遂克田家鎮隆賢隨秦曰綱等下竄九江踞守小姑山丙辰
七月來援武昌左脚中礮尋遁去

偽殿右四十指揮余廷璋

廷璋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長面黑廣額高顴大眼塌鼻有鬚無
髯不甚識字暴躁異常素推車販米於潯梧一帶庚戌年洪逆等
倡亂隨之入夥封為左二軍正典聖糧癸丑二月至江甯升土二
正將軍五月與賴漢英等上犯江西十月收回革職甲寅四月升
復木二副將軍踞守江甯聚寶門外雨花台九月升殿右四十指
揮楊賊以九江為官兵圍急令廷璋帶賊衆赴援十二月十六日
在小池口為官兵所殲經德化縣生員劉士特具稟報明

偽殿前丞相左四十九指揮陳桂堂

桂堂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瘦小面白長方有髭無髯人甚奸詐壬子七月封為中二軍前營前旅帥癸丑二月至江甯升中四巡查三月升後四軍水四總制守朝陽門屢與我兵抗七月封恩賞丞相甲寅三月升殿左四十九指揮仍守朝陽門桂堂趨捷機警賊中號為能者竇羅大綱之流亞黃再與知石鳳魁不足守武昌曾奏請桂堂代之未至而官軍克復再興嘗歎息語人曰如桂堂未武漢必不失是誠劇賊尤當注意殲旃

偽殿前丞相北殿右二承宣張子朋

子朋廣西泗城府凌雲縣天峩嶺人年三十餘身材高大廣額極
鼻兩額隆起四腮巨口無鬚眇一目性情慘酷嗜殺無厭初為韋
賊統下健兒常送偽文往來於東粵壬子七月封御林侍衛癸丑
二月升月令侍衛三月升右八指揮四月調北殿右二承宣職同
指揮十一月打三汊河封恩肅丞相甲寅三月與韋俊等上犯荆
楚曾擾德安一帶七月調回江甯八月官兵收復武漢羣賊竄踞
田家鎮楊賊又令子朋解礮船數十隻至田鎮以禦我師十月官
兵克復田鎮子朋與羣賊下竄九江今踞守湖口縣子朋曾因激

變水營被責揚賊愛其趨捷故不忍殺之湖北人民聞張瞎子名
無不股慄其凶橫可知

偽殿前丞相北殿右八承宣吉志元

志元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梭村人年約十九身材瘦小面黃露骨廣額塌鼻大嘴夫類目有凶光形同乞丐粗鄙好殺暴躁異常賊中初起事也吉姓從逆最先一家數十人分隸各賊統下志元係吉成鳳之子成鳳投首賊憫其死故封志元為恩賞丞相壬子三月調為北殿僕射癸丑四月升北殿右八承宣甲寅三月與韋俊等上犯湘潭遂在黃陂孝感一帶擄糧經官兵追躡由黃岡倉子埠下竄田家鎮十月在半壁山打仗為官兵所殲志元久踞黃孝及倉子埠彼處百姓無不知有吉丞相者

偽功勳前夏官副丞相賴漢英

漢英廣東嘉應州人係洪逆妻弟羣賊呼為賴國舅年約四十面白頭尖高額大嘴有髭無鬚頗通文墨兼知醫理久在廣西貿易洪逆等倡亂初封為內醫職同軍師壬子十月升殿右四指揮始獨領一隊癸丑二月至江甯升殿右四檢點城陷時漢英先入偏出偽示脅人從逆五月楊賊令其上犯江西路過安徽沿途縱火衙署民房焚燬殆盡圍攻江西省犇城三攻皆為我兵堵截殺退九月楊賊調漢英回江甯斥其無用革職刪書現踞江甯明瓦廊前戶部郎中梅曾亮宅

曹錦發
陳宗揚
汪得勝
曾立瑤
鍾廷元
孟文慰
江咸林
韋志泰
黃鳳歧

偽春官又正丞相癸丑十月攻打揚州三汊河為官兵所殲
偽冬官又正丞相甲寅三月在江寧犯偽天條為楊賊所殺
偽殿前丞相甲寅七月隨韋賊犯岳州為官兵所得
偽夏官又副丞相先踞揚州府後犯直隸山東為官兵所殲
偽秋官又副丞相曾踞揚州府後為官兵所殲
偽殿前丞相甲寅六月踞守金沙洲八月克復武漢為官兵所殲
偽殿右八檢點癸丑五月帶賊眾犯江西為官兵所殲
偽國宗曾犯蕪湖縣甲寅八月踞蘄州十月竄回九江府
偽殿左四十九指揮甲寅十月在半壁山為官兵所殲

石鎮崗

偽國宗曾犯湖北沿江一帶八月踞守新州十月竄回九江府

陳文全

偽將軍屢犯江西武寧縣義寧州甲寅十月在半壁山

陸鍊福

偽西貴親曾犯崇陽通山一帶甲寅十月在半壁山為官兵所滅

陳仕容

偽殿左七檢照踞廬州府

陳元旺

偽殿右二十檢點踞西梁山

李壽成

偽殿右二十一檢點曾犯東壩踞太平府和州一帶

張遠謀

偽殿左二十九檢點踞舒城縣

陳文青

偽東殿右十二承宣踞湖口縣

黃文全

偽東殿左三十一承宣曾犯湖北八月竄回九江府

曾水連

偽殿右二指揮前犯建德後踞東流一帶二百人逃散

李維新

偽殿右十指揮踞西梁山

曾夢章

偽殿右十二指揮踞和州

劉瓚隆

偽東殿刑部六尚書曾授田家鎮武穴一帶

李鳳敬

偽東殿工部二尚書曾授武穴一帶

胡鼎文

偽東殿左五承宣踞湖口縣

陳承發

偽東殿吏部六尚書曾授安徽廬和一帶

新成金

偽殿左三十七指揮廣東嘉應州人年約三十身中面

陳七寶

黑慈眉瞪眼無鬚曾踞湖北武昌府署
偽殿右十四指揮曾授湖北江西沿江一帶

黃益奇

偽殿前丞相洪逆姻親

黃盛爵

偽殿前丞相洪逆姻親

黃成坤

偽殿前丞相洪逆姻親以上三賊安富尊榮不理軍務

李來勝

現踞江寧府西街富室陳宅偽殿左十三檢點曾踞廬州府

彭奕嵩

偽殿右三十八指揮曾由岳州敗回復授黃孝一帶

蒙榮芝

偽北殿戶部一尚書年約三十長背駝面黑而長對眼

姚茂鴻

高類無託曾帶賊眾攻蕪湖東壩等處
偽北殿工部一尚書年約三十身短而黑而方五官平

藍成春

正有鬚性情殘酷嗜殺現踞江寧中正街譚宅
偽殿左十五檢點曾踞安徽合肥縣派河驛一帶

黃超鳳

偽殿左十九檢點曾踞廬州府

廖敬順

偽金十三軍總制踞崇陽為官兵所殲

梁兆鴻

偽侍衛係金田老賊在長沙犯偽令為賊所殺

李世光

偽侍衛係金田老賊在永安州病死

黃成德

偽後軍長其時尚無諸偽官號乃金田老賊在桂平縣

艾慶麟

偽死
偽巡查久踞漢口山虐異常犯偽令為賊所殺

胡萬智

偽天朝育才官曾踞興國州官兵克復時身受數刃猶

萬眾汾

呼天父東王洪恩當以死報可謂至死不悟
偽檢點曾犯江西并冬官副丞相回江甯又犯三汊河

降總制四年犯武甯為官兵所敗本名范湖蘭五年在
黃岡縣投誠
飲差官賞給花翎四品頂戴帶千人屢次打仗甚為
出力

梁修仁

偽土八副將軍在半壁山為官兵所滅

韋以德

偽國宗提督軍務乃韋昌輝之姪年約二十十月官兵

劉紹武

克復田家鎮在半壁山為官兵所滅
偽炎三總制路守半壁山甲寅十月官兵攻克田家鎮

黃忠來

為官兵所滅
偽殿左十五指揮曾犯青陽廬江無為州等處

黃英兆

偽殿右二十指揮踞廬州府三汊河一帶

陳仕章

偽殿左二十九指揮踞巢縣

孟文建

偽殿左三十二指揮曾犯青陽廬江無為州等處

賴桂英

偽殿左三十三指揮踞湖口縣

陳志書

偽殿左五十七指揮踞湖口縣

陳坤書

偽殿前功曹副侍衛踞巢縣

黃品成

偽殿前夏至副侍衛踞西梁山

雷黃順

偽殿前清明副侍衛踞西梁山

林世容

偽立冬副侍衛踞湖口縣

何新全

偽翼殿左一承宣年約三十餘身長面白廣額高顴微

林添九

龍性情巨剛頗為楊賊信任
偽立冬正侍衛踞廬州府守西門

謝才春

偽殿前小雪副侍衛踞安慶省

劉滿

偽水五副將軍曹踞宿松縣

方營宗

偽翼殿石二承宣年約三十身肥面黑高顴無鬚素為

石賊信任

韋爾端

蘇美

翁振乾

黃榜超

曾水保

劉壽麟

羅忠球

萬宗忠

劉勝才

偽翼殿吏部尚書年約三十身長面白微髭顴骨苦臉

粗知文墨性情奸險

偽金七副將軍年約二十身材瘦小面黑而長有麻無

謀將軍年約三十餘身長面白虬髯人甚奸險頗有權

偽水二總制年約五十身中面黑而方短視扁鼻大嘴

微髭重無髭乃曾添養之弟年約三十餘身中面白有麻髮

偽典天茶居湖口縣

偽功勳土正土一八一監軍曾踏東流縣

偽天朝副典硝路桐城縣

偽北殿左一指使曾在黃陂孝感二縣榜糧

劉蔚鴻

偽金七正將軍踞太平府

陸英

偽夾五副將軍踞西梁山

韋球

偽土二正將軍踞湖口縣

梁俊明

偽土八副將軍踞西梁山

楊明來

偽金二副將軍踞蘄州

黃盛乾

偽天朝入正典鉛碼踞廬江縣

隆超富

偽天試翰林將軍督理黃州郡民務

覃桂來

偽典南與曹踞蘄水縣

張立旺

偽典入聖糧踞達德東流等處

謝茂才

偽右十一軍正典聖庫曾踞大冶縣

徐履泰

偽左十四軍正典硝曾犯黃州府

羅文彩

偽後二軍正典聖報曾踞新州

朱雄邦

偽燕第左一通傳曾巡查九江江西

雷茂興

偽中八軍巡查曾踞漢川縣

郭懷善 偽黃州郡總制

孫漢傑 偽興國州監軍

李嵐谷 偽新州監軍

柏金魁 偽新水縣監軍

陳文柏 偽羅田縣監軍

李名玉 偽繁昌縣監軍

黃振鈞 偽潛山縣監軍

黃振興 偽銅陵縣監軍

方為城 偽湖口縣監軍

萬成桂 偽青陽縣監軍

林大鵬 偽彭澤縣監軍

宋徽祥 偽廣濟縣監軍

陳作霖 偽九江郡總制

註 各守土官鄉官姓名皆取自偽大稟奏

偽品級銓選

偽官品級等差及怪誕不經諸名色已詳著於偽官表內覽者可
以觸類引伸而窮其究竟其品級次序則偽王最尊次偽侯次偽
丞相次偽檢點次偽指揮次偽將軍此偽朝內官品次之大略也
軍中總制最尊次監軍次軍帥次師帥次旅帥最下為卒長兩司
馬此偽軍中官品級之大略也侍衛典事註以職司某官意皆偽
朝雜職而偽禁城內官則較外官為尊偽東王府屬亦視各偽王
府屬為尊其外出任事亦同正職

偽官銓選不由吏部所謂天官丞相僅有其名而已丞相檢點指

將皆各舉其屬列名具稟呈於偽北王翼王轉申於偽東王偽東王可其議始會名同奏於洪逆以取偽旨榜示偽朝堂俾使周知乃頒給印憑而授職焉其有戰功亦由各偽王官保奏奪我州郡城池關隘重地則加超擢保升亦數百員外此叙功則以擄殺之多寡為擢升之次第凡招兄弟徵糧未獲得江間民舟探實我軍信息皆與優獎循次升擢資功課職頗協衆情初無依違故其黨爭為致死雖屢至窮蹙而不舍焉

右並見我軍所獲偽稟及鄒元採鄒漢章口述

賊情彙纂卷三

偽官制

權奸之謀不軌嘗竊名器私爵賞以收召物望驅馭人材而
寇賊竊發亦每師其智為淵藪之誘軍興以來妖氛所以日
熾延至今而未靖者由賊僭竊名號多設偽職以餌不馴之
民故也先是賊起金田自偽王以下僅有軍長侍衛諸名至
陷湖北踞金陵侈然自得驕心盛而其官愈冗由是分朝內
軍中守土為三途有妄託古制沿其名而悖其義者有勦取
釋官詭誕而不可詰者其氣焰視前世張角孫恩為尤熾至

廣置女官備軍師丞相總制監軍之員則不惟近日教匪所
無亦自昔白裕紅巾之徒所未見聚羣不逞之徒資以威權
量其肥瘠日胭脂膏譬縱百萬虎狼於都邑傳之羽翼以人
為食而良善無所措其身矣猶且侈言安民嚴禁擾害殺一
二人以飾耳目其心可謂甚毒其謀尤為至講也茲據偽文
素偽詔書偽官簿暨逃出難民所述各分節目畧綴緣起著
於篇曰偽官制

偽官表

偽品級銓選

偽朝內官

偽軍中官

偽守土鄉官

偽女官

偽科目

偽官表說

粵匪自倡亂以來所署偽官名目紛繁不可究詰其偽銜更繁六官五行方位數目正副等字覽者目迷五色殊不得其端緒其意靡他特恐官軍倣其製為彼中文書用間圖之故於官制曼衍錯綜使人終不能揣測也當由粵西竄擾湖南邊界時肆逆已經兩年首逆數人我軍中猶不能確指為誰某又安能知其偽官之制哉自癸丑正月賊捨武昌下竄鄂人之被脅者中途逃歸絡繹不絕於是留心時事之士甫得徧詢廣諮操筆而詳記之互勘以求得當似於賊情可十得六七偽官制其一端也惟人言人殊亦無

所謂確據連甲寅九月官軍水陸東下賊衆屢拒我師節節敗竄
直搗潯陽所俘獲賊中文案網載纍纍大帥檄發編輯賊情分
別條目遂盡錄偽銜於賊中官制已極賅備惜多雜度詞隱語若
僅據文案以定偽官之等差仍未敢臆斷復得投誠被脅有心計
人一一詮釋條分而縷晰之其昔有今廢之制則刪削之續改之
制則增輯之悉心考證似可符賊中之今制爰訂偽官總表一分
表十六列於偽官制之首庶一覽了然不致為其蔽惑矣夫君子
之畏小人也動曰其人深險不可測城府不可知殊不易與可見
能知人我之利不能知人我之患處事且然况行軍耶茲苦思索

解於偽官制也必詳必盡固未必即有益於兵機然於不易知者已盡知之其易知者則無所不知可概見矣賊之猖獗適在我不能深知賊情之時是賊之滅亡亦必於我洞悉賊情之日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引此一言可以定論已

凡例

- 一偽官總表分表但於總目上加偽字其橫格內各銜一概從畧凡遇天朝朝內等字樣仍加偽字
- 一賊中偽銜數目皆作壹貳等字茲仍寫一二九十以省筆畫之繁

- 一 職改五行中火字為炎各偽銜俱照寫炎字俾存其實次序皆炎水木金土者即賊中暗記前後中左右中也
- 一 畸零偽官及所廢偽職均不立表附詳表後補遺說內
- 一 偽官多虛標分數其實並無此數今依其制以為定式庶覺賅備至考覈偽官實數應另詳賊數門內

偽官等差總表

西王	東王	一等
北王	南王	二等
	翼王	三等
國宗	豫王	四等
		燕王
		侯
		五等
		六等
		丞相
		恩賞丞相
		平湖丞相
		七等
		檢點
		職同檢點
		恩賞檢點

八等

指揮

職同指揮

恩賞指揮

九等

將軍

職同將軍

恩賞將軍

十等

總制

職同總制

恩賞總制

十一等

監軍

職同監軍

恩賞監軍

十二等

軍帥

職同軍帥

恩賞軍帥

十三等

師帥

職同師帥

恩賞師帥

十四等

旅師

職同旅帥

十五等

卒長

職同卒長

十六等

兩司馬

職同兩司馬

偽王侯分表

一等偽王

二等偽王

三等偽王

四等偽王偽侯

東王

南王

翼王

燕王

頂天侯

西王

北王

豫王

國宗

護天侯

胡以狀初封
護天侯旋升
不豫王此爵廢
不復置

秦曰綱初封
頂天侯旋升
不無王此爵廢
不復置

衛國侯

黃玉崑初封

衛國侯後改

封衛天侯此

爵亦不復置

興國侯

陳承塔初封

興國侯後改

封佐天侯此

爵亦不復置

鎮國侯

盧賢拔封鎮

國侯革職此

爵亦不復置

佐天侯
衛天侯
補天侯
靖湖侯
定湖侯
平湖侯
荊湖侯
滅湖侯

偽官分表

偽丞相

天官正丞相
天官正丞相
天官副丞相
天官副丞相
火官正丞相
火官正丞相
地官正丞相
地官正丞相
地官副丞相
地官副丞相
春官正丞相
春官正丞相
春官副丞相
春官副丞相
夏官正丞相
夏官正丞相
夏官副丞相
夏官副丞相

偽檢點

殿前左一檢點
殿前右二檢點
殿前左三檢點
殿前右四檢點
殿前左五檢點
殿前右六檢點
殿前左七檢點
殿前右八檢點
殿前左九檢點
殿前右十檢點
殿前左十一檢點
殿前右十二檢點
殿前左十三檢點
殿前右十四檢點
殿前左十五檢點
殿前右十六檢點
殿前左十七檢點
殿前右十八檢點
殿前左十九檢點
殿前右二十檢點

偽指揮

殿前左一指揮
殿前右二指揮
殿前左三指揮
殿前右四指揮
殿前左五指揮
殿前右六指揮
殿前左七指揮
殿前右八指揮
殿前左九指揮
殿前右十指揮
殿前左十一指揮
殿前右十二指揮
殿前左十三指揮
殿前右十四指揮
殿前左十五指揮
殿前右十六指揮
殿前左十七指揮
殿前右十八指揮
殿前左十九指揮
殿前右二十指揮

偽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副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炎一正將軍

偽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炎一總制

夏官制丞相
夏官制丞相
秋官正丞相
秋官副丞相
秋官正丞相
秋官副丞相
冬官正丞相
冬官副丞相
冬官正丞相
冬官副丞相

六檢點止但分
左右不繫前
計檢點三
十六人

十二指揮止
但分左右不
繫前字
計指揮
七十二人

軍人全十割
將軍止
上一正將軍
上一副將軍
至十正將
軍至十副將
軍止
計將軍
一百人

甲十監軍止
金班全庚將軍
金班全辛監軍
至金班全庚九
監軍全庚至十
軍十監軍止
至正二六二監軍
至正二已二監軍
至正九九戊九
監軍至正十已
十監軍止
計監軍一百人

偽軍帥

前一軍軍帥
 以次排編至前
 九軍軍帥止
 後一軍軍帥
 以次排編至後
 九軍軍帥止
 左一軍軍帥
 以次排編至左
 九軍軍帥止
 右一軍軍帥
 以次排編至右
 九軍軍帥止
 中一軍軍帥
 以次排編至
 中九軍軍帥
 止
 以上各九軍
 共九十五軍

偽師帥

前一軍前營帥
 每軍帥分轄
 前後左右十五
 營帥帥凡繫
 銜必標明某一
 軍某營帥帥
 計九十五軍應
 有帥帥四百七
 十五人

偽旅帥

前一軍前營帥
 帥前營旅帥
 無二帥帥分轄
 前後左右十五
 營旅帥凡繫
 銜必標明某
 軍某營帥帥
 帥某營旅帥
 計九十五軍應
 有旅帥二十三
 百七十五人

偽卒長

前一軍前營有
 前一卒長
 每一旅帥分轄
 前後左右十五
 三四五卒長
 繫銜前一軍
 前營前前一
 卒長皆乃前
 一軍前營帥帥
 前營旅帥第二
 卒長也故偽銜
 有前十二至前
 營左右一卒長
 諸字樣凡卒長

偽兩司馬

前一軍前營前
 前一東兩司馬
 每一卒長分轄東
 西南北四兩司馬
 銜繫前一軍前
 營前前一東西
 司馬者乃前一
 軍前營帥帥前
 營旅帥前一卒長
 東兩司馬也故偽
 銜中有後十九軍
 右營中左三卒長
 四兩司馬諸字樣
 凡司馬必標明某

應有軍師
九十五人

必擇明某軍某
營某營前後
左右中二三
五諸層次計九
十五軍應有卒
長一萬一千八百
七十五人

軍某營某營
前後左右中二
三四五東西南北
諸層次計九十
五軍應有兩司
馬四萬七千五百
人

偽同職官總表

職同檢點

職同指揮

職同將軍

職同總制

職同監軍

侍臣

二十四節義侍衛

東殿參贊

北各典官

各軍典官

掌朝門

偽大朝各典官

典贊與頭目

北殿參贊

安表巡河道

掌朝儀

偽試三鼎中

東殿各典官

翼殿參贊

湖北巡河道

日千侍衛

天朝督內醫

協理總庫

翼殿參贊

湖北巡河道

左史

天朝總巡查

偽試中翰林

各街道巡查

湖北巡河道

右史

典東與頭目

各門守將軍

偽試二甲進士

湖北巡河道

引讀

翼殿尚書

提報

強六部尚書

湖北巡河道

通讀

翼殿尚書

朝內極危急

強六部尚書

湖北巡河道

總聖庫

北殿承宣

頭關提督軍

強六部尚書

湖北巡河道

總聖帳

北殿承宣

頭關提督軍

強六部尚書

湖北巡河道

東殿六師尚書

北殿僕射

頭關提督軍

強六部尚書

湖北巡河道

東殿承宣

北殿僕射

頭關提督軍

強六部尚書

湖北巡河道

東殿僕射

北殿僕射

頭關提督軍

強六部尚書

湖北巡河道

東殿左右指使

北殿指使

頭關提督軍

強六部尚書

湖北巡河道

東殿引贊
東堂門
典天輿頭目
東殿大旗手

北殿掌門
朝內疏附
北殿大旗手

典樞官
候大旗手

候相傳
國宗尉
國宗伺
大朝次第官
燕各典官
相大旗手
指大旗手

職同軍帥

職同師帥

職同旅帥

職同卒長

職同兩司馬

侯初檢指尉

將軍總制尉

監軍尉

軍帥尉

師帥尉

侯初檢指伺

將軍總制伺

監軍伺

軍帥伺

師帥伺

軍帥書理

師帥書理

旅帥書理

卒長書理

侯初檢指各典官

將軍總制書理

將軍大旗手

偽同職官分表

職同檢照偽官名目十七

侍臣

左一侍臣
右二侍臣
至左四十
七侍臣右
四十八侍
臣計四
十八人

掌朝門

左掌朝門
右掌朝門

掌朝儀

左掌朝儀
右掌朝儀

日千侍衛

仲后正侍衛

仲后副侍衛

大衛

天罡

河魁

從魁

登明

勝光

太乙

大吉

小吉

傳送

左史

左史各八

右史各八

計四人

引讚

左引讚

右引讚

至左七

引讚右

八引讚

止計八

功曹
自仲后侍
衛至功曹
侍衛止副
各一人計
二十四人

通讀
 左一通讀
 右二通讀
 至左七通
 至右八通
 攢止計八
 人

總聖庫
 正總聖庫
 副總聖庫
 又正總聖庫
 又副總聖庫

總聖糧
 正總聖糧
 副總聖糧
 又正總聖糧
 又副總聖糧

東尚書
 東殿聖尚書
 至吏部尚書
 書止
 東殿戶部尚書
 書至戶部尚書止
 二尚書止
 東殿禮部尚書
 書至禮部尚書止
 高書止
 東殿兵部尚書
 書至兵部尚書止
 高書止
 東殿刑部尚書
 書至刑部尚書止
 高書止
 東殿工部尚書

東承宣
 東殿承宣
 殿左二承宣
 殿右二承宣
 至左二十三承
 宣右二十四承
 宣止計二十
 四人

東僕射
 東殿僕射
 殿左二僕射
 殿右二僕射
 至左三十僕
 射右三十僕
 射止計二十
 一人

東殿指使
東殿左指使
東殿右指使

東殿引讚
東殿左引讚
東殿右引讚
左七引讚
右八引讚止
計八人

東殿掌門
東殿左掌門
東殿右掌門

典天輿頭
正典天輿二人
副典天輿二人

東殿大旗手
東殿大旗手
一人

書至工部十二
尚書止
每部十二人計
七十二人

職同指揮偽官名目十三

節氣侍衛

解天偽

各典官

立春正侍衛

典天與一十人

雨水

典天馬一百人

驚蟄

典天樂三百人

春分

典金鐘四十八人

清明

典天祀三十八人

祀而

典天殿三十八人

立夏

典天更六十八人

芒種

典天厨六十八人

夏至

典天魚一十八人

小暑

典天柴一十八人

大暑

以上謂之辨

立秋

典官專供給

處暑

洪逆者計一千

偽三鼎中

狀元

榜眼

探花

偽督內醫

天朝督內醫

四人另有天

朝掌醫四人

專治外科

偽總巡查

天朝總巡查

查一人

典東興頭

正典東興

一人副典

東興一人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自之春侍衛
 主人侍衛
 正副各一
 人計四十八

五百二十五人
 典簿書四人
 典召命二人
 宣詔書四人
 提中嗣一人
 典天牢四人
 典刑罰二人
 典錫刻四人
 典聖庫四人
 典聖糧四人
 典油鹽四人
 典買辦二人
 典春人四人
 典漿人四人
 典宰夫四人
 典天茶二人
 典茶心二人
 典金官二人

典玉局二人
 典綉錦二人
 織錦匠二人
 典結綵四人
 典角帽四人
 典金鞞二人
 整輿匠四人
 典旗幟二人
 督筑礮二人
 侍鉛礮四人
 典紅粉四人
 典箱四
 侍銅礮二人
 督造礮一人
 典鈇二人
 典銅匠二人
 鑄鍊匠四人

典木匠一人
典竹匠一人
典石匠一人
以上係大朝
典官給事
洪逆兼供
各職者

職同將軍偽官名目十

東殿參護

殿各典官

總聖庫協理

偽二甲翰林

各門巡守將軍

東殿恭護千

典東與八百人

總聖庫協理六

無定員

大南門巡守將軍

六百即牌刀

附典西與二百

十西殿恭護八

人因蕭逆被

十人因蕭逆被

職附楊逆統

職附於楊逆統

下

下

典東馬八十人

典東龍二百人

典東杉二百人

典東傘三百人

典東佩五十人

典東鐵二十人

典東更二十人

典東傘四人

與東刑四人
 與東袍二人
 與東鞞二人
 與東厨二人
 與東水二人
 與東染二人
 以上各與官多
 五千七百五十
 二人此皆楊
 逆司儀衛之
 官其下所使
 之人越不可
 數計

提報

正提報

一人

副提報

一人

內辦極危急

內辦極危急

頭提船將軍

頭提船將軍

典北與頭目

正典北與一人

副典北與一人

正典翼與一人

副典翼與一人

燕第大旗手

燕第大旗手

豫第大旗手

貽同總制偽官名目十二

南殿各典翼

典北翼各一百人

典北翼各一百人

典北翼各一百人

典北翼各一百人

典北翼各一百人

典北翼各一百人

典北翼各一百人

典北翼各一百人

南殿各典翼

南殿各典翼

南殿各典翼

南殿各典翼

南殿各典翼

南殿各典翼

南殿各典翼

南殿各典翼

南殿各典翼

各街道巡

無定員

無定員

無定員

無定員

無定員

無定員

無定員

無定員

偽三甲進士

無定員

燕六部書

燕吏書

燕戶書

燕北書

燕兵書

燕刑書

燕工書

燕吏書

燕戶書

燕禮書

燕兵書

燕刑書

燕工書

燕吏書

燕歷

燕歷二人

燕歷二人

典北刊各二人
典南袍各二人
典北厨各二人
典北水各二人
典北各二人

1614011

燕傳

燕左通傳

燕右通傳

至左通傳

右八通傳止

計八人

豫左一通傳

豫右二通傳

至左七通傳

右八通傳止

計八人

國協理

每國宗人

國掌書

無定員任

國宗自署

偽左右江

天京巡河道

天京左江巡

河道一人

天京右江巡

河道一人

典教官

典教官人

偽侯大旗手

侯大旗手

每侯一人

職同監軍偽官名目十一

各軍典官

宣詔書二人
典聖歷二人
典聖曆二人
典貢耕二人
典油鹽二人
典旗幟二人
典礮二人
典鉛礮二人
典紅粉二人
典硝二人
典罪囚二人
典刑刑二人
疏附一人
巡查一人

交廣 巡河道
湖北 巡河道
湖北 巡河道
湖北 巡河道
湖北 巡河道
湖北 巡河道
湖北 巡河道

樞密六部掌書
吏部掌書
戶部掌書
禮部掌書
兵部掌書
刑部掌書
工部掌書
每一候相檢
指每部各一人

燕 尉

燕尉六百人
凡尉皆牌
刀手

燕 伺

燕伺主人
凡伺皆給
事左右之人

燕 各典官

典燕袍一人
典燕尉一人
典燕樂一人
典燕樂一人
典燕袍一人
典燕袍一人
典燕樂一人
典燕樂一人

內醫一人
掌醫一人
功臣一人
標危急一人
理能一人
典鉄匠一人
典木匠一人
典竹匠一人
典繩索一人
凡三人皆正一副一人則
其術不繁正副字樣

指傳
每指揮一人
亦分左右
二其繫街
如殿前左
三指揮右
二通傳之
類

職同軍帥偽官名目五

相假尉

相假伺

相假各典官

侯尉

侯伺吏

侯典紀

相尉

相伺吏

侯典尉

檢尉

檢伺吏

侯典樂

指尉

指伺吏

相檢同

每檢點貢

每檢點貢

每檢點貢

每檢點貢

凡侯相寺
典官樂衛
如佐天侯

總制
將軍書理

將軍大旗手

每將軍大旗手一人

每將軍書理二人

職同師帥偽官名目三

將軍
總制尉

將軍
總制伺

軍帥書理

將尉

將伺

每軍帥書理四

每將軍
二百人

每將軍
六人

總尉
每總尉
八十人

總伺
每總伺
四人

典樂之類
天官正丞
相典祀之
類

職同旅帥偽官名目三

監軍尉

監軍伺

師帥書理

監尉

監伺

師帥書理

每監軍
六十人

每監軍
四人

每師帥二人

職同卒長偽官名目三

軍帥尉

軍帥伺

旅帥書理

每軍帥尉
四十人

每軍帥伺
四人

每旅帥書理二人

職同西司馬偽官名目三

師帥尉

師帥伺

每師帥尉三人

每師帥伺四人

卒長書理

每卒長書理二人

旅尉

每旅帥十六人

偽守土官偽鄉官表

郡總制

州監軍

鄉軍帥

鄉師帥

鄉旅帥

鄉卒長

鄉兩司馬

湖北黃州

湖北蕪州

安徽安慶

湖北黃州

湖北黃州

湖北黃州

湖北黃州

郡總制

監軍安慶

郡總制東

郡黃岡縣

郡總制黃

郡總制黃

郡總制黃

每府設一

青陽監軍

流縣監軍

監軍團風

團風監軍

團風監軍

團風監軍

人以老賊

軍每州縣

率陽鎮鄉

鄉前一軍

團風鄉前

團風鄉前

團風鄉前

先之統轄

設一人以

前一軍軍帥

前一軍帥

前一軍營

前一軍營

前一軍營

鄉官

統轄鄉官

每一州縣分

前一軍帥

前一軍帥

前一軍營

前一軍營

三軍三軍
不等自軍
帥以下皆
以本地人
充之

偽女官表

女軍師

左輔正軍師
右弼正軍師
前導副軍師
後導副軍師
各一人

女丞相

大官丞相
中官副
丞相共十
二人
恩賞丞相

女檢點

殿前左一檢
殿前右三
十六檢點共
三十六人
恩賞檢點

女指揮

殿前左二指揮
至殿右七
指揮共七十
二人
恩賞指揮

女將軍

炎正將軍
至之四副將
軍共四十人
恩賞將軍

女總制

前一總制
至十八總
制四十八人

女監軍

前監軍
至中八監軍
於四十八

女軍帥

前一軍軍帥
至中八軍軍
帥共四十八
女營前後
左右中各
八軍共四十
軍女營每
軍帥轄年
長二十五人
兩司馬一百人
女共二千五百
人即男軍帥
帥之制

女卒長

前一軍前一卒長
至中八軍中二十
五卒長共千人

女管長

前一軍前一東
管長
至中八軍中二十
五北管長共四百
人女兩司馬政
名管長

偽女官同職表

職同檢點

職同指揮

職同將軍

職同總制

職同監軍

天朝內掌門

東殿內掌門

北殿內掌門

翼殿內掌門

女錦綉監軍

東殿內責使

南殿內責使

翼殿內責使

燕第內責使

女錦綉指揮

女錦綉將軍

偽豫王胡以

就尚未校室

故無豫第內

責使

女錦綉總制

偽官表後補遺考

偽官不常置及隨時點派者

育才官

賊選偽試進士充各偽王府教讀周封育才官使出踏

天試

正副掌考

東試

正副掌考

北試

正副掌考

翼試

正副掌考

安徽

正副掌考

湖北

正副掌考

試無定期充無定員

偽同職所屬偽官名目

六部尚書六部書六部掌書書理

凡偽王侯丞相檢點指揮有六部尚書六部書六部掌書諸
名色其六部尚書所屬又各署六部掌書六部書六部掌書
又各有掌書書理惟偽東殿各尚書之掌書頒給印信其餘
掌書書理六曹執事若吏胥而已

書使凡一切同職官均有書理但改稱書使視長官同何職屬
官亦同所屬何職如軍中各典官職
指差同監軍其書使亦同監軍書理所同之職

將差

總差

監差

軍差

師差

旅差

凡一切偽同職官均有尉伺但概改為差如東殿尚書東殿承宣職同檢點其尉伺則稱東殿吏部一尚書檢差東殿左一承宣檢差之類遞而下之則有指差至旅差諸名色

偽同職官歷

傳

各典官

歷傳各典官至指揮以下則無有同職官亦惟職同檢點指揮者有之如東殿一尚書檢歷北殿右二承宣指傳之類

以上同職官所屬偽官人數亦視正職官置幾人亦置幾人

偽兼攝官軍中自總制至旅帥各批衙前陣之剽賊為大旗手

偽流外官

辛長
兩司馬大旗手

兩司馬書理

卒長兩司馬亦挑剽賊為大旗手挑識字人為書理至卑本無偽職然散卒奉之如官長倘該管長官知其能即下札諭調取有朝為兩司馬大旗手暮升旅帥而充總制大旗手者有朝為兩司馬書理暮為將軍書理者

偽官勲階陟降名色

功勲 凡從至永安笑圍之賊無論偽職大小悉加功勲二字

功勲加一等 凡在金田與祝洪逆生日者無論偽職大小悉加一等

平湖加一等 凡擾三汊河無論偽職大小悉加平湖加一等

監試加一等 凡監試一次則加一等有銜署監試加三等者

功勲平湖加一等 此則永安老賊又擾三汊河者

功勲平湖加二等 此則金田老賊又擾三汊河者

功勲平湖加三等 此則金田老賊又擾三汊河且別陷一城有

功勲平湖監試加二等 此則永安老賊又擾三汊河曾充監試者

功勳平湖監試加三等

此則全田老賊又獲三漢河又充監試一等者

功勳平湖監試加四等

此則全田老賊又獲三漢河又別陷一城有功加一等及充監試一次者

功勳平湖監試加三等降一等

功勳平湖監試加三等降二等

此則本有勳階有過降等者如功有三等降至三等則除功

勳平湖監試諸字樣

炎一正將軍降一等

木正木一甲一監軍降一等

此則無勳階有過降等者猶之降級留任之意如降至三等

則另降改補或竟革職矣

昔有今廢偽官名目

頂天侯

護天侯

衛國侯

興國侯

鎮國侯

或因改封或所封之人升黜皆不復置

東殿丞相

西殿丞相

北殿丞相

翼殿丞相

御林侍衛

日干甲官至癸官侍衛

月建正月至十二月侍衛

以上俱廢

炎官正副將軍

水官正副將軍

木官正副將軍

金官正將軍

土官正將軍

今去官字改加數目自一至十

前軍長

後軍長

左軍長

右軍長

中軍長

此賊倡亂之初所立名色至茶地皆改為軍帥

西殿各屬官典官

因蕭馮二逆被殲諸偽官俱廢僅留叅護典與典厨典袍數十人供給蕭馮二逆家屬

將使

虎使

豹使

今改為某尉某伺

註 偽官表皆來自偽文告偽官簿及諸家記述賊情集要合
程奉璜所說分晰考訂百頭千緒毫訛誤即與偽制不
合凡七易稿

偽品級銓選

偽官品級等差及怪誕不經諸名色已詳著於偽官表內覽者可
以觸類引伸而窮其究竟其品級次序則偽王最尊次偽侯次偽
丞相次偽檢點次偽指揮次偽將軍此偽朝內官品次之大略也
軍中總制最尊次監軍次軍帥次師帥次旅帥最下為卒長兩司
馬此偽軍中官品級之大畧也侍衛典事註以職司某官意皆偽
朝雜職而偽禁城內官則較外官為尊偽東王府屬亦視各偽王
府屬為尊其外出任事亦同正職

偽官銓選不由吏部所謂天官丞相僅有其名而已丞相檢點指

將皆各舉其屬列名具稟呈於僞北王翼王轉申於僞東王僞東王可其議始會名同奏於洪逆以取僞旨榜示僞朝堂俾使周知乃頒給印憑而授職焉其有戰功亦由各僞上官保奏奪我州郡城池關隘重地則加超擢保升亦數百員外此叙功則以擄劫之多寡為擢升之次第凡招兄弟徵糧未獲得江間民舟探實我軍信息皆與優獎循次升擢賚功課職頗協衆情初無依違故其黨爭為致死雖屢至窮蹙而不舍焉

右並見我軍所獲僞稟及鄒元採鄒漢章口述

偽朝內官

左掌朝門右掌朝門各二人侍臣四十捌人中后大衛大吉小吉
功曹勝光天罡登明太乙河魁從魁傳送十二日干侍衛正副各
一人又有二十四節氣自立春侍衛至大寒侍衛正副各一人典
天輿頭目二人典天輿一千人典天馬一百人典天樂三百人典
金鑼四十八人典天礮三十人典天更六人典天厨二人司天水
六人典天魚一人典天柴二人掌朝門侍臣日干侍衛典天輿頭
目皆職同檢點二十四節氣侍衛至典天柴皆職同指揮以上各
偽官皆朝夕執事於偽朝門專供洪逆役使者統計一千六百二

十一人蓋即洪逆侍從儀衛之官頭目若是之多其屬執役之人愈不可以數計

偽左右史正副共四人主記事記言如古制左右掌朝儀二人主儀定偽禮樂通讚引讚左右各八人主傳偽王視朝時出入言語朝內疏附二人題報二人主接遞文報典簿書正副共四人即偽詔書衙典詔命正副二人主繕寫偽詔書旨宣詔書正副又正又副共四人主收發偽書提中關一人主龍江關權稅典天牢典刑罰各四人主監獄刑法典鑄刻四人主刊刻偽詔旨偽書總聖庫總聖糧正副又正又副各四人典聖庫典聖糧各四人另有總聖

庫協理二人分主庫藏糧米之出納典油鹽四人主收發油鹽典
 買辦二人主採買物料春人四人主春碾糧食漿人四人主收發
 醬醋宰犬四人主宰割牲畜典天茶二人主收發茶葉典茶心二
 人主收發菜品點心典金官二人主鑄印並鎔金銀為器飾典玉
 局一人主雕琢玉器典綉錦二人主督男綉工刺綉織錦匠二人
 主織刻絲粧緞典結彩四人主張掛燈彩典角帽四人主製造冠
 帽典金靴二人主製造靴鞋整與匠四人主修整與轎督銃礮一
 人立督造鎗礮鑄鉛礮四人主鑄造大小鉛彈典紅粉四人主製
 造火藥典硝四人主煎熬硝礮鑄銅礮二人主造銅礮督造戰船

一人主造戰船典鑄二人統領鑄工造製兵器鑄器典銅匠二人
主製造銅器典木匠典竹匠典石匠各一人皆各領工匠主製造
各器具凡所典之事俱兼司收發又有典妝官一人職同總制主
供偽宮闈脂粉典花官四人主培植花木供應瓶盞燧玩及棟鬚
鬢薰茶諸用典天鳥典天獸各四人主馴養鳥獸醫騾馬一人即
馬醫典鐘表二十人主修鐘表典風琴四人主修八音盒謂之次
等典官俱職同監軍以上統計一百六十四人自左右史至總聖
糧俱職同檢點總聖庫協理職同將軍其餘各典官俱職同指揮
此則承奉洪逆併供給諸職賦者其金水等匠復立諸匠營別詳

偽軍制營壘條內

偽東王一人銜繫勸慰師聖神風未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其
下稱九十歲賊中刑賞生殺偽官升遷降調皆專決之洪逆盡諾
而已所屬銜繫東殿凡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每部十二人共
七十二人主分受偽官稟奏封賞吏部錢穀戶部以下類推加六
房所掌以廣西識字義人為之承宣二十四人主發號施令僕射
三十二人主持偽王服食起居如奚童左右掌門二人引讚八人
典東輿頭目二人大旗手一人左右指使二人即叅護頭目叅護
一千六百人即牌刀手主出入侍從直宿偽王府如侍衛典東輿

八百人典東馬八十人典東龍三百人楊賊出入行前後有龍燈各一條故獨有典東龍名目典東彩三百人典東樂二百四十人典東鑼三十二人典東礮二十四人典東更二十人典東牢典東刑各四人典東靴典東袍典東厨典東水典東柴各二人自尚書至大旗手均職同檢點餘俱職同將軍統計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此皆給事楊逆及儀從之官頭目若是之多所屬之數可想其六部尚書又各有六部掌書如胥吏但帶冠而給印偽東王權重事繁故屬官視他人以倍

偽西王一人銜繫雲帥右弼又正軍師其下稱八十歲所屬官本

與偽東王等偽西王伏誅遂以其屬改調別職僅留西叅護八十人典西輿百人附於偽東王統下每令分守城垣夜中巡更

偽南王一人銜繫兩師前導副軍師其下稱七千歲所屬本典偽北王等偽南王亦早伏誅故所屬官多改調別職僅餘南叅護四十人典南袍二人附於偽北王統下

偽北王一人銜繫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其下稱六千歲所屬六部尚書三十六人承宣二十四人樸射十六人掌門二人左右指使二人大旗手一人左右叅護八百人典北輿頭目正副各一人典北輿八百人典北馬六十人典北樂一百人典北刑二人典北牢

二人典北更十二人典北彩八十人典北鑼二十四人典北礮二十人典北厨二人典北袍二人典北水二人典北柴二人尚書至大旗手職同指揮叅護及各典官職同將軍

偽翼王一人銜繫電師左軍主將其下稱五千歲所屬六部尚書每部一人承宣二十四人僕射十六人左右掌門二人左右指使二人大旗手一人左右叅護八百人典翼輿頭目正副各一人典翼輿八百人典翼馬六十人典翼袍二人典翼樂八十人典翼絲八十人典翼鐘二十四人典翼礮二十人典翼刑二人典翼牢二人典翼更十二人典翼水二人典翼柴二人各官所同之職與偽

北殿同六部尚書則分曹治事自承宣以下皆偽府宿衛奔走之官所事著於其名如承宣主傳命典厨主治膳俱可類推僕射則皆以童子為之任酒埽盥沐賤役而偽東西殿僕射竟尊同檢點與日千侍衛並職蓋妄自崇奉已與洪逆無別

偽燕王一人銜繫霜師自頂天侯升封所屬有燕大旗手一人燕
歷亦稱燕經歷二人燕傳亦稱燕通傳六人出入將命燕吏書戶
書禮書兵書刑書工書共六人燕尉六百人燕伺二十人燕典袍
燕典厨燕典與燕典樂各二人大旗手職同將軍歷傳六部書職
同總制尉伺各典官俱職同監軍

偽豫王一人銜繫露師自護天侯升封屬官與偽燕王同自偽東王以下所屬署銜俱冠以某殿偽國宗皆各偽王兄弟偽制東王以下親屬前輩為國伯同輩為國宗後輩為國相在外亦稱國宗有才者則加提督軍務銜出據要地分擾郡縣抗拒官軍任事不亞偽侯所屬國宗協理一人掌書無定員均職同總制國尉六百人國尉伺二十人均職同監軍其無職守者亦置屬官以尊寵之國伯銜協理一人國尉十人國伺四人閒散國宗銜協理一人國尉八人國伺二人俱職同總制

偽侯銜繫真忠報國世襲其頂天侯護天侯加封偽王其爵不復

置以佐天侯為最尊主收發偽文書總攬偽朝政次銜天侯次補
天侯後命諸劇賊率兵北寇更封靖湖侯平湖侯定湖侯荆湖侯
滅湖侯諸爵所屬侯大旗手一人侯六部掌書六人侯厯二人侯
傳六人侯尉五百人侯伺十六人侯典輿侯典袍侯典厨侯典樂各
一人大旗手職同總制掌書厯傳俱職同監軍尉伺各典官俱職
同軍帥

偽丞相二十四人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正副又正又
副四人賊政令皆歸偽東王次則偽北王翼王與議六官丞相僅
有其名承意旨具文書而已惟奉偽命出任兵事權亦次於偽王

外有平湖丞相以授三汭河功封位次最卑皆不給印又有恩賞
丞相乃偽官加銜或一時任意而授在外則稱殿前丞相並無屬
官不得與六官丞相並正職丞相所屬掌傳歷傳尉伺各典官人
數及所同何職均與偽侯同惟大旗手一人職同監軍與之少別
偽檢點三十六人屬官與丞相同惟相應各官更以檢點諸名色
偽指揮七十二人屬官同檢點惟更以指歷指傳指尉指伺諸稱
其繫銜與檢點俱稱殿前左一殿前右二編排自十一以後則去
前字以殿左十一殿右十二以次相承賊擾湖北以前將士有功
者不拘何職加恩檢點恩指揮虛銜出則改稱殿前檢點殿前指

揮與恩賞丞相同均無屬官每私署掌書大旗諸職

偽將軍分炭水木金土正副俱一至十以下所屬有大旗手一人將軍書理四人均職同軍帥將歷一百人將伺六人職同師帥又有頭關提船將軍一人主收發擄獲民船戰船各門巡守將軍十八人分守江寧省現門之九門

偽育才官無員數亦不常設有胡萬智者以偽育才官分踞湖北興國州自稱天試進士在偽東殿訓讀校是職大概如教習而位較尊間亦任事

偽殿前國醫一人封真忠報國補天侯屬官至多偽天朝內醫四

人職同指揮偽天朝掌醫四人專治外科亦職同指揮又內醫四人職同將軍內醫七人職同總制又內醫七人職同監軍各軍內醫四人職同總制各軍內醫十四人職同軍帥恩賞檢點督醫將軍一人掌醫二十五人職同總制留朝內診脉醫生九人分設各街道醫生至六十人並職同軍帥賊於將士病者醫治甚勤藥餌無缺左右常有服役之人又設朝內極危急一人職同將軍各軍極危急職同監軍屬官無數則皆治外科主療受傷之人將士成廢疾者以理能人收撫之並無員數賊所以要結軍心貌似優恤者以此為最醫官瑣碎增封無定員品級亦無定制故偽官表官

祇載內醫掌醫等數名目

偽天朝總巡查一人職同指揮各街道巡查無定員偽天京左右江巡河道各一人均職同總制偽官亦有陟降勲階凡賊起自金田與祝洪逆生日者為功勲加一等金田以後從至永安州者皆稱功勲而無加一等之名後在揚州獲三汊河者銜繫以平湖一等如功勲加等則稱功勲平湖加二等僅有功勲則稱功勲加一等至再臨武昌或別有功績又加一等故有銜署功勲平湖加三等四等者其偽官監試一次即加一等記遇則降一等或二等已詳註偽官表後其偽俸名為分肉惟偽王給俸至豐自丞相以下

以五斤遞減其典與馬侯厯侯傳各官資用甚薄或不免飢寒故常托出招兄弟賄屬偽王親信給批赴各郡縣擄掠金帛盈橐而後歸否則求出為守上官或帶兵分擾郡縣以其便於擄掠剝民自肥也

洪逆僭號太平天王之初其傳偽命已有朝內軍中之稱而未著其制至頁固江寧僭建偽朝遂定內外之分然亦無成書可稽偽官簿為鈔錄未竟之冊文武併途前後錯出尊卑相間率屬無分今考偽文案集象說於偽銜未繫某軍某地者斷自偽王至將軍附以流雜為偽朝內官雖將軍以下皆嘗出據要地

抗拒官軍分擾郡縣然其大概則在朝為本職必得偽詔命而後出也惟是官名位階日新月易雖其所自定亦旋相矛盾蓋狂狡無賴偶竊偏隅遽謂神器可盜而有乞丐攫金驕過素封授柄巨猾深居自逸日興制度以快其恣睢嘗一日封賞丞相檢點至數百人如婦媪採餅以餌羣嬉之兒迨至印絃充途無可資給假以事端四出剽奪導下扇虐而復避其名嗟乎民丁斯時幾何不至骨立也哉

偽軍中官

偽總制每軍一人分炎水木金土即前後左右中也於炎水木金土更分一二三四以次相承至於土十九總制止應有總制九十五人自監軍以下悉受節制其掌醫綉錦及金匠金鞞營皆有總制之官而治軍為正職監軍以下皆同偽監軍每軍一人分炎水木金土於炎水木金土仍分炎正炎一丙一炎正炎二丁二等各色以五行正副千支數目以次推行共監軍一百人平時轄軍軍帥獨任至出師乃以監軍統之其丞相檢點指揮以偽命出則並轄數軍總制以下皆聽約束行文繫銜則借署欽差大臣

偽軍帥每軍一人軍分前後左右中五營營有師帥人分前後左右中五營五旅帥分司之旅帥下分一二三四五卒長司之每卒長下分東西南北四兩司馬司之每兩司馬下分剛強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伍長司之每伍長下分衝鋒破敵制勝奏捷四五卒凡軍帥所屬師帥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長一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每軍所轄合偽官伍長伍卒共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五人

偽師帥統五旅帥共率二千六百二十五人
偽旅帥統五卒長共率五百二十五人

偽卒長一名管長軍中又稱營長統四兩司馬共率一百另四人
偽兩司馬統五伍長共率二十五人

賊初起廣西踰湖南皆山谷叢雜之地無所謂水軍也既由益陽
下竄湖北擄得民間船隻無算更立水營亦如陸營之制設總制
以下諸官惟師帥至多有六百餘人所統旅帥下至伍長卒長亦
虛標分數實則僅得十之三四其制於投閒私出剽掠者每樂就
水營為藏身計以其分散洲渚稽察不易得實也

賊之攻城以地道為得計取開煤山之工為之遂立為土營凡指
揮一人將軍分一二正副四人後又封指揮至三十餘人將軍六

百餘人總制則分土矣。金凡陸營水營除正職官外亦設各典官與偽朝所立大同而小異。如通軍冊籍則設正副宣詔書二人掌之。凡擄得銀錢衣物及油米等項則設典聖庫典買辦典聖糧典油監總之亦正副二人分司。典守出納典旗幟二人製造旗幟繕寫一軍旗字其軍裝各件別設典礮典鉛馬典紅粉典硝典鐵匠俱正副二人。典木匠典竹匠典繩索俱正副一人。巡查一人。專司查察典刑罰二人。專管刑杖典罪囚二人。專司牢獄疏附一人。專遞偽文書掌醫一人。治外科內醫一人。治內科。凡有打仗傷者則有極危急一人先以草藥敷之然後送於能人館養之所設理能

人一員專司病人茶飯湯藥如一切藥料則取給於功臣設功臣一人總之功臣者賊之打仗被傷之人均謂之功臣計自宣詔書至功臣皆謂之軍中典官凡三十有五人而一軍之執事備焉

以上皆偽軍中官凡賊之攻城掠地侵擾州縣嘗以偽國宗偽丞相領軍而操練士卒條分隊伍屯營結壘接陣進師皆責成於軍帥由監軍總制上達於領兵之賊以取決其大小相制視象如寡臂使指應頗能聯絡一氣分合咸宜其所以無名而動草竊稱雄蹂躪數有屢挫我師者由所立軍中偽官分數能明得馭象之道也

且其法至嚴凡有失利取敗違令私財重則立斬輕則責降不
敢徇情略無姑息有功亦破格升遷賞不踰時而桀驁不馴之
徒遂羣焉俯首甘心服役至身臨矢石而不憚膏塗草野而無
悔矣

偽守土官鄉官

偽總制府一人主轄監軍軍帥凡賦之獄訟錢糧由軍帥監軍區畫而取成於總制民事之重皆得決之雖大辟不以上聞

偽監軍每州縣一人其小縣或竟屬於總制各軍刑政由軍帥議定乃稟監軍以達於總制如我之直隸州知而權較重亞於偽總制焉

偽軍帥每軍一人凡轄一萬二千五百家家籍一丁所屬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一如軍中之制亦分前後左右中一二以下諸軍其未置監軍統之者則以一人為總軍帥所職上給貢賦下理民

事如我之州縣而權適之得登氏為兵所轄為伍卒有衝鋒勇敢之名家備戎裝人執軍械賊意蓋寓兵於農令軍帥兼文武之位也

偽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以次相承皆如軍制惟軍中師帥所率二千五百人守土師帥則二千五百家下如丞兩司馬皆同所轄人多以倍數而職不如軍中之尊軍中卒長得治鄉官軍帥

初賊所破州縣皆擄其財物殘其人民而去未嘗設官據守自竊江占寧分兵攻陷各府州縣遂即其地分軍立軍帥以下偽官而統於監軍鎮以總制監軍總制皆命於偽朝為守上官自

軍帥至兩司馬為鄉官鄉官者以其鄉人為之也先是大彰偽諭聲以兵威令各州縣並造戶冊即於鄉里公舉軍帥旅帥等議定書冊並各戶籍斂費呈於偽國宗檢點申送江寧是謂受降其軍帥假以令旗得操徵調之柄催科理刑皆專責成自帥帥至兩司馬悉設公堂刑具建三角旗以旗長短為尊卑之分軍帥得備彩輿界以四夫幡蓋塞途儀衛甚盛最下兩司馬亦有隨從人護擊斷鄉里炫耀宗族賊兼許以子孫承襲世傳下替而無恥之徒不學之輩為其所誘妄希顯榮遂趨之如鶩其間謹飭之士為眾姓所共推委曲維持志全鄉里亦多為所污

不能自脫而上著生計絲粟難隱裏脅逃民並得稽察賊之牢
籠人士聯絡方域計蓋無譎於此者至周禮軍帥以下諸官本
以鄉大夫士出任軍政無事仍復其常董師靖暴一歸司馬未
聞別樹軍旅之職賊乃剽竊虛名專責戎陣並創鄉官亂州長
黨正之法濫授兵柄刑賞給錯而無知者詭為法古胡不一復
周禮之文耶至六官之建失其所掌盜賊行徑誣讎聖制則又
不待辨而自明也

偽女官

偽左輔正軍師一人右弼又正軍師一人前導副軍師一人後護
又副軍師一人六官正副丞相各二人殿前綉錦指揮二百四十
人綉錦將軍二百人綉錦總制一百二十人綉錦監軍一百六十
人以上至指揮主督各婦女製刺金絲冠服之工偽宮禁城女檢
點自左一右二次至三十六共三十六人指揮自左一右二次至
七十二共七十二人將軍分炎水木金土正副如男職封賞無員
數恩賞丞相恩賞檢點亦無員數以上皆偽朝內執事女官
女總制自前一至中八共四十軍軍各一人女監軍如之女軍師

統女卒長卒長領四兩司馬一兩司馬營二十五人一軍帥營二十五卒長共管女兵二千五百人女軍帥四十人管卒長一千人兩司馬四十人女兵十萬人女營無師帥旅帥以兩司馬管之卒長領之軍帥統之悉隸於監軍總制凡有驅使夕令朝遵無敢背之者此軍中女官之大概也

女官亦有恩賞各職如夫為檢點被官兵所殲其妻女亦封為檢點偽職間有封恩賞丞相者且多少不一自至南京無不錦衣玉食出入鳴鉦乘馬張黃羅繖蓋女侍從數十人喧闐於道然悉充各偽府內賁使計自甲寅七月所封恩賞女丞相三百餘人檢點五

百人指揮數十人封將軍者數人而已非盡從其功之大小也蓋
又於此中論長幼焉別媼妍焉是指揮以下率皆老邁昏愚之輩
偽天朝內掌門東西殿內貴使俱職同檢點東西殿內掌門南北
殿內貴使女綉錦將軍俱職同將軍翼殿內掌門燕第內貴使女
綉錦總制俱職同總制女綉錦監軍職同監軍此偽朝內門及各
偽府內執事任意封賞迄無定額自然逆宣淫偽王效尤而揚賊
尤甚凡偽官婦有色者皆使充一貴使之職移居偽殿不啻媵妾
或與其婦親近即假託天父誣以犯天條之罪輕則笞責重則立
斬其凶虐不情如此

賊素有女軍皆偽王親屬猛種魂類生長洞穴赤足裹頭拳接
叢谷勇健過於男子臨陣皆持械接仗官軍或受其奴所擄婦
女皆以軍法部署置總制諸官以統之自湖北徭得婦女無慮
十數萬美者收入偽宮適充妾媵其善女紅者分入綉錦營置
指揮以下官領之餘悉迫令解定任荷博門溝濬濠運土墾役
俱立官以督工不中程者鞭撻隨之其顯秩悉授廣西婦女次
至湖南湖北其間需索刑迫千態萬狀自癸丑歲三月後每人
給米四兩惟許食粥違者立新其總制軍帥諸偽官復從而改
魁之婦女不堪其苦前後死者無數賊爰男女之集雜夫婦同

止宿亦治以極刑而詭託恩連熱為軫念家屬授以夫職任事
房閨晝夜宣淫無所顧死者已矣生者或備驅策役同牛馬或
受污辱職甚娼妓白處狂狴洗濯無自轉不若授以刀鋸投湯
火之為愈矣

註
偽官及鄉官女官名目人殺皆考自偽文告偽官簿及王
尤為詳備錄嚴編成可符誠中全制
所說獨程奉燠記說

偽科目

會試元甲三人取中者為狀元榜眼探花封偽指揮職次甲無定數取中者為進士封為總制職先是賊完偽例試取壹等為軍帥二等為師帥三等旅帥後乃易之無慮布衣紳士倡優隸卒取中即為狀元翰林諸科甲寅天試元甲三名為吳容寬汪祖槐夏慶保其試以各渠賊生日為期石達開二月生試期以初一日為翼試韋昌輝六月生試期以二十日為北試楊秀清八月生試期以初十日為東試洪秀全十二月生試期改於十月初一日為天試以其子乃十月生也一年凡四試又甲寅年九月二十日天試元

甲三卷次甲六卷三甲十卷則其試亦無常試期並不循例矣已
應試取中者值期仍須入試中則署以其試某官封賞加一等官
從其大

鄉試中者無定額亦不論門第出身取中即為舉人一名授軍帥
之職二名以下授師帥之職當發榜後其偽舉人即赴偽守土官
署報名給以行資具舟車送入江甯應偽會試其偽官取中者無
計還家未為偽官者亦得自便於甲寅年凡試二省安徽鄉試掌
考官為偽天試狀元武立勳無副湖北鄉試正掌考官為偽翼試
狀元楊啟福副掌考官為翼試榜眼張友勳其試文亦如八股詩

則試帖惟題目皆出偽書不本四書五經及子史文集安徽鄉試
 文題真命天子福命將湖北鄉試文首題真神獨一皇上帝次題
 皇上帝乃真皇帝詩題天父下凡事因誰耶穌捨命待何為凡詩
 文題皆出自洪秀全函封竹掌考官至試日拆發懸示其掌考官
 雖在此省各處人皆許入試僅於一日試一場取中者俱不覆試
 其應試者多僧道巫覡卦卜星相之流以賦嚴禁醮祀多毀寺觀
 此輩無棲身之所求食之資如讀書有志者皆不屑為所污一則
 欲爭捷徑為入試之階一則欲藉獲偽得資斧之助雖文理悖謬
 無不入彀在湖北鄉試入場未入十人取中者至八百餘名固由

考官無學氣類相聚亦洪逆覓其資格誘以仕途且示士心悅服
進取者衆也

賊之於癸丑歲開科江甯也出示令士子先期十日赴偽詔命衙
報名謂之東試未者不及五十人於是展限十日鳴鉦傳令不應
試者斬屆期應試者併偽官仍不及三百人或作詩刺之云不是
高攀桂一枝文章結到盡頭時功名如我成羊質軍令驅人步鳳
池廈廣萬千仍有空才搜三首已無遺可憐寺第分軍旅珍重三
更矮屋思微詞嘲誚足冷賊徒之心又秀才王其迫脅入試詩題
四海之內有東王乃借詩叱之云 四海皆清土何容此陸梁人

惟知

北闕世竟有東王心為紅巾碎愁隨白髮長傷心憐
弟妹含淚別爹娘殺賊應憑向殃民總是揚避秦何處好回首問
斜陽楊逆見之怒甚遂處以極刑而死此可見煦養日久廉恥風
振忘生敵愾義激儒林使素筆懷緩之徒見之其不愧恨交集措
身無地者鮮矣

賊於科舉外又有招賢之制竊踞郡縣暨劇賊行兵所至之地皆
署榜於所居門墻及偽官衙前由招賢而懸示於榜其略曰體國
經野致治必在於興學賢幼學壯行懷才必期於見用况值天命
維新之際正屬人文蔚起之時天朝任官惟賢需材孔亟凡屬武

違文通之彥久列於朝專家曲藝之流不遺於野但恐採訪難週
搜羅未徧抱璞者恥於自獻徒韞積而深藏懷珠者慮其暗投亦
韜光而不市當知天朝見賢即用望治維殷勿以自薦為可羞即
宜乘時而利見倘有一技之長仰即報名投効自貢所長或由管
長具稟保薦入朝量才錄用家口厚給資糧不致失所俾免內顧
之憂以慰從公之志云云其意蓋欲炫以美名誘以小惠謂可旁
招英俊然所至之地惟醫卜星相稍知字義及鄉俗淺學市井猥
才江湖落魄生計無資者赴其招為一時衣食計既至江甯皆使
入詔書衙任以傭書之役或徒因尋之終不得美職至粗通經術

器識異於鄙倍者皆避之若浼不
恥 非類恐陷叛逆亦知其
徒具虛文夸言眩誘無求賢之實也

按賊之文武科舉與其招賢亦治前代流寇故事雖虛文粉飾
溢予名第未若張獻忠之屠戮滿城驅赴江流要皆據非其所
取快一時自鳴得意以遴選為遊戲既有是事亦不能沒其實
惟事跡寥寥無庸別立門類因併招賢一條附偽科目後至其
散廢聖藉虛構妖言竟以為儒林之式取士之資欲上掩乎孔
孟則斯文之一阨再見於秦火餘燼者也

賊稱軍中帶兵偽官曰佐將甲寅二月陷江甯省因佐將乏人故

又開武科以四月初一日為鄉試徧貼偽示令投考者先期五日
赴偽詔命衙報名屆期佐天候赴教場校閱先試馬上箭五枝次
試步下箭三枝無後場技藝當日完場應試者三百餘人皆各衙
牌刀手取中谷光輝等一百四十七名為武舉十五日韋賊赴教
場校閱謂之會武試加試馬上礮三聲取中劉元合等二百三十
餘名為武進士韋賊因陳賊所取人數過隘復出偽示命不中者
亦一會試五月初一日楊賊復試於教場遂奏請洪逆以劉元
合為武狀元職同指揮谷光輝周得三為榜眼探花職同將軍餘
二百餘人皆職同總制次日偽朝門設宴謂之會武宴羣賊雖經

中武一無除授仍回原衙聽候調用

註其狀元掌考諸姓名考自偽文告江寧試期各情形陳文偉品
佐所說張五琴玉鏢等說富文左用賓說湖北情形陳文偉品

謹按古者節用之道自朝無偉位始官府奔走之吏皆小民耕耘所資奉竭終歲田畝之入不足供豪貴一宴之費冗員聚於上則餓孍聚於下有國建官之廣病未有不及於

以盜賊行

之手者王莽侈言復古變易制冀可牢籠天下令甫布而兵加其頸

有竈下中郎爛羊都尉之謠遂為

眉所屠世

貂蟬盈座僭偽立受誅夷蓋以井伍伯推埋大慙加之軒冕得施刑賞其肆

貪婪如蛇蝎致螫出於天性之不可已

其能以盜賊之法繩之使不為虐哉往見賊立鄉官砥行之

士盡不屑為惟貪鄙狡黠者爭先賣緣下至兩司馬亦假賊威權

暴橫里閭借端科派私飽囊橐計一縣衣食於民者幾萬家使賦不速殲則比戶悉不聊生此偽官之建所以重困民力人怨天怒而不可延於歲月間也先儒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王莽行於前而致誅安石行於後而兆禍賊之

二人

於體國經野之道未窺毫末踵事效尤僭設六官軍師諸職徒以飼養象獍

無累於聖人適增其矯誣之罪而著而出

之以見其勦取裨官如節氣侍衛之周猥若兒戲即其妄托法古者道聽井窺亦不

市名也

賊情彙纂卷四

偽軍制上

逆賊荒誕暴虐已無人理惟於軍制似有法則渠賊如楊秀清馮雲山羅大綱曾添養林鳳祥吉文元李來芳輩或久為劇盜或曾充鄉勇於行陣機宜山川形勢頗能諳習雖不讀書罔知兵法然皆諂詐機警逞其毒欲竟能成燎原之勢者蓋盜亦有道也試觀始定軍日似亦有條如每一軍領一領萬一千五百人以軍帥統之總制監軍監之其下則分轄五師帥領二十五百人每師帥轄五旅帥各分領五

百人每旅帥轄五卒長各分領百人每卒長轄四兩司馬領
伍長五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由本及末一氣通連頗
得身使指應之效其於陣法也任意說造原無精義然所習
用之牽線陣可保既敗不致全潰伏地陣且能反攻為勝故
慮不更其法次則賊之營壘而操縱亦若有把握度其
必不防也則朔行暮宿最處如投逆旅毫無屏蔽若於慎防
守之處則重濠重牆密置竹釘木柵甚至封塚加城其負
固又無所不至攻我堅城則全恃開挖地道特藉所擄挖煤
山人為土營復立諸匠營及各典官使被脅百工技藝各有

所歸各効其職役凡軍中所需咄嗟立辦賊皆山僻亂民水
師實非所習自益陽至江寧擄得民船不下萬艘遂別置水
營其實水戰諸法茫然不解不過以船多人衆張其聲勢乘
風急駛倏忽即至使我軍民自計寡衆弗敵引避不遑遂得
肆行蹂躪恣意剽掠至於旗幟器械因不惜物力無非標新
立異以侈多華麗為能况驅市人戰人與器不相習即有利
器亦無所用之他如營規以多殺示威技藝以敢死為技圖
我則送施詭計偵探則虐使鄉民不近人情但求事濟亦未
嘗不取效於一時然迹其逆天悖理行為久已神人共憤賊

之滅亡必速又奚待着蔡始知耶夫賊亦自知罪孽山積為
覆載所不容故謀以自救者莫不苦思熟計以異常勝不敗
庶緩須臾之死耳今欲審賊情自以能悉其軍情為至亟爰
採俘獲賊中文牒滙萃諸說輯偽軍制一門分疏條目於左
賊之伎倆似可十得八九矣

偽軍目軍冊

陣法

營壘

土營附諸匠器

水營

旗幟器械

營規附號令

詭計附技藝

偵探

賊情彙纂卷四

偽軍制上

偽軍目軍冊

賊中冊籍似有偽文案門可歸惟所俘刊本偽太平軍目伍卒冊及寫本兵冊家冊網載纍纍十篇一律捨此數種亦別無所謂冊籍已軍自兵冊實闕軍制聞各渠魁造逆之始即先定此制先立此冊似一應偽制莫不權輿於此尤應冠於偽軍制之首且逆賊百事妄誕獨於隊伍之制條目井井雖時有損益於初制終無改移益逆黨自矜行之有效而愈以其法為_是恃也曾以偽軍冊數

種延一精敏之士令尋其節目竟終日茫然無從着手可知稍涉
鹵莽且不能知况行之乎今將各偽冊鱗列互勘考定最後之制
諸冊各標一式庶知隅舉可知於軍目則條分縷析之於兵冊家
冊則存其原式務求簡備俾一覽了然不致索解人不得矣或謂
賊立軍師旅卒兩伍諸名目皆倣自周禮夏官之制廣立鄉官亦
即井田遺意逆賊夸大保無是心先儒謂必有關雉麟趾之精意
而後可行周官逆賊殘虐黔黎毫無人理其脅於積威暫充鄉官
者官軍一至甘就編氓拋棄偽官巾服惟恐不速安見其比閭旅
黨諸法可行於鄉里哉至其軍目雖竊附古制頗倣戚少保東隊

陣諸法惟無什長與之小異更逞其私智肆其慘殺屢號令肅紀律使人人矢鬪可待生退則必死之志此則全用威劫賊目殘忍性成人人優為之非必有所帥東也考歷來叛逆雖披猖一時但伸棧伐無不撲滅其間有竊據地方苟延歲月者亦必畧有所倚恃夫粵匪逆天恃理得罪天下萬世其滅亡也似可跂足而待乃竟蔓延數省竊誅數載旋敗旋熾仍未見其窮蹙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愆於法有以啟之也其記載也可勿詳哉

偽太平軍目式

前一軍軍帥

前營師帥 後營師帥 左營師帥 右營師帥 中營師帥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前營旅帥 後營旅帥 左營旅帥 右營旅帥 中營旅帥

前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後 左左左左左 右右右右右 中中中中中

馬	司	兩	東	前	長	卒	一
馬	司	兩	西	一	長	卒	二
馬	司	兩	南	卒	長	卒	三
馬	司	兩	北	長	長	卒	四
馬	司	兩	東	前	長	卒	五
馬	司	兩	西	二	長	卒	一
馬	司	兩	南	卒	長	卒	二
馬	司	兩	北	長	長	卒	三
馬	司	兩	東	前	長	卒	四
馬	司	兩	西	三	長	卒	一
馬	司	兩	南	卒	長	卒	二
馬	司	兩	北	長	長	卒	三
馬	司	兩	東	前	長	卒	四
馬	司	兩	西	四	長	卒	一
馬	司	兩	南	卒	長	卒	二
馬	司	兩	北	長	長	卒	三
馬	司	兩	東	前	長	卒	四
馬	司	兩	西	五	長	卒	一
馬	司	兩	南	卒	長	卒	二
馬	司	兩	北	長	長	卒	三
馬	司	兩	東	前	長	卒	四
馬	司	兩	西	卒	長	卒	五
馬	司	兩	南	長	長	卒	一
馬	司	兩	北	前	長	卒	二
馬	司	兩	東	卒	長	卒	三
馬	司	兩	西	長	長	卒	四
馬	司	兩	南	前	長	卒	五
馬	司	兩	北	卒	長	卒	一
馬	司	兩	東	長	長	卒	二
馬	司	兩	西	前	長	卒	三
馬	司	兩	南	卒	長	卒	四
馬	司	兩	北	長	長	卒	五

後十三軍軍帥

前營帥帥 後營帥帥 左營帥帥 右營帥帥 中營帥帥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前營旅帥 後營旅帥 左營旅帥 右營旅帥 中營旅帥

前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後 左左左左左 右右右右右 中中中中中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前後左右中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營營營營營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旅旅旅旅旅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帥帥帥帥帥
前營旅帥	後營旅帥	左營旅帥	右營旅帥	中營旅帥
前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後	左左左左左	右右右右右	中中中中中
二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卒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卒	卒卒卒卒卒
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	長長長長長

前一卒長	前二卒長	前三卒長	前四卒長	前五卒長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兩兩兩兩
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	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	馬馬馬馬

此賊初定軍目式也曾刊偽太平軍目一冊以一軍為例全刻五百兩司馬前列軍帥旅帥師帥後列卒長每一卒長之下列兩司馬四人尚無東西南北之分及剛強伍長衝鋒伍卒諸名色十篇一律滿紙皆卒長兩司馬字樣不知其軍制者無不開

卷茫然嗣得續改軍目眉目較前清楚因於早營各舉二軍
水營各舉一軍著之於篇以為定式十軍百軍皆同俾覽者可
以觸類而推尋焉

偽軍冊式

前	一軍軍帥	前營師帥	前營旅帥	前一卒長	東兩司馬	伍卒			
剛強	伍長	勇敢	伍長	雄猛	伍長	果毅	伍長	威武	伍長
衝破	制奏	衝破	制奏	衝破	制奏	衝破	制奏	衝破	制奏
鋒敵	勝捷	鋒敵	勝捷	鋒敵	勝捷	鋒敵	勝捷	鋒敵	勝捷
後	二軍軍帥	左營師帥	右營旅帥	前三卒長	南兩司馬	伍卒			
剛強	伍長	勇敢	伍長	雄猛	伍長	果毅	伍長	威武	伍長
衝破	制奏	衝破	制奏	衝破	制奏	衝破	制奏	衝破	制奏
鋒敵	勝捷	鋒敵	勝捷	鋒敵	勝捷	鋒敵	勝捷	鋒敵	勝捷

左五軍軍帥中營帥帥後營旅帥右二卒長西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右十一軍軍帥前營帥帥中營旅帥後四卒長北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中十五軍軍帥右營帥帥前營旅帥左一卒長東兩司馬伍卒

剛強伍長 勇敢伍長 雄猛伍長 果毅伍長 威武伍長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衝破制奏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鋒敵勝捷

每一軍計五百兩司馬令於前後左右中五軍各舉一兩司馬

伍卒冊式著之於篇以概其餘如號衣上刷印某軍某營某司

馬聖兵左綴剛強二字右綴衝鋒二字即知是何軍何營何司

馬管下第一伍長所管第一伍卒如左綴雄猛二字右綴奏捷

二字即知是第三伍長所管第四伍卒賊中曾刻偽軍冊長濶

二尺以一軍為一冊計軍帥一人師帥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

長一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剛強勇敢雄猛果毅威武諸
伍長各五百人共伍長二千五百人衝鋒破敵制勝奏捷諸伍
卒各二千五百人共伍卒一萬人合伍長伍卒一萬二千五百
人自軍帥至兩司馬共六百五十六人合計一軍偽官伍長伍
卒統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賊於各鄉編置鄉官以一萬
二千五百家為一軍並頒給所刻偽軍冊脅令填註脅令詳造
家冊呈送寓兵於農本周官比閭旅靈之法然古法以七家供
一卒此則一家一卒似賊中有軍無民兵既籍民以為兵復責
以貢獻恣意剝掠陷賊之民如陷水火彼蒼好生厭亂豈容賊

之肆虐至於此極哉

偽兵冊

前十三軍前營前前一東兩司馬統下

正司馬吉添順

年二十六歲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人庚戌年在全口入營
壬子十一月破武昌封為前軍前營前前一東正司馬

副司馬汪萬菁

年十八歲湖北武昌府江夏縣人壬子十二月在武昌
入營癸亥三年破大東封為前軍前營前前一東副司馬

書使陳萬順

年四十五歲湖北黃州府黃岡縣人癸亥三年正月在黃州入營

伍長譚大福

年九歲湖北黃州府蘄水縣人癸亥三年正月在黃州入營

周繡良

年二十一歲湖南岳州府巴陵縣人壬子二月十月在岳州入營

陳亞福

年三十一歲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癸亥三年正月在安慶入營

朱珍貴

年三十歲廣西梧州府蒼梧縣人癸亥三年正月在大通入營

馬添林

年四十二歲安徽宿州府宿縣人癸好三年正月在大通入營

長伍姚萬奎

年三十五歲湖北黃州府黃岡縣人癸好三年十一月在貴州入營

張有財

年六歲湖北武昌府興州府人癸好三年正月在貴州入營

陳守道

年九歲江西布政使司新建縣人癸好三年六月在吳城入營

董萬吾

年一歲江南揚州府江都縣人癸好三年二月在揚州入營

高三順

年二歲江南揚州府上元縣人癸好三年二月在東京入營

長伍黃大興

年二十一歲江南揚州府句容縣人癸好三年二月在東京入營

陳良銀

年四十二歲安徽池州府貴池縣人癸好三年二月在東京入營

趙向子

年十七歲湖北黃州府麻城縣人癸好三年六月在寧公頭入營

陳發科

年四十五歲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鄉人癸好三年正月在九江入營

汪成才

年三十三歲安徽麻州府繁縣汪村人壬子二年七月在漢陽入營

長伍蘇容林

年三十一歲江南蘇州府元和縣南原人癸好三年二月在鎮江入營

黃丹桂

年三十六歲江南鎮江府丹徒縣張官渡人癸好三年在鎮江入營

周家齊

年四十五歲湖北漢陽府漢川縣劉家灣人癸好三年九月在漢川入營

牌尾陳小四

年十五歲湖北武松府天治縣治火人癸好三年九月在興國入營

萬如意

年十四歲湖北黃州府麻城縣東埠人癸好三年六月在東埠入營

長伍邱添珍

年二十三歲湖北武松府崇陽縣木口都人癸好三年六月在團風入營

李泉順

年五十一歲陝西西安府涇陽縣瓦樓人癸好三年九月在漢口入營

吳長菁 年二十四歲安徽徽州府黟縣宋永冲人 公好三年五月在安慶入營

牌汪毛兒 年十三歲安徽安慶府桐城縣東洋人公好三年十一月在桐城入營

牌朱賈兒 年十一歲安徽安慶府桐城縣大林莊人 公好三年七月在桐城入營

牌趙瞎子 年十九歲湖北武塔府江夏縣城內人 壬子二年十一月在武塔入營

牌鄭杏花 年十四歲湖北武塔府江夏縣城內人 壬子二年十二月在武塔入營

偽兵冊每一兩司馬造一本呈本管軍長每軍長令四兩司馬兵冊彙造一本呈本管旅帥每旅帥令五軍長兵冊彙造一本呈本管師帥每師帥令五旅帥兵冊彙造一本呈本管軍帥每軍帥令五師帥兵冊彙造一樣四本分送本營藍單總制將軍及偽詔書

衛如有逃走增添隨時改造節節呈送每七日各兩司馬館開人
數單赴典聖庫衛領禮拜錢典聖糧衛典油鹽衛領米油鹽其尊
職大館更領敬天父果品菜蔬諸物

偽家冊式

梁立泰 年三而歲唐西濟州府桂平縣人唐咸亨七月在全田入營八月封前營長
東兩司馬九月升前營統帥年開元年十月封後二師帥十二月蒙

天父

天兄

天王

東王大開天恩封為後二軍軍帥

父梁萬鑄 在家升天

母胡大妹 直營封為後四軍女軍帥

妻廖大妹 在繡錦街

妹梁婉妹北殿內貴使

子梁小保幼

女梁二妹幼

以上俱隨營

兄梁立漢在武宣打仗升天

弟梁立海

梁立洲在家未隨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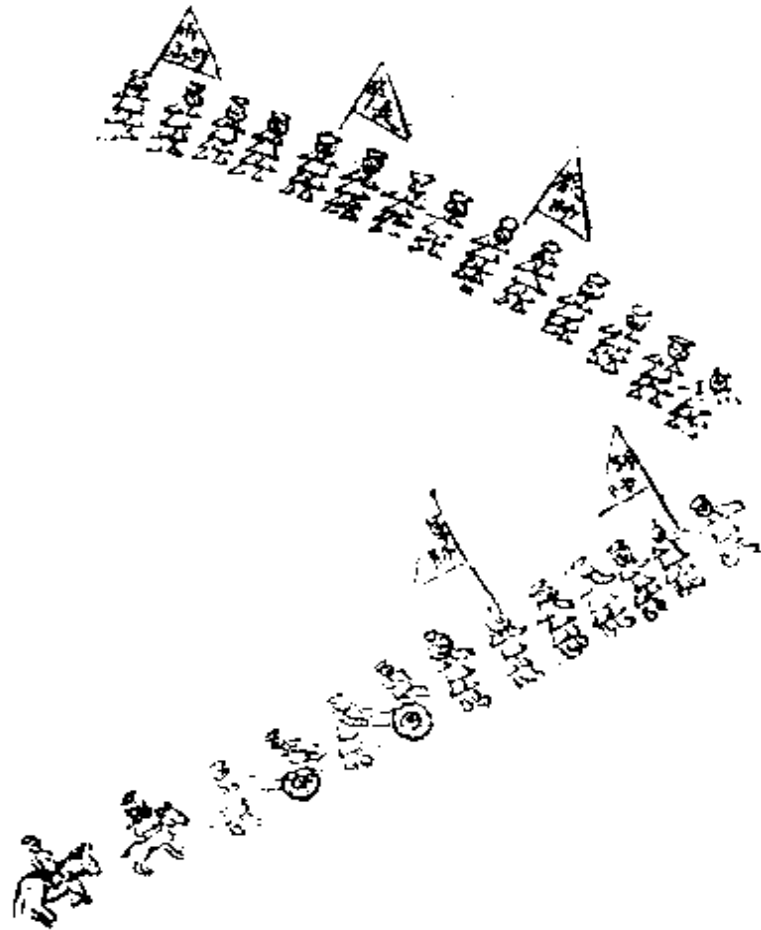
偽家冊每軍自軍帥始至伍卒止人各一頁亦由兩司馬造送層層彙轉如偽兵冊之制各軍典官所屬亦造兵冊家冊由各典官官選送本管總制總制彙造送偽詔書衙

註偽軍目軍冊家冊皆以傳件點訂程本強所說亦同

陣法

昔黃帝造五兵以勝徒手射又以長勝短弓矢出而五兵之用殺矣同一利器欲求勝人則惟以有法勝無法此陣法之所當講求而古人代有傳書也然自火礮之技精一彈可以斃辟易千人之將列陣能禦之乎矧古之名將多不師古岳少保之言曰運用存乎一心不泥陣法在宋已然矣逆賊因盜烏合何有於陣法惟所用牽線螃蟹伏地諸陣人多知之於賊情冀無遺漏不得不圖說而詳記之非以賊之陣法為可取也其餘設伏誘敵以捨為取將進反退諸伎倆應詳叙於詭計條內茲不俱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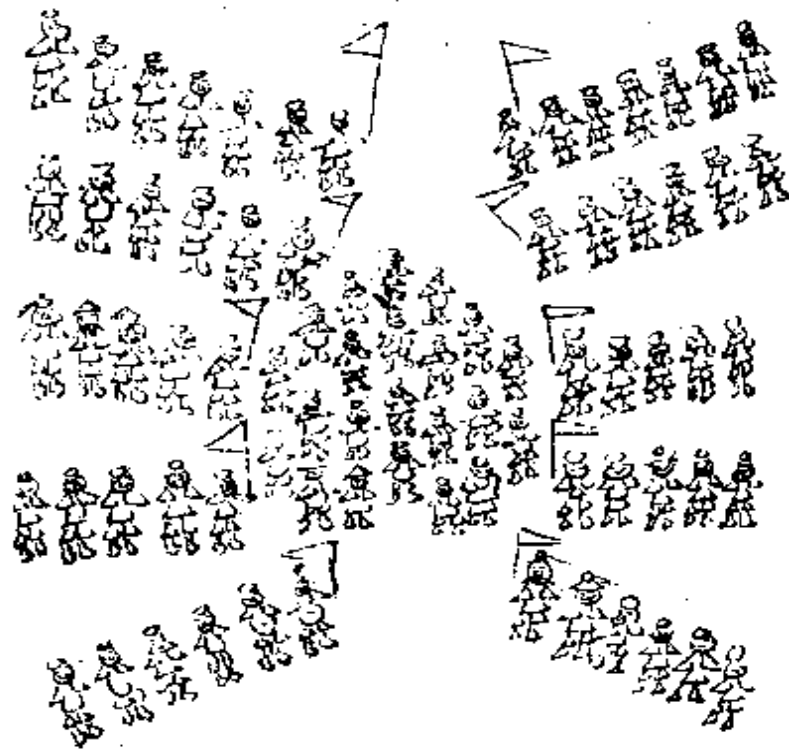
章 線 陣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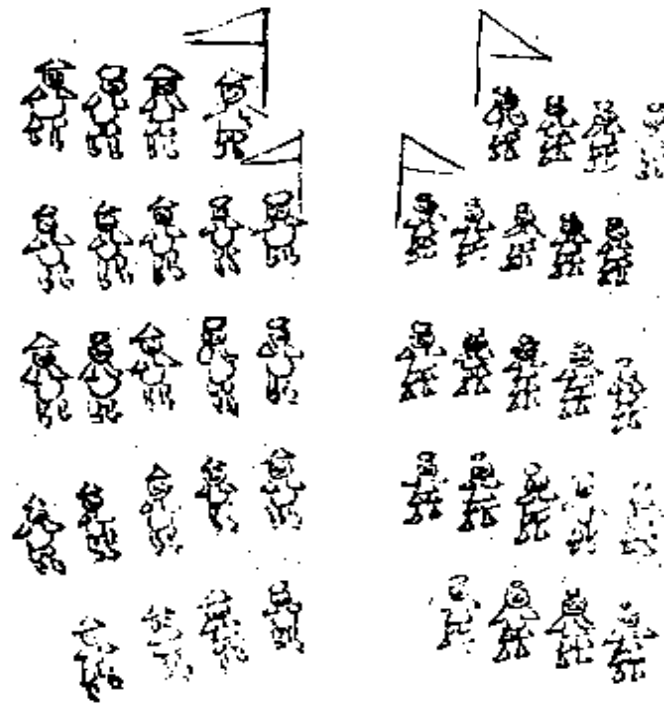
賊軍專恃人衆令嚴凡由北城鄉竄彼城鄉必下令作牽線陣行走每兩司馬執旗一面後隨二十五人百人則間卒長旗一面五百人則間旅帥旗一面二千五百人則間師帥旗一面一萬二千五百人則張軍帥旗一面其軍帥監軍總制皆乘馬與隨行一軍盡一軍即續寬路則分雙行狹路則單行肩相接足相躡魚貫以進斬然不系賊衆數萬誠有首尾蜿蜒二三十里之時探役不察每報賊軍排列數十里殊不知不過一線單行並非旌旗蔽野也賊令至嚴凡行走亂其行列者斬蓋防人逃走途中有一人將使渡必呼相換兩三人使之等候結伴徐徐歸隊如隻身想息路旁所

管賊目即手及之借以儆衆故有尿溺狼藉滿身而不敢停步者
若長髮老賊則又不然且容其乘騎輜輳矣容其休息民舍矣其牽
線行走也此二三十里中但有官兵迎勒追急侍擊首尾端曲鈞
連項刻全集可以相救每與官軍接仗勢果不行走賊目敲金方
准奔竄然仍遵牽線之令此時路寬雖十行二十行可也但不得
斜奔旁逸亦必魚貫而退挽手急趨官軍往往追之不上及見其
隊伍不亂亦未敢窮追賊知一清被殲必多故互相攜手猶能以
人衆勢聚拒我此牽線陣之所以始終不易其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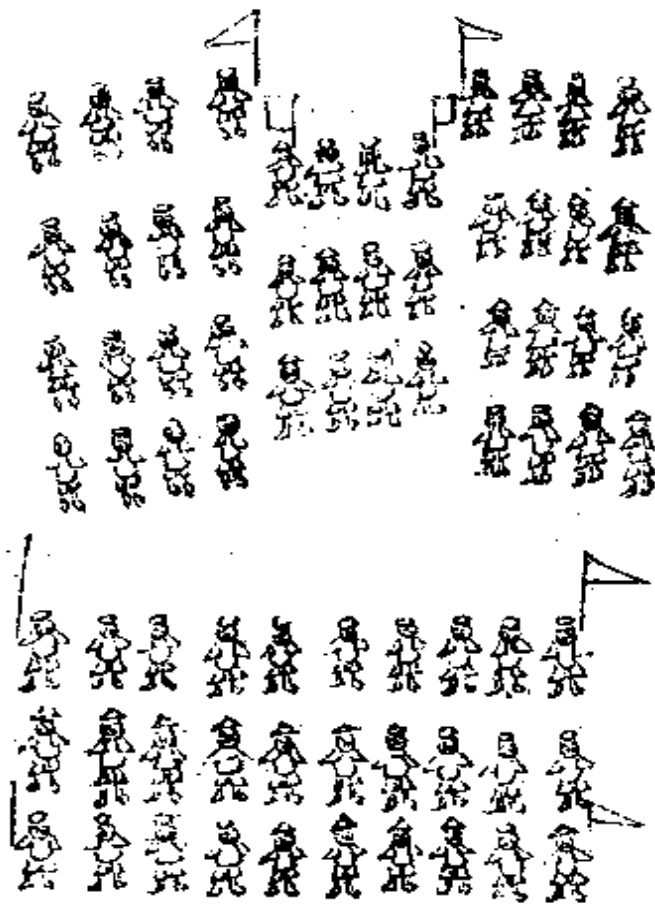
螃 蟹 陣 圖



螞蟻陣變為兩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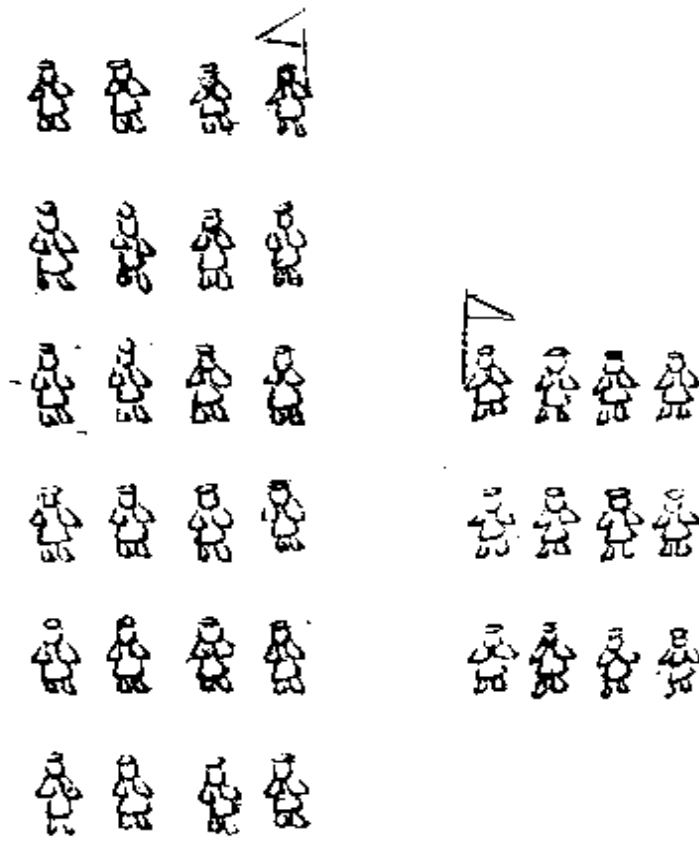
圖隊四為變陣蟹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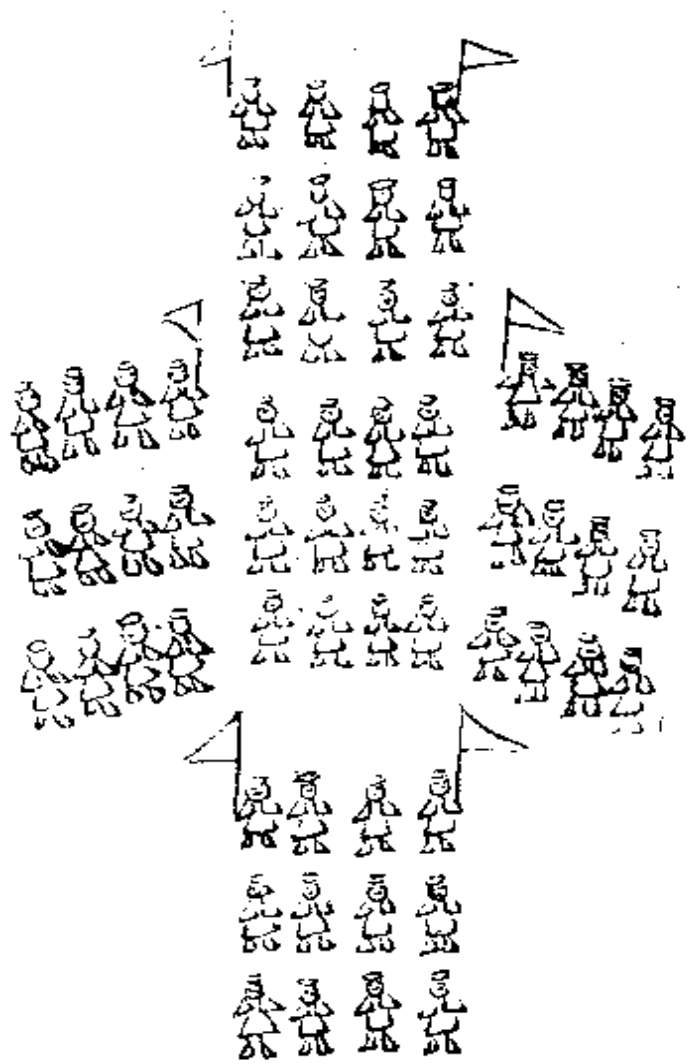
塲蟹陣偏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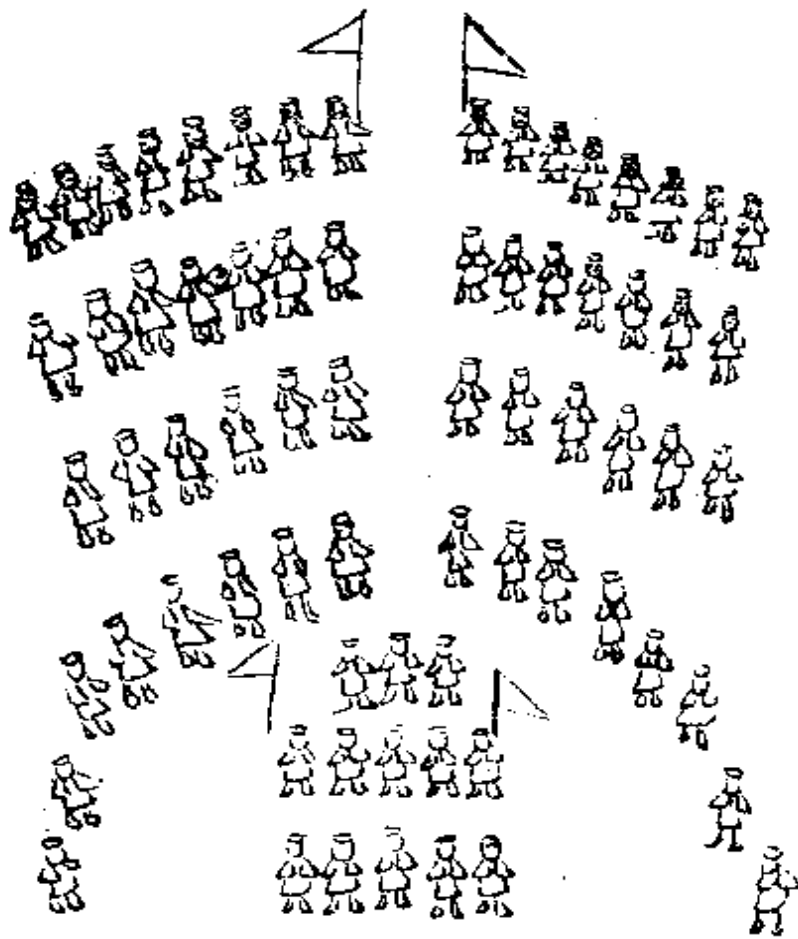
螃蟹陣偏右圖



螃蟹陣五分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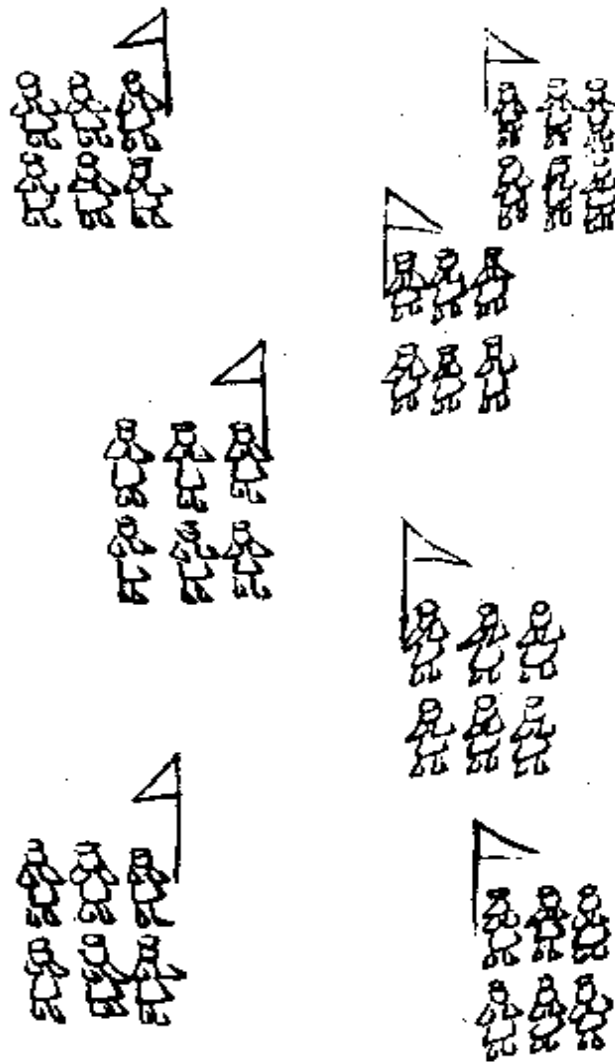


大塘蟹小包蟹陣圖



之賊目其進退開合之疾徐惟大旗數人嫻習羣賊悉提心在口
視大旗所往而奔赴之無敢或後故賊中不演技藝專練急奔大
旗數人日至所管偽帥處聽令所講求者皆接仗機宜一軍用此
數人便可役使萬象畧無參差振表挈領深得以簡馭繁之妙賊
目何知想由熟計苦思不覺暗合於竅要耳

百鳥陣圖



伏地陣名又虎卧陣圖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賊中散卒無不知伏地陣者但過官軍是勒至水窮山阻之地忽
一旗偃千旗齊偃瞬息萬人數千人皆貼伏於地寂不聞聲我軍
急追突見前面渺茫無不詫異徘徊疑神疑鬼賊貼伏約半炊之
頃忽一旗立千旗齊立萬人數千人風湧潮奔呼聲雷吼轉面急
趨以撲我兵我兵一疑不釋又增一疑而益以一驚其不轉勝為
敗者鮮矣此陣用於長沙用於南昌武昌亦人所共見者

營壘

古今之論賊情者非鄙薄易視之即憚於屢挫深求而高視之二者宜有一是即以賊之營壘論其易視者若曰賊無帳房賊軍無技藝其防守之術又甚疎但得猛士率精銳千人隨處可以襲之其深求高視者又曰吾嘗與賊屢戰矣其夾江而營阻山以營夾河夾市包我城包我營以為營動合古法未可輕舉殊不知二說皆非愈以見賊情之不易測其易視者為尤不可用高視之不無畏憚尚有謹慎自防之心不過堅守我寨賊去多日我猶不知為軍士鄙笑而已若驕敵輕進處處敗挫寒士卒之心長狂寇之氣

吾可勝道哉然則賊之營壘果何如乎要知營壘堅與不堅防
嚴與不嚴則視所守為何如賊耳曾立倉踞守揚州朱錫珣黃
芸屯營六合縣河口百務廢弛陳承瑤皆逆料其必敗時告楊逆
下偽詔誥諭戒飭之未幾揚州即為官軍克復朱黃二賊果全軍
覆沒他如石鳳魁據武昌官軍日逼黃再興亦預知其不可守仍
賴再興死拒數日且能竄出大東門自脫而兼脫鳳魁石黃兩賊
之才已見優劣其他久攻不下之處所守之賊非曾立瑒朱錫珣
等輩可比從可知矣然亦必視我輩之氣勢方其克復武漢直抵
九江鋒銳不可當幾又無堅不破矣總之賊營壘非師古法凡守

城寨寨其有權謀心計劇賊必躬自踏勘盡攬山川形勢於胸中
以意為之必堅必固且能倚仗相救聲氣相連兵書良法亦不過
如是賊不讀書何曾夢見不過自苦思熟慮得之譬如世之奸人
日以利己損人為重精神所注一言一動自能有益於己非必有
所師承也至於戰則勝守則固此等劇賊亦不多有惟其能之是
以任之其不能者跋而效之朝為散卒暮擢偽帥豈無為耶往時
戰士談及賊之營壘動輒鋪張所指諸法皆金湯十二籌潏潏百
金方各書中名色與難民所述偽吏告所載都不合今擇其有據
不謬

繫說其不能知者殊未敢臆造也

注曹立瑜守揚州
亦不俱程奉璣說

夾江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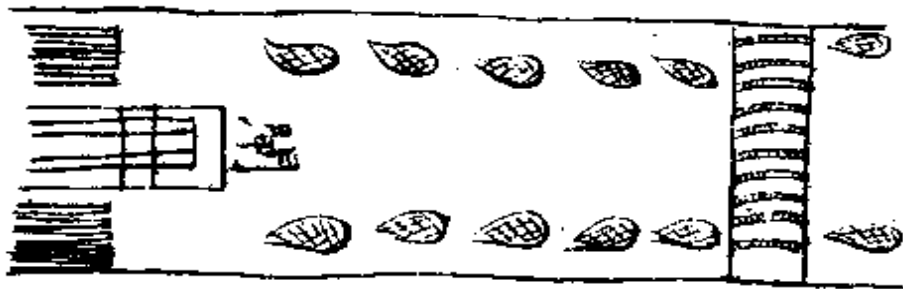


夾江為營賊屢行於武漢黃州樊口田家鎮半壁山諸處於武漢則搭浮橋於田家鎮半壁山則橫欄鐵鍊於黃州則堅築壁壘以防北岸南岸僅置兩營此人所共知者殊不知賊衆蹂躪沿江數千里上下多次凡無官軍之處皆水陸三路並進行則同行住則同住必夾江為營如是晚往團風鎮北岸陸路之賊則全住街市民房南岸陸路之賊則住洲上民房設不敷住則寄宿於船船分兩岸停泊其房屋較少之一邊則停船七八成以船二三成停於房多之一岸三路表裏從不參差其佔據漢陽漢口當武昌未臨之日則盡關船隻於小河江邊河口密植樁護以木筏戕兵可渡

而不可登

中央河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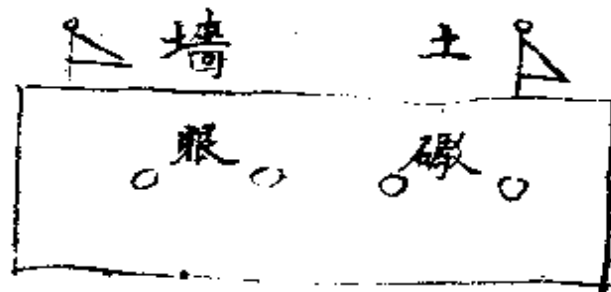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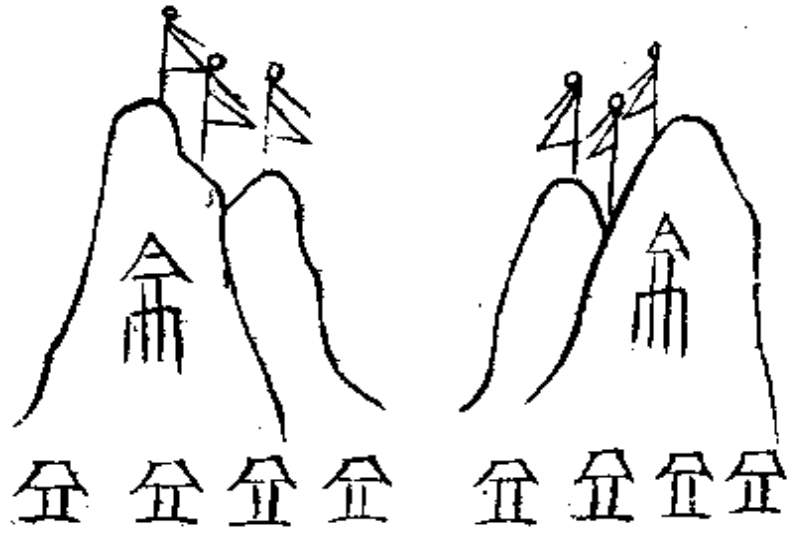
樓 瞭
 龠 龠 龠
 仝仝仝 仝仝仝 仝仝仝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龠 龠 龠 龠 龠 龠
 瞭 樓

賊軍遇有河道通舟三路並進時亦必夾河為營如夾江法獨於漢陽漢口小河備極經營其通江河口則植木橋兩萬根更以破船塞口中開一閘以堅木柵為門扇用車啟閉以放賊船出入河口兩岸各立數營漢鎮之尾橋口地方兩岸亦各立數營中於接駕營搭浮橋一道以通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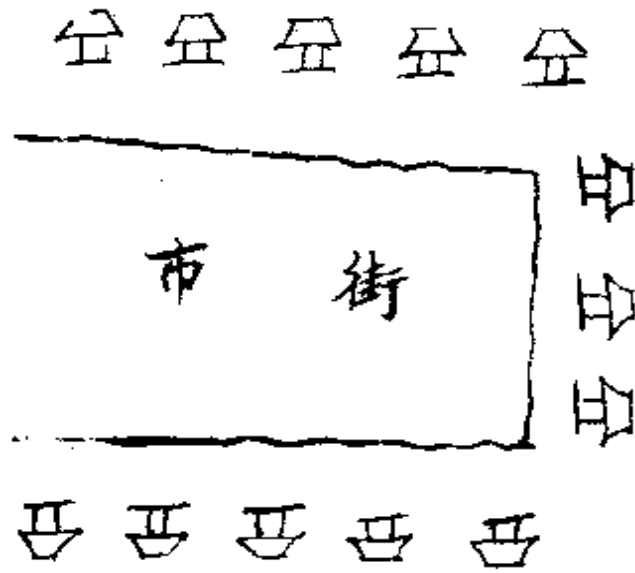
阻山為營圖



阻山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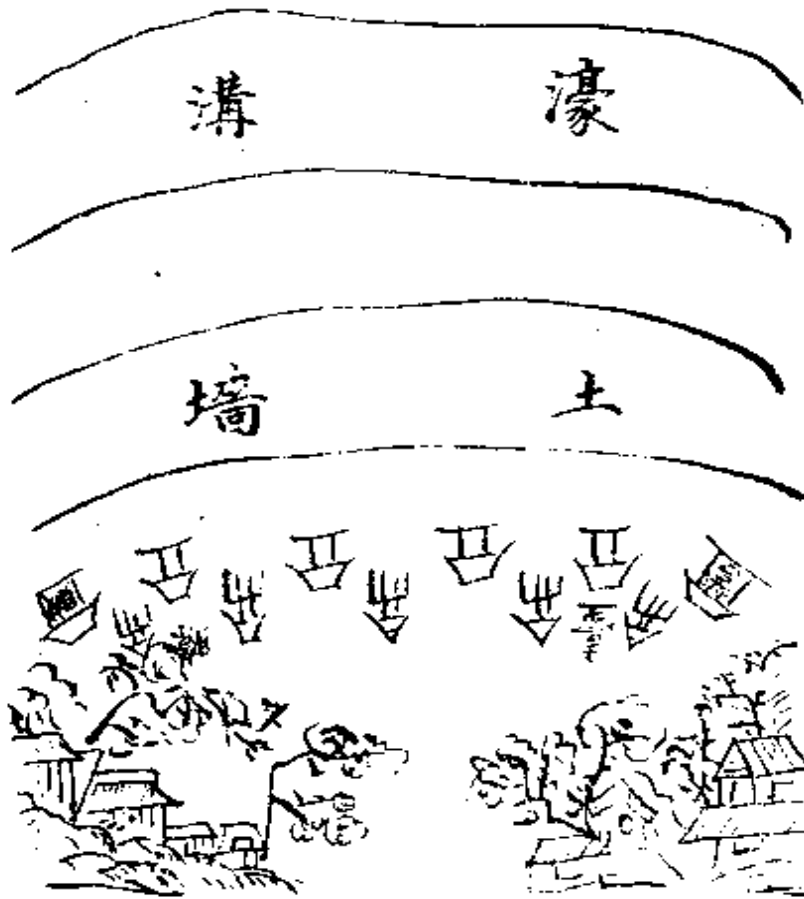
兩山對峙或狹路谷口賊每對屯數營山後多掉旗幟以為疑兵
前築土塙上開礮眼架槍礮以擊我軍此賊之故智守城守險以
及攻城必依山為營或於山腰山頂分立數營如桂林之象鼻山
武昌洪山漢陽龜山蘄州半壁山等處皆是尋常朝行暮宿悉住
民舍從未見其屯於山阿

夾市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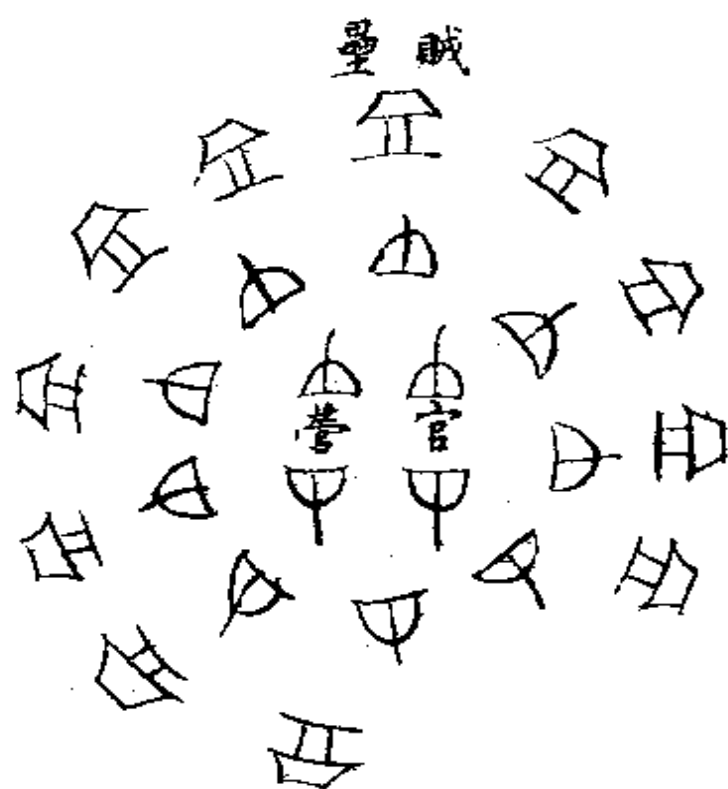
夾市為營則比比皆是如長江準蔡店漢口宋準團風武穴大通
派河練潭澹港諸處俱以羣賊分路街市民房而拆門窗複壁板
片環立賊壘嚴守三面仍留一面此賊之來路前通賊境地方寬
濶故不必守也

以村莊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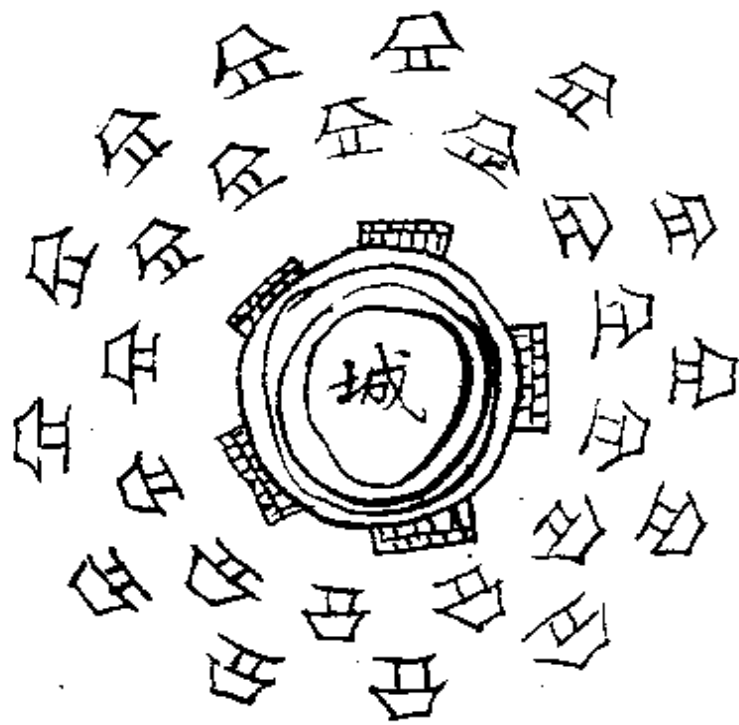
以村莊為營則係剿敗之賊無城池市鎮可踞遂據大村挑濠築
土塼以堅守北五省村莊多有圍塼瞭臺護莊河賊擾山西河南
山東直隸各境被官軍追急往往踞大村以負隅

包營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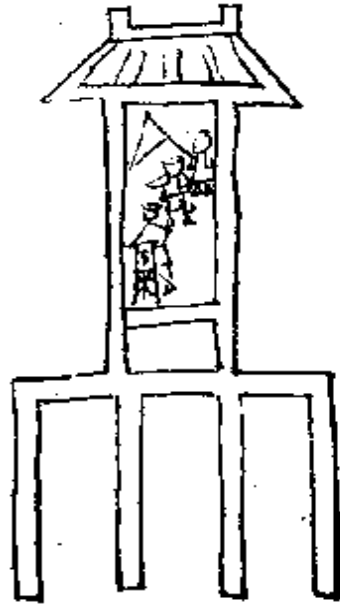
我營與賊營對立相抗日久設大股匪繼至則必哭然包營一二日間環我營皆賊壘獨留一路誘我兵由此徑衝出前以伏兵要之鮮有不敗者總兵瞿騰龍曾言如倉卒遇此但熟計我師宜向何處宜退何處併力衝擊之自可哭圍而出慎毋利其稀鬆之處而轉蹈危機也

包城為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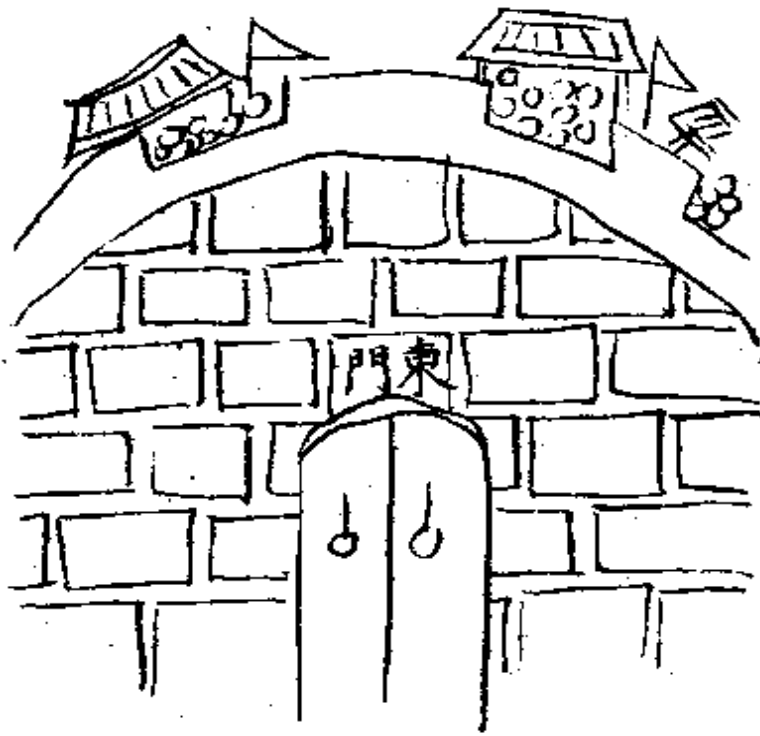
賊攻者城郡城每恃人衆恨不環營以困我然於長沙武昌南昌
或一面瀆江或一面有我兵營壘從無環攻之事其餘彈九州邑
多不能久持亦不恃環攻惟廬州兵單城外虛無壁壘援兵相距
甚遠城未陷先數日賊壘如星旗羅布四圍幾無隙地

望樓圖



望樓高低無定式必立於至高之處皆折民房為之每數營則置
一樓上立瞭望者一晝夜輪換數十人無敢曠誤見官軍至則吹
角為號與官軍打仗則擊鼓搖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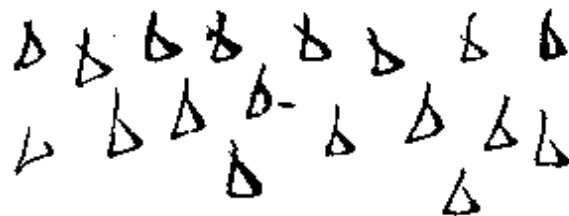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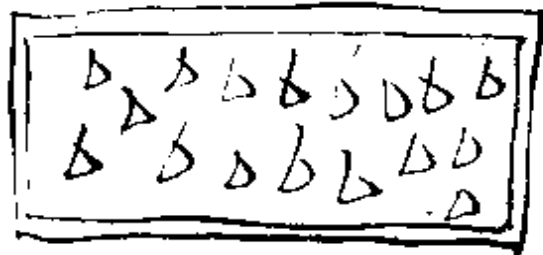
城上板屋圖



賊守城無布帳亦拆民房度為板屋每五垛置一具高出雉堞數
寸凡堅守之城並用磚石將垛口砌閉只留小孔外視甚至將城
加高數尺其餘營壘但築土牆木牆亦必環度板屋相離數尺即
置一具如係土牆鬆不能載則植樁於地上搭板棚略高土牆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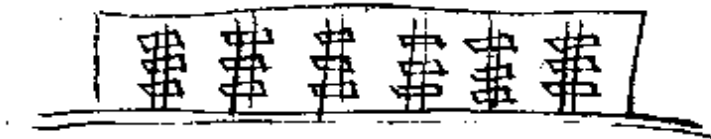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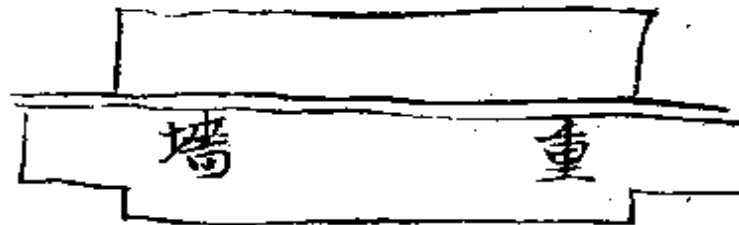
寸

土 濠 溝 圖



濠濠築牆營壘一定之制賊築土牆每樹竹木為骨折民舍磚石
為基址槌擊堅實雨淋不致坍塌濠溝亦不過寬深而已惟賊中
所擄老弱及城中婦女日以削竹簽為事取用不竭每以竹簽密
釘濠中甚至平地編揀周匝數丈

重濠車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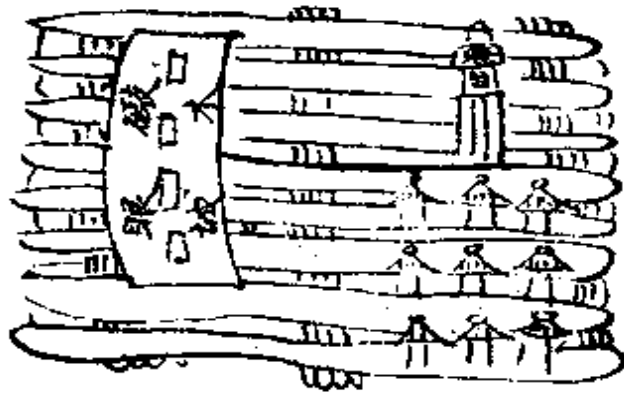
賊於我軍攻急之處則濬重濠築重牆第一道濠必密植竹簽第一重牆必用雙層板片疎疎排架用橫木釘而約之虛其中如複壁壯中多石磚土重濠亦務寬深而已第二重牆所築為何物則無定或密排整株樹木或壘積鹽包糖包以及水浸棉花包其在永安州時曾以生根活樹間以杉竹篙編成牆壁尤為匪夷所思

木橋十字竹簽圖



木橋多釘於江灘河灘水淺之處使我船不能近岸其土牆外濠邊卡房外亦多釘之更以荆棘繫其旁十字竹簽則釘於木橋之外取極軟竹片交叉密布礮子擊中竹簽微歛而礮子已無力墮地蓋以柔制剛也大抵賊堅守之處房屋之外必築土牆牆外開濠濠外又立木牆木牆外又開重濠濠外釘木橋前立交叉竹簽其意不過欲多一層即多一層耽延可以從容抵拒且使我兵畏難而不肯遽進耳

浮筏為營圖



賊以大木簿數架外樹木城中搭板屋起瞭樓為營壘木城上開礮眼密架槍礮以向外擊此多置於江甯城外水營湖口田家鎮漢口等處甲寅八月官軍克復武漢楊賊屢下偽誥諭搜括錨纜廣造木筏營壘曾差偽東殿左七承宣冷鎮興等陸續運五座至田家鎮其已到者自為官軍焚燬未到者想在湖口安慶等處停泊

營壘後說

賊倡亂之始勢尚單微時慮我兵聚而殲旃故不敢佔踞城池多依山險或大村巨鎮堅築營寨以自守初無舟楫更無所謂水營然自始迄今從不更其初制不於平野紮營不用爐鍋帳房其軍行也朝發暮休必止一村一鎮賊目據大宅打館羣賊亦據各民房打館盡搜民間食物以供啖嚼不足則裹糧出均食之擄得富戶則以刀擬項逼使辦飯其休止之處雖距官軍不遠亦不設備惟於每館各派五賊輪支五更鼓聲瑟瑟比戶相接徹夜不息天明則角聲烏烏大旗先行羣賊牽線以行莫敢先後若久踞之處

或城或鄉或江或河鎮市則必堅其壁壘挑濠築牆插簽釘椿其
為守也不遺餘力嘗聞難民述劇賊之夸詞曰其每晚休止不必
為備者蓋確知官兵昏夜不敢遠進必探我所在而後進及探子
往返一宵已過我又轉徙他處且鼓聲遠聞數里官兵又安知我
無備耶總之我於當守處則重濠重牆不當守處則不營不壘若
官兵則處處為濠為牆然濠淺牆鬆雖有如無況守夜之法甚疎
每以數騎昏夜焚其帳房鮮不得手云云此等狂悖之言固不必
記載今總論賊之行軍築營諸法特為揭出者庶知賊恪守初制
亦非無說賊行昏夜休止毫無屏蔽雖處處襲之可也

註
營壘諸說乃羅騰龍
所說實之程奉璜皆
不謬其賦目奇詞係
楊青反玉明昌祿
石佑高三停賦所
供難民亦多知者

土營

熬翻一法穴地攻城實以火藥發機引火則克錄云掀翻鉅城如揭片紙蓋甚言之也賊攻城專以挖地道為得計於道州柝桂等處盡擄挖煤山人數十另立土營初僅指揮一人將軍分一二正副四人後又封指揮至三十餘人將軍六百餘人其總制監軍軍帥至兩司馬俱備至江寧封土營師帥至七百六十二人其實所轄並無一萬三千一百之數因穴地有功故悉封師帥之職非皆統五百人也凡土營之眾賊中呼為開壠口兄弟賊目優視之專充穴地之役鮮使打仗既陷一城賊自為守又必將轟損城垣補

葦所開地道填塞亦皆此輩為之擄得泥水匠悉隸土營凡有興
作亦由土營偽官協同木營偽官督造壬子臘月十二日武昌難
民曾聞一賊鳴鉦傳呼於市曰東王有令開壠口兄弟即刻赴大
東門監軍衙聽點蓋即役使土營脩城塞竇也地道之計殊惡然
亦視守城為何如耳賊屢用於長沙南昌城內知覺亦開濠溝直
穿橫截灌水灌奠元賊無算即被轟城成缺猶能殺退登城之賊
隨即補繕卒能保守若武昌江甯未講戰守諸法城大勢散即賊
不穴地亦未必不失其餘不能堅守之城亦非穴地而陷賊攻城
諸法究以此事為至可恨講守禦者若能以長沙南昌為法以武

昌江甯為戒賊又安能得志耶

註與程本
黃蘗鄒元
橫說採說
同

附諸匠營

水營土營而外又有木營其卒皆木工金匠營其卒皆金銀匠織
營其卒皆織機匠金鞞營其卒皆鞞匠繡錦營其卒皆男繡匠
錫刺營其卒皆刺字匠各營以指揮統之其總制至兩司馬亦如
土營水營之制賊中又設各典官名目至繁已詳偽官制內總之
擄得諸色目人則分送各匠營及各典官處謂之聽使各儲其材
各利其器凡有所需無不如意此等匠營暨典官所屬散卒隨營
奏技却不役使打仗然用詭計以人衆驚我時則百工匠作亦皆
使搖旗吶喊矣

註
程考自偽
奉璜所文
說告
及

賊情彙纂卷五

偽軍制下

水營

賊初無舟楫故無水營自益陽至武漢擄民船三十餘隻船戶唐正財為指搭浮橋於漢江楊逆嘉其能始立水營以唐正財為指揮總統水營船務遠至江南擄船愈多幾於浮江萬艘乃升唐正財為殿前丞相即以被擄船戶水手為水兵分為前後左右中五軍旋增至九軍每軍以軍帥領之其下所屬師帥至兩司馬亦如旱營之制惟師帥多至六百人虛標分數其實僅得十之三四然

從賊點者多樂就水營以其便於掠不易稽察故也別立水營
總制將軍監軍統之此九軍均歸唐正財正財調遣張子朋激變水營
各船皆欲揚帆星散楊逆撫慰正財正財調停寢息已詳楊逆事
實內賊初虜得船隻不顧惜不事修葺計不久皆為朽板自得
正財後搜括釘鐵油麻竹木鉛鏡督工修補煥然一新擄得我兵
戰船礮船初不亦倣式增置羣賊不習駕駛不能點礮還索然廢
棄故賊中不分礮船戰船坐船輜重船所有船隻皆載賊軍皆載
糧糗皆載器械礮火凡有船皆戰船凡接仗皆出隊其江寧水營
則全恃木筏木城為營壘船隻大小不一未經訓練其實不能接

伏賊知之故專以人衆船多勝我其由武漢下江南也帆幔蔽江
銜尾數十里癸丑五月犯江西九月犯武漢甲寅正月再犯武漢
賊船之多亦不下萬餘艘行則帆如疊雪住則檣若叢蘆緞聲遠
震沿江州邑無兵無器莫不望風披靡鄂省亦僅有礮船數十隻
快划百隻其勢之強弱懸殊百姓逆料不敵所以遷避一空而不
知賊船皆不能鬪伏不 載賊登岸及以聲勢驚人而已當甲寅
正月賊船甫至武昌城下開礮擊沉數隻賊船遂緊貼北行岸行
走盡闖入小河我兵屢罵礮船往攻對岸賊但於牆內密排槍礮
拒我不能登岸其闖入之船數千無非往來轉運從未救出小河

口接仗達後臨武昌亦由旱路直撲東門致兵勇潰散並非得力
於戰船也湖北候補知縣羅鳳池極知賊船不能戰鬪常奮然曰
使沿江牧令皆有膽識不為虛聲所驚安排火船火筏處處燒之
船上之賊無噍類矣惜皆昏庸柔懦之輩但驚賊船之多而不察
賊船之無用也若如所云賊船果無所用乎抑又不然賊仗船多
驚我所向無前來風急駛飄忽靡常一日行數十里處處使我猝
不及防所欲城池不戰即得徧地金帛糧米恣意擄掠任其載運
聲勢炫赫我兵單薄每不敢遠近及其窺也我無船隻不能追剿
是比年賊之蹂躪沿江幾無禦之之法皆船多為害也故知辦賊

者必以焚賊船為第一要着其間豈無人謀要皆不窳要惟
欽差侍郎曾公與湖南提督塔公旱隊舟師三路下勦初焚於賊
船於湘潭約二千艘再焚於岳州約數百艘再焚於城陵磯約數
百艘再焚於漢陽小河約四千艘再焚於田家鎮約三千艘其焚
賊船之多尤莫過漢陽田家鎮兩次 屍蔽江江水為沸誠不誣
也以上統計賊船被燬已不下萬艘殲賊何止數萬沉失資糧又
安可數計賊之喪胆以此帝從星散亦以此至所殲之賊所失輜
重賊仍可復得所燬之船賊斷不能復得蓋近來民船懼為賊虜
賊踪相距尚數百里皆相率遠逃賊虜船日稀萬不能復如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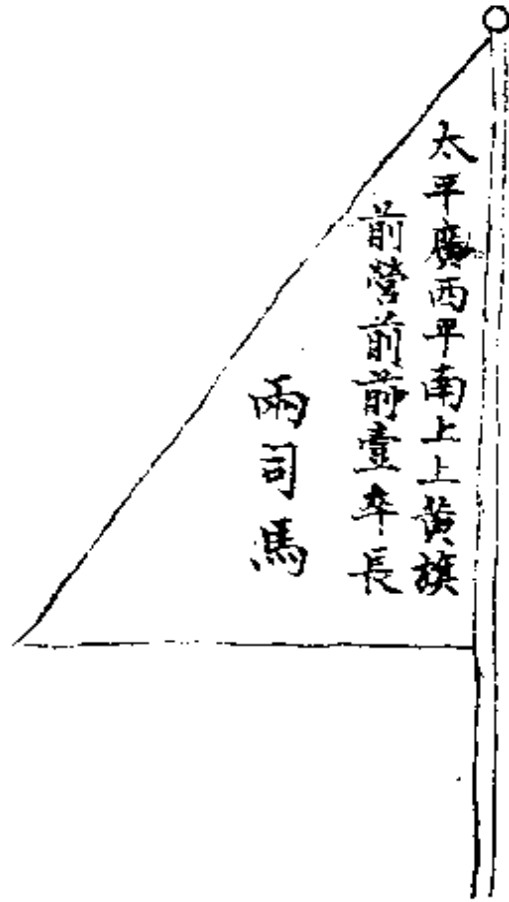
更聞江寧官軍用紅單船燬賊水營船隻殆盡果爾則賊船無幾
宜其死踞武漢不敢溯江而上今滅賊之機以賊無船為可慶是
舟師下剿克復各城池雖得而復失然使不能復振漸可制其死
命者於戲焚賊船之功可謂偉矣

旗幟器械

匪黨皆山僻亂民揭竿為逆無非裂布為旗削竹為矛初未標新立異嗣因勢日蔓延不獨閭閻百貨皆飽谿壑即官軍戰守之具亦多資賊逮臨武昌後所執刀矛多用硃漆畫桿雖不必適用然而軍器日求華美可概見矣賊專務虛聲驚人每一軍大小黃旗至六百五十六面之多計兩司馬旗五百面卒長旗一百二十五面旅帥旗二十五面師帥旗五面軍帥旗一面共成此數更有總制將軍監軍各典官之旗尤不可數計故官軍與賊接仗恒覺賊旗之多也茲將賊中旗幟尺寸顏色號衣號帽腰牌各舉其一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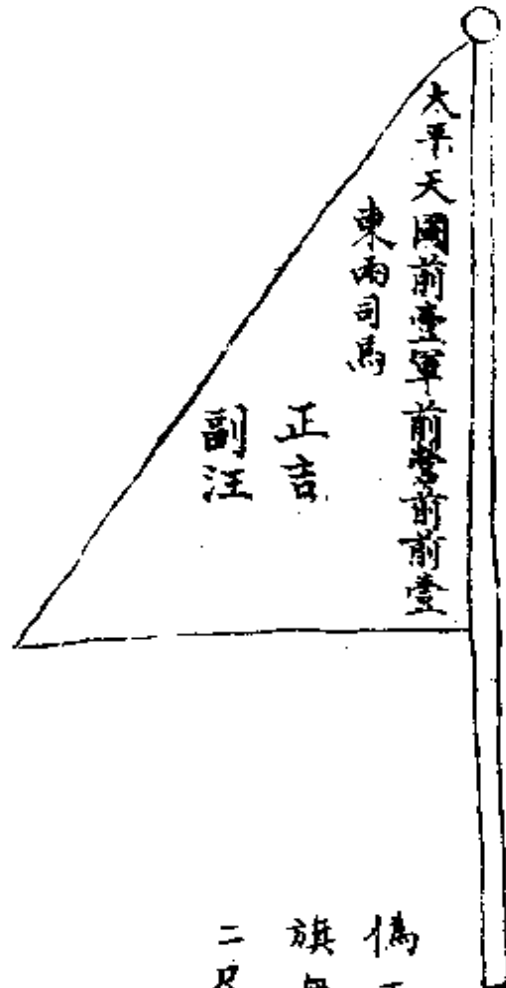
圖繫說其槍礮名目賊中多改隱語亦特記之庶考賊情者可一
覽無遺焉

偽太平軍目內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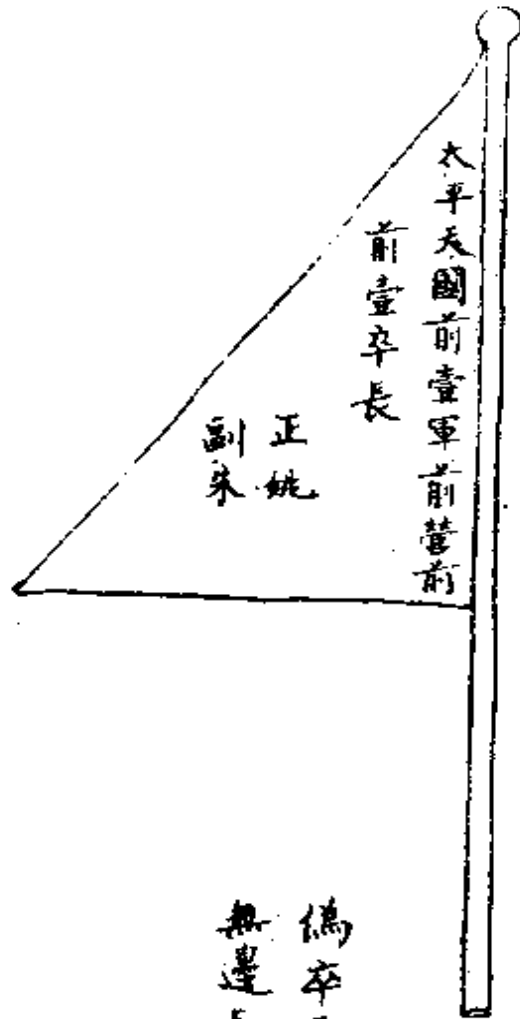


此賊初起兩司馬黃旗也長濶二尺五寸其刊於偽太平軍目中
有太平廣西平南桂平貴縣道州上上黃旗等字樣蓋其始虜得
一州一邑人民皆籍為一軍以旗標別各繫地名嗣所據之處漸
多五方雜處湊集成軍難於區分此制故廢此旗乃賊旗濫觴特
列於眾旗之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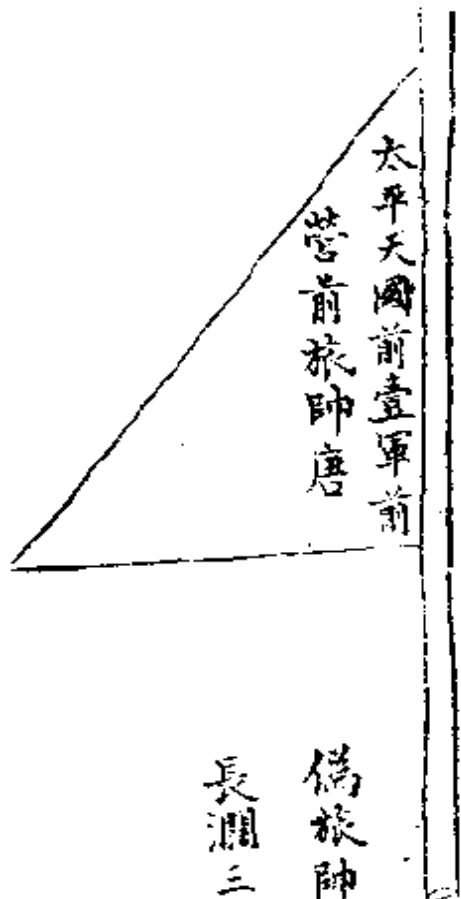
偽正職官旗圖



偽兩司馬黃
旗無邊長闊
二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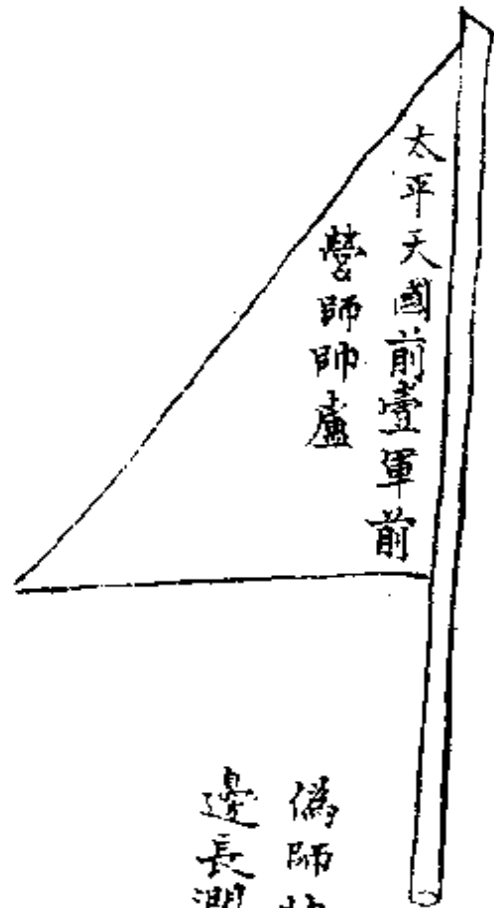


偽卒長黃旗
無邊長湖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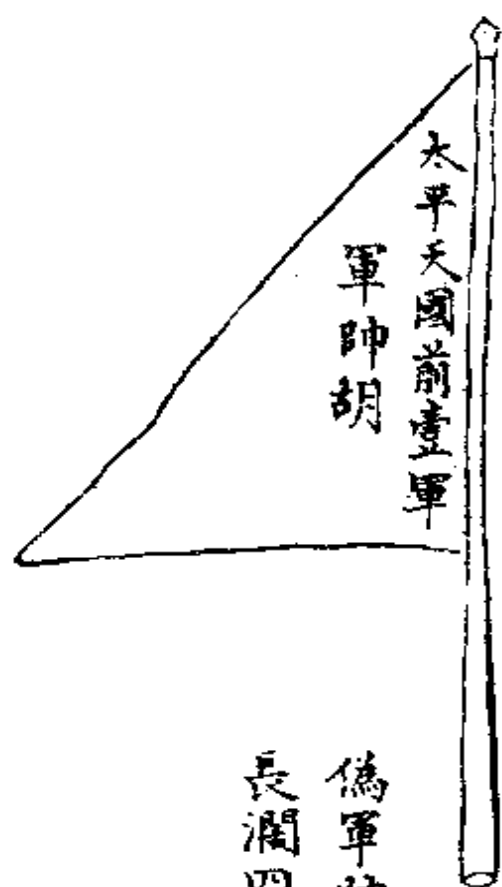


太平天國前壹軍前
營前旅帥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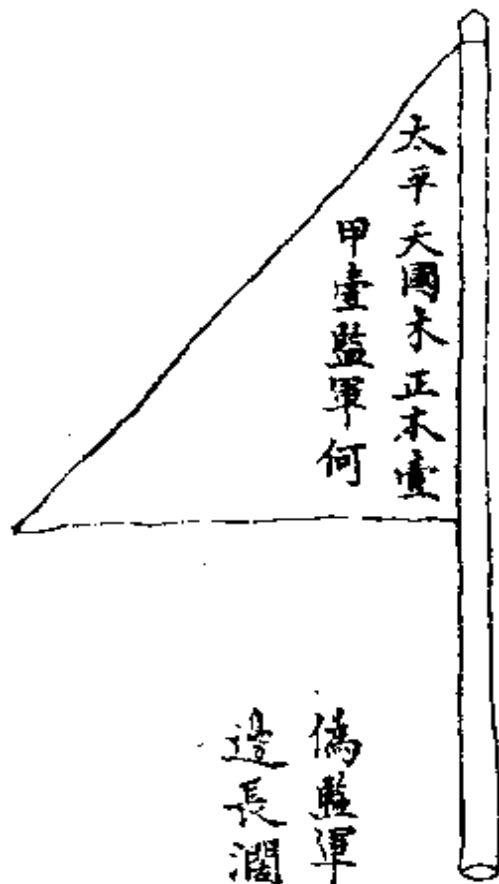
偽旅帥黃旗無邊
長濶三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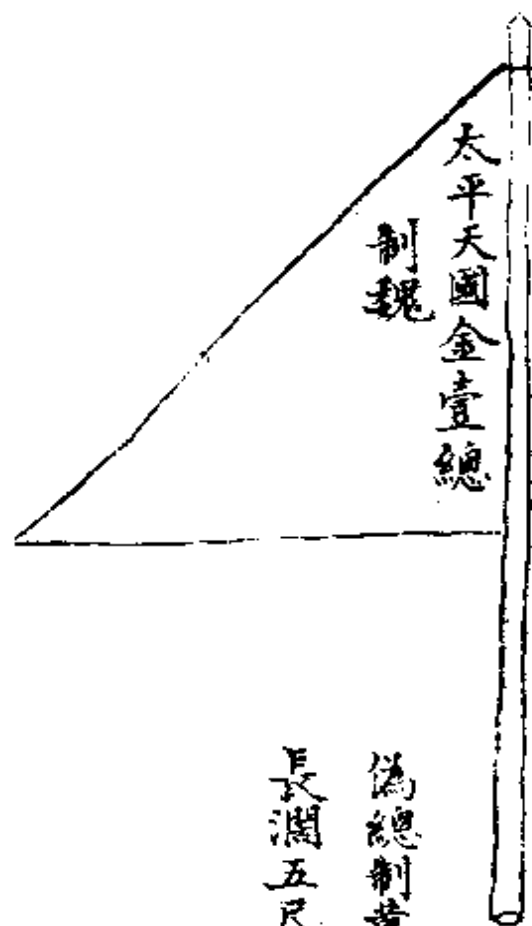
偽師帥黃旗無
邊長潤四尺



偽軍帥黃旗無邊
長濶四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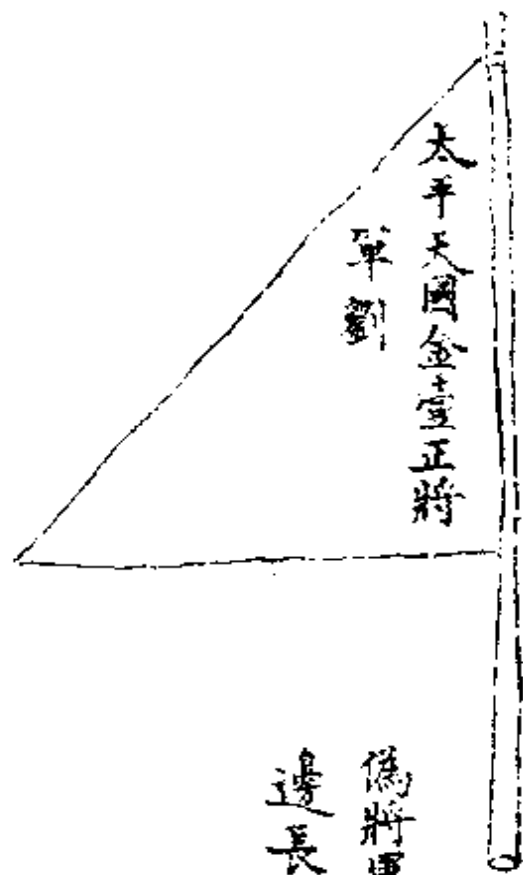


偽監軍黃旗無
邊長潤五尺



為總制黃旗無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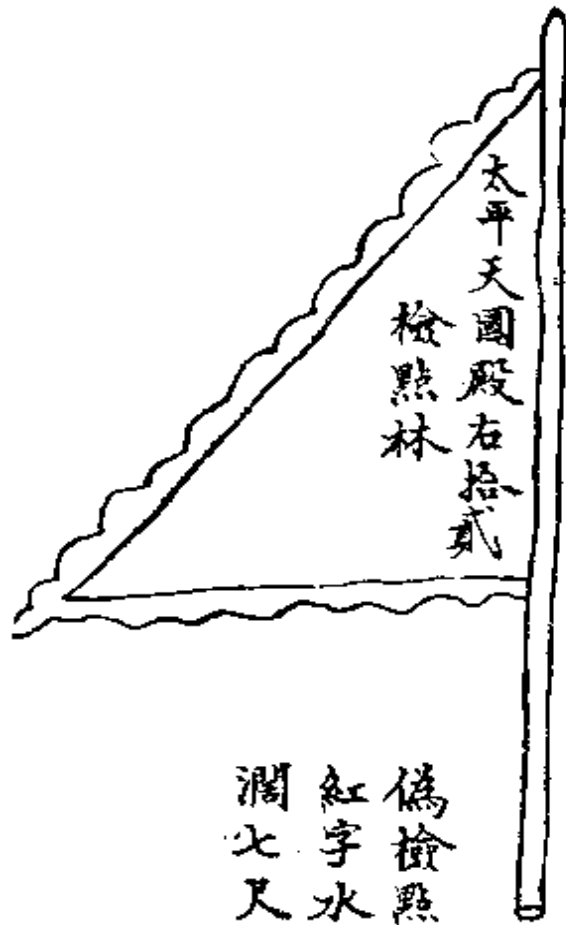
長濶五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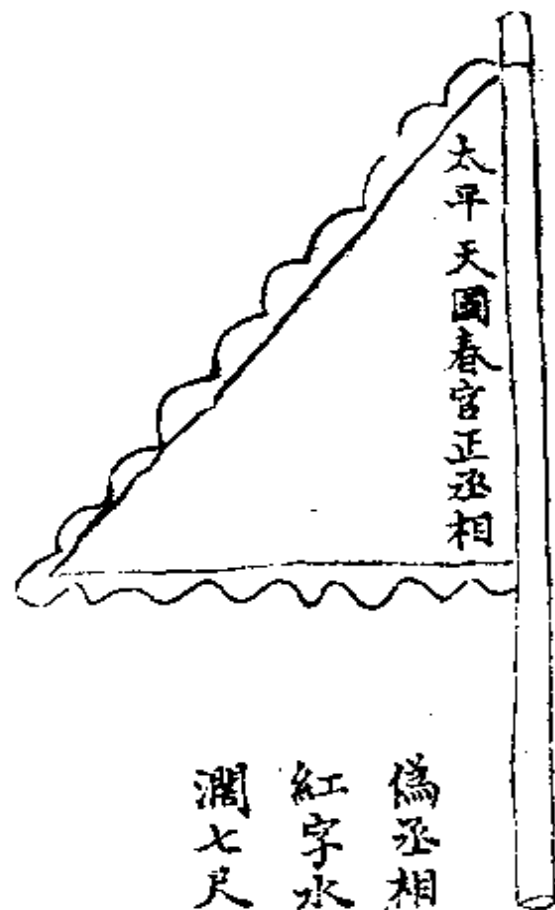
偽將軍黃旗無
邊長濶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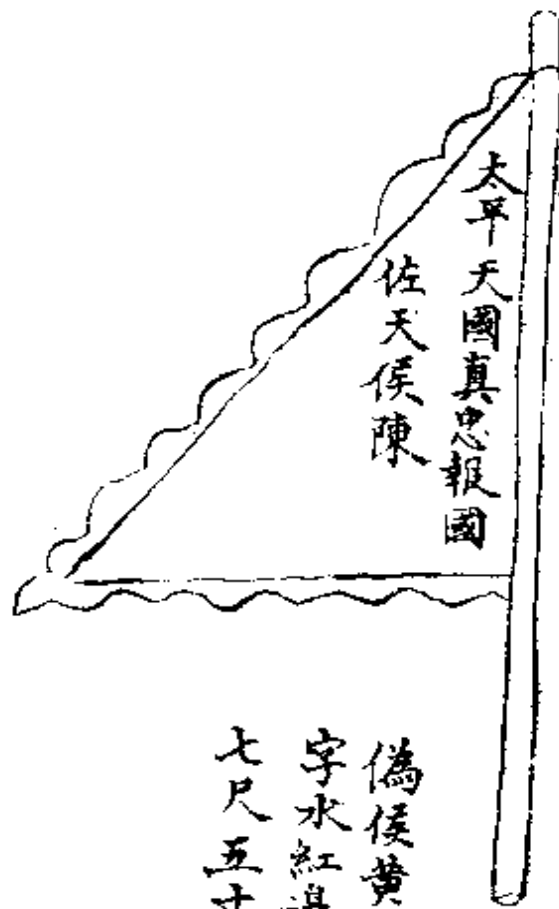
偽指揮黃綢旗
黑字水紅邊長
濶六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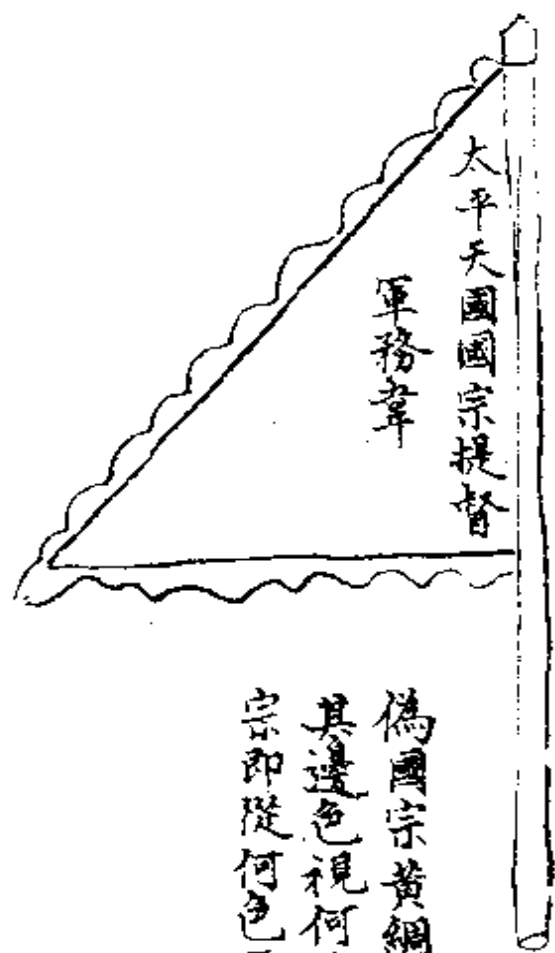
偽檢點黃綢旗
 紅字水紅邊長
 闊七尺



偽丞相黃綢旗
紅字水紅邊長
闊七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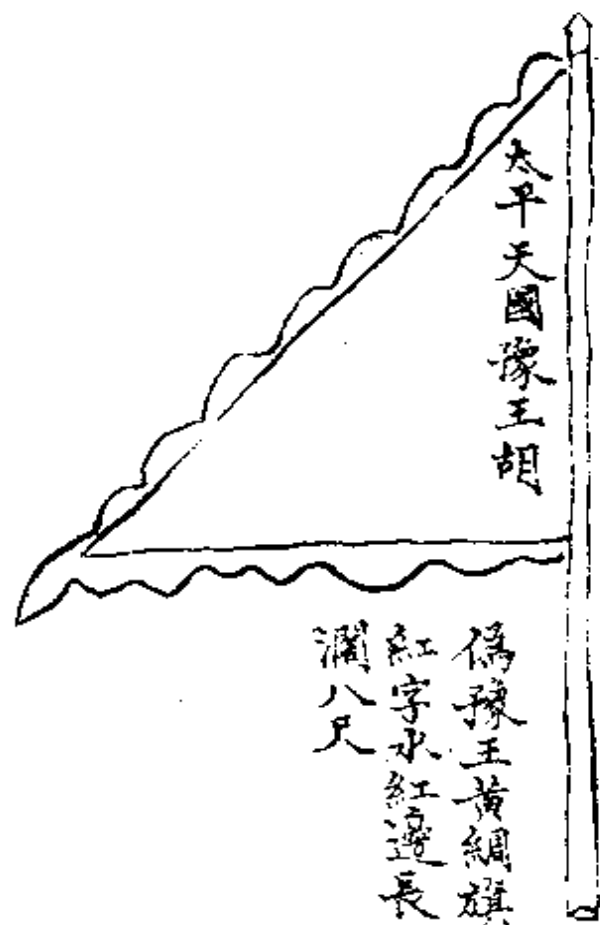
偽侯黃綱旗紅
字水紅邊長潤
七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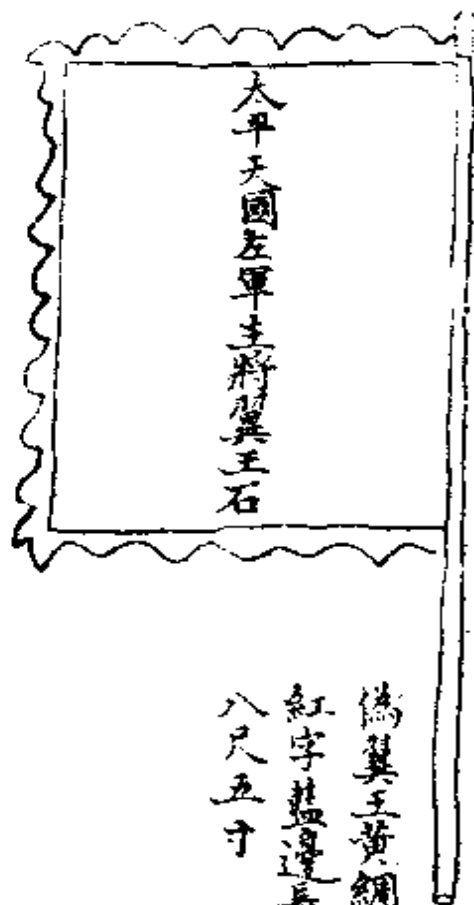


偽國宗黃綢旗紅字
其邊色視何偽王國
宗即從何色長濶八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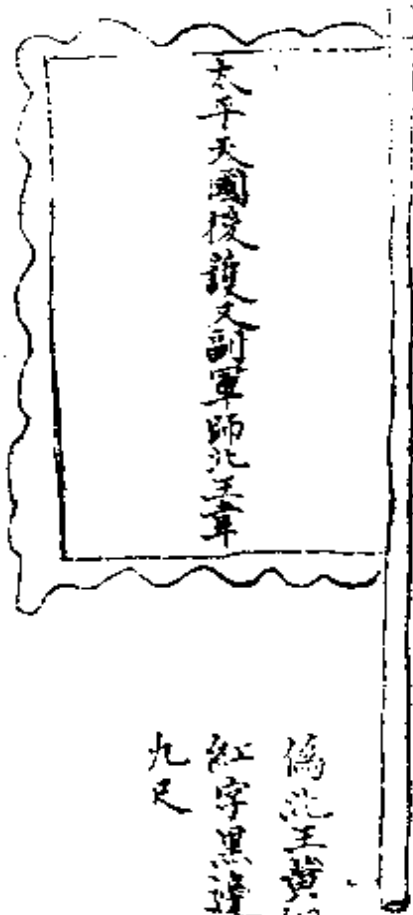


偽燕王黃綢旗紅
字水紅邊長濶八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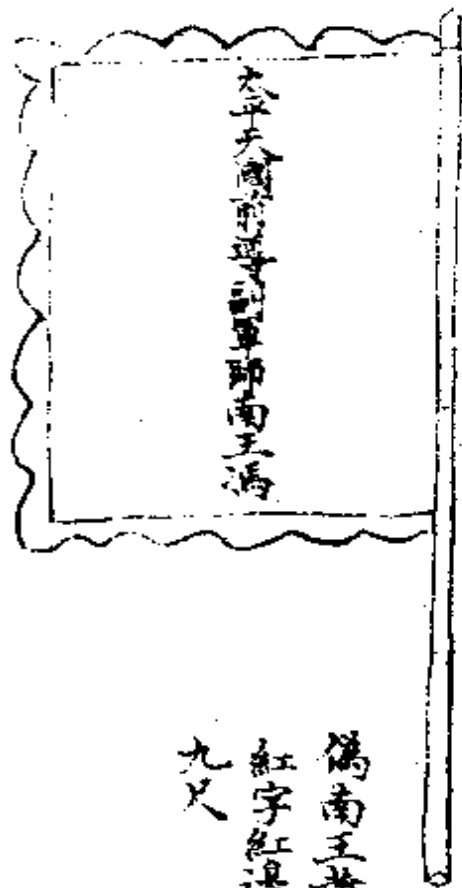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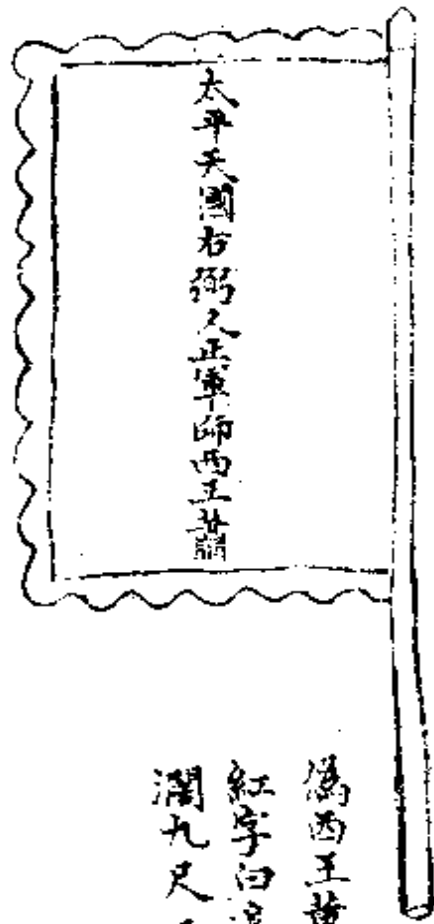
偽翼王黃綢旗
紅字藍邊長潤
八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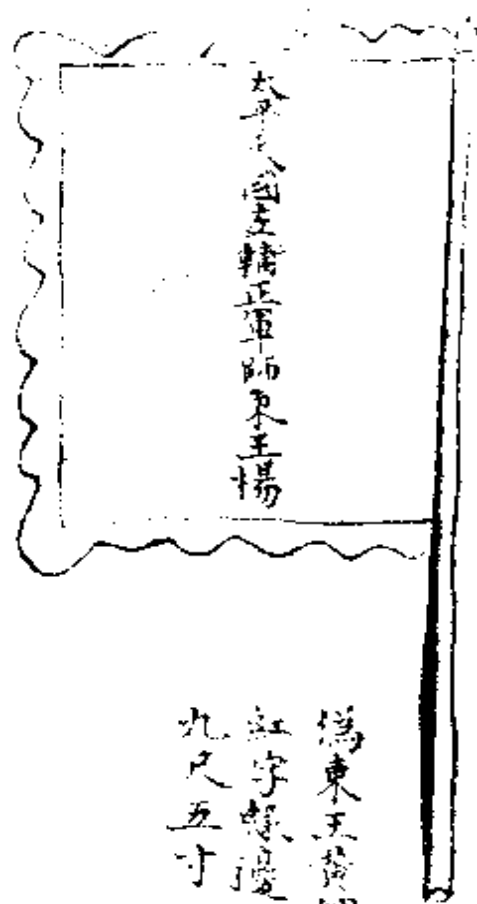
偽北王黃綢旗
紅字黑邊長潤
九尺



馮南王黃綢旗
紅字紅邊長潤
九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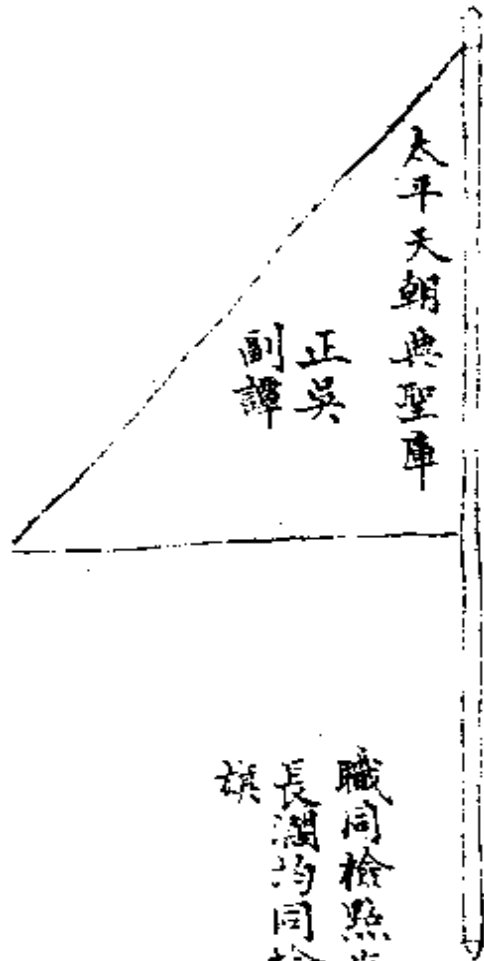
爲西王黃綢旗
紅字白邊長
闊九尺五寸



偽東王黃綢旗
紅字綠邊長闊
九尺五寸

偽太平軍目一冊首載旗之尖方式樣長濶尺寸但不及邊色其
時尚未封偽燕王豫王及各偽侯其偽東王旗長濶止九尺並定
日于侍衛旗七尺節氣侍衛旗六尺五寸諸制嗣踞江甯以侍衛
歸入同職官裁其旗制增封侯王遞加至偽東王旗九尺五寸而
已其字分紅黑邊分各色曾有人親見及俘獲偽旗互相較驗而
得定為圖說適符賊中今制云

偽同職官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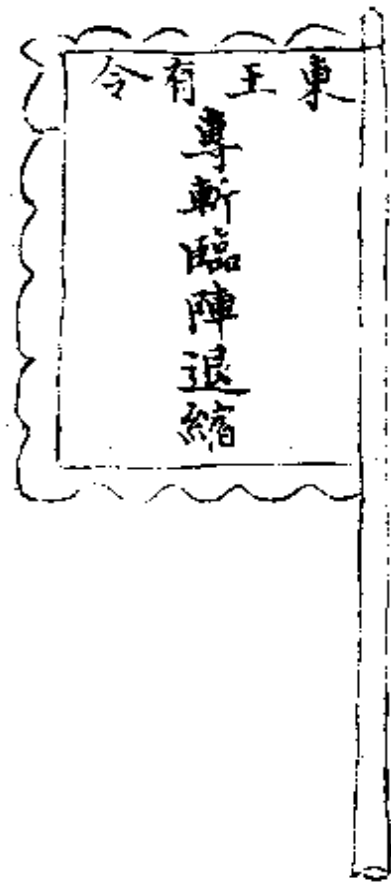
職同檢點旗色
長湖均同檢點
旗

214 14 14 12



偽雜職皆定為職同何官統謂之同職官名目繁瑣難更僕數已畧具於偽官表內茲但圖偽天朝總聖庫軍中興油鹽二旗以例其餘偽女官亦有旗幟如偽女左輔正軍師等即同偽東王旗式偽女軍師旗即同男軍師旗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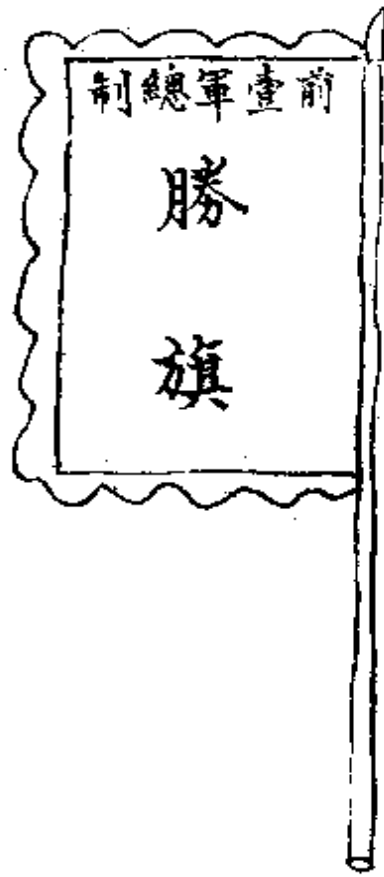
專斬臨陣退縮旗



專斬臨陣退縮旗

專新臨陣退縮旗黃綢心綠綢火鼓邊長闊一尺二寸上平寫東
王有令四字下寫專新臨陣退縮六字蓋用偽東王印此旗皆由
楊逆頒給各佐將臨陣執督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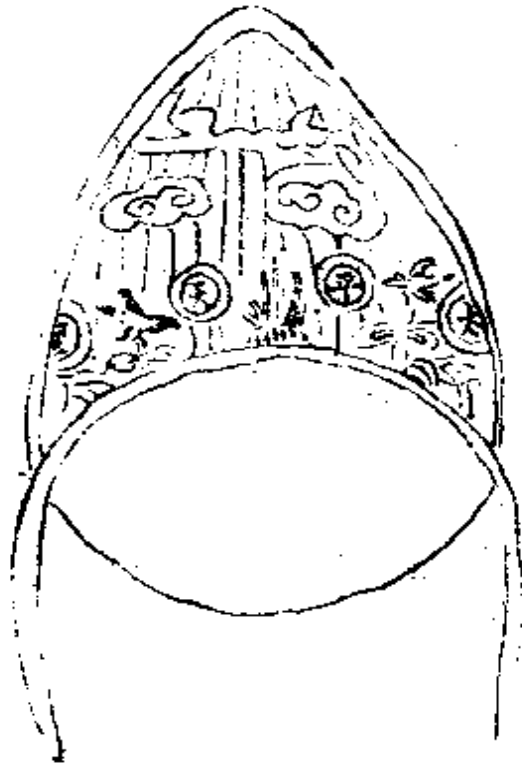
勝旗圖



勝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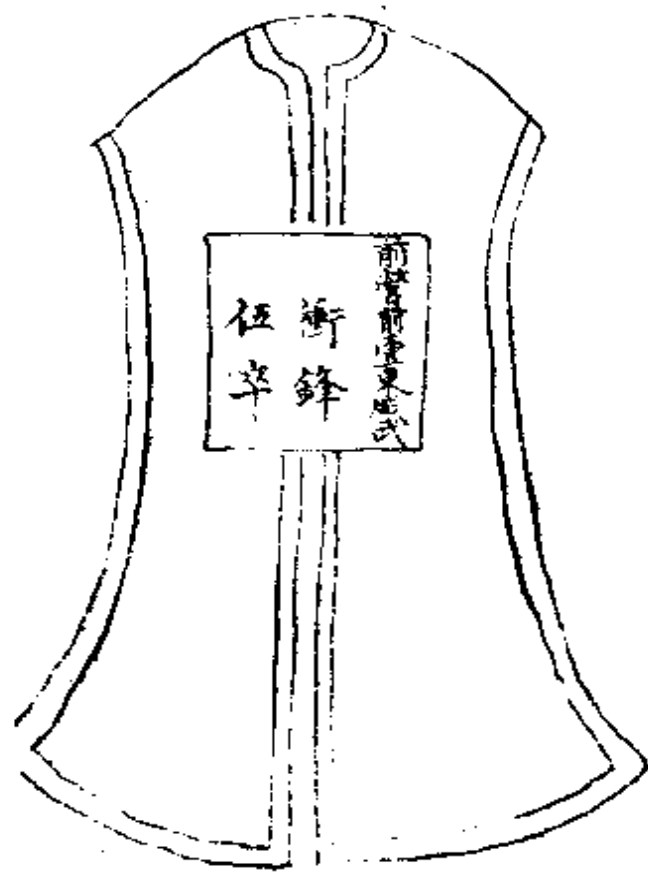
賊軍中另有勝旗乃各軍總制自製請爲王用印臨陣以此督戰
長濶並無定制各軍皆有新臨陣退縮旗亦殊不輕頒也

圖帽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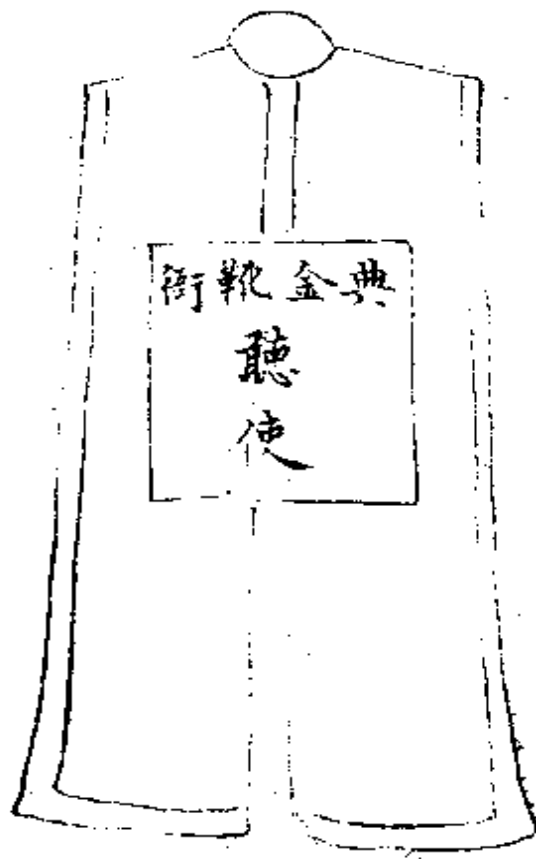


號帽以竹編為柳條涼帽式上畫紅綠雜花雲彩四面留粉白圈
四個分寫太平天國四字賊恒講道理勸人時時要頂天報國所
以將此四字寫於帽上也

軍中號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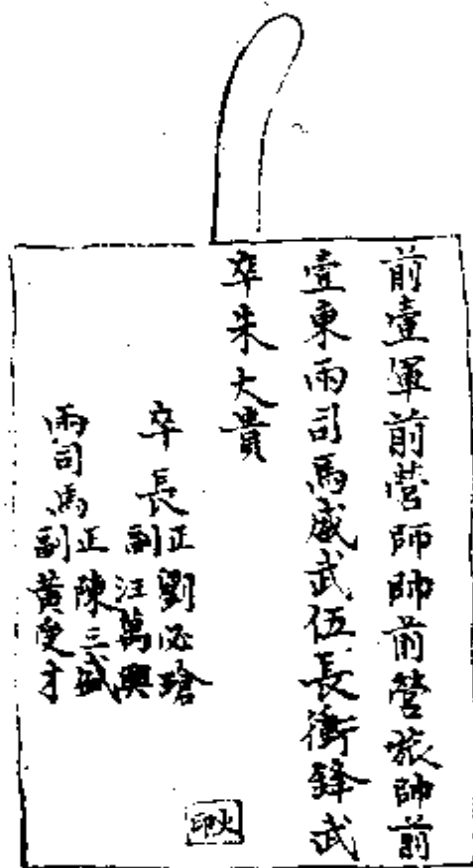
各衙號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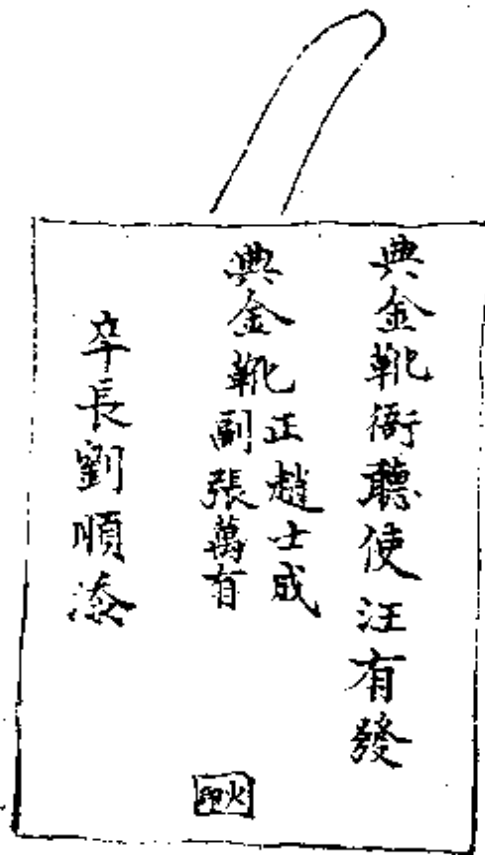
賊中號衣皆半臂式如俗尚背心之製偽天王統下則全黃背心
無邊偽東王統下黃背心綠邊偽西王統下黃背心白邊偽南王
統下黃背心紅邊偽北王統下黃背心黑邊偽翼王統下黃背心
藍邊偽燕王豫王統下黃背心水紅邊偽侯王偽指揮統下亦黃
背心水紅邊偽將軍王偽監軍統下紅背心黃邊偽軍帥至偽兩
司馬統下皆紅背心綠邊前後各綴長五寸濶五寸黃布一方或
寫或刷印其初則前寫太平二字後寫第幾軍聖兵數字或某衙
聽使數字如前二軍聖兵典金靴衙聽使之類既臨江寧則精其
制宋字鏤板濃墨刷印於號衣前後不復另綴黃布矣胸背兩方

字樣一律如以上所畫之式

軍中腰牌圖



各衙腰牌圖



賊每陷一城虜諸色目人脅令拜降謂之拜上帝簡言之曰拜上
百姓冀緩須臾之死莫不爭領包巾號衣腰牌一時所備不給甚
有削門板為腰牌者其長濶厚薄無一定式樣可知初只近上早
寫太平天國四字其下寫某一軍聖兵某人某衛聽使某人而已
既陷江甯亦定其式長濶二寸五分厚三分下綴火印預製千萬
塊分給各軍各衛備用所寫字樣如以上所畫表軍中各典官皆
職同監軍所屬人數多寡不一有百人則置一卒長分轄四兩司
馬二百人則置兩卒長無軍帥旅帥諸偽官故各衛聽使腰牌無
前營後營字樣若係偽朝內偽王府典官並無某軍字樣則標典

天輿橋典東鐸衙諸名色

賊中軍火器械隱語別名

大礮改稱洋裝

抬礮改稱長龍

鳥槍改稱營槍又名小礮

槍礮子改稱鉛碼

火藥改稱紅粉

刀改稱雲中雪

短刀改稱順子

牙杆改稱挑子

兵稱聖兵

鼓稱聖鼓

海螺稱聖角

旗稱聖旗

竹帽稱聖帽

號衣稱招衣

連發棍改稱神鞭

火彈改稱先鋒包又名紅粉包

噴筒改稱花筒

庫稱聖庫

糧稱聖糧

逆賊皆兩粵劇盜黨與其窩屯嘯聚畏官司緝捕不敢公然用槍礮火藥如洋裝云云者皆盜中之隱語也逆賊沿其習羣下口熟現已不能改易如聖鼓聖角之類因天主教書中有聖水聖油諸說賊復矜張之於百事百物動加一聖字則刦盜之度詞雜邪書之誕語實足亂人耳目此獨單器一端耳其餘竄易偏旁字畫改換名色尤多不可詰究宜乎軍中俾得偽文書讀至終篇及復詳審仍不知所作何語及所製

所需為何物也

營規

官軍俘獲賊中刊本營規一冊僅載營規二十條又獲楊逆誥諭
內列禁令多則偽燕王偽示榜列應斬罪多至數十款徧貼賊館
賊營似皆偽律非專用以行軍者言之難民僉謂刊本營規是粵
西舊例賊全恃威劫苛刻之令日日多寔不止前數今姑錄刊本
為營規於左其餘偽示條禁別入偽文告門內亦可互證而叅考
也

賊定營規式

一要恪遵 天令

二要熟識 天條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

三要練好心腸不得吹烟飲酒公正和儺毋得包弊徇情順下逆

上

四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約束不得隱藏兵數及匿金銀器飾

五要別男營女營不得授受相親

六要諳熟日夜點兵鳴鑼吹角擂鼓號令

七要無幹不得過營越軍荒誤公事

八要學習為官稱呼問答禮制

九要各整軍裝鎗礮以備急用

十要不許說言 國法 五章訛傳軍機將令

賊行營規式

一令各內外將兵凡自十五歲以外各要佩帶軍裝糧食及碗鍋
油鹽不得有鎗無桿

二令內外強健將兵不得僭分千名坐轎騎馬及亂拿外小

三令內外官兵各迴避道傍呼 萬歲 萬福千歲不得雜入

御輿官妃馬轎中間

四令號角喧傳急趕前禁地聽令殺妖不得躲避偷安

五令軍兵男婦不得入鄉造飯取食毀壞民房擄掠財物及搜掠

藥材鋪戶並府州縣有司衙門

六令不許亂提賣茶水賣粥飯外小為挑夫及瞞昧吞騙軍中兄弟行李

七令不許在途中鋪戶堆燒烟睡耽走行程務宜前後聯絡不得

晚徒

八令不得焚燬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房舍

九令不得枉殺老弱無力挑夫

十令各遵主將有司號令分撥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後

附號令

賊軍中號令惟擊鼓敲金吹螺搖旗而已瞭望官軍至及將起行將出隊時俱擂鼓吹螺搖旗以集眾打仗則擊鼓吶喊收隊敗退則鳴鉦每一擊必一連四聲其暮宿城鄉市鎮打館既定必敲鑼傳令徧曉各館其據守一城一鎮也一日之內鳴鉦於市日動十數次賊中謂之喊令其所傳之令不可枚舉如敲鑼者大呼曰東王有令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各衙兄弟人等明日黎明齊集某處聽點或呼國宗大人有令丞相大人有令大小官員各衙兄弟齊集某處聽講道理之類他如挑濠築牆一切雜役皆以喊令傳人

俟齊集而後分遣之其營規或犯天條者重則斬首以二賊扛
抬首級一賊敲鑼大呼於市曰某人犯某事斬首示衆斬輕者責
打枷示亦必荷校游行於市一賊在前敲鑼一賊以竹篦鞭撲之
使其自呼因犯何事而得此罪衆兄弟切莫學我云云此賊喊令
之熟技其意謂鳴鉦呼令較之傳契箭馳文檄尤為捷速頃刻可
以周知日殺數人日枷數人亦鳴鉦徧曉各館者無非以威劫衆
時時提警之意也其營規所列各條即賊中號令茲不復叙報更
不用鉦柝每館必設一鼓羣賊輪流更一更則擊一聲五更則
連擊五聲定更天明皆無信燬其泊船也每船擊鼓更亦如賊

館之例賊船賊館虜得鉦鏡及一切樂器任意敲擊並無節奏無
關號令惟賊教天父鳴鑼有一定之制應別詳賊教門內賊中亦
無口號然多隱語其奸細衣領必藏暗號亦別詳偽文書門內賊
之號令不過如以上所叙而已惟每晚聽令之制甚屬詭密如雨
司馬必至卒長館卒長必至旅帥衙遞而上之如偽國宗之遞一
城所轄總制監軍軍帥每晚必齊集於偽署無敢曠誤卒長兩司
馬皆有正副正者聽令副者守館謂之照館軍帥等偽官無副員
則自設協理本員聽令留協理照館每晚所聽之令外人固不得
聞入抵不便鳴鉦徧曉之言必於此時密授之如事出倉卒則隨

時鳴鉦傳集則又不待日夕之趨詣矣

詭計

偽軍制既詳記其陣法營壘營規號令即應載其攻戰守備諸法
然而賊無定法其懈我誘我圖我誤我無非詭計兵法戰策草野
罕有賊之詭計果何所依據蓋由二三點賊採裨官野史中軍情
倣而行之往往有效遂竇為不傳之秘訣其取裁三國演義水滸
傳為尤多我軍堂堂正正豈屑為之今滙眾說將賊中詭計一一
著之於篇俾我軍民習知熟聞自不致復臨臨窞矣

賊妄肆邪言誠無知狂寇固由賊皆鄙夫不知文義一切文告輒
令人齒冷然自初至今不更其說者未始非有意以此惑我也我

軍中多儒將習知史事賊如此行為以為斷無不速滅之理凡獲賊中偽文書見其詞義悖謬有如夢譚則羣起而唾詈之訕笑而易視之往往輕賊無備以致敗挫大抵賊肆邪言專主惑人至於用兵則有詭道猶之深險人將欲謀人而佯示猥瑣使人不疑不防耳或謂此深求賊情之過論未必其然此說亦是究願辨賊者於賊之披猖險詐不易得手諸處用心着力而不必唾其闇陋致懈我心而為其所乘不更善乎

賊行邪教既懈我將領之心又能奪我兵勇之氣並能使被脅愚民崇信之而不敢背叛兵勇安知前古成敗之迹原無輕賊之心

財之感我兵勇則在異言異服讀讚誦咒多張旗幟威陳儀衛衣
巾則黃紅一色吶喊則呼聲如雷使我軍耳目迷眩遂疑賊教果
有邪術曾聞堵城逃勇云賊匪有能騰空者嘗親見之故一隊驚
潰嗣獲老賊鞠問始知賊衆仗打仗時在後之賊乘鎗礮烟迷之
際各脫紅黃短衣向空拋擲兵勇遙見誤認賊匪能飛往往駭潰
今習戰兵勇雖漸知賊無甚伎倆然訝其東裝奇異若鬼神然終
覺邪術之可以憚先餒於中設一軍將領輕賊無備兵勇憚賊退
縮安求制勝之道哉至於被脅愚民始雖訝其非道既而朝夕禮
拜誦誦之耳濡目染莫不迷惑忘死從來叛逆多藉邪教倡亂而

粵匪為尤甚也

賊之奸黠者在能審勢度力如攻桂林不下則臨全州攻長沙屢
敗則下竄湖北攻南昌不下則攻田家鎮攻田家鎮知力不敵則
先虜興國大治力足然後破之勢不足臨武昌則徧擾四圍郡邑
絕我援餉俟我飢疲彼勢強盛然後臨之上溯襄河直逼棗陽知
棗陽堅守而有敢戰兵勇遂幡然回竄犯荊州一敗旋即退去踞
麻城憚羅山縣勇多咫尺不敢往受創於黃安誓不復去屢敗於
湖南賊以湖南為畏途調往之賊有暗汝者若謂賊匪不畏官兵
真妄論也夫攻堅則力倍而多損攻瑕則力省而效速賊安知勝

算然能逞其巧詐毫無拘執捷若轉圜愈見賊教專主惑人其窺
伺圖維似有別所主矣

賊安知兵法專尋花樣於小說中如設伏也必於歧險之處預伏
賊兵三路用一軍詐敗以誘我師引至其處伏兵齊出此伏兵未
必皆勁旅每以工匠幼孩充數甚至雇倩鄉民執旗吶喊我兵驟
然遇伏氣奪反奔鮮不敗挫

賊中一味講求埋伏有剪尾衝腰諸法賊每出隊或預伏一軍於
我兵之後我兵之左右當酣鬪時非潛出剪我之尾即突出衝我
之腰我兵驚顧亦每致挫大抵賊明路攻擊必選勁幹設伏則專

以人衆驚我使我兵自計以為千數百賊與之苦戰猶不能勝今
忽益以無數之賊尚可禦乎人心疑怯奔北不遑而不知設伏皆
無用之衆不過用數驍賊督帶耳

我軍出隊離營十數里賊必暗繞一軍斷我回營之路既可夾擊
人可直撲我營我營中未見我兵收隊忽然見賊能不驚疑

賊每聲東擊西故縱逃人洩其機密多方誤我賊每製我軍冠服
旗幟睡城或突入我營

賊每用鄉官率領百姓迎接官兵賊匪即雜其中乘機圖我
賊圍攻我城我營密布營壘特空一面以誘我出此其實先有伏

兵於路要擊

賊於山川形勢自度地利已為我占忽一夜盡退再進一日探之甚至退二三百里別據一城一市為營果爾必是賊得地利之處誘我進剿以逸待勞反客為主也

賊凡奉偽令退兵每以進為退必連日出隊打仗不息反進數十里或數里逼近我營下寨使人不疑其退其實布置周密一夕已不知適往何處

賊於其退也必於城內寨內留聲目殘疾多人擊鼓吹角城牆土牆或立草人或立木橋上頂竹帽晝則偏插旌旗夜則虛張燈火

甚至賊去數日附近鄉民猶不知也

賊如詐退圖我虛立營寨亦如以上情形誘我軍入其空寨四面伏兵齊出環擊之

賊為我兵追急忽見元寶金銀華美衣物徧擲於地誘我兵爭取賊復整隊回撲之

賊中素選魁梧大漢塗面掛鬚衣以神鬼之服手執箔貼斗大銀鎗或執背寬五寸長五六尺之短柄箔貼大刀擁以大黃旗羽葆每於酣鬪時數騎突出驚我兵勇

賊黑夜驚我營盤尤為慣技如驚旱營必遣數驍賊乘馬各懷火

毯數枚密藏火種更以標賊百人隨之携帶鼓角旗械銜枚急走約距我營數里則伏於暗陬俟三更後數騎賊直馳抵我土埭踞鞍攀登各撒火毯燒我帳房必有四五處燃着當門營驚擾之時數里外百賊遙見火起則鼓角齊鳴飛奔我營昏夜不知賊之多少往往致潰其驚我水師每用大船數隻載葦柴焚着漸漸逼近誘我礮船抵擊別用無燈黑划多隻繞至礮船之後及輜重各船左右拋火毯放噴筒焚我數船黑夜驚擾不容不退或於岸上暗處四十步置一二賊專放噴筒相間排列十餘里其實不過二三百賊噴筒亦不能及我船但舟師翹望江岸十餘里火筒如流星

相繼不絕衆心疑懼不約而同必退駛矣

賊目每選慄賊一隊與我兵戰故意退往絕地誘我兵追之及至水窮山阻之處忽變為伏地陣此時賊衆自知不戰必死速返戈回擊之時無不以一當十

賊慣用奸細混入我城我營往往慄賊登城繞一二人頃刻黃旗成隊大抵稽查疎懈處賊可得志未必處處皆然

賊攻城曾用呂公車被創遂廢此法凡開地道多以棺材裝火藥爬城亦多造雲梯遇堅守之城必多施詭計更有驍賊手持數竹釘即可援城而上凡地道羈缺城垣城上兵勇皆爭赴缺口堵禦

賊見無人之處遂乘間攀登破城之處並未進賊未破之處賊已
魚貫探升而上矣如武昌江寧實因此而臨非賊皆由缺口進也
當火藥轟塌城垣時磚石飛揚烟霧障天約一炊之頃對視不辨
眉目兵勇賊衆皆耳目迷悶相拒亦立烟霧畧散兵勇先奮則城
可保賊先登則城陷此又一定之理至守城礮賊最多則莫過全
州之桐油糜淳懷慶之火藥瓦礫南昌之火藥桶賊中至今談及
猶切齒股慄

賊曾用火牛衝我營壘以刀繫牛角以麻束牛尾浸油焚之然不
常用其攻城之謀我也每夜用牛多隻以燈籠火炬繫牛角上燒

其尾使狂奔城下或用小船數隻上置燈數盞各用一人盪槳往來江面城上兵勇疑賊來攻鎗礮徹夜不息徒耗藥彈虛糜人力賊攻城或以有力散卒數十人頭頂浸濕大綿花包拋擲城下積累成梯頃刻可上

賊之操演以老賊領兩隊作對面環抱交叉勢胸息之間老賊俱已在後新虜之眾皆在前每打仗輒給新虜之人曰爾等毫無本領何能打仗不過用爾等助威耳我們老兄弟俱在前隊但我們殺入妖營妖已到你們面前如再不刺殺敢退後者立斬其實上陣之時亦作環抱交換之勢須臾老賊在後新賊居前與我軍短

兵相接新賊設認老賊已入我營且恐退後立斬莫不奮勇爭先
然無技藝多被我兵殲斃設勢不可支之時方鳴金牽線以退猶
能以勢聚拒我而老賊實無所損也

賊以威脅新虜之衆打仗又以詭計使其在前雖無技藝然齊一
心志誓以死鬪我軍往往不敵即遇我之勁旅是殺斃皆我之人
民與老賊初無所損況此一萬數千之新賊又安能一次殺盡或
有經數十戰猶存者譬之頑鐵百鍊亦可成鋼此輩無伎倆到此
地步亦成能者以我民人冒鋒及當鎗礮又能於此中鍊成戰士
心雖喪盡而計為至巧夫粵西老賊不過數十人轉戰數年何存

者尚夥實處處以我人民替死之故可勝嘆哉

賊每用廟宇中土木偶以船裝載先搪鎗礮候我彈稍稀真賊

至

賊穴地攻城專在城外空房內開挖城上兵勇不得見凡守城之處四圍五里不可留房屋其裝藥無非棺材布袋以油紙包裹燃引線必用竹筒套接五里之外似賊亦不易為矣

附技藝

逆黨皆所脅鄉民何技之有然賊即以無技為技以人眾為技以敢死為技以能耐勞苦忍飢渴為技其打仗亦有熟習之技每遇我兵鎗礮齊施時皆伏貼於地候彈稍稀在躍而猱進轉瞬已至槍兵之前甚至舉刀矛傷我一二人此時我之火器已屬無用若刀矛兵退縮鮮有不敗者他如渡不測之淵登壁立之山賊目必以威脅不進者殺此時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故我之險不足恃我將帥雖甚嚴斷不肯強人以不能賊但取自便不近人情喪心至此亦一技也此外則有聲色二技聲則萬人大呼殺妖

色則衣中旗幟一片紅黃可以亂我兵耳目若施放鎗礮命中致遠千百賊中無一能者臨陣亦用火器每以抬鎗木架置於地上發火後趨避遠立官軍恒訕笑之近所獲之地甚廣漸有能放鎗礮之賊以一軍計之仍不過萬人中數十人其拋火毬放噴筒人優為之固不待也習也賊中於此技最精至於火箭則不諳造法據得我軍中火箭亦不知施放其刀矛擊刺賊中間有能者然從無教習操演之說其臨陣也惟蠻砍亂刺而已偶有偽帥樂於演鍊皆私為保身計非賊令也於刀矛不禁於火器且禁之蓋恐新虜之人乘操火器時反向擊其渠賊一時人象無可究詰耳故

止功勳老賊始准習用火器賊踞之處有時鼓角喧聞非操演耶
然操演非技藝惟以大旗數面各領一隊牽線急趨以捷疾不脫
落為合式氣喘力疲退後者答之是賊中所鍊惟飛奔狂躍而已

偵探

賊起自粵西自其時即傳聞賊之偵探最確曾用白足蠻婦担米入桂林城探信盤獲殺之他如官軍少處賊衆飄忽即至守備嚴處賊每繞越不入其境羣以意揣遂謂賊探至多至得力殊不知不然近日城門營盤詰愈嚴賊安能混入如甲寅正月賊據漢陽漢口圍攻武昌半年之久餉盡援絕兵勇時欲內潰賊如知之自四月以還何日不可來攻一攻即不可收拾其久之不攻者蓋賊仍知武昌餉可支年餘兵勇有三十萬故也曾詢賊中逃人云賊踞漢陽漢口時曾差奸細探武昌虛實發遣數十起其回漢陽

覆信者不過三五人。凡是此等人多屬賊中心腹，未必肯逃。其不歸者皆為我軍盤獲，殺訖可知矣。探覆之數人僉謂武昌豐備倉有穀米百餘萬石，庫銀八十萬兩，城外兵勇二萬，城內兵勇三十萬，大礮數百尊，賊懼其威，故齧食四圍，不敢驟攻省城也。自五月中旬賊於鸚鵡洲虜去川勇數人，以刑拷之，始畧知省中餉盡，兵勇不多，而尤不知其危。若是故始由青山渡賊紮營，猶為我軍剿。退繼由梁子湖渡賊攻撲東門，經營一二十日，徐徐來攻，不意一戰即潰。及得武昌賊目狂喜，咸謂不料如此之易，賊探之不能確切於此，可知其不能確切亦非無故。賊所遣之人多闖陋鄉民安

知我文武衙門體制及營中紀律斷無混入官署營盤本領自怯於中亦不敢逼近官署營盤刺探無非訪詢居民鋪戶及江湖星卜諸人此等人亦不知我軍虛實但居此城中莫不願此城之可守曾聞武昌百姓相約相戒曰但有人問兵數餉數總宜多說恐是奸細可以吹風駭賊人心僉同可見賊探之訛皆出此等人之口所謂百餘萬三十萬八十萬亦民間相約之詞賊探徧詢皆同宜乎探者確信屢探皆同宜乎賊目亦確信也然則賊每探必訛乎抑又不然大抵我城中事賊不易知若我軍一行屯於原野則賊探幾無不確矣何以知之其探武昌城外只二萬兵勇頗不懸

絕蓋賊探我營則另有伎倆多遣賣食物人近
勇相見稔熟鬧談便可得實話矣近探我營之
所以防之賊於所得之地徧立鄉官每鄉以數
使鄉官統下偽官伍卒就其所習之業如賣棉
之類予以資本徧撒多人令其上下左右各探
回報如所探不實或不盡力則殺其一家而焚
門之禍無不竭盡心力此等本是田間百姓形
往來我城池營盤諸處習見不察誠足慮也

賦情彙纂卷六

偽禮制

自古叛逆起於汙賤必多所更張以自術然從未有滅古荒今背
棄倫常一味怪誕妄冀脅此安居良善之民為彼困苦凶頑之黨
者而洪秀全楊秀清等雖極狡獪亦知威力可劫一時而不可強
人以必恨恨特特其私智假託鬼神以愚同類立偽制偽律以矜己
能故於千支六書時憲語言服飾無不任意捏造現踞江甯修營
宮室威陳儀衛恣情快意似亦知平日無多乘時自娛以俟一朝
之俘戮耳所置偽簿書左右史等官專主章奏倡立科條哀然成

帙其已梓刻之太平禮制一冊僅載稱呼毫無別義餘皆偽奏章
中採輯暨難氏所述錯綜勘訂編偽禮制為一門分偽宮室以下
為七則一言一動纖細無遺度摩照當前魑魅應無遁影矣

偽宮室

偽印 偽時憲

偽朝儀

偽服飾

偽儀衛輿馬

偽稱呼 飲食

偽宮室

逆首洪秀全楊秀清等皆潯梧山僻山徒賤隸所居無非草門三
 竇所著則短褐草屨日坐臥於燻烟瘴雨之中烏觀大厦曷居之
 威叛逆以來屢為我兵所窘窮慮奔竄數瀕於死每詭秘深藏甚
 至一夜之中三移其居即如秀全所居之區謂之天朝亦屬虛設
 其實不知避匿何處雖被擄經年之人亦不能指實逆首所在蓋
 初未嘗占踞城池懼我兵襲而擒之也迨臨武昌省城後始盛飾
 偽宮僭越非分及踞江甯見宮室之富器用之美益侈然自得癸
 丑四月偽天王洪秀全改兩江總督署為偽天朝宮殿毀行宮及

寺觀取其磚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華門一帶所壞官廨民居不可勝記以廣基址日驅男婦萬人併力興築半載方成窮極壯麗以金陵文弱之人逼令挑磚運土稍不遂意則鞭撻立下婦孺慘遭凌虐亘古罕聞茹苦含冤天地慘變是以工甫成即燬於火詎虺蝎之心冥頑不靈四年正月復興土木於原址重建偽宮曰宮禁城周圍十餘里墻高數丈內外兩重外曰太陽城內曰金龍城殿曰金龍殿苑曰後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輝煌如大蘭若伏惟外面純用黃色塗飾向南開門曰天朝門門扇以黃緞裱糊繪雙龍雙鳳金滙獸環五色繽紛侈麗無匹其宮殿堂廡下及廂幕庖溜

無不如是且以黃綢十餘丈掛諸門外殊筆大書字徑五六其丈
曰大小象臣工列此止行蹤有詔方准進否則雪雲中賊中呼刀
曰雲中雪忽作數後隱語言外必殺也門之兩傍設東西朝房二
所內外各三層亦皆寬廠高廣門外用紅黃綢繡紮成彩棚風雨
任其淋漓月餘即更換一次門前丈餘開河一道寬深二丈謂之
御溝上橫三橋以通往來過橋一里砌大照壁高數丈寬十餘丈
照壁^通道中搭造高臺名曰天臺為洪逆十二月初十日生日發臺
謝天之所臺傍數丈外建木牌樓二左書天子萬年右書太平一
統牌樓外有下馬牌東西各一此洪逆為官之大概也偽東王楊

秀清至江甯初據藩署因有金甲神到處呵叱不獲安居三日後移至內城將軍署又以逼近東門懼城外礮子飛入復移至旱西門黃泥岡改前山東鹽運使何其興住宅為偽府盡毀附近民房闌闌開拓地基以竊奪之物料威脅之人力何所顧惜窮極工巧騁心悅目以耀同儕百姓震驚以為尊嚴無比雖遜於洪逆偽宮然已迴環數里垣高數仞更以碎磁鋒密布墻頂擁以油灰防人攀越以謀已大門亦糊黃緞并用銅環彩畫則止一龍一鳳彩棚仍以紅黃綢緞為之東西設偽官廳各一東曰承宣廳西曰參議廳並有東殿尚書掛號所此場逆偽府之規模也其偽西王蕭朝

貴偽南主馮雲山久經殄滅今仍列其偽銜逆屬亦有偽府奢修
 墓殄大略相同偽北王韋昌輝初至江甯據富室李姓家嗣移中
 正街前湖北巡撫伍長華新宅偽翼王石達開先據故明張侯第
 副位上江考棚偽燕王秦曰綱據中正街昇平橋前湖北宜昌府
 程家督宅除洪逆外所居皆謂之偽府偽西王府門畫一龍一鳳
 與東王同他如南北翼及燕豫五偽王則畫一龍一虎國伯國宗
 及各偽侯亦畫龍虎而所據之第則又謂之衙丞相畫象檢點指
 揮至鎮制俱畫鹿監軍下至兩司馬則畫豹但監軍軍帥畫豹踏
 雲師帥至兩司馬雖亦畫豹則踏山岡丞相至軍帥公堂畫龍師

帥至兩司馬公堂一概畫虎其偽侯丞相以下分據文武衙署並
紳縉富室房屋殆盡無大不張旗鼓粘貼偽銜互相誇勝而窮奢
極欲惟洪楊兩逆首為最餘皆不逮矣改妙相菴為偽天朝花園
改惜陰書屋為偽東王別業獨古林菴隨園楊秀清同覽以為朽
壤棄之不用凡宮殿服飾等差必由楊賊奏取偽旨方興工製造
初賊陷雄郡省會必以官廨巨第據為偽府如洪逆所居則用立
匾黃紙硃字大書曰天朝門楊賊曰東王府丞相以下別用黃紙
封條曰天官正丞相某姓館下至兩司馬皆然偽王府必用黃紙
糊門上畫龍鳳帷幔桌圍皆用黃綢繡龍鳳後至江甯則以黃緞

糊門蓋地方濟苦購買不出雖幃幔亦用黃紙總之賊暴殄天物
有則儘用無亦遷就為綢為紙不同然尚用黃色則一也若偽王
侯對聯皆黃綾或黃紙朱書偽檢點以下則黃紙黑字語皆狂悖
其對句另詳賊文書條內

註逆首至襲而檢也一節李案方靖說吉瑒隆
供江甯情形程奉璜說與衆說互證悉同

偽印

賊衆皆鄉愚市僧多不識字安知篆文故所刻偽印皆宋字正書
四面刻陽文雲龍邊正中一行另鐫一線邊刻偽官銜於其中並
無印信關防字樣偽王皆金印八寸見方四面雲龍中空一行刻
太平天王大道君王金九字左首角上鐫一金字右首角上鐫一
璽字并改璽作鑾左首邊上刻奉天誅妖四字右首邊上刻斬邪
留正四字然非緊要詔旨不用此印另有三寸六分見方一印四
面龍文中刻旨准二字凡批卷偽奏章及各偽書皆鈐之偽東王
偽西王印長六寸六分闊三寸三分雲龍邊如楊秀清印中一行

刻太平天國四字下忽雙行以勸慰師聖神風泉乃師為一行續
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為一行下接楊秀清三字居中蕭逆印為
銜亦雙行並列為南王偽北王印字則單行居中偽燕王豫王印
偽侯印字皆單行然必繫以姓名如太平天國燕王秦曰綱太平
天國真忠報國左天侯陳承瑤之類偽東王至偽燕王印長各遞
減二分濶遞減一分偽侯印長減四分濶減二分偽王侯印凡筆
畫粗肥之處皆中空如飛白體偽侯偽天官正丞相銀印以下皆
木印偽丞相印長五寸濶二寸五分以次至兩司馬每降一等減
長二分半其濶皆對折如偽指揮印長四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半

是也凡金銀印其質皆極薄金印則金印匣金匙鑰銀印則銀匣
銀匙鑰自丞相至兩司馬印中一行但刻偽銜不繫姓名偽銜甚
多各舉一以概其餘如偽丞相則刻太平天國天官正丞相各偽
銜皆首綴太平天國四字并改國為國凡偽印皆同後不復叙偽
檢點則刻殿左殿右幾檢點指揮則刻殿左殿右幾指揮將軍則
刻奕一正將軍總制則刻金一總制監軍則刻木正木一甲一監
軍軍帥則刻中一軍軍帥師帥則印中一軍中營師帥旅帥則印
前一軍前營前旅帥卒長則刻前一軍前營前前一卒長兩司馬
則刻前一軍前營前前一東西司馬其餘雜職及各典官職同何

官印之長濶即同何官偽典官極多已詳為官制門內如某軍正
典聖糧某軍副典確之類各偽印皆刻偽銜別無暗記偽官卑者
多有正副正副亦皆有印偽天王印龍鳳雙紐偽王印龍紐偽侯
印象紐偽丞相印麟紐皆有人見過丞相以下亦分獅象熊虎諸
紐為等差曾見偽奏章議定然各木印至今並未刻紐並無直紐
為國宗提督軍務印僅用銀包而已賊中制度標新立異朝更夕
改繁冗太甚故羣下亦不甚遵溯立偽印之初皆江湖星卜者流
為之創置其式如神牌如羽士疏文標篆醜俗已極尤不值一笑
也

註
程偽
奉印
璜式
說及
分寸
賦皆
集致
安自
所偽
載文
原告
說餘
同俱



偽印長濶寸分

偽天王印見方八寸

又昔准印見方三寸六分

東王印長六寸六分濶三寸三分

南王印長六寸四分濶三寸二分

翼王印長六寸二分濶三寸一分

燕王印長六寸濶三寸

侯印長五寸六分濶二寸八分

丞相印長五寸濶二寸五分

國宗
分如

檢點印長四寸七分半濶二寸一分七厘半
指揮印長四寸五分濶二寸二分半
將軍印長四寸二分半濶二寸一分二厘半
總制印長四寸濶二寸
監軍印長三寸七分半濶一寸八分七厘半
軍帥印長三寸五分濶一寸七分半
師帥印長三寸二分半濶一寸六分二厘半
旅帥印長三寸濶一寸五分
卒長印長二寸七分半濶一寸三分七厘半

兩司馬印長二寸五分濶一寸二分半
偽王妃印長二寸濶一寸另繪式於偽文告門
同職官鄉官印之長濶同正職

偽時憲書

行夏之時聖人之訓夫寒暑往來日月盈虧剝食及七政四餘周
天行度以人測天不容毫釐之謬嗚呼曆法尚矣前明每患推步
訛誤故延西洋人入欽天監教習我

朝治隆萬古

仁廟天亶聰明

御製數理精蘊一書集時憲之大成永為萬世萬國之法雖西域
回疆南徼曩長無不供奉正朔蠢爾狂寇竟至更張時憲此尤黃
巾赤眉所不為黃巢闕獻所不教也測其初心亦不過欲錯亂日

月以歲我軍如我探知該逆傳令何日圍攻何處預為防堵其實
彼中日期不同或先或後即此可以誤我耳逆賊氣日熾逆恬不
為怪居然定偽時憲書頒行賊境其偽書之式已著於左以三百
六十六日為一歲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以立春等六節氣
定為十六日餘俱十五日因無閏月其意欲分兩次閏餘之六十
日勻散於五年之內殊不知推移伸縮已於現行時憲書錯亂至
十餘日其寒暑不驗可知尤可異者我之初五日即賊中十五日
試思初五日月尚未弦安能圓滿賊教動以尊天為名如是行為
直欲強天道而就其偽法逆天瀆天罪大惡極豈區區禮拜諷誦

所能違乎是賊之悖為亘古所無而賊之愚亦亘古所未見也又
如大撓作甲子亦萬世不易之制賊妄改干支以丑為好以卯為
崇以亥為開復改鬼宿為魁宿此則賊中忌諱變易文字甚多別
無用意另詳偽文案門內

4

偽時憲書式

前導副軍師南王馮

禾乃師贖病主

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太平天國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後護文副軍師北王韋

登左軍主將翼王石

伏奏我

主我兄天王萬歲萬歲萬歲為治曆定時事當今

天父皇上帝開大恩差我

主降凡為

太平真主是

太平天日平均圓滿無一些虧缺也故臣等造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立春清明芒種立秋寒露大雪俱十六日餘俱十五日我

天朝天國永遠江山萬萬年無有窮盡乃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差遣我

主降凡肯意也其餘從前曆書一切邪說歪例皆是妖魔說計迷陷世人臣等盡行刪除蓋年月日時皆是

天父排定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時時亦總是吉是
良何有好歹何用揀擇凡大衆皆真心虔敬

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顧隨時行事皆大吉大昌也今臣等造
曆既成謹獻我

主萬歲萬歲萬歲作主頌行

御批 准

奉

旨造甲寅四年新曆頒行天下

正月建 丙寅參宿

初一戊申虛 立春禮拜

初二己酉危

初三庚戌室

初四辛開壁

初五壬子金

初六癸好婁

初七甲寅胃

初八乙榮昴

禮拜

初九丙辰畢

初十丁巳雷

十一戊午參

十二己未井

十三庚申魁

十四辛酉柳

十五壬戌星

十六癸亥張

十七甲子翼

禮拜

雨水

十八乙好軫

十九丙寅角

二十丁榮亢

二十一戊辰氏

二十二己巳房

二十三庚午心

二十四辛未尾

二十五壬申箕

二十六癸酉斗

禮拜

二十七甲戌牛

二十八乙開女

二十九丙子虛

三十日丁好危

三十一日戊寅室

以次各月之式皆同偽時憲書至簡祇載數目無日字無一切宜
忌吉凶神煞字樣以甲子推之乙卯年正月二十一日乙酉乃賊
中二月初一日也

偽朝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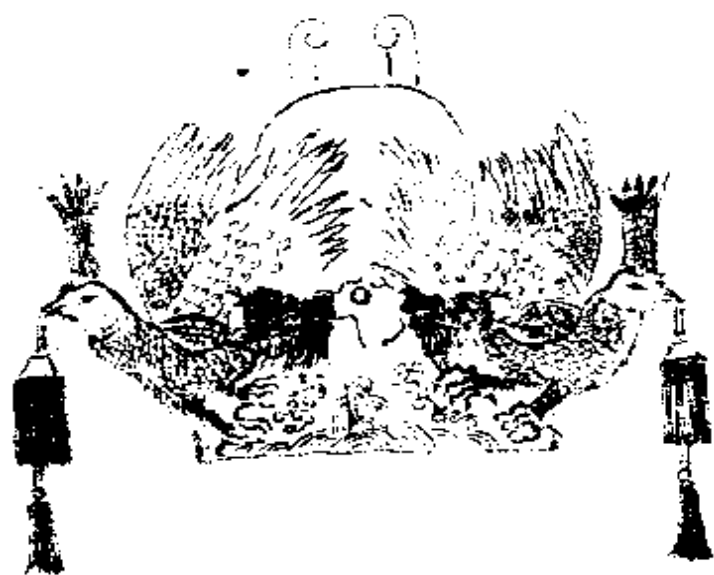
逆賊無恭拜揖讓之儀凡打躬叩首皆呼為妖禮雖洪逆禮拜敬
 天父羣下朝逆洪亦止長跪其餘偽官互見平行并無禮節官降
 一等卑者跪白事尊者坐受之跪後仍雜坐諧謔尊者自外入卑
 者但起立讓坐奉茶而已賊知粗鄙人繩以禮法則手足無措故
 簡略之使其易知易從耳初至江甯楊賊日朝洪逆所近則洪楊
 諸賊深居不出妄擬垂拱而治必有大喜慶事方設朝會如楊賊
 有事要見亦必請偽旨批定日時大抵午未時居多屆時楊賊率
 各偽官畢集輿馬填塞街市偽天朝門洞開火門外立偽引讚官

傳呼各官進惟楊韋石秦各劇賊得進見雖寵任如為佐天侯亦不得望見顏色偽侯以次俱排列於大門內引讚官呼詭則皆跪左右史跪於階下侍臣遞茶偽通讚官呼曰天王有吉詔眾官員珠貫而入各肅班聯趨踰起跪不得器喧三呼萬歲聽旨傳宣朝覲已畢站立兩邊讚訖則眾偽官如儀起立少頃楊賊白事畢出則轉身向內而立各偽官皆跪其後大呼萬歲者三然後掩門而散他如生子彌月等喜事楊賊其奏請朝覲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見也尋常禮拜日羣下惟其本請安而已楊韋石各偽王亦自有受賀之儀楊賊則自韋石以下皆朝之餘偽王惟本府屬

官朝之然亦不常見一功軍務皆由楊賊主裁僅東殿尚書侯謙
另李壽春等一二人與之計議凡有令則交佐天侯傳至檢點林
錫保胡海隆處各偽官日至檢點衙聽令雖佐天侯有時燕見一
月之間亦不過二三次其一切文書多不能面白故織芥之事必
具稟奏層層轉達以取偽旨賊多市井無賴識字不多厭見文字
悉任掌書裁處於是則多設簿書掌書諸偽官而放曹克先生者
似可漸操其柄也夫首逆數人起自草莽結盟寢食必俱情同骨
肉且有事聚商於一室得計便機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勢今踞
江甯為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專務於聲色貨利往之倚為心腹股

眩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脈不通，已成麻痺不仁之象，賊之滅亡，可燭照而數計矣。

角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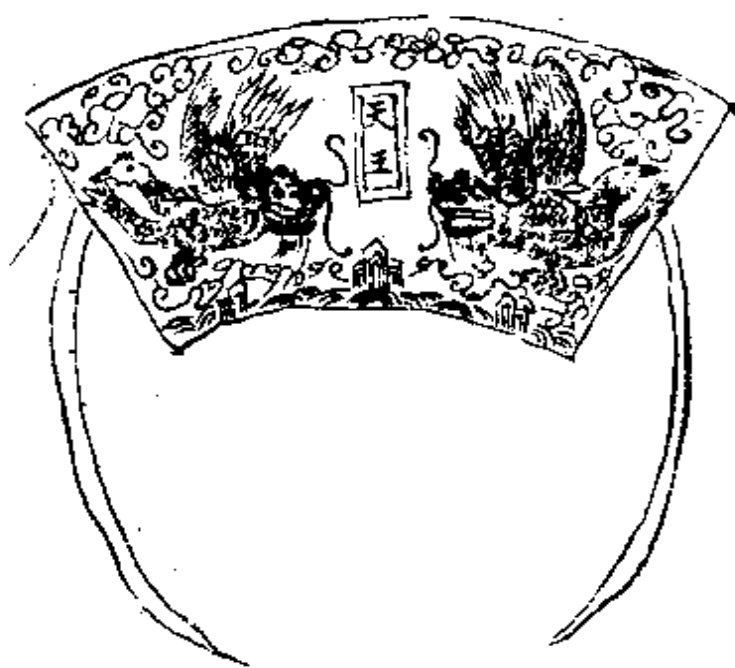


21522 28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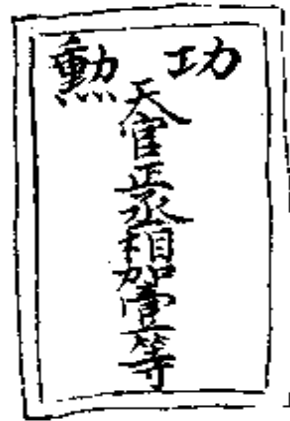
賊風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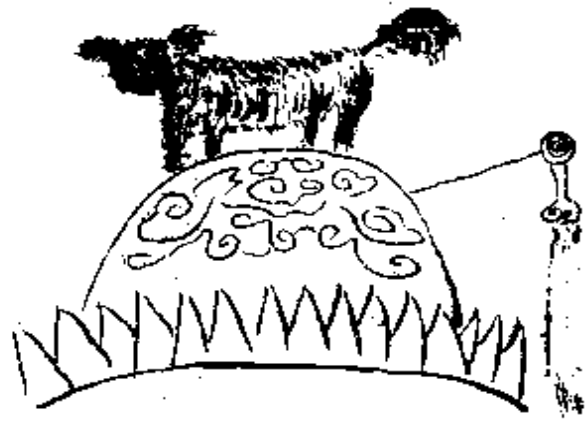
圖 額 帽 冠



賊帽額內偽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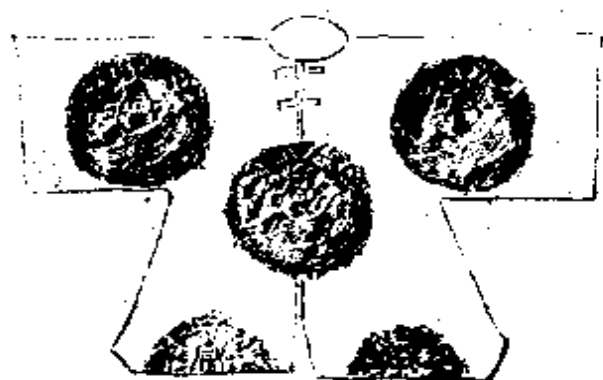
圖帽涼賊



圖袍龍飛



偽團龍馬褂圖



賊馬褂為銜圖



服飾

賊由粵西至長沙尚皆布衣藍襖縫數寸黃布於衣襟以為記號
囚首垢面鷄衣百結者比比皆是即首逆洪秀全楊秀清等亦止
紅袍紅風帽而已打仗則短衣赤足取其登涉輕便故擄來之人
無論士農工商必先褫其衣冠履襪惟以包巾分別新舊與尊卑
兵及新虜之人皆繫紅巾偽官與老長髮則包黃巾旅帥以下黃
布巾以上黃綢巾拖長一寸官大一級百姓男女概令包藍布巾
連陷武漢繁華之區錦綉山積賊逐戶搜刮所得鮮衣華服貂榆
狐裘雖覺華麗可喜然多不能辨識於是有裂婦女紅藍裙褲以

約首者折金綉挽袖以繫腰者有賊婦而着男子馬褂穿厚底鑲
鞋者有男賊而着婦人闊袖皮襖者更有以雜色織錦被面及西
洋印花飯單裹其首者青黃紅綠錯雜紛披醜惡之態難以言喻
虜得貂狐綢緞長衣必齊腰剪斷改作窄袖小襟短襖或改對襟
坎肩以數疋紅綠綢縐纏於腰際帶頭拖至足跟若珠毛灰鼠之
衣則着諸帖體海龍紫貂之袖則用以抹柔粵西女子雙足如漆
多有不着鞋襪不着裙者插戴滿頭珠翠壓首難勝披裹數重綾
絹懷挾纍纍金銀形同孕腹擄得幼童貌美者偽官得之謂之公
子家賊得之謂之老弟周身皆着花綉以抄得香珠玉佩手鐲指

環及荷囊扇袋之類懸帶於腰項襟袖之間行動則金玉撞擊鏗鏘有聲且使之顛狂跳躑以為笑樂時當雪後泥濘以被褥帳幔之屬鋪墊通衢其單夾紗羅衣裳一時無用則各為府用以鋪地往來踐踏畧不相顧至靴帽領袖並剪膝半截衣及一切銅錫磁器隨處拋棄填塞溝池巷道幾滿然其時為職尚少惟以風帽分別職級無職者戴並無風帽偽王親戚戴全紅風帽其餘偽官皆紅風帽以紅黃邊寬挾定官職之大小若用白綾一小塊或寫或綉揭其官銜如正將軍或副將軍三字標於帽額正中賊目風帽邊改用全黃如洪楊各偽王賊戴綉龍黃風帽於內上戴龍鳳金

冠金榜戲班行頭以為偽服如黃色龍袍龍帽則偽王分用紅袍
紫袍金盃則丞相以下自分等次攫取蓋彼時尚無金綉諸匠作
為之執役也由武昌下竄船隻多載婦女羣賊皆各携刀械陸行
始愛衣飾華美儘數背負既而力不能勝則沿途拋擲久之身著
重裘遇燠汗出力綿舉前截改之短衣一并捺棄賊過之後衣衫
被褥狼藉原野如此暴殄賫曠古所無迨至江寧乃錦綉緞疋出
產之區其繁華更勝於湖北賊於是又變易其裝飾更張其偽制
平時戴風帽者謂之功勳加一等又自金田起至永安州止相從
之賊不拘有官無官俱謂之功勳准著黃馬褂朝帽額中寫功勳

二字職同偽總制永安州至岳州相從者自將軍以下至師帥皆
紅袍紅馬褂以上則紅袍黃馬褂有功小官亦有賞黃馬褂者凡
穿袍有喜慶朝會大事則戴盔名之曰角帽故有典角帽衙其偽
王等角帽又名金冠偽官角帽又名朝帽自洪逆以下金冠皆以
紙骨為之雕鏤龍鳳粘貼金箔即戲班盔頭也洪逆冠如圓規紗
帽式上綴雙龍雙鳳嘴左右向下銜穿珠三黃綬二卦冠後翹
立金翅二冠前五花綉冠額一如扇面式亦綉雙龍雙鳳上綉滿
天星斗下綉一統山河中留空格鑿金為天王二字楊逆朝帽如
古制堯鑿式左右各一龍其中近上立一鳳盔頂暨一纓槍四圍

皆珠寶纓絡冠額則綉雙龍單鳳中列金字偽銜韋石兩逆之冠
如楊逆式但上改纓槍為小黃織蓋周圍拖排綵珠絡韋逆帽額
亦綉雙龍單鳳中綴偽銜石逆帽額則一邊綉一蝶上綉單鳳中
列偽銜楊逆單鳳棲於雲中韋逆單鳳棲於山岡石逆單鳳棲於
牡丹花上此偽王金冠朝帽之制也偽國宗朝帽同各偽王式如
韋姓則從韋逆之制但額字必標明某國伯某國兄為侯為丞相
朝帽如無翅正方紗帽式亦像紙骨貼金上綴雙龍單鳳龍頭向
下亦銜貫珠黃纓二掛帽額綉百蝶穿雲中列為銜自偽檢點至
偽兩司馬朝帽皆數頭兜卷式如檢點指揮兜卷上綴一獅左右

各級一龍中級一鳳帽額綉百蝶穿花中列偽銜金字至檢點止
指揮以下偽官銜綉紅字將軍總制朝帽同上式但去單鳳祇蟠
龍雙龍冠頂綴一麒麟帽額綉青蝠穿雲中綉偽銜監軍軍師
朝冠同上式冠頂綴一虎帽額綴綉青蝠穿花中綉偽銜師帥朝
帽同上式但龍去。爪冠頂綴一豹帽額綉雲彩自師帥以下皆
綉黑字偽銜旅帥朝帽同上式但去雙龍冠頂綴一熊帽額綉牡
丹中綉偽銜卒長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彪帽額綉荷花中綉銜
偽銜兩司馬朝帽同上式冠頂綴一犀牛帽額綉菊花中綉偽銜
凡有功勳平湖蓋試諸字樣亦標於帽額之上帽上之龍又以節

數分等差爲五九節侯相七節檢點指揮將軍五節總制監軍軍
帥三節此爲官朝帽之制也其秋冬平常所戴風帽以角帽上所
有之物皆綉於風帽上如洪逆風帽綉雙龍雙鳳一統山河滿天
星斗爲丞相綉雙龍一鳳餘可類推帽額悉如角帽之額花綉遞
分等差亦列爲銜爲王則全黃風帽爲侯至爲兩司馬皆紅風帽
黃邊兩司馬風帽鑲一寸黃邊官大一級黃邊加寬二分加至爲
侯黃邊寬至三寸二分其中又分花素綉絨自兩司馬上至師帥
素黃綢邊自軍帥上至將軍花綢黃邊自指揮上至爲侯則用黃
絨綉成黃邊深淺相間如水紋然夏日則別有涼冒目爲王至兩

司馬帽胎皆同昆盧帽式而稍狹四方圍帽沿如蓮花瓣帽頂四面挖空如意雲頭帽上龍鳳獅虎則以角帽上所有之物悉移置涼帽之上後綴一長柄五彩圓光下綴黃綵綠綵拖出匝小五六寸通體皆薄竹片編紮以五色紗網襯成者若於昏夜置一燭於其中儼然揚州之包燈也至為服僅黃龍袍紅袍紅黃馬褂而已其袍式如無袖蓋窄袖一裏圓袍洪逆黃緞袍綉龍九条楊逆綉龍八條韋逆綉龍七條石逆綉龍六條秦胡二賊綉龍五條為國宗綉龍從偽^各王制偽侯偽丞相綉龍四條偽檢點素黃花為指揮至兩司馬皆素紅袍其等差則於黃紅馬褂內外分別洪逆黃馬

袂綉八團龍正中一團綉双龍合九龍之數楊廷綉八團龍韋石
秦胡四賊皆綉四團龍自爲侯至爲指揮皆綉兩團龍自洪逆至
指揮皆於前面正中一團綉爲銜於其中爲將軍至爲監軍黃馬
褂前後綉牡丹二團爲軍帥至爲旅帥紅馬褂前後綉牡丹二團
俱綉爲銜於前面團內爲卒長兩司馬紅馬褂不綉花前後刷印
二團書爲銜於團內其爲銜之字亦分金字紅字黑字如帽之制
皆由各典袍銜綉錦銜製造此爲服之制也賊之初呼鞞爲妖服
只准着鞋近立典金鞞銜製紅黃緞鞞亦有定制鞞皆方頭洪楊
韋三逆皆黃緞鞞綉金龍洪逆每隻綉九條楊逆每隻綉七條韋

逆每隻綉五條石秦胡三賊素黃鞞偽侯至指揮素紅鞞偽將軍
以下皆皂鞞其女官冠服如男制然未見有戴角帽涼帽者冬月
則代風帽夏月則代綉花紗羅圍帽如草帽形空其頂露髮髻於
外或亦有定制未考女冠尊者則金田條脫兩臂多至十數副頭
上珠翠莊集官漸卑則金玉珠翠亦漸少矣大抵為官服初皆攬
自戲班能則任意造作前次攻克岳州復綉龍黃袍黃馬褂綉承
宣二字圍龍黃馬褂及織金圍龍黃馬褂鑿金為字蟠龍金冠多
件製尤侈惜蓋賊中金銀玉帛皆自擄劫而來毫無顧惜任意標
新立異窮工極巧彼則欣欣自得以為尊貴無比殊不知詭製幾

色俗惡不堪真所謂槐園友冠也長髮老賊用五彩線絨編成條子老續命縷然繫扎髮根後將髮挽髻以所餘之縷盤於髻上爲制將軍以下不得用五彩只用紅綠絲繩編繞其無職羣賊短髮者打紅辮線髮長過尺或挽髻貫以婦女銀簪並有紫網巾及披髮者打仗必穿號衣代竹盞者平頭薄底紅鞋老賊與有官者穿紅黃小襖者黃鞋而不着號衣夏日多以擔來男女綢緞衣裙改爲窄袖衫寬腳褲偽官老賊穿紅黃衫其餘除白色不穿外就原衣雜色或爲短衫或爲坎肩其衫褲尤尚黑色幼童或有穿紅藍褲者擔來書寫人統稱先生准穿長衫著鞋襪小館紫黑綢包中

大館紫黃色中無腰牌號掛賊中禁令雖極熱夜卧不准光身白
晝不得裸上體犯則枷打賊目所用畫龍宮扇柄長三尺每以幼
童環扇之出則列於馬前並以黃紅緞或金字壽帳改為短柄手
緞謂之洋緞偽王侯則黃緞而綉金龍其次亦有五色彩畫者賊
者則以印花洋布為之每出必挾於肘下亦有代草帽而用花邊
鑲沿者賊黨多半脅從賊目防人私積即所以防逃故立法甚嚴
檢點以上方准代金條脫其餘惟准代銀鐲銀指環然銀鐲分兩
亦有輕重如軍帥以下不得過五兩旅帥以下不得四兩四兩不
准私藏絲毫金銀以及剃刀備或搜出謂欲變妖輕尉誅楚重必

斬首所得首飾金珠不准昧匿必令層層齎獻歸之儲王聖庫而後已至於所定偽制奢侈已極一冠袍可抵中人之產甚為王劇賊擄掠之貨富厚何事不辦下逮各散職偽官各軍旅帥卒長兩司馬等輩既賤且窮安能有力製此且其製屢定屢更又安能製而複易似賊之侍從及有執事者或從其制餘多赭衣若囚雖任偽官並不能一服偽官冠服也更有外出虜糲之賤職僅總制竟借用檢點冠服務精其製以鳴得意亦有被脅為偽官者雖尊至指揮仍敵衣粗服視偽冠服如桎梏此則天良不泯人禽之分逃出難民黜識之出以語人恒歎歎不置焉

偽儀衛輿而

賊踞永安彈丸之地重兵圍攻數月窮蹙^感逃焉越山險奔走於
徐莽陵谷之間自携軍人裹糧以行無舟車之載安能覓輪馬洪
楊諸首逆亦自敝衣草屨徒步相從偶至鄉村擄得民夫或以竹
椅舁之已屬至幸迨後由長沙下竄盡擄大江船隻多得綢絹恣
意製造旗旌炫耀凶談漸張旋陷武漢以武昌省會漢口鉅鎮百
貨匠作舟車轎馬無所不其賊始創設兩簿儀仗其下偽官女官
亦攫得騾馬遊行街市然皆攬轡抱鞍以足蹠置鐙外使人牽馬
緩行惶惶恐墜羣下擄得各公解綠蓋圓輪獻之偽王多製黃

畫龍鳳旗幟用五色鑲邊以分別東西南北每出不過銅鈺三五對幡旌三五對綉龍黃蓋一擎鼓樂兩班護衛數十人而已既臨江甯則侈然角得踵事增華則設典天與典天馬偽職其東西南北翼各偽王亦各署此職專司其事並送次議奏於儀衛分別等差凡偽王皆黃緞轎綉龍雲侯丞相檢點指揮皆紅緞轎綉彩龍雲鳳以龍鳳之多寡分尊卑將軍總制監軍皆綠轎軍帥帥旅帥皆藍轎百長兩司馬皆黑轎亦定有綉虎綉鹿之制然未曾用偽天王昇夫六十四人偽東王昇夫四十八人以次遞減至兩司馬昇夫四人而止洪逆從來出行惟揚逆每出必盛陳儀仗關路

用龍燈一條計三十六節以鉦鼓隨之其次則絲邊黃心金字銜牌二十對其次則銅鉦十六對用人肩挑後飄數尺黃旗墨書金鐸二字其次綠邊黃心綉龍長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綉正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綉蜈蚣旗二十對高照提燈各二十對白畫亦用之其次畫龍黃遮陽二十對提爐二十對黃龍纛二十柄參護背令旗騎對馬約數十對最後執械護衛數十人綉龍黃蓋一柄黃轎二乘楊賊乘坐或前或後蓋仿古副車之義而恐人之伺已也轎後黃纛千餘捍騎馬執大刀者數十人更用鼓吹音樂數班與儀從相間轎後亦用龍燈鉦鼓凡執事人皆上黃下綠

號衣至於執蓋執旗多用偽官皆作僞公服每一出偽府役使千
數百人如賽會狀以此街駭愚民以為尊貴無比若天神然奢
縱不倫至於此極似古之叛逆亦未必盡如是也偽北王以下雖
乘黃紅轎一切儀衛較之楊賊不逮十分之一其餘丞相檢點等
官無非銅鈺兩對黃蓋一二柄而已惟輿馬前所張之蓋用人執
持不住旋轉若演劇中張蓋式其僞東王妃出行無龍燈一切執
事較簡惟多護衛穿黃紅衣女官耳悍賊下樂乘轎散秩卑小之
官亦愛乘馬其鞭韁雖無定制亦僞王侯始用黃色下不敢僭焉
各偽官爭奇鬥富盛飾鞍韉擄得花綉帳幔被面任意改造惟代

串鈴則有等差指揮以上雙串鈴一繫馬頸一綴馬臀將軍總制
 監軍單串鈴軍帥以下不准帶串鈴然在外擄掠之賊人人僭用
 羣醜連鑣而過一片鈴聲依然響焉行徑也

偽稱呼

父子夫婦人之大倫賊逆天背理不知長幼尊卑之序安知有兄弟是其所謂兄弟者不惟自兄其兄自弟其弟非欲強一切而兄弟之於是其有老兄弟新兄弟之稱強婦女而姊妹之有老姊妹新姊妹之呼至其起事者逆皆拜會結盟之黨不以少長排行而以入會先後分次第如偽王侯呼洪逆為二兄楊逆為四兄之類其次則以有功勳有科炭為最老兄弟下此皆由新入老是老賊有盡而新新不已之無盡為可概也即於金家被虜則必使祖孫父子齊一而兄弟之姑婢妯娌齊一而姊妹之及至同胞兄弟數人

則反東西互調分處之是舍親親而強仇仇以為兄弟者羣下稱
洪秀全為天王三呼萬歲及各偽王偽官女官公子枝枝節節皆
改易稱呼詳後所鈔偽太平禮制原本不贅然據拾類彙羣賊多
不遵奉如丞相下至兩司馬偽制雖有分別而賊中皆呼大人各
偽官之子皆呼公子之類亦有尋常稱謂與其制不同者如兩司
馬或呼管長卒長或呼百長女管之長亦稱管長各賊所帶幼童
均稱老弟貴者稱小大人羣賊能打仗者謂之牌面老幼服役之
人謂之牌尾是賊雖妄標色目謬分等差究屬刼賊之暗號隱語
並無所謂義意也他如能寫字者概稱先生貿易之人百姓概稱

外小婦女曰外小婆呼我顯官為大妖頭卑官曰小妖頭兵曰妖
 兵勇曰妖勇以及妖婆妖崽妖團幫妖跟妖諸名色賊本妖孽如
 我文告中報曰迅掃妖氛果何謂乎

為太平禮制稱呼原本全錄

正世子臣下呼稱幼主萬歲

第三子臣下呼稱王三殿下千歲

第四子臣下呼稱王四殿下千歲

第五子臣下呼稱王五殿下千歲

以下第六子百子至千子倣此類推

工長女臣下呼稱天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天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天三金

第四女臣下呼稱天四金

以下第五女至百女千女做此類推

累世子臣下呼稱東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呼稱東二殿下萬福

第三子臣下呼稱東三殿下萬福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做此類推

東長女臣下呼稱東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東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東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千女倣此類推

西世子臣下呼稱西嗣君千歲

第二子臣下呼稱西二殿下萬福

第三子臣下呼稱西三殿下萬福

以下第四子至百子千子倣此類推

西長女臣下呼稱西長金

第二女臣下呼稱西二金

第三女臣下呼稱西三金

以下第四女至百女子女做此類推

南世子呼稱南嗣君千歲

北世子呼稱北嗣君千歲

翼世子呼稱翼嗣君千歲

南女呼稱南金

北女呼稱北金

翼女呼稱翼金

皆與東西一式

丞相至軍師皆稱大人如丞相則稱丞相大人檢點則稱檢點大人以下類推

師帥至兩司馬皆稱善人如師帥則稱師帥善人旅帥則稱旅帥善人以下類推

丞相子至軍帥子皆稱公子但同稱公子亦有些別如丞相子稱丞公子檢點子稱檢公子指揮子稱指公子將軍子稱將公子侍臣子稱侍公子侍衛子稱衛公子總制子稱總公子以下類推

師帥子至兩司馬子皆稱將子但同稱將子亦有些別如師帥子

稱師將子旅帥子稱旅將子以下類推

丞相女至軍帥女皆稱玉但同稱玉亦有些別如丞相女稱丞玉

檢點女稱檢玉以下類推

師帥女至兩司馬女皆稱雪但同稱雪亦有些別如師帥女稱師

雪旅帥女稱旅雪以下類推

王世子及東西南北翼各世子皆是管理世間者也故均稱世子
宮城女及東西南北翼各女皆是貴如金者也故均稱金金貴也

色美而不變者也

丞相至軍帥皆是公義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公子又皆是虔潔之人故均稱其女曰玉玉潔也色潤而可寶者也

師帥至兩司馬皆是典兵之人故均稱其子曰將子又皆是清淨之人故均稱其女曰雪雪清也色白而可愛者也

女丞相女檢點女指揮女將軍皆稱貞人婦人以貞節為貴者也
軍師妻呼稱王娘丞相妻呼稱貴嬪檢點妻呼稱貴如指揮妻呼

稱貴姬將軍妻呼稱貴媵

欽命總制妻呼稱貴媪監軍妻呼稱貴奶軍帥妻呼稱貴嫗

師帥妻呼稱貴嫗旅帥妻呼稱貴媵卒長妻呼稱貴媼兩司馬妻

呼稱貴嫗丞相妻至軍帥妻加稱貞人師帥妻至兩司馬妻加稱夫人

朕仁發兄仁達兄稱國兄嫂稱國嫂慶喜伯纘奎伯元珩伯輩稱國伯慶軒紹衍叔輩一體同稱國叔仁正兄仁賓稱國宗兄元清輔清四福輩一體同稱國宗兄貴妹夫及后宮父母伯叔兄弟輩一體同稱國親細分之后宮父稱國丈后宮母稱外母后宮伯叔稱國外伯國外叔后宮兄弟稱國弟

朕岳丈天下人大同稱國丈岳母天下人亦大同稱國岳母國岳與國岳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則稱為國親兄國親弟千歲岳丈

天下人大同稱某千歲貴大岳母天下人亦大同稱某千歲貴

岳母

貴岳與貴岳而相稱自用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見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親兄又譬如七千歲貴岳會六千歲五千歲貴岳則稱北貴親弟翼貴親弟如此為兄弟相稱也

國岳丈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之貴岳會見八千歲貴

岳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兄親家弟也

貴丈人見貴岳則稱某國岳

國岳會貴岳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則稱東貴弟會七

十歲貴岳稱南貴弟如此則國岳為兄貴岳為弟也

國岳母與國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則稱國親嫂國親孀

貴岳母與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母見九

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親嫂人譬如七千歲貴岳母會六千歲

貴岳母五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親孀翼貴親孀如此則為嫂

孀相稱也

國岳母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貴岳母會見八千歲貴

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嫂親家孀也貴岳母見國

岳母則稱某國岳母

國岳母會貴岳母亦因其等職譬如會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
孀會七千歲貴岳母則稱南貴孀會六千歲貴岳母則稱北貴
孀會五千歲貴岳母則稱翼貴孀如此國岳母為嫂貴岳母為
孀也各宜凜遵欽此

飲食

賊不耕種而飽食終日溯其源皆由虜劫而來凡到一處盡封油
鹽食物歸偽典官看守禮拜日憑偽照發給各賊館分食當逐戶
抄房時雖零星食物必盡括以去每過鎮集村莊必肆行凶橫動
謂不辦飯者必加燒殺鄉里愚民倉皇失措不敢款以飲食而
得一時之安全故賊至一家必罄其所有以供喫嚼其實賊平居
之日擄得何物即食何物多則吸哺狼藉無亦素餐淡食若官兵
斷其根道求糗糒不得竟有煮皮箱以充飢者各偽王盤踞江寧
雖有山珍海錯茫不知何為何物凡搶得牛羊豕每用刀矛刺

殺不甚洗刮膏血淋漓卽置釜中烹而聚食鄉村多鷄賊逼人貢
獻或逐家搜捉及其烹也亦往往不熟而食尤可笑者每以海參
炒白菜魚翅炒豆芽蒸窩煮蘿蔔高麗參桂元煑肉宜水浸者或
竟乾炒宜油煎者或用水煮種種顛倒不可枚舉廣西老賊嗜食
煎炒絕不飲湯謂飲湯則腹痛而瀉每肴必加秦椒若辣辣喉他
人不能下嚙食果品多不去壳如金橘連肉不知酸蓮子連心不
覺苦凡過蔬圃紛紛爭取或甫生之物亦不待其長成掘割恣啖
食盡遂不復栽種夫五穀所以養人賊擄掠充牧每以白象餵馬
以代芻豆獸相人食暴殄天物莫此為甚賊所最重者惟魚偶有

所得不敢私食必進之偽王各偽王有喜慶事羣賊進獻食物亦以魚為至敬緣賊氛所過之處漁人引避因其希而重之至金陵時城內多蓄魚池賊令偽官看守官曰典天魚惟各偽王方准取食以下羣賊則徒有臨淵之羨耳其不與人同嗜者則狗肉每敬天父必用之如懼得羊豕必與狗肉共烹以為味美無比更有凶狠之賊食人肉飲人血燔人心肝以為饌殘忍之性尤堪髮指至於煙酒為賊最禁之物吸洋煙謂之犯天條殺無赦水旱煙名曰黃烟名曰酒曰潮水有犯禁吸飲者重則立決輕亦枷杖賊令雖嚴然未能周察故殺者自殺而食者自食也從來賊盜行為鮮不

如是且有甚者誠無足怪如張獻忠手下健兒每割人腹實以菽
米餒馬謂可肥壯狂冠恣肆何事不可為若洪楊諸逆實山野鄙
夫臨賊冠裳之士又安忍出而虜割操刀為割不過隨眾飲食待
盡而已其攫取烹調類皆鄉愚乞丐為之宜其鬻割矢飪諸堪齒
冷至於偽王雖有典厨諸役亦皆沿其俗以治饌孰肯竭技奉之
故諸偽王侯雖自負豪華厭足其實被體皆優益衣冠充口則味
同蠟也

賊情彙纂卷七

賊文告

羣逆皆因盜兒徒識字者少倡亂之始並無所謂文告也即
有急事皆首逆數人杜撰隱語互相傳說或楊賊詭稱天父
下凡示羣下以七言詩句其辭詭誕不經亦多賣解從無由
下具稟之事及攻陷永安州始署偽官頒條赦有本章稟奏
語諭誠諭諸名色然朝更夕改究無定制癸丑二月陷江甯
文士吏胥多被擄脅於是則標新立異修飾而潤色之居然
成文今就俘獲賊中文卷及逃人口述綜覈而編輯之總名

曰賤文告分別條目於左

偽詔旨

偽語諭 附試諭 刊諭 誨諭 札諭 照會 符憑 批式 封筒式

偽本章 附稟報 稟奏各件

偽告示

偽律

偽官照 附關憑 暗記憑 據賊館門牌印據 船票船牌

偽貢單 附鄉官門牌封條

偽文字 附隱語聯句

偽詔旨

凡洪逆所出偽詔賊中稱為天王詔旨前在粵西尚未敢明目張胆宣示於外不過以隱語出之或約羣下而已曾於偽書中見桂平茶地時所出偽照有高老山山令要遵十字有一筆祈祈等語初亦不解後詢之賊中逃出之人始悉高老即天父山山即出字十字有一筆即十字大抵言天父令要遵十字祈之意以祈字法出令尤為匪夷所思既陷江甯侈然自肆逆用數尺黃綢畫硃格首行列天王詔旨四字餘係洪逆親書天王詔曰云云雖欽此二字亦係自寫其黃綢長三尺橫幅末係天王二字出格雙抬字尚端

正方圓徑寸行楷相間任意揮灑其句讀則如俚曲音詞大都費解窺其意似亦稍知文義者故意矯揉造作作此支離曼衍之詞以惑愚人之聞聽兼使我將帥知之謂為弁鄙不足道而輕視之也但偽詔甚多此外仍有秘而不傳以及外人不得而見者無從着筆統俟掃穴犁庭時盡獲賊中偽文案再行增入可也今就所知摹數式於後庶畧見逆賊狂悖僭妄之意云

偽詔旨式

用橫筋黃綱瓦格木總天玉詔曰四字法刻成印者洪逆就其下用朱筆任意揮灑偽年
今日不處大偽印

天王詔曰萬樣

臥命六日造同時今日好誅妖地轉實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
朝軍行速進誥啟膽京守嚴巡滅叛逃一統江山圖已
到胞門寬草任逍遙欽此

天王詔曰咨爾史臣萬樣更新詩韻一部足啟文明今持詔
左史右史將朕發出詩韻一部遵朕所改將其中一切
鬼話妖怪話妖語邪語一概刪除淨盡只留真話正話
抄得好好繳進候朕披閱刊刻欽此

天王詔曰咨爾清胞名份昭昭誥諭兵士遵命遵條普天天下
皇帝獨一

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也

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有人稱

皇帝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雷也天下

大哥獨一

天兄耶穌是也

天兄耶穌而外有人稱

大哥者論天法該過雲中雷也繼自今詔明天下以後犯者勿怪也欽此

天王詔曰高天燈草似奈箭時時

天父眼針針不信且看黃以鎮無心

天救河新金吹去吹來吹不飽如何咄蠢變生妖戒烟病死甚誅

死脫鬼成人到底高併欽此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四月

日

偽告諭附誠訓誨札各諭平行照會將憑批人封筒式

賊中行事多所更張初出一令雷厲風行三日之後不弛則改蓋慮官兵之偵探兼防逃人之漏洩未始非賊之勝算而獨於一切詰諭諸名色自矜井井有條故至今猶仍之近年俘獲賊中文卷甚多特擇其簡而明者附錄於後以見寇盜之偽制政令不過於是而已洪逆深居簡出從無出令之事即偶發一詔已詳前說其軍旅各務皆楊韋石三賊密計妥協大事則登偽朝面奏小事即其偽本章入奏亦有時事過方奏或竟不奏其所屬偽官及分擾各省之劇賊當封賞遺發時必頒給楊賊將憑一張用黃洋綢寫

奸盜蓋獲印准劇賊在外先斬後奏若無楊賊將憑而在外殺人者以故殺論抵雖有此令究未遵奉主控者百中之一倘竟控准亦論抵賞此將憑之大畧也至軍務一切無有不行偽文以徇諭者楊逆以之所行稱誥諭自諭韋逆始韋逆之所行稱誡諭自諭石逆稱始石逆稱訓諭自諭偽燕豫始燕豫稱誨諭侯至兩司馬止侯以下均謂之札諭若平行之文自偽燕豫始凡平行者均謂之照會偽王皆用黃紙黃封筒殊印雲龍邊面刻偽銜背刻偽年月日及遞送何處何官開折等字樣偽侯以下則用紅紙各皆無比不成文封款式畧如道教章疏建甲寅年賊踞江寧日久為

聲色所迷思無為而治所有政事悉由偽侯相商議得安其稟於石賊不行則寢其說行即代揚賊寫成偽誥諭差偽翼恭護送楊賊頭門交值日偽尚書掛號訖擊鼓傳進賊項蓋印發出即由偽東恭護送韋賊偽府登簿再送至石賊處彙齊由佐天侯發交疏附官分遞各處雖層層轉達而毫無窒礙曾於一日之內發諭至三百件之多緣軍務中又雜以喜慶諸事遍諭各處纖悉靡遺倘遇有緊要事件則以尺許黃綢寫成偽誥諭重包密裏外做家信式樣以重價令沿江百姓投遞並許以顯官厚賞愚民既無知既利其銀又冀得官鮮有不墮其術中者若在外之劇賊其有急事

亦用此法寄京奏回江寧甲寅八月我官兵克復武漢曾獲黃綢
偽誥諭一件其餘偽諭不可勝計此數年中其所積偽文案稿想
已汗斗充棟官軍隨處俘獲亦皆成束成捆惜已往^後事迹於現在
勅辦事機亦殊不合况鄙俚荒誕毫無關係若每件必錄未免繁
冗贅復茲於各偽諭每式摹錄一二通著其規模舉可知賊中
之文義機宜已無餘蘊矣

偽詰諭式

用黃紙書成四行字長一尺四寸闊六寸面上寫偽詰諭三字每字圓點半月五印

真人命太平天國 勸懲師聖神風禾乃師楊
贖為上左輔正軍師東王

刻

詰諭國宗韋俊石鳳魁國相石位印聖各位將等知悉緣宗

天父

天凡人間人恩特差我

真主天五降凡等治天下茲於九月二十四日又蒙

天父勞心恩命

王四殿下凡繼治天下位理萬國之事真是

天朝喜事重重有加無已爾等出師在外未得周知為此特知詰諭印爾國宗暨各位將轉諭各

統下官員人等俱要女多備辦奇珍異寶差派安員折解回京以備十月二十四日

王四殿下滿月之期

天王登朝謝

天之用爾等在外亦如是日虎放

天父以報

人息便是其修軍務一切俱要凜遵

本軍師前日頒行諸諭而行可也諭到些宜凜遵毋違諸諭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回覆諸諭式 其紙包內均同上

前街

諸諭去上本司知悉茲於九月廿九日接閱弟之來奉慶次令員將回鋪院等項俱已備悉查取
但弟前奉

天帥鎮守田家鎮下

本軍師前日頒行諸諭令弟在田家鎮地方築起堅固營盤並造木牌水城在江皖沿路禦賊
恐弟等在該處一時未嘗遵得令

本軍師在朝遠有能工本牌一座持差本府承宣添鎮與押解前來後本牌到日仰弟安足軍裝
驟燒踏看河遠何處可以挽泊趕緊挽好其仰弟會同本府承宣依式蓋造多座安好俾得以
疎於魔可也諭到之日亟宜凜遵毋違諸諭

為 年 月

日

21522, 28版

滿漢諭式 其款式尺寸均同為結漸

真天命太平天國雷師後護又副軍師北王年

為

城新圍空石鳳魁元地官副丞相黃再與知志陳家

天父

天兄天開天恩特在

真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差

東王下凡輔佐

天朝佐理國政正是萬國來朝之候殘妖滅絕之時今

本軍師在朝開得湖北地方仍有些少殘妖不時前來作怪皆凡等前時誅妖未絕滅盡
之故為此特行誠諭諭到之日仰凡等即時統兵分巡各郡縣遇妖即誅見民必救務期
掃盡妖氛不留餘孽倘該縣民如有勾結通妖及引妖魔入境等弊一經訪確即行勒
洗毋得姑息致負

天父

天兄我

主天王委任之聖意

本軍師下保誠之符 凡等獲勿聽之 泛泛也 匪宜 漢道 毋違 誡諭

偽 年 日 偽 訓諭式 其紙已八寸均同偽語諭

真天命太平天國軍師左軍主將翼王石

為

訓諭秋官又正丞相曾添春弟知志緣於六月二十四日接閱弟等具回京報兄已備
悉准軍機處電作任難以取勝恐岳州城池難守等情兄已將此情由京奏
東王殿下候奉到浩諭再行諭知弟等在外俱安事事靈覺加意提防如若岳
州城也十分難守弟等可即退赴下游堅築營盤靜候
東王語諭遵行毋得悞候統候

天父天開天恩入顯雅能祛邪以魔一面飛總難逃我

天父
天凡手反過也特時將此道理講與眾兵士聽不可使有別意也為此特行訓諭諭列聖宜遵

毋違訓諭

偽 年 月 日

偽誨諭式 紙色同長一人二寸潤六寸凡軍情緊急則用雙印尋常事俱單印

真天命太平天國燕王奏

為

誨諭殿右三十枚與沫王成弟登指揮將軍總制等官知悉茲於八月二十四日接閱弟等京中各件俱悉一切但邗州地方現下雖有些少殘妖不時前來作怪俱仰弟等在彼整潔營盤約束兵士小心靈變加意防範毋使妖魔攔入並將我

天朝

天情道理時時宣講令眾兵士效胆誅妖為事總有天父主張不用慌也其餘軍務一切仍宜凜遵

東王誨諭而行為此特行誨諭諭到宜凜遵毋違誨諭

偽 年 月

日

偽札諭式 用十頁紅金帖繕寫年月上用單印

真天命太平天國真忠報國佐天侯加一等世襲陳

札諭地官糾丞相黃再興弟知悉緣蒙

天父

天兄天間天恩命我

主天王降凡宰治天下又命

東王下凡佐理天下輔治朝綱正是萬國來朝之候天興土木之時現因建造

天朝宮殿及

東王府內殿所需工匠甚多茲據冬官又正丞相賓福壽稟稱湖北漢陽地方木工廣

有今特着協理石映發柳成傳前來招集一俟招有即便押解回京以供我

天朝及

東王府應用等情為此特行札諭仰該協理前來弟處稟知如招有木工兄弟即飭其速

即回京不得在外逗留至軍務一切俱仰遵

東王頒行諸諭兩行便是為此特札

偽年

月

日

為

偽平行照會式 用十頁紅全帖繕寫年月工用軍印其偽無據玉照會偽因宗仍用黃紙

太平天国冬官正丞相功勳加一等羅 照會

天朝國宗石兄知之九月二十三日接閱

兄台十八日來函得知退至下游駐紮田家鎮招集散兵再圖進取等情並勝收
兵家常事尚望

兄台將天情道理教導兵士必須堅耐自有

天父看顧也此是兵士修鍊不正以致

天父義怒嗣後宜修好鍊正才走至請發草糧紅粉等件現據二十一檢點稟稱賢弟由

九江回省稱該處糧米甚為屬便宜安有米糧已解 天京請求
暨原為草紅粉等件前已解赴九江安省 在彼之具令人帶兵前來接濟

一層現

燕王親來九江一帶鍊奴

元可事文請

燕王酌議為是特此既會

偽 年 月

偽將憑式 用黃洋湖二人留邊寸餘偽年月日蓋楊廷燮印

其天命太平天國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賤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楊

為

頒給將憑以昭命令事照得令嚴方可以肅兵威命重始足以整綱紀茲蒙

天父

天兄入關人恩

本軍師在朝奉安

入王皆准時命地官副丞相黃再典前赴湖北地方掃滅妖魔撫安良善恐軍中兵士以及練統下人等

有不遵條命任意犯科者許爾佐將審實口供將該犯先行斬首遊營示眾存將所犯情由粘

供具稟回朝候

本軍師詳核定議轉語簿書銜將該犯官冊除名以昭慎重該佐將亦不得任意好故恭書

偽託式

凡東書

偽

善長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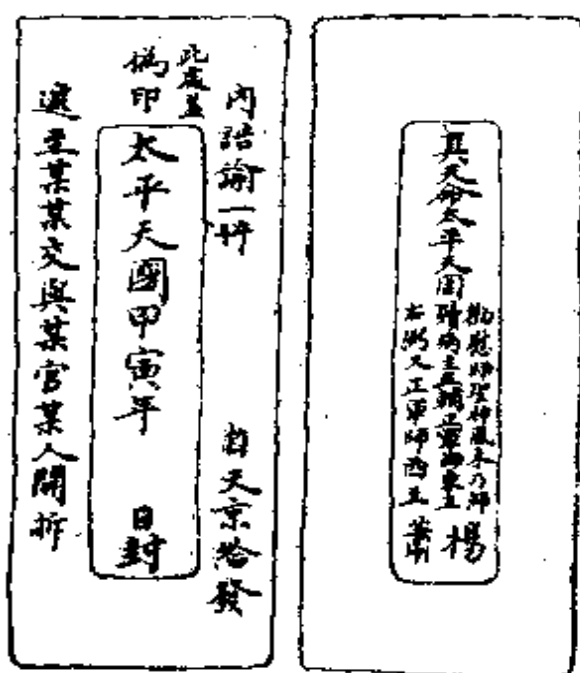
金東

偽批示後說

偽批式長潤無定偽王皆黃紙偽侯以次皆紅紙凡其下具
東奏楊逆閱後發出交偽丞相擬批偽尚書謄批偽侯以次
則由所屬六部書六部掌書擬批謄批然所批字不謄於原
柬之後故另有此式既謄之後則張帖偽署門首間有用封
筒遞回者

偽詰諭封套式黃紙硃刷

面 正 面 背



詰誠訓誨等諭封套亦
同此式惟易其偽銜而
已龍數遞減如韋賊上
雙龍易雙獅石賊上雙
獅易雙麟秦胡二賊雙
獅易雙虎

偽封筒式後說

楊逆偽詰諭封筒皆細黃紙厚表為之長二尺濶一尺正面
雲龍海水邊中列偽銜背面係偽年月日諸字如所繪式皆
用硃紅刷印其地名月日人名則用墨筆填寫背面封口處
蓋偽印一顆餘處無印章石諸逆偽文封筒如之惟不用雲
龍邊改獅麟豹虎繪畫四邊偽牒以下則用紅紙

偽本章 附稟奏稟報各件

羣賊具奏於洪逆概謂之本章然不能逕達必由楊逆率韋石諸
逆轉奏能列名於本章者惟楊韋石三逆下此具本章於洪逆惟
請安賀喜謝恩而已概不准奏事且必須請楊逆蓋印否則洪逆
不閱若一應軍務各偽官俱具稟楊逆謂之稟奏夫下稟上謂之
稟臣對君謂之奏從無以此達貫成文者稟奏二字聽造甚新緣
楊逆下洪逆一階羣醜之屬望推尊幾過於洪逆者故標此以示
尊崇之意大權悉為楊逆所攬故本章寥寥而稟奏獨多即如犯
偽令各案亦皆由下擬定楊逆入奏洪逆從無駁者賊巢百務亦

皆楊韋石三賊議奏施行在外賊目大小事件纖微必稟如稟楊
逆謂之稟奏稟韋石二賊謂之稟報稟秦胡二賊謂之稟申候以
下均謂之稟稟毫髮之事動輒具稟重複累贅筆墨繁多卑小偽
官其館充先生者率多鄙夫所繕之稟格式無定字句訛別措詞
荒謬者皆堪噴飯其銜各又有分別如韋石二賊所奏所稟則稱
小弟某某不繫偽銜秦胡二賊稱卑爵亦不繫偽銜侯至兩司馬
則書偽銜加小卑職三字於名上然不得越次白事必稟本管偽
官層層轉達此賊中文案之偽制也今就俘獲之件編次自本章
至敬稟各註一式詳註行款及用何色紙章於封賞據糧興造軍

務刑戮暨慶賀餽遺各事每錄一件庶覽賊情者得燭照其隱微
而鬼域情形亦無地可以遁匿也

偽本章式

用大黃紙疊成四頁面頁面水畫雲水雙龍中堂三寸長格墨筆寫本章二字上蓋楊逆偽印頁裏紅格十二行行各二十四字不用封套另用紅紙補龍逆書裏入紅紙套內由偽恭護遞至偽朝門當日批出即由偽侍衛遞至右逆頭門

小弟楊秀清立在此

陛下聖小弟韋昌輝右逆開跪在

陛下奉為議定職官懇 恩封賞事緣蒙

天父

天凡天間天恩左我

主二凡降凡為天下萬國真主建都

天京

天軍日繁日多需人佐理今弟等入膽借議

開具名單一位啟奏我

主為我

旨准施行以便弟等轉飭詔命官書與金榜掛朝門如此緣由理合爾具本章啟奏我

主為我為我為我御照施行

偽

年

月

日

御照等所議是也即照單封職勅理天事便是欽此

小弟楊秀清五在

陛下陞小弟章昌輝石連開跪在

陛下奏為微辦米糧以裕國課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天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建都 天京兵士日眾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國課等細思安徽江西米

糧原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文報納稅如蒙

恩准弟等即頒行諮諭令該等遵辦詳回 天京 聖倉堆積如此緣由理合肅具

本章啟奏我

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偽 年 月

御照胞等所議是也即遵佐將施行

日

小弟楊芳清五在

陛下暨小弟等萬禱石過問跪在

陛下奏為借議制度請

旨遵行事緣事

天

天兄天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為天下萬國其主正是為國未朝之候太平一統之時須明定制度章程以壯

天父之威風弟等天啓借議

二兄朝帽用雙龍雙鳳帽額上繡一統山河下繡滿天星斗弟朝帽用雙龍單鳳帽額繡

單鳳企雲中止弟朝帽亦用雙龍單鳳企山崗過帽額繡單鳳弟朝帽亦用雙龍單

鳳帽額一邊加繡一蝶內繡單鳳企牡丹帽額皆如一把扇式俟相以下朝帽俟弟等

議定再奏如此借議未知合否理合肅具本章啟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偽

年

月

日

仰照弟等所議皆是准行欽此

小弟楊秀清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出師誅妖理合奏明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天開天恩差我

主二兄降凡誅妖日下正是殘妖將盡之時弟等借議命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出

師廬州一帶誅滅妖魔撫安良善並帶前十一軍兵士及弟府各護官兵人等前

往如此酌議擬於八月十四日起程前進理合肅具本章啟奏我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偽

年

月

日

御照胞弟等嚴語官員兵士效胆誅妖早日太平共享

天父大福也欽此

小弟楊秀清在

陛下暨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次及洋烟之犯天條事緣據夏官正丞相何震川稟稱轉據殿右二檢照胡

海龍東橋前三巡登嶺種英於十月十八日在 又京城內新橋地方拿獲周亞九
李連升子順泰等朋吹洋烟一案並起獲烟具烟泥等件已由該地官承審確實取
有口供稟報前來弟等未敢擅專理合肅具本章恭附原供政奏武
五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御照施行

偽 年 月 日

御照弟等所議皆是周亞九等即斬首不留欽此

小弟楊秀清在

陛下登小弟韋昌輝石達開跪在

陛下奏為起造 天朝宮殿先期奏明事緣弟等前奉

二兄詔旨命拍木工泥工起蓋 天朝宮殿迄今少日未能奉行弟等罪實有餘

合蒙

天父開恩赦石田檢照張朝爵由安燕解回各項匠作兄弟弟等擬於明天令仲后正時銜張維

范帝領各匠在朝門伺候或先起內宮或先修后林苑恭候

二兄照明以便弟等轉飭該官遵

旨祈理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本章啟奏
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御照施行

偽

年

月

御照明天衣刻興工欽此

偽京奏式 用黃紙畫成潤窄長短不拘

年壽奏曰綱京奏

物慈神聖神風本乃神九千歲千歲千千歲殿下為京明乞

贈明王左輔正聖印東王恩寬宥事蒙

八

天兄大開天恩

天玉鴻恩及我

東王重厚恩命年壽柱上江一帶巡查河道以重防禦並蒙我
東王頒發行軍號令查本年壽親讀之下感激靡涯足見我

東王劉勤勞心籌謀軍機國務無微不至
熟志營規是以不搦冒昧即將戎

東王魏令擇其至要者飭令魏劉官刻成刷印發給各街各頭子一紙傳諭該統下兵士人等
命其時時熟讀謹記在心方不負我

東王籌謀軍務之至意也
年有大壯無識未如是否不敢擅專理會東王伏乞我

東王金裁恭請

全書

年翁奏曰綱稟奏

勅諭師聖神聖乃評九十歲千歲千歲殿下為回後京明事錄於十月二十三日午
賊所至左輔正軍師東王

劉田家鎮行營啟接十月初七日頒發

全諭一併蒙我

東王勞心凡保舉官員必須查其平素歷練老成精明靈變然後傳該員

前來親自勘驗觀其言語舉動進退趨避果堪勝任再行保舉東王回朝

毋得徇情濫保等因仰見我

東王慎重人才無微不至早請遵即謝明各官嗣後凡有保舉官員毋得徇情濫

保有點官方以重人才而慎選舉時時親為勅諭陳遵我

東王全諭而行所有年爵接奉誥諭收復條由理合及具稟奏恭請

金安

小弟韋俊跪稟奏

勅諭仰聖神風來乃師九千歲千歲千歲殿下稟奏為誅奴情形據實奏明事
竊臣王左輔正軍帥東王

竊臣於十月初七日在蕪湖舟次接奉

誥諭一件跪讀之後遵即稟奏回復以安 金念初九日開船上行於十八日申刻行

抵田家鎮大營與 燕王秦兄公同酌議小弟帶統下討差及忻州調來土八

討將半渠修仁所統左十五右十七中十五三軍兵士從馬鞍山上路兇刺兼防

富池口以慮出來作怪小弟於十九日榮刻同鎮營弟以德姪在駝背桑樹

及半壁山兩路一岸秦兄於馬桶山江邊上岸三路兇刺詎意奴魔從馬

鞍山亦分三路前未與我聖兵迎敵鎮營弟以德姪身邊兵士被砍逆

天父排定入難逆料懇求

敵伊等前逆且攻妖魔人從後路抄入小弟見事勢可危即從河下上船
而回泰元率領兵士由上路追敵不期殘妖亦分兩路來進富池口妖魔亦來
炸怪泰元首尾受敵只得亦由河下二船內回小弟回船後時已百刻持令統下
兵士在河邊截尋兩人均無着落有逃回兵士稟稱二天連前妖前迎統妖
圍繞均被矛朝身入小弟伏思與鎮衛弟以德柱兩載出師寧務事皆
均皆和難高誠有大有幫助一朝被害慘日傷心冥字由

殿下寬心安福弟等回船之後查無兵士被傷者十有八九浸水身死者約
數百人統計千餘人昇天享福至伊等統下各員及尉差人等已全至

安者

翼王殿下所候鋪派所有

殿下前賜石鏡翁等以德將憑二張皆帶在身邊想已失落其印信二顆

現奉弟處候有安便再行寄京軍務一切仍懇

殿下頭行誥諭俾得遵循庶不致誤特此稟奏跪請

全體全安

偽京報式 用黃紙書成長短未定

年爵秦曰明跪京報

電師左軍主將翼王五千歲十歲十歲殿下京報為京明察看地勢情形已

惡貴裁事緣家

天恩

主恩及我

翼王重重厚恩命年爵往湖北安徽一帶地方巡查河道以重防禦年爵沿江一

路以來查看地勢惟有彭澤縣之上有一小姑山其山居中該處水面較之各

處甚窄且此處亦係湖北江西下游總口最關緊要年爵意欲在此地方兩岸築造營

盤添令委員統帶兵士在此鎮守再江中用木障造成木城修作礮台掘取江

面不獨可以防備伏船窺探而且可以稽查來往船隻年爵大胆如此妄議未

知是否不敢擅專伏乞裁

翼王貴裁後祈稟奏

年王全鑒指示遵行如此踏看地勢緣日理合稟報恭請

賈安

年壽壽日綱覽京報

電師左軍主將翼王五千歲千歲千歲殿下京報初回覆京明事緣於十
月二十日已刻回交鎮行營欵接十月十三日頒來
賈諭一併欵知荷蒙

天父

天兄大顯推能

天生鴻福及我

翼王賊德所有建德殘賊已命冬官正丞相羅大剛暨指揮賴桂英等於本月
初十日誅滅該處殘賊三四百餘隻餘賊潰散逃遁遠方建得一帶業已
安堵矣至與國州之育才官胡萬智並池州貴州兩郡有天試翰林亦在於該
處持印理民務命年壽暫留伊等在於該處辦理恭候

東王金諭定奪年壽自當凜遵兩行又蒙我

翼王勞心教導軍務命早爵在田家鎮一帶盡心竭力約束官兵防守堅營盡力
可退兵直刺等語予將會同國宗兄弟等嚴嚴右三十一檢點曾鳳傳壁指揮將
軍等酌議時時約束兵士加意防守以已哉
翼王寬心安福如此緣由理合度具稟報恭請

台安

太平天國天官正丞相督試正總提功勳聞文加三等曾 照會

殿前丞相天朝副總典聖庫功勳監試加三等譚元 臺下為照會事

緣現值仲冬天氣漸寒前蒙

天父開恩賜來表袍甚多除將給給披送奉 天朝及

列王殿用外如有次等表袍不拘表面照發數件交相尉帶回為要再聞

凡台前次買有拖尾風琴一張未知其式如何声音可好否交來尉帶回一

看明天即着人送還斷不敢稍有損失致

凡台感傷近日如求

東王爵總令問安十祈落徽街一時持此照會並請

玉安

偽年 月 日

照會

太平天国殿左三十一檢點功勳平湖加二等曾

殿前丞相石三十八指揮功勳加一等彭兄素下隊於昨大十四日接奉

燕王海諭命等轉諭

兄台作速前往州幫同本檢點陳兄誅妖所有富池一帶地方營盤印文與殿前丞相何

兄在處某道其統下差尉人等一並帶去為是

燕王現在九江巡察奸宄不日即可駕臨富池口踏看營盤且有何兄處且諒必得宜

兄台可寬心前去州致胆疎滅妖魔萬事總有

天父玉張

大兄搭拉願

兄台指日為到成功早日太平一統是所至囑特此照會並候

玉安

偽年 月 日

太平天國水營前營軍夫卷總判平湖加一等劉

照會

後二軍監軍郭元知之曉據水營前營查未為勝稟稱伊衙牌尾劉大典一名於九月十八日生左

聞知右

凡衙縣近如累為貴重即夜運以便運

東王前次諸諭各衙兄弟不得私自互衙過信且現下軍令嚴肅望

凡台知之是以特此照會並請

玉安

偽 年 月

殿前檢點水武總制功勳如一等年職黃榜超敬東

殿前丞相右拾武檢點功勳如一等林大人案下京為請領軍裝以便謀賊事年職荷蒙

天恩

主恩界以重任管帶後二軍通軍兵士現值賊氛未盡又蒙

檢點夫不棄過頑命年職紫衣南門外防守以魔昨具後二軍軍師劉瑋得稟稱

營內缺少長隆紅粉等件恐以魔倉庫前來難以批聖懇請轉稟飭發等情年職

細思長隆紅粉為謀賊要物本便缺少理合開具清單據情轉稟懇乞

檢點大人賜印信俾往各衙祇領實為

恩使再小年職代備鴨袍拾隻羊羔二隻敬呈
案下為

檢點大人祭告

天父之周如此緣由理合肅具敬稟並請

玉安

偽

年

月

日

後二軍軍師功勳加一等小年職劉塘得敬稟

總制大人案下緣蒙

天父開

恩小年職

衙內兄弟

衆多日

運買菜

缺少錢

文意欲

在後二典

聖庫請

領大錢十

五十四百文

計統下兄弟一百七十餘人每名約得八十文之數未敢多請

理合稟明懇求

總制大人開恩施行則小年職及各兄弟均感

天父鴻恩於無既矣肅此敬稟並請

玉安

中五軍前營中旅帥小年職別在二敬京

中五軍軍帥功勳加一等卓大人案下稟為求發船隻奉竊小年職今奉

天命出師既下凡弟四十餘人僅沙灣船一條不敢起坐昨在

檢點大人衙內求發封條未曾給有船小人多實實不便今乞

大人開恩

大人格外開恩在

張大人衙內代小年職求與封條一張以便往河下封船一奈理合敬稟並請

玉安

中四軍前營前一平長功勳加一等卓端容敬稟

後營軍帥善人功勳加一等陳兄案下稟明天十九日房宿禮拜之辰弟統下四兩司

馬共帶兄弟一百零十五名內牌面九十八名每名領錢二十二文共領錢二千五十八文

牌尾兄弟三十七名每名領錢十四文共領錢五百二十八文二共應領錢一千五百

八十六文又兩司馬四員每員領俸錢三十五文共該錢一百四十五文小年俸錢七十

文統共賞領禮拜錢二千七百九十六文理合具稟懇求

師中善人發下以便分與眾兄弟同沾

天恩兼辦供物虔誠祭告

天父祝福無疆如此緣由理合敬東寫明並候

善人兄台上安

為

年

月

日

殷右言檢魚陳王成東中

燕王台下緣小年職前因恢復武瑄微勞蒙

八父

天兄大聞天恩及

天六

東王登列王厚恩升為殿右三十檢點之職感教國教奮不顧身不料水路有曹

妖頭破船下來甚屬利害早路又有塔楊二妖前來十分作怪小年職所統帶

後十三軍兵士並水營前四軍兄弟苦戰不能取勝只得棄船下退保守圻

黃閣封江武瑄城內國宗大人及地官到丞相大人亦守不住大約也要退守吳

國大治一帶合聞

燕王退查河道不日可到郴州四家鎮年職所統帶二聖持此崇申並稟知國宗兄弟齊

會於田家鎮原可誅殺以毫小年賦無能之處尚求

燕王京奏

史王問息故甯則感敬於無既矣所有妖魔作怪情由理合稟申並請
玉安

本國甲寅四年九月初七日

偽告示

賊之初踞永安也官兵四集圍深藏何告示之有即洪逆登
 不過以寸帛書數語晚諭賊眾而已及由長沙下窺姑明目張
 大肆偽言洎陷江寧夜即自大大張偽示遍貼街衢楊逆所出
 示稱誥諭韋逆稱誠諭石逆稱訓諭秦胡二逆稱誨諭出外據
 國宗亦稱誨諭侯相檢指稱晚諭將軍以下稱劄諭偽王皆畫
 龍邊侯以下紅紙無邊誥諭上畫雙龍下雲水誡諭上畫雙鳳
 雲水訓諭上畫雙柳下雲水誨諭上畫雙虎下雲水紅紙告示
 文致未刊刻畫式刑賞生殺喜慶生誕亦皆出示如洪逆偽生

則楊逆出示楊逆則韋逆出示韋逆則石逆出示之類一示之成
更易數四由偽侯定稿呈於石逆准行則送偽詔命衙繕寫寫成
交石逆判硃送楊逆處蓋偽印轉交偽宣詔官發貼日新月易筆
墨繁多且城內閭市半皆榛莽縱有居民亦多粗鄙方欲逃之不
速何暇顧目賊之初意想此以惑人又將誰惑耶至於在外擄掠
之劇賊其告示更有不可究詰者又難僕數今就偽文案中告示
參以逃人口述及江甯城內所出之示標著數式以例其餘

楊逆告示式

真天命

誥謝朝

天父

天兄大開大日

真主天土啓

天父

天兄差我

主天土降

天王萬壽

本軍師及

天朝為我

天王祝壽

天父收念

天玉多多採辦寶物元期十日齊獻

天朝並具本章由

本軍師代奏以進

天既並於萬壽前三日一心齋戒虔敬

天文林答

天恩為此特行誥諭尔等須安凜遵毋得觀玩自悞致負

本軍師屬望殷殷之至意切誥諭

年

月

日

韋逆告示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雷師後護天副軍師北王韋

誠諭朝內軍中官員兵士及各街兄弟人等毋使妖惑致干

為

天珠極靈猛者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天開天恩時差

真主天玉降凡宰治天下又命

東王下凡乃理人世輔佐朝綱

天恩生文凡屬合生賦性者應時時感激方足以圖報

天恩於萬一逆有織營總制吳長荪等身受

天恩不知圖報勾結妖魔欲破天京案

天父天顯權能密中指出將妖魔殺退並拿獲剪髮通妖逆犯多名以正

天法又有妖婦宋天妹胆敢謀逆欲思私藏紅粉毒膏

東王亦字

天父指出此等行為實實令人髮指除將來天妹明正

大法外誠恐尔等聞於妖習一時被惑作出此等逆事迨至身首異處已不可救

奉軍師心實不忍為此特行談論尔須安認實

天父仰體

天王救世之意雖規下善此大家堅草時草將來自有大福享也若生異心是
自甘鬼路前功盡棄那時悔之無及也切 凍道毋違誠論

石逆告示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電帥左軍主將翼王石

為

訓誨 縣良民各安生業勿受妖惑驚惶違徒事照得

天父

天兄天間天恩親命

真主天王宰治天下人命

東王及

北王輔佐朝綱業已建都天京現下四海歸心萬邦向化今特命

本主將前來安徽撫安黎庶援救生天尔等良民生逢其時何其大幸茲
因四路尚有漏網殘妖未盡誅滅業經特派大員統兵四出搜捕妖魔誠
恐尔等惑於謠言擅自違從縱有妖賊乘機入該境尔等即遵

本主將前次頒行訓諭一併展拿解呈安徽自有重賞為此特行訓諭尔等良民須要敬

天識

主認寶

東王那時自有

天父看顧也切不可妄听浮言須知一經遷徙或去家業或喪身命其言不可勝言既使天父大顯權能將四海殘賊誅盡自享永福於無窮也尔等其各凜遵毋負

本主將訓誨殷殷之至意也切毋違訓諭

秦逆告示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

為

誨諭 朕四民急崇真道勿受妖逆欺干

天誅事緣蒙

天父 天兄天開天恩親命

真主天王降凡斬邪留正復差

東王輔佐朝綱輯安黎庶茲於 月又命

本燕王統帶雄兵百萬週游天下良善必救妖匪必誅凡尔四民好安居

樂業永年

天福於無窮但良善不齊共敬

天譴

王者固多而輕信謠言者亦復不少近有不法之徒甘受妖惑胡言爛語捕風捉

影搖亂念以致愚民互相驚擾除嚴飭官兵分段查拿造言之人外為此

特行誨諭凡尔四民須要醒醒不必多生恐懼况各郡縣未以團集鄉民

即有些歹殘妖攔入何難一時撲滅自諭之後各宜安分守業倘再詭動

那時

天法無私一家長幼均斬不留切：凜遵毋違誨諭

陳賊告示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真忠報國佐天侯加一等世襲陳

為

晚諭大小官員兵士等知悉照得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隊蒙

天父

天兄天開天恩差主

主天王降凡為萬國太平真主復差

東王及

列王佐輔朝綱安良善現下景運昌隆文章輔就理合宜洛遵定制以判

崇卑是以

東王格外勞心因紅黃二色為

天朝貴重之物凡有官者即遵官職製造穿着無官之人僅准紅色包頭具

汗袍靴履足表尤不准用限至來春四月初一日止逾期者斬首不留等因

遵此為此時行晚諭仰尔大小各員兵士人等極宜遵守禮儀鄭重紅黃二色其已成之物只准穿在內服不准作為外觀倘限期已滿一經查出按照天法斬首不留那時悔之無及勿謂諭之不先也亟宜凜遵毋違晚諭

韋石兩逆告示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天朝國宗提督軍務

海嶺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陋俗以歸正道事既得去邪所以崇正革

故即以易新除蒙

天父

天兄天關天恩親命

真主天王降凡主宰天下後差

東王及

列王輔佐朝綱斬邪留正除暴安良業已建都 天京四海投誠萬方向化
振方新之

國運人盡歸真革已敝之頽風俗皆改舊嚴男行女行之別秉至公至正之心
凡普天之下有不合乎規條越乎禮義者均我

天朝所深惡而痛恨者也

本國宗恭承

天命出師女民革除惡習禁遏流風爾等地方有邪淫之輩干犯規條為此愷

切誨諭仰尔官兵良民一体知悉凡有蠢惑人心敗壞風俗者列名於左

一男行女行最宜分別也間有官兵等將汚穢衣服送與民婦洗浣並有

催情民婦縫補衣服者既已私相授受唯免眉目傳情不可不防嚴

杜漸以避歪風嗣後如有官兵催情民婦洗衣縫紉者概斬不留其

有奸淫情事者男女並坐

一場妓最宜禁絕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習士農工商女習針指士讀

天法究治

一夫一婦理所宜然倘有習於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條規
開娼者合家剝洗鄰佑擒送者有賞知情故縱者一體治罪明
知故犯者斬首不留

一洋烟黃烟不可販賣吃食也洋烟為妖貽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癮病
入膏肓不可救藥黃烟有傷骨體無補飢渴且屬妖魔鬼惡習倘
有販賣者斬吃食者斬知情不稟者一體治罪

一經查覺定按
以上各款尔等官兵人民俱要嚴為素絕不可故犯倘有犯此者

本國宗言出法隨決不姑寬濫之愆之母違誨諭

賊情彙纂卷八

賊文告

偽律

賊中所刻偽天條書偽營規皆粵西舊例賊目殘忍專事威劫所
增禁令日繁俘獲偽奏章稿內有增議太平刑律多條又偽燕王
奏曰綱所出告示亦載應斬罪多欵謂之律則羣賊遵奉又統謂
之天令夫令所以馭軍律所以制民而兼制軍者也賊中百姓皆
藉為兵是有兵無民矣賊目概稱條禁為令也亦宜令搜剔俘件
凡有關禁令者悉彙錄之以偽律之規模大備所可異者處處森

擄焚殺時時禁人不得姦擄焚殺細微之故過笞且不足賊輒律以斬首夫妻人倫之始如或同宿輒併首就誅此等行為雖執三尺之童告以事理亦能知為不可即使商鞅定律周來執法恐亦持筆難下也賊之梟張則全恃行軍有法賊之滅亡則在虐民無人理諸偽制皆足亡之而尤以偽律為至酷耳

餉律諸條禁

一 凡營中每逢星昴房虛四宿禮拜之日亦要三更起身洗面虔誠禮拜讚誦天父皇上帝恩德不得怠慢

一 凡紮營盤處所以必須詳察地勢不得隨意住紮致妖魔攔入有傷兄弟

一 凡兵士打仗殺妖之時俱要虔誠跪求天父皇願助陣殺妖

一 凡營盤之內俱要潔淨打掃不得任意運化作踐有污馬路以及無羞恥處澗泉

一 凡各衙各館兄弟在館無事除練習天情外俱要磨刀洗刀鎗

操鍊以武藝以備臨陣殺妖不得偷安妄食天父之祿

一凡營盤四圍俱要築土城挑濠溝密釘竹簽以防妖魔鬼計

一凡各衙各館兄弟倘有口角爭鬪以及持強鬪架俱是天父所深惡不問曲直概斬不留

一凡軍中兄弟俱要謹遵條令公正和儉不准大呼小叫俱要安靜無喧

一凡我們兄弟行路不准強拉外小挑抬即在外小屋內打館亦不准妄取一物

一凡軍中兄弟五十歲以下至十五歲以上一間聖角响俱要裝

身赴各本管衙聽令殺殺

一凡遇殺妖之時頭陣鼓角即要吃飯二陣鼓角裝身持械聽令

三陣鼓角一齊踴躍殺二是後者斬

一凡殺妖之時間鼓則進聞金則退不得違誤違者斬

一凡我們兄弟在鄉村住紮不得強帶他人子弟做自家子弟違

者斬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修好鍊正不准吹洋烟吃黃烟飲酒虜掠姦

淫犯者斬首不留

一凡各軍兄弟行路俱要認定大旗各歸各隊不得越次爭先耽

延遲後違者斬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各歸各衙不准私自過館及在別館寄宿等弊違者斬

一營中設有青白紅黑旗四面如妖魔從東邊來則搖青旗從西邊來則搖白旗從南邊來則搖紅旗從北邊來則搖黑旗兵士認定旗之顏色即往何方殺妖若妖魔從兩路來旗亦兩面齊搖兵士分頭殺妖派在左邊殺妖不得到右邊派在右邊殺妖不得到左邊違者斬

一凡城中營中望樓設紅黑旗二面如妖魔從水路來則望樓上

搖黑旗從旱路來則搖紅旗水旱兩路俱有妖來則紅黑二旗
齊搖各要努力殺妖退避者斬

一凡追殺妖魔所遺金玉衣物自然皆為我得必須殺盡妖魔將
殘妖追出四五十里外方准收取妖物解歸聖庫自後殺妖之
時路旁金銀衣物概不准低頭檢拾以及私取私藏違者斬首
不留

一凡我們兄弟如有被妖魔迷懺反草通妖自前天下凡指出
即治以點天燈五馬分屍之罪

一凡各衙兄弟如有三更逃黑夜被卡房捉拿者斬首不留

一凡兄弟在衙靜坐俱要習鍊天情不准坐卧喧囂胡言亂道以及唱邪歌說邪話等情

一凡兄弟俱要熟讀讚美天條如過三個禮拜不能熟記者斬首不留

一凡天條書中各條如有違犯斬首不留

一凡我們兄弟俱要鍊得正正真真不得脫衣露體睡覺不准脫裳

一凡各衙牌尾兄弟在館俱要削竹釘夜晚輪流夫更不得恣情偷安

一凡軍中兵士打仗昇天此是好事不准哭泣緣是人有志頂天已隨天父到大天堂享萬年之福何用哭也

一凡軍中兵士無故昇天亦是好事所有昇天之人俱不准照凡情歪例私用棺木以錦被綢緞包埋便是

一凡東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駕出候丞相轎出凡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兵士如不迴避冒衝儀仗者斬首不留

一凡東王駕出如各官兵士迴避不及當跪於道旁如敢對面行走者斬首不留

一凡檢點指軍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過列王規矩如

不迴避或不跪道旁者斬首不留

一凡各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須起身奉茶不得怠慢

一凡朝會敬天父時如有官員兵士喧罵者斬首不留

一凡接遞緊要公文如有違誤日時者斬首不留

一凡寫辦軍務緊要公文如有心錯誤者斬首不留

一凡典聖庫聖糧及各典官如有藏匿盜賣等弊即屬反草變妖

即治以點天燈之罪

一凡有人私帶妖魔入城或妖示張貼謀反諸事自有天父指出定將此人點天燈其知情不告者一概斬首不留

一凡私盜關憑混出城卡一經查獲定斬不留

一凡假冒官員私打先鋒者斬首不留

一凡無故殺官外小者斬

一凡焚燒外小房屋者斬

一凡虜掠外小財物者斬

一凡犯第七天條如係老兄弟定照天燈斬兄弟斬首示眾

一凡夫妻私犯天條者男女皆斬

一凡強姦經婦女喊冤定即斬首示眾婦女釋放如係和姦即屬

同犯天條男女皆斬

一凡姦老弟如十三歲以上皆斬十三歲以下專斬行姦者如係
和姦皆斬

一凡私藏金銀剃刀即是變妖定斬不留

一凡剪髮剃鬚刮面皆是不脫妖氣斬首不留

一凡聚集飲酒私議軍事巡查等棍一概同斬

一凡吹洋烟者斬首不留

一凡喫黃烟者初犯責打一百加一個禮拜再犯責打一千加三

個禮拜三犯斬首不留

一凡傳令聽講道理如各官有無故不到者枷七個禮拜責打一

千再犯斬首不留

一凡各館書士如有編造歌謠及以凡情歪例編成詩文送隊兄弟者斬首不留

一凡行軍黑夜發妖風驚營必尋出起首喊叫之人斬首示眾

一凡黑夜夫更如果貪睡被旁人將鼓桴去交出告犯者責打一

千再犯斬首示眾

一凡挑濠溝築土城一切軍中事務如有口出怨言者斬首不留

一凡辱罵官長者斬首不留

一凡有反草通妖之人經天人指出通館通營皆斬首

一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爾等靜候刪改鑄刻頒行之後始准讀習

一凡一切妖物妖文書一概燬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斬首不留

一凡邪歌邪戲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戲者全行斬首

一凡朝內軍中如有兄弟賭博者斬首

偽官照

附關忠時記邊城財館門牌印據鼎案部牌

逆賊百事怪誕愈出愈奇其一切喪心作偽之處有非筆墨所能
罄者其偽官照亦一端也自粵西至金陵雖大委偽官尚無憑據
不過榜列姓名懸掛偽朝而已癸丑六月楊逆始議每偽官各予
官憑一張謂之官執照由韋逆定稿畫式先稟楊賊後奏洪賊取
偽旨頒行我軍於甲寅八月克復武漢俘獲賊中文案始得見之
然其上並無洪逆偽印中蓋楊逆偽印於編號騎縫處蓋韋逆偽
印半鈐照上半鈐底簿今就所俘者繪其式於後以見庸瑣狂寇
亦專以虛名餌此不馴之民也而無目者流見其雲龍邊幅列端

指之字如如斗之印莫不什襲藏之自幸未幾方來居然身膺華
職已吁泥塗市井日不識丁陷身賊巢驟膺寵命有不盡死力以
圖報者乎尤可異者賊中之官愈尊窮究其平日流品必最賤率
皆囚盜完徒與臺優隸方之爛羊都尉狗尾續貂抑又劣矣且官
無常俸之官無任所敝衣藍縷並不得一服偽職官服被餉者亦
可謂至愚若大將軍告身只博一醉此等官憑又奚值一醉哉

偽官執照式 白紙刷成上邊雙龍兩宮龍各一各下刻水雲邊約寸半湖中寫

真天命太平天國

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
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

頒給官執照事照得 天用之官佐理

上帝天下之事必以頒給照卷印信以昭慎

天威照職授官照份理治

天事尤以執照為據茲蒙

天父

天兄天開天恩暨我

主為恩

本軍師將某某 互結公同

保舉某人壹名保奏

天玉旨准封升某人為

為

大報國速速此照

自應執照赴任毋得有違為此頒發執照一張仰該官收執以憑赴任領印辦理
某任事務須依公忠正理辦不得有朦昧濫冒致干法究宜立志項

正月第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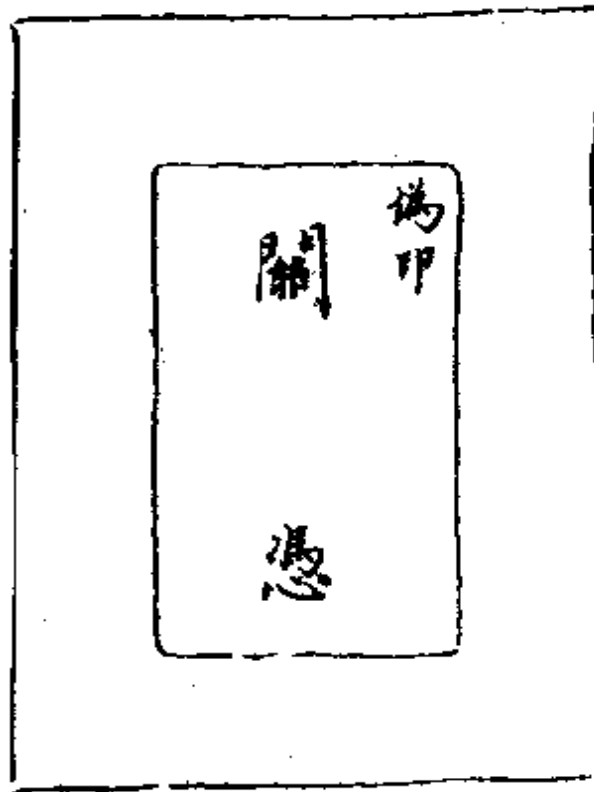
太平天國年 月

右給

某官

此執 給

偽問憑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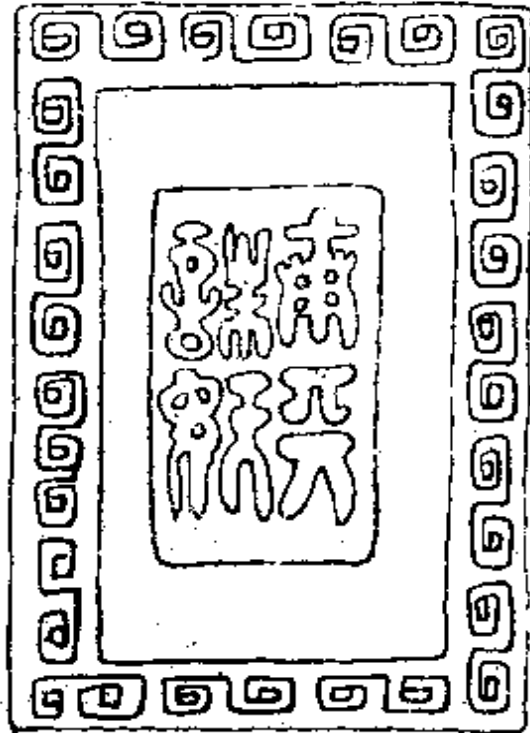


解 8c 2 291c

偽關憑用白洋布一條長八寸寬四寸墨筆寫關憑二字上蓋巡
查偽印賊踞賊池於各城門皆設巡查惟開一門准其出入所蓋
偽印即係此門巡查之印印旁別有暗號背面有粉筆花押街中
有底簿可稽其暗號數日一換凡未及繳換者即係真關憑但與
現換之式不合亦指為妖執而殺之我軍雖曾俘獲然仿造甚難
另有買菜憑據即由各館開一紅黃紙條上寫着某人出城買菜
諸兄弟不得阻攔上蓋本館偽官偽印亦可出城前在江甯因內
應市發盤詰甚緊忽改用偽王妃松樹立鳳之印非此憑據萬不
能出城總之賊窮思詭計無非防人逃及我兵混入也查驗關憑

在城則盤驗於城門在鎮集則設卡房以稽察之江寧查詰較嚴
 他處亦甚鬆懈曾詢湖北難民云往往乞偽官充先生者隨時寫
 一紙條令有外小某人往某處購買何物眾兄弟不得阻攔等語
 出城出卡偽巡查畧一省視立即放行矣夫治平之世良法畢具
 在事者不必盡賢陽奉陰違猶不能無弊况賊之伎倆乎賊日徒
 用機心羣賊多偽脅從甘心事賊讀書識字者百之一二耳又安
 能保其恪遵其制精覈嚴查歟此賊自矜得計而旁觀竊笑其愚
 者也

式據憑記時賊



據

憑

賊目役使奸細方有二寸八分長二寸寬黃紙一方漢文花邊中刻空心篆文奉天誅妖四字更刻草書憑據二戳如左營則印於左邊右營則印於右邊前營則印於上後營則印於下中營則印於中然後又分牌面牌尾牌面則印於上牌尾則印於下凡暗記一張上必加二小戳所印之處無定蓋先分何營後分牌面牌尾故也每印必先印憑字又側加一據字並非印色滿紙花文印文皆係銀硃水印二戳如印狂草顛倒模糊專意使人不能辨識此係揚州生員胡範卿為秦曰綱設策創置者自矜巧妙無比孰知我軍搜出一望即知為賊物不付訊供便可正法矣近來賊知暗

記不行遂又於其人之身容為暗記如左營則剃左腋毛右營則
剃右腋毛前營則剃頂心髮後營則剃兩腿毛中營則剃陰毛以
分別之總之賊之秘計朝更夕改既倖有此伴即應繪圖繫說云

偽貢單 附鄉官門牌封條

促未叛逆之輩必捏造邪說藉口救民勸民協助速大肆其凶殘而猶謂與民無擾逆賊所至之處未經擾劫之先必脅人貢獻且以免抄免糧耕墾鄉愚厭見兵革欲請室家之安不得已而作權宜之計莫不罄囊篋以供賊之饕餮賊之邪說已驗肆毒愈深遂創造貢單陽為妥撫之名陰寓搜括之意其一切被害情形已詳載賊糧榜劫條內茲不復叙然賊日甚多偽官甚眾凡出外擄掠之賊無不懷貢單以往者當其踞一鄉一邑之時先以小惠籠絡無業游民為之耳目探聽某也富某也貧然後大張偽示令百姓

於三日內辦好貢物交至某處領給貢單云云甚有一戶而領四五貢單者蓋賊又分別所貢為何物則填何項貢單以予之如銀錢衣物則蓋偽聖庫印信魚鴨雞猪則蓋偽軍人印信餘可類推無目者見其牌票朱標印信纍纍幾欲倚為護身符矣及至谿壑已盈席捲而去後來之賊又立新章其荼毒拷掠有甚於前者嗟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小民之脂膏有限逆賊之餽饗無窮言之心傷思之髮指今沿江數百里農民知賊之貢單無益鮮有貢者然科派章程已定收糧之令較貢單為更迫矣其初陷之處貢單仍盛行焉今就俘獲貢單詳著其式於後其已立鄉官之處既造

軍冊家冊復編給門牌如江寧賊館之制封條則各偽官皆有之
卒長兩司馬外出擄劫亦各帶封條數十張但見錢穀即封徐徐
搬運賊陷湖北麻城縣盡封富室質庫喧傳官軍至賊旋遁去三
日後復至所粘封條此三日內無有敢揭去者今併摹其式於後

心貢單式

真天命太平天國

勸慰師聖神威不乃師
賄病上左朝五軍師東王
右朝右五軍師西王蕭

為輸誠進貢

給付執照事據承死回心順天痛改前非欽崇

天父上主皇上帝並領心歸附

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

真主日行皮具禮物進貢

天朝業經

聖庫查收註籍在案繼自今爾後村人等務宜朝夕欽崇

天父上主皇上帝格遵天條總期修好鍊正為要俟四海昇平查明冊籍將該投誠鄉士量才

品使令給執照以為異日合符之憑各宜深遵毋貽日悞速須照

省 府 州 縣 鄉 民

某人

進 貢 何 物 件
此字上有四方紅圖章陽文進貢二字

右執照給該鄉民

某人收執准此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

照

賊館門牌印據船票船牌

賊中初無門牌之設癸丑六月訛言有官兵混入江甯城舉國若狂韋賊始倡議設立門牌逐戶編查以尺許白紙先書偽官名姓次列給役之散賊後列為年月鈐蓋章賊偽印印旁編號以天父為恩度大無邊八字每字十號每賊館各一張若門牌無名或未領門牌者均指為妖殺之出師在外行船之賊亦有船牌如門牌式甲寅三月江甯監生吳維棠在城謀為內應事泄維棠走免城內一日子驚與謀者逃散殆盡先是維棠諭眾曰向帥進城爾諸人臨時將所蓄長髮在辮後剪去方寸一塊以為識別即可不殺

此大帥密令云云故城內剪髮者以千計事既未成維崇又走免賊恨愈深將剪髮之人屠殺淨盡並令閭城之人無論新賊老賊俱赴韋正偽王聽令未經剪髮者給印據一張長四寸濶二寸上用偽王妃花鳳印印文無字左立一鳳上覆松樹長二寸濶一寸三日又傳令驗據無據者立殺之統計驗髮驗據所殺不下萬人今將所傳門牌船票船牌及曾見過之印據俱繪其式於左並記江甯城中情事俾知其設立之緣起云

太平天朝天官正丞相秦曰綱衙內牌面牌尾兄弟姓名列
於後

牌面

牌尾

秦曰綱

秦士楨

某某

共牌面

名

太平天國發好三年六月

日

天字第八號

門牌用白紙刷印太平天朝牌面牌尾年月日諸字皆宋字刻就
者其餘人名等字皆隨時填寫又字第幾號則畫狂草偽印蓋於
年月日上

行船路票

真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 為

巡查河道來往船隻嚴禁私藏奸

究事合據 坐船 茶既帶

兄弟 名內裝
水手 名

由 至

仰沿途巡察官照數驗明不得多少方准放行如數
目不符情形可疑即行檢拿嚴究違此

太平天國甲寅四年 月 日 票

工 船票如上式祇為街年月日捺刷印者餘字皆填寫偽印蓋年月

乙 置 鄉 官 之 處 門 牌

門 牌	
太平天國甲寅肆月初伍日 給	太平天國黃州郡黃岡縣監軍彭 為編給門牌事汪家集前一軍軍 帥劉兆隆統下 一戶伍卒汪友發 父汪長松 弟汪友昌 母潘大妹 妻余二妹

鄉卒門牌即照鄉官所造家冊填寫戶各一張鄉民多糊於板上
懸掛門內庶官兵至便於藏匿賊如復至仍可再掛

偽封款式

偽王無封條如出師在外則用太平天國年月日封條

太平天國真忠報國佐天侯加一等世襲陳甲寅肆年月日封

此條奉偽令出師之人請以封條凡賊中船隻自南京出者無陳賊封
條概在私行舉出治罪

太平天國

年

月

日封

蓋偽印

此條有偽官印封條出師在外用以封庄凡唐得錢糧亦用此條封換

偽官在外虜掠皆有封条或刷印或臨時書寫紙色黃白紅無定
偽佐天侯封条係專用封船者賊日率眾出擾必領陳賊船封否
則水營不發船隻第二封条不過具一式以概其餘凡羣賊出而
剽掠皆扶封条百數張以行見房即封見物即封一經封識居民
即為賊有

偽文字 附德語譯句

考古篡竊之君必多所更張以自衒如王莽盡改漢官儀武后多
史唐制之類他如叛逆寇盜亦莫不僭署偽官任意標榜以故載
籍中有宇宙大將軍天公將軍諸名號然於文字猶不敢有所創
易南漢劉龔取飛龍在天之義造龔字武后之名取日月當兵義
意造龔字並改製十數字宋明帝姓名忌諱以賜逆禍改馱字人
有言白門者輒曰白汝家門後世且深識之然從來有狂悖忌諱
竄易文字至數十字之多者有之自粵匪始古人避諱有二名不
偏諱臨文不諱諸義固非逆匪所知惟所諱者當時臨御之君及

廟諱耳未聞尊爵顯秩之名亦諱也有之亦自粵匪始逆黨非楊
非墨殘破疆圉荼毒人民不過黃巢李闖之流亞至於毀棄六經
創改文字敗壞先王聖人大道此誠天下萬世之罪人又豈一時
僂磔已哉秦灰之暴清流之禍乃復見於斯時衛道君子莫不亞
欲滅此朝食者不徒蒿目烽烟實傷亘古未聞之奇變也爰搜偽
書偽文吾摘其創易諸字標釋於左覽者自必訕笑唾罵然齒冷
之餘似又不知涕之何從出已賊中隱語聯句並附此條

天父名各偽王及偽王子孫名諱改諸字

節改牙
火改夥
又改矣
華改花
秀改繡
全改泉
清改菁
朝改朝
貴改桂

雲改芸山改珊正改政昌改瑒輝改暉達改開開改偕德改得

榮改容祐改宥曾改永乃洪逆之子有名曾者已死現不復諱故

皇上帝天王聖神改諸字

皇改黃上改尚帝改諱天改添王改狂凡姓改黃聖改勝神改辰

老改考

年月日地支所改諸字

年改歲月改期日改旦因羣下寫年月日不能

丑改好卯改榮亥改間

賊中忌諱及毫無情理所改諸字

溫改言心改草龍改隆完改完凡偽文過奸完二字連屬處

恃改恃亦以有鬼魁宿他處不改俗請作上聲凡贊改讚

妄造諸字

臥即魂字國即國字咁作讀作奸音曉即亮字作睏讀作困作

數目諸字

俱作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

五行改火為美並亂次序

矣水木金土

隱語軍械隱語諸名已載入軍制

妖凡構我官兵
役概謂之妖
泥稱我營盤
壠曰泥壠
乃理賊用二字
和儼二字賊中
堆燒賊稱點燈
長龍即烟筒
高老即天父
反草即變心
贖病人即楊逆

隻凡我兵勇幾
人稱故妖幾隻
難凡汝責人殺人
山山即出字
運化為運化
燈草為燈草
紅粉即旱煙
高兄即天兄
三星兄即洪逆
打先鋒即唐孫

條凡稱船幾隻
幾面概稱幾條
些凡語終皆帶一些字
未乃為字折
潤泉為潤泉
黃煙為黃煙
潮水即濁白水龍至期
真草即真心
未王即洪逆
裝身作收拾
起程

各人打算 此賊中口頭語乃粵西土話將算字之音說成散字

拓兄弟 即屠人 雙妖 三更走皆指人逃

昇天 賊死曰 料炭 凡賊首有急羣下做錢救之謂之料炭

聯句

賊眾粗鄙不知文義而最尚聯句凡隔一城分據宅第謂之打館必令充先生者搜括紅黃紙張撰聯句以朱墨書之互相誇耀於是被脅於吏得操筆以從事甘心從賊者遂竭技揄揚憤懣難飾者恆藉詞譏刺其丑現星卜之徒勉強塞責荒誕捏湊義并音乖又足令人甚冷嘗見鋪戶春聯如裕盛字號其聯句必招字號兩

字分冠諸首他如狹斜妓館如妓館名月娥贈聯者亦必以姓名
分冠聯句之首鄙陋之習此可笑之至者賊中風俗尚此各館聯
句必以偽街兩字居先如鋪戶娼館之例撰句能如是者其實之
如偽天朝中行軍士巡查一聯竟將偽街八字全嵌於聯內引用
周禮離騷組織工緻彈思以奉狂寇不啻以水投石吾想項水心
亦解笑人也今就諸逃人所記述者備錄於後為揄揚為譏刺為
噴飯閱者自知不贅註矣

偽天王聯句

天命殊妖幾盡羣妖萬里山河歸化日

王赫斯怒勃然一怒六軍介冑逞威風

偽東王聯句

東國諸侯替天行道

王畿千里順地無疆

東風解凍暖回陽谷之春

玉澤敷天普錫羣黎之福

位冠百揆肇啟天朝新日月

職司左輔宏開景運大乾坤

偽北王聯句

位列北王徽率羣星繞天國

職司後護常施惠雨溥羣黎

恩如北海民皆仰

惠似春風人盡沾

廿九春秋綿冀北

六千歲月頌賢王

偽冀王聯句

翼戴著鴻猷合四海之人民齊歸掌握

王威馳駿譽率萬方之黎庶盡入版圖

翼德威明郝阿瞞如小兒能視豫州同骨肉
王陵忠義秦項羽若敵使獨知劉季是英雄

爲燕王聯句

燕薊雄都龍蟠虎踞

王侯偉績雲蔚霞蒸

爲豫王聯句

豫州居天下之中萬邦爲憲

王爵加封建之上百辟同欽

爲丞相聯句

冰天火鴻恩報國効忠標姓字

相王侯駿業斬邪留正變陰陽

丞是秋丞張中丞江淮保障

相非小相江都相道德文章

凝碧池頭王右丞得句

虎穿關外平原相勤王

偽地官丞相聯句

地載萬物以無私備位於師保疑丞獨隆駿業
官冠百僚而共濟治功在裁成輔相持者鴻猷

偽檢點聯句

檢東身心為宰相

點提兵將斬妖魔

偽指揮聯句

指示機宜傷心二百餘年忍令故國衣冠淪為妖服
揮軍力戰假手六千君子但願當朝父老復返王都

指日高升不愁富貴

揮扇可渡大顯神通

偽將軍聯句

將十萬眾橫行天下
軍八千人威振寰中

偽總制聯句

總紀總綱好把天情消說計
剖心剖事須憑聖禮勝凶殘

偽監軍聯句

監古監人皆可法
軍機軍務總其成

偽巡查聯句

巡之為言備也兵凍備或夏楚
查其近於察乎羣賄明察秋毫

偽軍帥聯句

軍其近於均乎與玉平周甘苦
帥之為言率也援蒼夫以先登

偽師帥聯句

師夫父訓言莫學黃巢李闖
帥地官徒旅但為魯爾曹彬

偽旅帥聯句

旅人聲吼妖魔走
帥字旗飄得勝回

偽卒長聯句

卒真名士之卒點婁覆衾表正
長是陸王之長劉銀執挺猶雄

偽司馬聯句

司廿五人威風無敵
馬二三匹行走如飛

偽天朝中八軍士巡查聯句

天事理中樞軍將軍兵運分內外
朝威嚴八法女媪女娣查究奸邪

偽鉛碼銜聯句

鉛銜月暈

碼逐星流

鉛有紅鉛莫把紅鉛來鑄錯
碼惟法碼終須法碼去秤量

偽典袍銜聯句

典內衣裳憑人取

袍上雲龍伴我行

偽典硝銜聯句

典務紛紜煩料理

硝斤出入要秤量

偽繡錦銜聯句

繡衣赤烏堪為相

錦地花天盡是妖

偽詔書銜聯句

詔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計

書成一統志豈容狐兔竟橫行

偽僕射衙聯句

僕本恨人逢妖必殺

射蓬毒藥見血即亡

偽參護衙聯句

參拜天父永為我父

護衙東王早作人王

偽司天水衙聯句

天父天兄能救世

水兵水將盡誅妖

偽油鹽衙聯句

油然作雲爾自巫山雲雨會

鹽差擬雪我甘冰窖雪攪寒

偽金匠衙聯句

金氣多壽

匠心自工

偽承宣聯句

承發文書勤爾職

宣來佐將見吾王

偽聖庫館聯句

聖德比天高二百年共華常災雖君明臣忠赤子亦難逃運數
庫藏如海會四萬里車書一統况星羅棋布金甌原未缺分毫

偽聖糧館聯句

曰免曰舜克念作聖

斯倉斯箱乃裹餼糧

偽典天堽街聯句

天降李晟平此虜

柴燔岱岳告成功

賊情彙纂卷九

賊教

自古草竊之徒多藉邪教以倡亂自季漢張角之後如宋
貝州妖人王直明蒲王妖婦唐賽兒近之白蓮教八卦教莫
不假託鬼神煽惑愚民以為淵叢之聚迷人眾勢熾以威脅
人或不專恃其教可知邪教實為亂階兩粵八閩素多天主
教因地方官緝捕嚴迫遂諱其名改教為會故有上帝會添
弟會小刀會諸名目嗾夷就撫之後粵閩不馴之民日漸驕
肆而會匪愈纂洪逆等結盟之始曰上帝會復更名天帝會

亦名添弟會蓋入教之人不論長幼以後至者為弟教也雖
屢更其名其實即天主教畧變其格者也嘗考梁篴林中丞
浪迹叢談述黃岡吳德芝天主教書事一篇曰西洋國天主
教前未之間也明季其國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
中國人多信之其術長於推步象緯使之治曆頗有奇驗又
善作奇技淫巧又燒煉金銀法故不耕織而衣食自裕浸假
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遠人不敢窺
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先自弁其祖元神主
及五祀牌位而後主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

兩傍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鎮鈞棚等器
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
堂中閣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
人來施鍼灸婦女亦偶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驗盡驅死
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局門行殮殮時以膏藥二紙掩屍目
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紐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殮事以創死
人睛作煉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為此也故死時不使聞知
若不聽其殮法者謂之叛教即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
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感於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

嗜利無恥者皆信其煉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曰西儒而其
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餽遺有事則官徇庇之
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言謂萬物主於天而天又
主於天主一概園壇方澤先岳祀典宗廟祖考皆極其唾罵
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無始以來倘非有天主操持焉
則天久傾頽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則生於漢哀帝十
四年其說之狂悖如此工繪畫雖刻本亦奇絕一幅中煙雲
人物備諸變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為保
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

氣吹則柔軟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
如此又道光庚子伊華農節相於餘姚俘獲啖夷三十六人
搜其行李得鈔本耶穌降世書救世書二冊漢文並非夷字
僚幕多曾見之猶記其書大旨其降世書曰耶穌乃天帝之
子漢哀帝年間降生於猶太國以善化人著種種神異希羅
德王忌之設計誘擒磔死於十字架上埋屍七日能聚精神
合成全體毀墓而出復生三日說法昇天而去主今仍在天
上永為天主其救世書則教人敬天而外不可更事一切邪
神其天條多歎首成殺人害人奸淫擄掠及不孝欺詐諸不

善凡婚嫁必听其師擇配不得苟合苟能不犯所戒則魂昇
天堂否則永墮地獄其降世固屬荒誕不經其教人敬天勿
崇淫祀暨一切條禁亦無非教人為善而已海外羣夷渾噩
不通中國固知倫常義理慘殺相尋天必憫焉又安知千百
載之上天不生此一人倡其教而化導之是耶穌之有無原
不必深究迹其教人也恐頑夷信鬼神而好邪說故但令教
人又恐其好殺欺盜背棄所生故立諸條某男女必听其擇
配者度不致冥頑蠢動若鳥獸孽尾云爾是耶穌諸說非楊
非墨既屬異端在中國即為邪教然因其俗而矯導之置此

一人於無知無識羣夷之中未始非先知先覺海外奉為天主不亦宜乎不料身死二千年後奉其教者假誦經為名男女混雜矣以數金贖人臨死剗其睛以煉銀矣繪畫祕戲圖矣以物為淫具矣此則非耶穌所教不得為耶穌教也然此等僞夷奸民亦知其說斷不能徧行於中國不過於近海之區造言播弄漁獵財色求快一時之欲耳若今之粵匪則大不然初或藉邪教為倡亂之資既竊詭計於邪教之中更逞其私智懈我將帥驚我兵士惑我人民逆箴日張而崇奉其教愈篤遂毀先王聖人之道廢山川岳瀆諸神惟耶穌是奉

幾欲變中華為夷俗是天主教流毒至於此極又豈耶穌所能逆料哉尤可異者其徧布偽書偽天條書以及某眾講道理覽其書听其言皆耶穌之教皆耶穌之禁令觀其行則殘殺無人理奸淫擄掠無所不至裏脅良民使父母不相見而教人以孝譎詐百出而戒人勿欺行與言違是早已自叛其教矣若夫妻共處則治以極刑於听師擇配之義何居各逆首妄標名目如贖病主聖神風雨師雲師之類人襲神號尤亘古未有之奇聞於勿惑鬼神之戒又何在究之粵匪乃開闢至今逆天悖理第一狂寇不惟覆載王法所不容為天下

萬世之罪人實亦彼教之罪人耶穌有知亦當助百靈而效
順共珍此凶殘暴虐也至於賊教之誦經讀譜者猶朝夕按
籍點名也服飾奇幻者欲驚我戰士也講道理時假託天父
附體殺人一二人者欲以威利眾也雖習邪教實無邪術今
就所俘賊文案參酌羣言輯賊教一門析為五則庶賊之醜
態畢露而羣疑可以消釋已

偽書

偽天條

禮拜

刑罰
講道理

偽書

耶穌之教行於海外千八百餘年曾聞與西洋人隱熟者談及彼教之書多至數十種要皆西洋聰穎之夷行其教以著書大抵蔓行支離一波窮一波又起於喫緊處仍不說明非雜以庾詞即以番語畧如二氏之書然竟義字句尚多雅奧宜乎湯若望諸人夙有西儒之目也逆賊偽書則大不然除所稱新舊道詔書天條書尚係西洋遺意其餘偽書十數種則皆首逆數人竊彼教之緒餘任意捏造者無情無理樹吠梟帝其隱語皆刻盜帝謔鄙陋荒唐又付歌育詞之不若後建天京等論則是被脅能文人所為語

雖悖逆尚不悞俗亦非首逆等所能解也至於軍日條規應編入
偽曆書軍制偽曆書應編入偽禮制其餘各書毫無關係官軍隨
處俘獲漢牛充棟人人習見若全錄之徒費筆墨茲於各偽書每
一名目摘錄數條或掣其綱領以繫說焉如欲統觀之不難取原
書一復也

偽書名目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聖書

新遺詔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全錄

摘叙

摘錄

摘叙

摘錄

全錄
另入偽天條條內

摘叙

入偽禮制門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歌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為罪隸論

入偽軍制門

入偽軍制門

摘叙

入偽禮制門

摘叙

摘錄

摘叙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以上之論語多悖逆皆不錄
此書賊中似本梓字送本停獲

偽書內天父上帝言題皇詔即十全大言詩

三星共照日出天	禾王作主救人善	爾們認得禾救飢
乃念日頭好上天	人字腳下一二三	一直不出在中間
玉清不好起歪心	全敬上帝不惹難	清明燈草就日頭
照明天下不用愁	貴人也要三星照	昇天享福正修愁
且說金爐是名頭	日月照明不用愁	燈草開來對日洪
信實天父自悠悠	功名頂頭借金引	不拘大小再真心
戒淨那花酒多少	得福公子貴如金	琵琶鼓樂蕭來和
金玉堂中快樂多	正人上天真享福	勝起高樓頂上坐

朝中公子勝公郎
出在深山金玉堂
富貴功名天分定
燈草對緊日頭上
笛子出在玉堂中
扇子不拔自有風
山頭白雲風吹散
真心敬天不愁窮
黃金財寶是名頭
為人修善不用愁
正人自有昇天日
天堂享福萬千秋
題名頭頂半金黃
為人真心總不妨
且看江水何處去
盡歸一統轉天堂

偽書內天父下凡詔書

一冊只十餘頁所載在廣西時有周錫能者勾結官兵為內應楊秀清知覺詭稱天父下凡附体指出此人治以點天燈之刑及一切記答之詞一夜之頃天父下凡二次其天父附体之言輒曰周錫能反草變妖若非我指破爾等危矣我回天已去云

偽書內天命詔旨書

天王詔曰戊申歲三月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是年九月天兄救世主耶穌下凡亦顯出無數神蹟權能憑據載在詔書今恐通軍大小男女弁將未能熟知天父聖旨命令及熟知天兄聖者命令致有誤逆天命天令也故特將詔書尋閱天父天兄聖旨命令最緊關者彙錄鐫刻成書庶使通軍熟讀記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歡心也後將朕令附存逆無非使爾等識法忌法之意欽此

己酉三月十六日時在貴縣天父上主皇上帝曰高老山山令遵

正十字有一筆祈祈

辛開三月十四日時在東鄉天父諭眾小曰眾小認得天父天兄
真麼眾小對曰認得真天父天兄天父又曰眾小爾認得爾主上
真麼眾小對曰認得真我主上天父曰我差爾主下凡作天主他
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真心扶主願王不得大膽放肆
不得怠慢也若不願主願王一個都難也

十四朝詩曰

天父下凡事因誰

耶穌捨命代何為

天降爾主為真主

何用頂慈膽心飛

今小令知兄前苦

何不心雄戰勝回

有志頂天忠報國

何嘗臨陣似屢屢

自古死生天排定

那有由己得成人

靈竈本是由天父

今時不醒做何氏

辛開十月二十日時在永安吳兄耶蘇曰凡人不自在自在不成
人越受苦越威風各放草寬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飛一面
雙總不能走得我天父天兄手下過也

又八月初七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各軍各營眾兵將各宜為公
莫為私總要一條草對緊天父天兄及朕也各繼自今其令眾兵

將凡一切殺奴取城得金寶綢帛寶物等物項不得私藏盡繳歸
天朝聖庫逆者議罪欽此

辛開十月十二日時在永安天王詔令通軍大小眾兵將千祈遵
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同心同力同向前項天父天兄綱常
當前朕有令曰上天甚容易頭要耐心志一定會上天爾們把心
堅最怕半路差鬼路是歪邪據眼前眾兵將今知得妖魔多端誘
惑否今知得鬼路歪邪否今知得朕前言有定准否茲今特詔大
小兵將十祈堅耐莫被誘惑果能立志頂天忠報國到底天父天
兄自有眼照得爾到朕亦自有眼照得爾到也今詔封從前及後

一概打仗昇天功臣職同總製制世襲掌打大旗昇天功臣職同將軍侍衛世襲現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風帽一概盡與兩司馬同既封及者一體未封及者一樣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勳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朕實諭爾我等既幸得為天父子女又幸得為天兄弟妹在世則威風無比在天則享福無疆朕問爾等威風有如此真威風否享福有如此真享福否繼自今各軍大小眾兵將千祈踴躍同心同頂起天父天兄綱常妖魔詭計百出眾兵將千祈醒醒莫至天光怨鬼迷也欽此

壬子八月初十日時在長沙天王諭令通軍大小兵將自今不得
再私藏私帶金寶盡繳歸天朝聖庫倘再私藏私帶一經查出斬
首示眾欽此

信達詔聖書

所載皆西洋番語殊不可解尋其意緒亦無非言耶穌功德神奇
書已發鈔

偽新遺詔聖書又名馬太傳福音書

第一章云耶穌基督之族譜云云者叙耶穌世系也耶穌祖名大辟父名約色帝母名馬利亞其云卻有上主之天使託夢與之懷孕感聖神而生夫妻但接不交生冢子名耶穌者叙耶穌降生神奇也

第二章云希羅德王時耶穌生在猶太國伯利恒色布羅德觀星尋耶穌所在天使託夢約色帝將耶穌携奔麥西地者叙天使救護方免得希羅德謀害也其天使託夢帶嬰往色利及加利利地方者叙神明時時指示也

第三章云行沒禮師約翰在猶太宣道耶穌自加利利來約翰稱耶穌乃先知之師且轉欲受沒於耶穌者叙耶穌既長從師師愧不及也

第四章云聖神引耶穌到野致魔鬼試之飽食四十日或引升殿頂或携登高嶽者叙天神試其法力也又云耶穌徧巡加利利地方宣天國福音醫民間疾病大眾多來相隨者叙教化流行其徒日眾也

第五章至第七章耶穌登山宣教門生就之其教人虛心教人知法守律例教人勿殺人勿姦淫勿誑言勿吝施捨敵我咒我者翻

愛之祝之誠人謹慎勿逞才勿為偽善持齋勿感額勿積財於地
須積財於天勿貪財忘慢上帝勿慮衣食自有天父養之教人眼
明勿生障礙勿以聖物投楮狗勸人愛人求則給之叩門即開謹
防偽師除惡務盡善樹必無惡果惡樹必無善果須伐樹投之火
又勸人堅心奉其教如建居磐石之上遇風雨不傾如背其教如
屋在沙上風雨在倒云云者叙耶穌教人為善及多方比喻云也
第八章九章云有麻瘋人耶穌撫手即淨以及醫癱病醫瘧疾醫
婦人血漏醫聾醫聾啞無不立效人死以手按之即復生以及
祛邪鬼渡海湖風浪覆舟耶穌起責風海立即安靜者叙種種神

奇也

第十章十二章云召十二門生賜之有權管污鬼並使徧行各處祛魔治病又告誡勿往何邑宜往何處宜謹慎勿干王法恐致正法及一切比喻教訓問答之詞者叙耶穌使高足徧傳其教也然此時耶穌父母兄弟相就已反顏如不識指天為父矣

第十四章皆耶穌以田畝烟罟諸事比喻教人諸語

第十五章十六章云有希羅得公者聞耶穌之風而追究約翰之傳教固有寵女欲約翰之頭遂於獄中殺之以頭付其女耶穌亦懼殺遂率徒眾四千奔抹大拉之郊途次乏食幾飢疫耶穌命眾

徑地有取七餅及魚子食四千人復告門生將來必死於十字架
上如欲從我必提十字架隨行云云者是外國此時亦誅邪教耶
穌奔走不遑也

第十七章十八章云耶穌登山變化其容如太陽其衣皓有光約
翰復生復與之會及與摩西以利亞各搭一廬正說之間有輝雲
掩映雲中出聲此我之愛子門人宜俯伏聽之云云亦不過紀耶
穌之神蹟云爾中雜醫病及問答諸隱語聞之不解殊悶人也

第十九章至二十五章備叙耶穌去加利利進猶太境內及偽蹈
葡萄園橄欖山諸處記說法言詞蓋極言神通廣大徒眾無算而

乙

第二十六章至二十八章云其國祭主書士長老謀之祭司无魁
設計以銀三十兩給耶穌門生同謀賣師設宴擒耶穌磔死於十
字架上埋屍七日毀墓復生語門生曰在天在地吾奉萬權矣此
叙耶穌誘擒被磔也其復生昇天與否則彼教附會之辭所擒如
何國所稱總督千總皆中國官名殊不可解
其餘所載則耶穌成神之後與魔鬼戰鬥諸靈異

偽太平詔書

皆洪逆所下偽詔由偽詔書銜彙修發刻書已發

偽太平軍目

所載旗幟尺寸及軍師旅卒兩伍諸式已編入軍制門

偽太平禮制

所載祇稱呼毫無別義已編入偽禮制門

偽太平條規

所載皆行軍規矩已編入軍制門

偽頒行詔書

亦洪逆偽詔頒行賊境者書已發鈔

偽頒行曆書

即偽時憲書已編入偽禮制門

偽三字經

每三字一句其首句曰皇上帝造山海七日成及閻羅妖四方頭
紅眼睛諸怪誕語書已發鈔

偽幼學詩

真神皇上帝

萬國盡尊崇

世上多男子

朝朝夕拜同

府仰隨觀察

都沾上帝恩

當初纔六日

萬樣造齊全

有割與無割 誰非上帝生 天恩度答謝 永遠得光堯
耶穌為太子 上帝遣當年 贖罪甘捐命 切勞認實光
十字架難當 愁云暗太陽 天堂真貴子 代爾人世亡
魁後復昇天 煌榮握萬權 吾儕知倚靠 得救上高天
以上皆敬天父詩也其次又有教內親詩君道詩臣道詩父道詩
母道詩子道詩媳道詩兄道弟道姊道妹道夫道妻道嫂道叔道
各綴詩一首又有身箴目箴耳箴口箴手箴足箴各詩一首末繫
天堂詩一首詩曰貴賤皆由己為人當自強天條遵十款享福在
天堂詩皆四句率鄙俚不堪逆賊五倫俱廢四休百骸皆應割裂

何五倫詩箴之有故不全錄

偽太平救世歌

每七字一句如俚曲盲詞皆邪教怪誕之論書已發鈔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為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文字粗通此則陷江甯後被擄讀書人所為其冠首一論即劇賊何震川所撰頗有筆氣其為粵西諸生信矣然語太狂悖故不錄

天朝田畝制度

凡賊中偽書首一章小載諸書名目末一條即係偽天朝田畝制
度應編入賊糧門內惟各處俘獲賊書皆成網束獨無此書即賊
中逃出者亦未見過其賊尚未梓行耶

偽天條

賊中所刻偽天條書共條禁十款如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祀皇上帝名字七日禮拜讚美皇上帝恩德皆天主教中章程所事云云此其所以為邪教也其不准殺人害人教人孝順父母不准奸淫不准竊搶不許欺詐不許起貪心無非與人為善或即耶穌之遺教具前列之序之奏章及逐條七言句以及註語似即教匪中稍知文義者所為賊傳鈔得也攬為己有何以知之蓋賊中文字鄙謬不可究詰假使撰此並無此伎倆若書中讚美書後對句詩句斯真逆賊之語矣逆黨結盟之始不過鈔寫數則連勢

日熾則刊刻遍布初猶每館一本既則人各一本齊令被擄之人
朝夕誦讀如入教期逾二十一日猶不熟記者斬首然鄉愚多不
識字其令終格不行遂責識字者誦習口授之間有蠢賊以背誦
天條為能誇耀於眾賊殘殺蔑倫奸淫擄劫狡詐貪婪俱備其示
人天條又如此若非天良喪盡幾何不自思匿笑自愧死也然於
所忌所忌之人則每藉犯天條以殺之甚至夫妻同宿駢首就戮
何不更定天條亦增此款於內耶賊中定制但犯天條者無生理
更於天條之外多立禁令另詳偽律條內

禮拜

逆賊自奔動之初以迄今日其於城市村莊也則分踞民房打館於原野也則蓋板屋以為營壘賊目所居率皆宏敞所以然者為備禮拜之用軍中禮拜之儀稍畧或不得桌椅陳設則席地以敬天父其城市各館極力鋪張殊可駭也凡陷一城踞一鎮賊目分據高宅鉅第其卑狹房舍則卒長司馬居之每館百人數十人不定盡擄可以鋪陳之物華美者貴者得之次等者賤者得之必於堂宇正中設一方桌繫綉花或素紅桌圍此一室中必掛障幔張燈彩懸楹聯畫幅陳設彝鼎花瓶帽鏡就擄得之物儘數鋪排懸

蒙依僧安知款式甚至有四賊擄得玻璃燈四張各分一張復擄
得明角燈四張亦各分一張皆非成對者錯亂懸掛擄得金字壽
聯各分一隻別擄一隻與之為配聯句互易長短不齊滿堂書畫
燈彩器玩但取華麗可愛而不知所置皆非其地識者竊笑之亦
竊歎也賊敬天父不用香燭故不設香爐燭奴於方桌上近外一
邊設油燈二盞桌上陳設無定然必設花瓶或帽筒一對各挿小
尖角黃綢令旂一手桌前五小竹板約三尺長一寸寬上寫奉天
令三字桌後設椅三張飾以椅衣椅三張者蓋本館賊日及副職
偽官與先生坐位也如此館先生較多甚至設立五座七座其教

以星昂房虛四宿日禮拜先一日偽帥遣人賈禮拜於一面爲鉦於市大呼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各館卽於是夜三更交子時後點燈二盞供茶三杯肴三盛飯三盂鳴鑼集衆環坐一堂賊日及充先生者卽坐於正中所設數座上羣賊兩旁雜坐齊誦讚美畢充先生者繕成黃表奏章盡列一館賊名比時手執奏章跪地朗誦羣賊長跪讀訖焚化則以所供肴饌共享此七日禮拜之儀也每日朝餐夕餐亦必鳴鉦齊集儘所攜之肴供三盞茶飯如之自賊日以下亦環坐而讀讚美畢充先生者伏地默讀奏章謂之默咒羣賊俱跪讀訖始雜坐飲食賊知鄉民苦飢每以三餐

魚肉飯誘人故日必三飯朝夕禮拜午餐則否然禮拜誠敬怠忽則視其館賊目為何如人如稍有天良者恒草率從事甚至有跪讀默咒低言天父皇上帝施權能雷擊天王火燒東王羣賊跪其後間之忍笑不得者若廣西老賊或執迷不悟之人則將事必誠必敬如無病貧睡聞鐘不至或稍涉嬉戲必杖責數百其所設禮拜桌椅即賊目之公案有事則據案審斷之每用界方擊桌若驚堂然如禮拜三次無故不至則轉告偽帥斬首示眾以上所叙猶卑小偽官館中所為若首逆洪賊且於天門外造一臺為生日令節敬天之所為宮內亦設禮拜壇場鋪張侈麗莫可殫述楊韋石

諸逆皆然凡禮拜及朝夕上食必鳴鈺六十四聲奏樂三次率偽
妃嬪女官數以千計同讀讚美聲越殿廷其鳴鑼之制侯相四十
八聲檢指三十六聲總制監軍二十四聲軍帥二十聲師帥十六
聲旅帥十二聲卒長十聲兩司馬八聲自偽王至指揮皆得奏樂
每遇禮拜各偽官必開單蓋印赴典茶心衛領取果品糕餅赴典
天廚衛領取海菜以備敬天父之用此則江寧之事其餘軍中不
能如是惟視所攜何物即供何物多則珍錯雜陳少無則單食豆
羹亦必供獻其供獻之有又以狗肉為至重擄得輒分送各館佳
時令節壽誕生于彌月與夫攻陷何地在此中所謂喜慶事則不

拘帶格另備威儀普敬天父其有疾病修灶等事悉如天條中所
載奏章格式繕寫讀而焚化之敬天父以祈福嘗聞習天主教者
以耶穌為天王其天主堂及禮拜之所所供之象皆十字架彼
教人祀畫十字於地上刑迫之使邁步跨過至死不從蓋奉天主
教者以耶穌為神者也若粵匪踰襲被教直以天為父捨耶穌不
奉而以死呼之此又天主教之變格耶穌在海外教人為善海外
奉為神人可以在中國則為異端奉其教者且應誅使耶穌尚在
亦聖道^道所不容王法所不赦粵匪習其教而忘本崇其說而違其
禁令既叛其教且欲與耶穌為兄弟行狂悖如此前叙所論耶穌

亦當殛之非情理之至乎賊中有喜慶事必禮拜又以尋常禮拜
日為喜慶事是日羣不昏具稟奏請安稱賀又如枷示亦必以禮
拜為斷或過三次禮拜五次禮拜始行釋放行軍各事亦以禮拜
之期為限故偽誥諭有再過三次禮拜不能收復武昌定即提京
治罪諸語軍中口糧油鹽亦必達禮拜日始領另詳賊口糧條內

刑罰

賊教有天條書外更有偽律已入偽文案門其刑法則謂之刑罰
不本五刑惟枷杖與死罪而已其枷輕重無定式杖責自五板加
至二十板為止踵裏以紙張麻皮入油缸內浸片刻倒植之以松脂
白蠟堆足心用火燃之呼號之聲慘不可聞人之秉賦強弱不同
有燃至脛即死者有燃至膝至小腹始死者其次則五馬分屍以
龍頭絡頸和髮絞纏繫於馬後足四肢各繫一馬數賊齊鞭之瞬
息肢解項脫而胸腹仍趯趯躍再次則斬首示眾絞與軍流無間
馬其行杖也又至可笑而至可恨如老賊及所憐惜之人犯條禁

既貸其死不得不杖責賊中有暗號可以點會每杖輒一千數百
行杖者以杖擊地其人大呼天父天兄天王東王或丞相大人檢
點大人大開天恩其實杖畢一無傷損且駭新擄之人曰我輩有
法術天父看顧打破血肉隨即完好或杖至數百得副職偽官及
充先生者一言暖頰亦即停止令向外跪謝天父旋即起與賊日
雜坐談笑自如猶同列然更有打至數十板行刑與受杖者坐堂
上者互相戲謔一笑而罷此皆可笑之至者也他如新擄之人看
出係我中官吏冠裳之士退有後言或捉得我探役巡哨人問供
則狗臉生霜嚴行拷掠必杖至血肉俱枯僅餘脛骨受竹篦之擊

立死者有之不耐煅鍊甘即就戮者有之此又可恨之至者也然
從賊稍久稍有天良背後議賊圖賊者一經發覺則不待敲撲便
自認通妖諸事蓋明知肉盡見骨仍不免一死不若早承省此荼
毒之為愈耳賊專以鳴鑼喊令用威劫眾如將用點天燈五馬分
屍之刑必喊令集眾於空濶之地所講道理俟各館俱有人至則
宣示於眾曰某人現犯何罪應得何罪對眾行刑慘酷之狀人人
掩面此則至重之刑必俟齊集而後施行若斬首示眾恒以筐籃
盛首級二賊扛之一賊鳴鉦大呼某人固犯何罪斬首示眾編行
各館各營後將首級棄之如和恣案則扛兩首級強姦案則扛男

予首級使被強姦之婦隨首級之後自呼某人因強姦我斬首示
眾有康恥之婦輒不肯呼叫但俯首隨行鳴鉦之賊代呼而已其
枷示亦然使荷校者游行於市以竹篦級之使罪人自呼曰眾兄
弟莫學我犯何事戴枷責打等語點天燈等刑十日半月始有一
次若斬首示眾荷校游行一日必有數次甚至以一首級捏五六
人姓名喊令五六次者大抵賊目專以段人駭人鄉愚惜命莫不
提心在口唯命是從已其死刑不外天條偽律諸禁令至於枷責
無一定過犯則視賊目之強弱喜怒有一館日枷數人者有一館
數月未枷一人者所犯之事無非吃旱烟脫衣卧些小口角及禮

拜一次不到見官長至不起身奉茶喂馬不如法役使懶惰之類
毛舉細故籍以做眾蠢賊忽擬偽官可以升堂刑人大有忍俊不
禁之勢每尋所惡者責之固不必定有所犯也若果犯天條偽律
偽令則無有不殺者矣賊中非刑更有太史師椅醉翁橈二事凡
堅不承認者則用此刑慘酷甚於三木可想而知其踞江甯刑人
必問供具稟偽倭王層層轉達以取偽旨洪逆批准由偽翼王交
偽翼殿刑部尚書蓋印赴偽天牢提人屠殺賊初無此制是皆江
甯充吏胥者為之籌辦其意摩他說亦不過欲緩頰吏來推問稟奏
時尚可設法救人耳若賊軍在外殺人如麻安得有審鞠稟奏

諸事

講道理

逆賊所踞之地動輒鳴鑼傳集賊眾百姓於何日何時齊集何處
 所講道理賊本邪教何道之有賊教無情無理何理之有所言則
 教人為善所行則窮凶極惡欺人常談淺而易見又何講之有然
 時以講道理為名者皆有所為也凡刑人必講道理擄人必講道
 理倉卒行軍臨時授令必講道理選婦女為偽嬪妃必講道理驅
 使羣賊為極苦至難之役必講道理逆者日多必講道理將欲搜
 擄必講道理逼人貢獻必講道理總之賊講道理者不過集眾諭
 語云爾所為之事既不同所講之言亦互易如用點天燈諸刑以

上所記是也其陷武昌江寧自好者多伏匿不肯從賊遂傳令閭
城百姓赴何處聽講道理給予外小腰牌准其為民如一名不到
身無腰牌見即斬首百姓私幸可為外小懼無腰牌被殺無不爭
赴其時數賊目高坐臺上偽言曰凡外小各報姓名令先生記簿
按名散給腰牌當報名給牌之時賊又曰如得腰牌先走者立斬
其時已殺一二人橫屍地下賊復肆言曰天王列王皆天父差下
凡間為太平真主乃埋世人爾等早該投營効力還待鳴鑼傳集
可見都是妖魔本當全殺姑念俱來听講從此要敬拜上帝練習
天情頂天報國爾新封兩司馬五百人各領二十五人歸館如一

名違拘立即斬首此等本是應殺之人天父開恩暫留倘不知悔
 罪犯令變妖定斬不留講道理既畢臺下萬人數千人面面相覷
 俯首而隨偽司馬歸館頃刻可成一軍此據人講道理情形也若
 倉卒行軍則不傳百姓專指名傳某幾軍賊眾必大呼曰各帶衣
 裝刀械於何處聽講俟齊集時賊目先敷衍邪教套語一番然後
 大言曰今已有密令交某丞相某國宗往何處打江山爾等立刻
 隨行不准歸館數軍之眾各隨偽帥起程毋敢回顧且不知何往
 此行軍捷速藉講道理以諭眾也每選女色則傳令閭城婦女聽
 講如一名不至全家斬首俟齊集時賊目亦令報名如擄人法口

講邪教之言。女流茫然不解。此時蜂目閃爍於百花叢內。擇美麗處。女為一籍。以供偽嬪妃之選。美婦別立一冊。予以貴使繡錦等。偽職租醜之材。即籍為女兵。使開濠。負土賊登台。大呼各隨。女指揮管長歸館。違者斬首。其時碰死者有之。卧地不行。甘為屠戮者有之。鞭扑脅行。痛哭者有之。欣欣自得。以為微倖得選者有之。此選色講道理之大概也。遇有苦難之役。亦傳羣賊集台下。賊日講邪教禁令。謂之天情。旋稱天父。七日達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列王操心費力。乃埋世人爾等。何得浪費天父之祿。兄弟們要享天福。必要喫此辛苦。果到阻隔艱難之處。自有天父看顧。切不可退。

悔致前功盡廢。隨何官往何處充當何役。大抵皆開山填河或伐林木封閉城堞一切不逆人情之事。此役使苦差藉講道理以鼓舞衆心也。賊於鄉村擄糧必先集鄉民所講大抵所說皆天父造山海之功。天王列王乃理世人之德。爾等身家田畝皆天父所賜。理應將銀錢米穀進貢。虛經出示未見獻來。本該全行誅殺。今天王大開天恩。憐爾惡民命本檢點前來講說道理。限來日交貢。如有藏匿斬首不留。鄉民震駭紛紛進貢錢米。擇所貢多者給予鄉官執照其餘給予貢單。富室所獻不足復行鈔搶殺其人。焚其廬以驚衆。此擄掠之先必講道理也。又敗賊之後逆者日多則傳

齊賊眾登台大言曰萬事皆由天父排定爾等都要練得正真正真不怕妖魔一面飛一面變都難避天父手內過眾兄弟切不可慌兄弟們昇天乃是好事勝敗常事總是兄弟中多有不肯真心頂天之人纔被妖魔侵害此是天父磨練我們的務要放胆放草自有天父看顧天父自然大顯權能爾想在永安時尚蒙天父救出此時還怕妖魔何事切不可反草變妖逃走天父曾說任爾三更逃黑夜難逃天父眼睜睜即如某某是打算逃走的天父下凡指出遂當場殺一二人使眾悚懼又說現立卡房多處諒爾等難逃一經捉獲五馬分屍爾等放着天福不享自尋死路真是被鬼

送被鬼捉真下賤矣此防人逃走講道理之故套也若遇偽為偽
 貴官生日生子彌月亦必集眾所講宣述某王某官恩德各宜備
 具禮物進獻如藏匿金銀即是反草天父下凡指出定即斬首不
 留此人逼人貢獻因而講道理也以上數端皆賊之慣技被擄難
 民無不知之其匪夷所思之事仍不可枚舉大約集眾諭話必傳
 令所講道理其實無道無理亦無所謂講也

賊情彙纂卷十

賊糧

夫魯論有足食之訓大學多理財之美可知糧糗財用實經國行軍之本漢書功臣蕭相國居第一以能轉餉關中也魏武之拒官渡幾因糧盡大困幸速戰而轉勝也臧刺史守青州張中丞守睢陽以雄武之資卒因糧罄淪陷史冊所載遭竭而債事者難更僕數是戰守成敗利鈍之機固寄諸將而三軍性命根蒂實係乎糧足食而敗者時有之乏食而能久持常勝者未之聞近之軍中文景勅曰軍需軍需之名義不

當體貼而深思耶賊不賈而封殖不耕而得飽食其來何自
無非擄掠惟其喪心搜刮則金貨五穀來源無窮嘗聞賊目
肆言曰吾以天下富室為庫以天下積穀之家為倉隨處可
以取給雖枉恃為罪之言為神人所共憤然設想其便利豈
不十倍於官軍乎堅壁清野之法既不能行鄉民團練又迄
無實效賊任意而往恣取以歸蔓延至於此極者皆處處資
賊不能斷賊衣食之源故也今必思所以杜之之策仗其無
所逞無所獲似不戢可以滅賊豈不待盡殲而賊必盡散耳
爰集諸說輯賊糧一門分著條目如左俾覽斯者知賊中入

出之大概焉

貢獻

房剗

科派

船運

關推

口糧

倉庫

貢獻

賊之虜劫任意恣取非專意於糧然究以糧為大宗賊日每擊言
曰軍行先數百里即遣人前往徧張告示令富者貢獻背糧窮者
効力其實乃自欺妄語我軍防堵界上地方官於近賊之區邏察
必嚴豈容奸細入境徧張偽示乎或賊所遣之人給之未可知也
然賊動以此事責鄉民凡賊至境過境所張偽示輒數千言其起
首千餘字率皆邪教狂語如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差遣天王列王
乃埋世人速宜悔罪輸忱等字句反復告誡繼之此則入鄉民之
罪曰本軍師於軍行相距數百里之先即徧張誥諭令爾百姓富

者出資窮者出力候太平江山一統定加擢用詎爾愚民不知悔
罪執迷不悟天兵壓境來投營者既屬寥寥進貢之人愈少此是
爾等為妖魔所迷本當立遣兵士屠殺不留姑念爾某村莊尚無
幫妖湊勇之事本軍帥特再出示差某檢點前來收貢限三日齊
解聖庫賞給貢單諸兄弟不得騷擾如有一戶不到定將全家斬
首云云此示一出膽怯者無不擔負銀錢糧米駱駝於道以獻於
賊城市鎮衆所至皆然非專行於鄉村也然賊中章程亦數改矣
其初陷武昌時亦如此出示設館收貢僅行一日見所獲無幾遂
逐戶搜刮此時盡奪虜城市仍不擾鄉民建後臨安慶江甯再犯

江西湖北於城市並不出示取貢但肆虜劫於鄉村則仍出示督
民進獻每至一處打館數日必盈其欲罄而去大抵多近水次地
方賊收貢之後役使鄉民搬運至舟而後遣之去其距船較近之
處則逕赴船上交貢鄉民方幸領得貢單高揭門首可為護符孰
知不數日二起三起收貢之賊又至鄉民以貢單支拒賊目輒勃
然變色曰爾以貢單嚇我耶彼東王府差來我北王或翼王府差
來者爾不交貢必斬爾人焚爾屋鄉民駭竦又後進獻甚至一月
之中收貢之賊五六至鄉民疲於奔命所貢之物亦漸次減畧如
初貢也富厚之家必千金數百金穀米數百担猪數口鷄數十隻

配以庫物以次遞減最後之賊至即斗米隻鷄亦可塞責惟賊踞
之地既久其另股虜劫又不知幾次且已設立鄉官而下科派之
令已總之鄉民始以進貢得貢單謂可以安居故甘輸納而不知
責貢之無已既知貢單無益則不甘進獻而不知賊打先鋒搜括
終無遺也力田編民蓋藏雖罄新穀方登猶可接濟而不知賊以
安民為名旅立鄉官時遣催糧之賊徵取迫於星火也其虜掠科
派俱詳後說不贅叙

賊脅鄉民貢獻而賊中亦專尚貢獻其偽王偽尊官有喜慶事羣
下醵金爭獻禮物尋常虜得金帛亦必層層轉獻如散卒虜得責

重之物不敢絲毫藏匿必獻之本管官卑官畧為乾沒亦不敢全
受復獻之偽尊官統歸偽王而後已次等衣物亦必先提數事獻
於元先生者其餘方敢自有攬得新鮮食物亦必進獻賊中稟奏言
軍事者寥寥動即具稟進貢其微細如鴨肫二十枚野雞一隻亦
必進獻偽王優語札答殊可笑也細詢賊中進獻亦非得已甘心
從賊者固欲借此為進身之資然而私藏金銀珍物過多一經偽
尊官訪知突入其館抄之數其罪而殺之故雖極垂涎而不敢節
隨也

虜劫

當逆賊初張時所過粵西州邑搜刮皆糧每遇富室鉅家必掘土
三尺粵西紳士紛紛入都叩

閩呈訴冤苦

皇上不惜帑金命將出師蓋亟欲拯民於水火也逮逆黨由長沙
臨武漢虜劫之局一變屢變始則專虜城市不但不虜鄉民且所
過之處以搜得衣物散給貧者布散流言謂將來概免租賦之年
鄉民德之以致富者坐視城中困守不肯捐助一錢貧者方幸賊
來藉可肥己殊不知賊得武漢及沿江州邑輜重已如山積船不

數我有素數千石米菽寄囤於積穀之家者猶人之過飽雖有珍羞不能下咽留為後時哺啜非真見食不餐耳且亦知鄉民衆起難犯現已充牧姑以好言惑之徐徐圖之云爾蚩蚩之民竟為賤賣甚至賤至爭迎之官軍至皆罷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為尤甚及賊陷江甯揚州官軍近城為營亦僅一面兩面其通四鄉之路甚寬離賊十餘里賊不敢多邁一步者蓋鄉民處處立團矢以死鬥也亦非江南之民情果勝於湖北蓋有鑒於紳士江壽民輩糾金銀擄賊引賊入城設數百席恣其啖嚼冀免騷擾而不料其肆毒如初江壽民仍為所殺江南在籍紳耆徧曉於

衆曰若等有江壽民之富厚聲望可以釀金數十萬及備百席于
即能救之亦不能息事而仍不免一无賊之甘言可勿聽已鄉民
遂齊一心志聯團各數百里以仙女鎮之衆竟能殺賊千人賊安
敢四出故賊僅以江甯為老巢謬以北犯為進取實以安徽湖北
江西為大供給所且不能一刻忘情於湖南其注意上游若嬰兒
之仰乳哺貢獻虜剝科派迭行之故此時湖北安徽及江西南九
一帶鄉民皮骨僅存皆性浮識暗為賊所愚以自誤然聞導倡率
乃紳耆牧令之責亦不得專為蚩蚩者咎此時何暇責之亦惟有
哀之憫之而已矣賊之虜剝慘刻萬言難罄可勝記耶今請言其

顯著共見者賊諱虜劫之名曰打先鋒既屢經貢獻矣忽又來打先鋒賊數十百人住於村內一日尚無舉動覓得此村此莊無賴之民飲食而撫慰之轉令勾通富戶奸細為僕訪問窖藏所在許掘得分給更有官幕家眷家等住此村及紳衿為誰某一一採訪確切即以奸人引路於是率醜類逐戶搜虜糧米錢貫珠不易藏每值數劫去既得眼線雖瓦溝所藏之金水塘所沈之銀亦無有免者如所藏甚密不得其處則虜其家最尊重之人或其妻女用繩懸於梁間以刀背刺條鞭撻而審詰之有鞭至死不吐實者有甫經懸掛其家不忍自引賊往起窖者或本家遠避祇留老僕

應門賊必拷掠以詰其主之所在不勝挫楚遂不禁直告主人藏
匿之區及窖藏何地矣然人之欲窖藏也苦思密計何所不至賊
衆既去幸未發掘者亦間有之然臨賊之處賊來駱驛十次八次
考究搜剔妾得更有遺金哉逆其虜刳亦視當何如時為何如賊
如初次踞武昌一月賊竄後儘有複壁地窖收藏如故者蓋其時
賊如乞丐暴富不暇窮搜故也老賊豁壑已滿必擇貴重輕便者
始攫之故每至一家見尋常衣物棄置不顧惟珍寶金銀之是求
惟賊來不絕遠新虜窮賊繼至雖尺布升米亦必將去傾筐覆盎
幾無絲粟當此之時富者文弱者吞聲以填溝壑窮者強有力者

遂甘心從賊自去投營以圖溫飽是賊之虜利不獨為富有計且使鄉民不能自存不待虜而自至耳其有田畝者猶屑糠覈以度朝昏賊知野無遺糧窖無遺金於竭澤而漁之後忽下安民之令於一州一邑選老賊置監軍一人徧領二尺長濶之鄉官軍冊分軍師旅卒兩伍脅田畝多者充偽官而以貧戶充伍卒民衆一日之安皆勉從之比戶皆如懸磬此後誠不復抄而責今辦糧及軍中軍需用各物偽文一下迫不可待少不如意則執鄉官殺之其酷虐情形更詳科派條內總之賊收貢者先擷其精華也虜剝淨盡者使民凍餒不得不從也立鄉官而科派者待禾稼之登責隨

時之供給且妄冀鄉民為彼捍衛也虐民至於此極矣豈忍哉以
上所叙皆賊虜剝之大概然亦有畧異者賊於鄉村從不肆殺恐
鄉民自計計無復之與之死門然於官幕吏奔避居家屬及闔閭
之家其抄愈甚且殺人而焚其廬並追究收留之家謂之藏妖亦
焚殺之凡搜官中公服文案亦謂之藏妖肆行屠殺故賊所過之
處我官幕眷口至無人收留有露處松林寄宿破廟者官中服物
一概燬棄每克復一處官紳覓一頂珠纓冠而不可得至不能出
謁長官蓋緣陷賊境時惟恐棄之不速比比皆是又將何處購得
耶其待鄉民雖不如是若鄉民團結與賊鬥賊必殘殺即或不

門但知其地曾經團練或搜出旗幟器械亦必尋其首事屠焚之
而後已倡義紳耆縱意逃竄免賊過歸家村民僅存者羣起而尤
之以為不團練不致受慘如是之甚賤如再至幾欲縛獻之使急
公之士不容於賊並不諒於民宜乎團練之終無實效也賊必尋
仇毒害者欲塞鄉民之心儆他處不敢與抗以故三五零賊下鄉
千百姓夫唯唯聽命豈力有所不敵歟特為積威所劫耳惜無賢
牧令知道紳耆行聯團之法使上下左右千里之內無不團之處
賊至鳴鑼集衆千里聯為一氣賊衆未千斃千未萬斃萬賊又何
仇之可復乎今不思所以禦賊困賊之策但懲於團練受害團賊

受害惟賊是奉猶終不免為賊害可勝歎哉然而此大不韙官民當分任之官不籌辦專責於民亦非平心之論焉廷尚之觀察曰團練一日不成賊匪一日不滅言雖過激然非洞見痼結不能語此蓋團練成賊則無所獲即壁清野之法賊之衣食來源立斷逃者日眾虜人日稀江寧老巢無上游接濟糧絕心散一攻即潰城滅賊之善策惟不易行或行不如法致民受害愈引以為戒此所謂有治法少治人是又在事官紳所當疚心負愧者也賊之糧以虜刦為大宗故論虜刦而瑣瑣及之

科派

鄉民固成平日久罕見兵革賊至遠避一空任賊虜劫此壬子癸丑冬春情形兩賊蹂躪沿江往來駱驛習見不怪故於每村鎮各舉數耆老設一公所賊至作奉使者老周旋其間哀告貧苦輸納錢數百千糧數百石求免窮搜賊去則接田畝而攤之此科派之始也最可異者賊每以豁免三年錢糧惑我鄉民建虜劫既盡設立鄉官之後則又出示曰天下農民米穀商賈本皆天父所育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五斗以為口食而已此示一出被惑鄉民方如夢覺然此今已無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

令稽查所設鄉官一軍之地共有田畝若干以種一石終歲責交錢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註於冊籍存偽州縣監軍處備查無上下忙卯限諸章程催糧之賦不絕於道賴數鄉官支吾而供給之苟延性命其互鄉官之處仍舊騷擾者有之絕不敢私取一物者有之此則視鄉官為何如人耳儘有鄉官本才健訟棍饒有機算每備禮物入城獻於賊自與之款洽倚為護符但有橫行搶劫之賊鄉官一票遙達且將此賊斬首懸示矣設策以保鄉黨其心可惡殊不知此等人又以賊所科派者更加歛之中飽乾沒仍以鄉民為魚肉者也賊之科派不獨錢米如行軍所需各物皆悉取

給於鄉官偶需鐵鋤千柄或葦席千張或剗船百隻偽文一下吐
嗟立辨民不堪命怨毒可知然恨賊者虛資賊者實尤為可慮或
謂鄉民處處助賊打仗似不致喪心如此然有時賊為官軍追勒
威脅鄉民使搖旗吶喊以壯聲勢人女能保其必無耶

船運

賊糧所給於上游悉用船運不待言矣然自癸丑五月上犯江西湖北僅甲寅九月至歲底此數月中一清楚境此外則帆檣如織無一非虜糧之船無一非接濟江寧之船也然而賊之他竄或有別意於江廣則專為虜糧何以知之今得獲賊中偽語諭一則曰著爾某某乘坐水營左三軍船一千三百餘賊稱船以條計配帶兵士前赴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帶收貢收糧解歸天京不得違悞再則曰爾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條將黃州漢陽妖魔驚走所辦糧米速用船全數裝解天京切勿違悞務宜靈變不可為妖魔所搶

復有詰諭褒獎張子明等曰江北黃陂孝感德安各處廣有糧米
爾等能駭走妖魔解到糧米二萬三千石全行收到足見靈變有
幹回空船四十五條仍命後十三軍正典聖糧屠福新配帶兵士
前來幫同殺妖云云是賊之所欲得者專在糧米於此可見甲寅
四五月間江甯賊糧幾盡故下令除偽王外概食淖康有敢喫飯
者斬首此時武昌若再支一月江北之兵早逼漢口使無所逞無
所虜船運一絕則江甯賊黨必內潰矣賊之伎倆專以船為用故
近水之處受害最烈一經北犯殲斃無遺所恃者船多載賊登陸
以人衆驚我既臨一處悉載糧米下行賊船之為害水營條內已

詳論之上年舟師下剿焚賊船七八千艘賊船運局勢從此不可復振不惟不能載賊回竄且不能載糧以餉江寧之賊今可以滅賊之機者終可以昔焚賊船為第一偉績也

關權交易

自武昌至江寧向設四關賊於武昌蕪湖兩關因與官軍相持不暇榷稅其龍江關則專設提中關偽官一人職同指揮九江關則以偽九江郡總制陳作霖兼收關稅賊踞之處凡有身家高貴豈肯來往其境間有貧不能度之民覓蠅頭之利冒死貿易亦殊為可憐嘗詢曾過賊關賣人曰賊之抽稅無一切章程則例其報船料也以船長一丈抽稅千錢所載之貨分粗貨細貨粗貨船長一丈抽稅錢二千細貨倍之太率以藍布棉花煤米為粗貨絲綢蘇貨為細貨抽稅之後給偽船票一張如遇賊黨竟可免虜劫前在

九江門陳作霖之子口供云九江權稅一月不過數千錢無非附近貧民小貿苦於數十里之內成載客船實未經見以此類推其龍江關之稅不能多獲可知是賊之關權似有實無也賊之關權所獲寥寥然賊之交易頗足資賊蓋擄得百貨凡不濟用者或所擄過多者皆於付鎮屯積命五三五賊日招徠交易較常價倍減鄉民始猶疑懼既見靡化遂趨利爭赴或以錢買或以米豆互易不數日銷售淨盡船載錢米費送賊巢矣百貨之中尤以淮鹽及湖北布棉為大宗載江淮之鹽運至興國斬黃買於民間虜得湖北布疋棉花復賣與安徽江南百姓物係擄來全無貨本似貢獻

虜劫科派而外即此所入亦復甚鉅大都交易多在已立鄉官之處若賊甫陷之地亦恒招民交易然默記買貨之多寡以覘其家之有無少遲數日另易一夥剽賊突入其室搜刮一空所賣之物亦並取去此則以交易為鈎餌而愚民驚利不覺誤吞者也

口糧

以上所叙皆計賊之所入若口糧則量賊所出焉賊所入其道四五迹其出祇口糧一事此賊之所以不虞匱乏歟偽官雖貴為王侯並無常俸惟食肉有制偽天王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半斤以下無與焉其偽朝內各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給軍中亦然虜剋克足恣取浪擲來源不繼亦甘澆泊然諸劇賊莫不私藏秘積足以自奉若卑下偽官日厭粗糲有以鹽水為肴者每逢禮拜日僞官必開軍赴各典官領敬天父之物典官亦視其官之當事與否或盈筐以獻或羹羹塞責惟禮拜錢及糧米油鹽

一律皆有定制偽官每人每七日給錢百文散卒半之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給米二百斤油七斤鹽七斤而已雖虜劫極多亦毫無加增若貨乏糧盡之時或減半給發或不給發如江甯城中一概喫粥揚州城中煮皮箱充飢此時無禮拜錢木及油鹽可知矣其另有所謂買菜錢則係賊中私情如總制監軍虜獲金銀有揮霍者多隨時散給各館為買菜用難民曾述有卒長館百人係某功勳既下親見其卒長每月向偽功勳領取買菜錢多至金一二兩銀首飾數十兩其卒長悉數易錢買豬雞以供衆喫又見偽稟奏中有偽旅帥具稟本營偽總制求取買菜錢批發銀五兩者蓋

所發禮拜錢每人每日止錢七文即蔬食亦復不敷故不得不向
賊目乞取也

倉庫

甲寅三四月間賊踞對江武昌省迭獲難逃出難民及盤獲奸細
衆供勘對其人多正二月由江甯隨賊日來漢口者內有總典聖
糧總典聖庫爲官銜充先生主簿籍者所言賊之倉庫數目甚爲
確切云偽聖糧館分豐備倉復成倉貢院三處屯貯截至癸丑年
終共存穀一百二十七萬石米七十五萬石江甯羣賊口糧每月
約放米三十餘萬石合計米穀足支四月偽聖庫館截止癸丑年
底實存銀二百六十三萬兩銀首飾一百二十五萬兩赤金葉條
餅錢首飾寶存金十八萬四千七百餘兩錢三百三十五萬五千

串每月發禮拜錢約二十萬串油鹽蝦疋布帛則不知確數始聞
疑詫斥為妄供姑筆記之以俟考證嗣得句容縣探報之甲寅三
月賊糧僅存十餘萬石銀三十餘萬兩與前數懸殊遂沈思其故
似江甯賊衆與被虜之民男婦不下數十萬即以五十萬人為斷
所發錢米如賊中定制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發米二百斤錢一千
二百五十文以此核算每月應發米十七萬石有奇錢十二萬串
有奇益以偽官加倍之數統計所發米錢與難民所述之數實相
去不遠若如探報所云存米且不足支一月又豈待五月始下一
概喫粥之令乎賊蹂躪數千里姑不論官中倉庫處處資賊即所

據閩閩贖糧又安可數計蔓延既廣所養賊衆難民又若是之多
據理推勘似前次供詞並非虛謬官軍恨賊心甚故探報多言賊
勢窮感質糧匱竭然粉飾其實未足信也

賊糧一卷本方君 鈞元認纂方君識高品粹文尤古奧籍隸
興國備知鄉民受害情形狀其分纂此卷為尤宜今知己呈
稿於

大帥自以彼著為善本因全書告成獨缺一卷且夙昔所記
及在局諸君亦多知賊糧梗概故補足之俟定本付梓時兩
冊 勘存其是刪其否不愈善乎賊糧似屬 節然能處處

斷賊糧處燒賊糧賢於十萬兵多已

賊情彙纂卷十一

賊數

賊有數乎軍興以來於今五稔官兵雖跟蹤追勦有能其數者否或曰十餘萬二三十萬及麓統言數十萬者要皆臆斷之辭頻年之勦殺逃亡章章可考者數已逾乎百萬即今之蜂屯蟻聚者恐亦不佳此數姑無論其竊踞雄郡名邦足以屢抗軍是以固守兩年即浮江萬艘駕駛需幾何人況盤踞皖廬郡邑幾無完土蹂躪兩湖南北不下數十百城另股擾于梁園懷慶屢經大創斬馘無算以灰燼之餘越黃而

北尚稱數萬遂致恃衆西突取道太行由山西竄直隸以至
高唐連鎮奔馳數千里猶煩大兵掃蕩以此計之賊誠不可
勝數苟以智取絕其衣食之源烏合自散若必欲一一梟夷
之未免有誅不勝誅之患矣若是其多固無怪人駭人聞聽
軍民先為膽寒逆氣所至數百里內城堡為墟人無固志且
使援勦官兵防禦將領亦心怵其衆懼衆寡強弱之不敌雖
誘以爵賞齊以刑罰勉力支持實外強而中餒毫無把握
一處挫衄則魚爛瓦解千里無堅城矣惟夫兵雲集之處聲
勢雄壯互相倚救稍足自恃如南軍堅壁紫荆山麓亦僅足

屏蔽一方而不能進取半步其他處兵卒的坐是而債事
奔潰者不一而足又曷忍道哉守土牧令困於見聞不能知
賊固無足論矣其方鎮于城始事從征以至今日尚不能盡
悉劇賊之名數矧羣賊之數乎是我之守令不知兵勇不知
將領不知即獲始謀老賊亦有不知者賊全恃虛聲吶喝自
鳴得意愈益詭密其事張大其詞術惑人心輾轉傳播人亦
震恐謂其來也幾如山頹河決之莫或能禦也即以偽官制
軍制論之所設偽職名目實繁有徒又皆得部衆亂陣統計
偽官共得三十一萬五千有奇每一偽職所轄散卒多寡不

等以一統十已三百萬况賊中至卑如管長兩司烏轄二十
五人以例其餘則更倍前數矣武經曰古之名將戰勝攻取
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取於鬼神卜筮必取於人徵於事庶彼
己之知己審於立萬重山望之井井而曰圖功不克者未之
有也第彼介冑之士披堅執銳厲兵以待指揮何能更冀其
謀勇兼資能殺賊而又能知賊獨封圻重臣事權在握可以
總攬全局者若不知賊何以運籌顧有為者攬轡有澄清之
概莫不欲鑄神姦於禹鼎燃犀照於西江或有志未竟或不
久升遷每多不暇及此而有守者則務清靜以寡人賊氛頓

逼但竭力驅之使去一經出境經營善後遑及其他亦由自知不足以滅賊故不求深知而更不望人之能知矣故於賊情隔膜賊數終於不知惟知地廣賊多之可慮士氣日衰將何由振起歎殊不知賊實有數且有確數惟從戎日久深造其境隨時隨事留心究尋者可以得其端緒然非鹵莽疎忽者所能深知而確論也往者武漢田鎮兩次大捷所獲賊中偽官簿家冊甚夥於是賊中不宣之秘竟得瞭然在目更據積年記述徵之簿冊上溯始起下迄於今合剿洗新脅之數覈計而衣除之分偽官伍卒數老賊新賊擄人逃亡童子兵

女官女軍為七等逐層推勘籍其可考之數劃其虛標之數
統計所有之賊殺其能戰之賊蓋散則為民擄即為賊不皆
真賊雖有彼數實止此數是謂確數一掃証言無幾羣疑頓
釋於是將士則日無金牛編民則不驚風鶴一鼓作氣衆志
成城更參以角智不角力之功賊數雖多不待盡滅而亦必
盡散妖氛淨掃不亦休哉

偽官伍卒數

老賊

新賊

擄人

逃亡

童子兵

女官女軍

偽官類數

偽官名色數目甚繁除首逆一人並各偽王偽官逆屬偽職親屬向無定名以及恩賞平湖功勳各虛銜暨屬官中之屬官兩司馬之屬官典官之屬官皆無額數無職掌者與散卒等者均不冗載茲就偽官制軍制中可考之數編次列後

偽王八人

偽國宗加提督軍務銜者十四人餘俱闕散國宗

偽侯九人

偽丞相正副又正副二十四人

偽檢點三十六人
偽指揮七十二人
偽將軍一百人
偽總制九十五人
偽監軍一百人
偽軍帥九十五人
偽師帥四百七十五人
偽旅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
偽卒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偽副亭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偽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偽副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偽水營九軍制如別營自將軍以下正副各偽官典官屬官

每軍一千七百十五人

九軍共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五人

偽土營二軍制如別營自將軍以下正副各偽官屬官每軍

一千七百十五人二軍共三千四百三十人

偽木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金匠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金靴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織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綉錦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鑄刻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天朝雜職及各典官一千八百三十七人

偽東王屬官典官偽西王屬官附內計東西共三千八百三

十七人

偽北王屬官典官偽南王屬官附內計南北共二千三十一人

偽翼王屬官與官共一千九百六十一人

偽燕王屬官與官各六百四十九人計兩偽王共一千二百

九十八人

偽提督軍務國宗屬官各六百三十一人計十四國宗共八

千八百三十四人

偽侯屬官與官各五百三十五人計偽侯九人共四千八百

十五人

偽丞相屬官與官各三百二十九人計二十四丞相共七千

八百九十六人

偽檢點屬官典官各二百二十五人三十六檢點共一萬一千一百人

偽指揮屬官典官各一百十七人七十二指揮共八千四百二十四人

偽將軍屬官各一百十一人一百將軍共一萬一千一百人
偽總制屬官各八十八人九十五總制共八千三百六十八人

偽監軍屬官各六十八人一百監軍共六千八百人

偽軍帥屬官各四十六人九十五軍帥共四千三百七十人
偽師帥屬官各二十八人四百七十五師帥共一萬三千三

百人

偽旅帥屬官各十八人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帥共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人

偽卒長書理各二人計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卒長共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人

偽典官每軍正副各三十五人計九十五軍共六千六百五十八人

統計以上正副偽官共三十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一人

按賊額制偽官實有此數第賊慣事飾詐使人揣測其下伍卒必

有數百萬不必精銳即恃衆多可不戰而勝矣其實僞王侯丞檢
指揮多有殲斃仍列僞銜僞名而不除亦不補人如僞西南二人
王授首已久人所共知賊仍諱之五僞王各轄十九軍則西南所
轄三十八軍無其官無其卒可知以此求之餘可類推至如許僞
官典官應轄伍卒聽使若干亦為標出附列於後庶我軍知閔傳
虛數之不足信閱此實數備禦自有方

伍卒額數

此僅就賊軍目並典官之卒使而論若僞官雜職屬官恩賞以及
僞官國戚貴親閔散國宗隆郡總制州縣監軍等項亦有伺使卒

役其人本無定數所轄更多寡不等參差錯綜不足究尋且無非
為賊服役無關軍事非若典官之造辦軍火糧糈助賊以抗我也
故畧而不叙

偽陸營每軍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計九十五軍共伍卒一
百一十八萬七千五百人

偽水營每軍伍卒同上計九軍共伍卒十一萬二千五百人
偽土營每軍伍卒同上計二軍共伍卒二萬五千人

偽金木六營每營一軍每軍同上計六軍共伍卒七萬五千人
偽各軍典官每館听使百人計一軍正副七十典官一百十

二軍共听使七十八萬四千人

偽王侯丞檢等所屬各典官每館听使百人統計正副典官

五千八百五十八人共听使五十八萬五千八百人

統計以上伍卒听使共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人

合計偽官卒使總共三百八萬五千二十一人

賊中每一軍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每一典官衙听使賊制准用
百人以其官數軍數推測伍卒听使應有以上總結之數此即首
逆虛標分數欲以衆驚我之詭計也賊專恃偽職虛名籠絡羣醜
但從賊稍久幾無有不官者已是偽官實有前數而伍卒听使實

無此數如偽西南兩王殲後所轄三十六軍散歸各軍不復更置然仍存軍數名目是也又如初陷一州一邑據傍數軍之衆造冊報之偽王不數日官軍克復殲賊既多其衆紛紛逃散故敗竄之後有軍帥監軍僅餘一身不能立軍立館寄食於別營兩司馬之館者有一館只軍帥師帥旅帥卒長二三十人伍卒及止四五人者又何必一軍之必管萬餘衆乎大抵自江甯配調出援各處每一軍誠確有一軍之數其餘盤踞各處之賊殲逃無定一軍數十人數百人皆有之損多益寡每一軍以四千人每典官以二十五人為斷蓋以偽王官之衆然統而計之已有一百七萬矣曩廷數

千里負固數十城若猶謂亦無此數似又失實矣

老賊

承平日久四民樂業幾忘帝力於何有且用人行政體國經野良法美意畢具一洗往古積弊願安得有亂民揭竿蜂起若是之衆且戾哉豈天地厲氣所鍾抑運會適當其時與蓋齊民之不能無匪類猶嘉禾之不免生蟲賊耳若誅鋤於萌蘖之初弭患於無形恒力少而功倍經常習見亦治世所不能必無者夫人平居為不善必為父兄鄉黨所不遜憤其四肢不甘淡泊則思攫人所有為己飲博之資然搶劫必藉多人於是羣不逞之徒同氣相求呼朋引類不免有萑苻之聚遂與鄉人判為兩途不相為謀且將為仇

矣。聚集既衆，必有狡黠桀驁者，雄長其間，蓄異謀以要結人心，揮金浪費，曰疎財仗義，強梁鬪狠，曰英雄好漢。以此相尚，舉衆若狂，且為之語曰：寧快意而死，毋貧賤以生。游惰無聊者，亦附會其說，崇奉而黨附之，招納亡命為逋逃淵藪，久之乃創會名，傳教邪教，假託鬼神禍福，煽惑羣小，即所以籠絡其心，而鈴束其身有所欲為，莫敢不遵矣。更遣黨四出，輾轉邀約，無少長皆入會，以先後分等次，誦咒結盟，概稱兄弟，惟呼首匪曰大爺。隱語則曰：鞞把子言外，劫奪人財如鞞取水，操持在鞞柄也。下流納穢，衆惡必歸，此一定之理。歷來會匪倡亂，莫不由此。前後如出一轍，惟在賢有司預

謀曲突徙薪防患於未然若易視之或畏難苟安或恐激變獲咎
因循貽害必至不可收拾萌芽不撫將尋斧柯涓滴不塞必成江
河必此之謂也是急之禍速而患小緩之禍遲而患大今致逆猷
滔天者果誰之過歟即執其人而戮之何補於事收令竇政教之
始治亂之源有察吏責者因地擇人可不熟計乎况粵處邊陲烟
瘴之所惟桂林諸郡向化日久濡染深溼民風土俗游擬上國其
僻遠之區近接獠人惰浮動性多凶頑以械鬥為事剽搶為生
者比比皆是首逆洪楊蕭章等及以下諸老賊皆誘之全田村大
黃江白沙圍等處募民濟楮之交有大山曰紫荊延袤七百餘里

界平南桂平武宣象州四邑平濶處有村落四十餘區深林密箐
又跡罕到惟粵東無業貧民利開墾者往焉繞紫荆山攀巖麓即
大黃江去全田二十里為附近水陸一大集鎮又二十里為桂平
縣城各逆首伏莽其間非一日己酉庚戌之間逆匪雷再浩李沅
發前後滋事皆與洪逆等聲息相通迨後竄敗皆至粵西欲糾合
起事而不果廣潮嘉應人業烟土者素往來潯梧及湖南邊界本
係違禁之物土豪地棍藉名槍奪節節阻滯千百人結幫而行猶
恐不免每致失貨喪資必邀接幫送幫之人重其酬謝名曰保標
無賴惡少遂成羣結黨專事其事亦必雄健有力橫行敢死者始

克為之洪揚等數劇賊皆由廣東遷居潯屬素以此為業洪秀全
稍知文墨深沉有智慮本貧賤無賴而刻意矜持外飾端重詭稱
明洪武後人以洪為姓楊秀清謫詐多謀蕭朝貴勇悍善鬪馮雲
山洪大全皆通文義始為村塾師登操刀筆峻訟作奸犯科無所不
至賊中目為才子其讚美冗語傳習添弟會一切奸謀偽側二人
之力為多韋石饒有資財亦循石季倫之刻人以致富者也勢不
敵洪揚恐為吞併故與會匪往來結為死黨其次則胡以既陳承
瑤等十餘人為腹心爪牙始以數十百人護送烟土較之他質獲
利常什伯焉恃入之財益事結納詎知土販因粵東土匪滋事道

梗皆改途他適洪逆等既失所恃而黨羽日衆用亦不支竟大肆劫搶掠人畜受害者紛紛控告官司捕之急暫颺他邑稍懈即歸尋仇肆虐民不堪其擾上揭撫司並有薦粵赴京申訴者大府通飭嚴緝逆衆潛匿深山迄未弋獲惟雲山自恃健訟與人構衅赴訴遂誘擒之申解潯州詎知雲山喜以文蜀動人且言偽而辯貌既不類強徒語復娓娓可聽問官皆疑而憐之羣黨復醵金多方賄脫竟致縱虎出柙蓋亦由當事者視同疥癬初不料其猖獗至於此極也庚戌秋冬之交兩粵盜賊滋熾跳梁蠢動股以數十計最著名者蓋十有八股如大頭羊張嘉祥凌十八西南長諸劇

盜是也。洪逆久謀不軌，至此逆謀益急，遂招集黨類，約期舉事於金田村。其時入會已有千餘家，因捕急，逃亡且多，伏藏觀望。至此走集者僅三百餘人。官軍彼拿，此竄，往來各縣，飄忽靡常。旬月之間，擄有男婦數千，然後回踞大黃江。凡紫荆山附近，藏匿黨羽，皆出歸附。於是羣賊大會，署偽官，製偽印，立軍制，造火器，購藥鉛，備刀矛，極力固守。養鋒蓄銳，不與官兵戰，相持日久。觀我稍懈，一朝突出，則狼奔豕突，任其所之。自初迄今，專用此術。官兵每欲戰，不能賊則休息，精力以乘我怠。我兵初謂其怯而輕之，不意猝然全出如山，移海湧莫之能禦矣。其去大黃江也，盡裹男婦以行，恐戮

其宗族故耳凡逆屬之父母兄弟妻子暨所親所愛婦女幼孩悉令隨行取健婦壯丁統一而編伍之軍行則以新擄之人列諸前行強賊斷後中擁婦孺及各偽王辛亥閏八月臨永安州時衆已三萬七千人而能戰之賊僅五千餘外跨水竇莫村為犄角內踞州城為巢穴屢戰不利大全被擒則堅壁不出增修重城三重濠三道我兵圍之六越月壬子二月仍以前術得脫反傷四鎮官軍大潰州城僅餘瞽病數人而已賊遂乘勝長驅迺撲桂林首城以呂公車方卓雲梯蛇行匍伏百道攻之竟未得逞逆衆之傷亡者亦十去二三矣彼時各股匪徒迭勦幾盡餘黨之隱伏巖穴及

先期逃出並搜捕漏網者皆奔走歸之加以裹脅徒衆將及八萬人勢復大振四月乃率羣醜而東臨興安抵全州攻圍十日為兵民誘殲萬數千人馮逆死焉賊益忿甚極力破之屠殺慘酷靡有孑遺五月竄入湖南至黃沙河永州等處被殲者復數千人遂折而南踞道州四面山險惟一綫可通烏道崎嶇人力難逞賊亦因踞此休歇以避夫暑揚言僑太平王生長子慶賀彌月後方議行兵其實仍係前術蓄毒以伺我隙盡擄州民暨沿途裹脅之衆編伍而部署之大封有功增修戰具補益軍目製備軍火七月成軍欲出羣賊懷土重遷欲由淮陽而歸仍擾廣西秀清獨謂非計曰

已騎虎背豈容復有顧慮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畧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而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遂轉掠郴桂欲由衡郡下犯朝貴獻謀曰聞長沙城卑防疎若假輕兵數千倍道襲之垂手可得逆首遂畀朝貴老賊一千人取道攸醴僻徑兼程急馳沿途擄脅復得四千餘人七月二十八日由醴陵夜馳二百里晡時竟薄長沙城下踞城外高屋發炮轟擊逆衆循牆奮呼相攻闕聲如雷城內屋瓦皆震晝夜不輟者六日崇墉屹立防守綦嚴賊無所施展而羣醜乘攻被殲者已過半矣其實彼時城內

兵勇單薄守禦尚在不教何暇出勦朝貴但知有備其計不行神氣為之沮喪告急郴州洪逆等始率全股及所擄郴桂挖煤人星夜來會八月望後始集城下其時賊數已逾十萬老賊祇三分之一耳此後續增當入新賊條內茲不復贅老賊雖從逆心堅悻悻善戰然皆督陣於後而令新賊衝鋒鎗故鮮死焉惟以長沙為力與心輕之敢於嘗試故殄斃之數較他處為最多朝貴所部已斃十餘而朝貴亦殲於是役先時城內有國初五千觔大炮因歲月久遠不敢試用且以城垣不甚堅固恐地震傾玆有請於城內另築高台架放者有請用棉花包厚墊炮身者最後巴陵令王丹

溪徑請運炮上城開放保無他虞衆猶疑阻王令憤然曰如有失請將王某立正軍法衆難之曰城垣一經震潰賊人乘之已無長沙矣雖食汝肉於事何益月餘之間衆訟紛紛迄無敢圍者賊意城上必無大炮占踞近城房屋去城牆不及二丈亦有直通城根者更憑履升與鋪樓屋高出於城施鎗傷我兵勇百計毀之皆未得手兵勇距賊甚近日則話啐相及夜則咳嗽相聞迨後向軍門來撲入城周視非用大炮不可於是置放大炮天心閣最高處親身督放初開三五炮與鋪高屋立毀毀為平地矣憑高之賊被擊及履壓而斃者以千計乘夜接連開放數十百炮城外呼啼驚擾

終夜不息斃賊數千人老賊居半賊遂遠徙不敢近城矣嗣因相持日久援兵四集吾軍日張賊以糧盡勢窮逃亡日衆不得已由浮橋宵遁行道西竄甯益盡得益陽縣內之船復折而東由岳州臨漢陽武昌賊之凶心至此大逞升賞偽官不可勝計而老賊居十之七且皆權要每二十五人為一館一賊監之老賊竟至不敷分布以新擄之人充管長可見老賊至此已屬無多已無不為官矣迨臨江甯老賊盡居顯職無復卑官矣其後令衆北竄派出督隊老賊三千人為最多即比年之上犯兩湖者亦祇老賊千人數百人而已其餘盤踞金陵給復僞王左右及分守鎮江廬州等處

郡邑蓋老賊皆百戰之餘心腹之契逆首倚為羽翼雖無職亦加
功勳平湖偽銜有過降責亦調回金陵綜核其數究以金陵為最
多除勒殺逃亡外現存老賊不計婦孺尚不及萬人其間知兵能
事亦僅千數百人餘皆隨衆奔走恩賞虛銜或典厨或與服役趨
踰以及各偽王侯相宗族戚畹衣桁飯囊徒具其數不能與我戰
亦不為賊所任一朝勢敗惟知跪而授首此皆不足介意者也其
典兵外出踏守一郡一邑及統衆往來滋擾地方之賊操柄握機
只一二人副之者三四人餘皆相從剗劫及賴指臂之助每處亦
不過數十人百餘人雖不任事要皆顯秩無復軍師以下等官即

有緣事降斥暫居卑位亦千百中絕無而僅見者計其數亦祇六七千人每西婦女赤足蓬首壯健如男子賊每使助陣並可負荷軍裝刺至金陵皆授偽職與偽朝官等有軍師丞相以下各名目統轄績襄婦女為之服役數年以來飽食嬉戲養成嬌情恭養愛為高梁非復曩時慄悍能耐勞苦矣雖有萬餘直砧上肉耳今攬賊勢之全局勘核逃人之言統計以上老賊暨婦女實不滿三萬人或曰自士子以往斬賊衆以百萬計何粵西老賊僅斃萬餘恐非確論而不知老賊每以一二人督十百人臨陣騎怒馬馭健兒即使崩潰其下護之急馳追奔不及又何能傷之且今臨陣率

多柑桂以下續表之人疊受爲封甘爲之死老賊憑高遠眺作壁上觀而已殲斃雖多仍屬新賊惟甲寅夏間上犯湖南勢大而驕老賊輕出官軍屢戰屢捷直逼武漢下勅田鎮迅雷不及掩耳渠魁就戮者約有千餘人自長沙後此爲第一大捷亦第一快事其他雖日有斬獲亦奚益於事哉

新賊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原以悖逆之誅克殲之罪出自首逆良民被脅冤苦萬狀實有不得已之情矜憫之不暇豈可概以賊論第今之從賊者心跡却有數端不可不辨也廣西老賊亦有脅從究多甘心事賊者同惡相濟厥罪正等前論已詳載矣兩湖人民耕田墾井鼓腹而歌正樂熙皞之世初不料賊衆掩至其不與聞逆謀與知賊事也明矣逆氛所至攻城陷邑焚掠一空脅民從行如虎驅羊誰敢不從自道州江水而下長沙武昌沿江數千里人民婦孺之從賊者誠屬流離困苦中苟延殘喘而已然既非心服

必思逃歸或不得間隙亦必隱忍相隨不為盡力豈復有欣欣自得與我兵苦戰者乎豈復有效其焚殺淫擄荼毒生靈者乎賊中授職必以能戰嗜殺為上擄人次之擄金帛又次之倘皆不為雖相從日久未立功績斷無輕加偽職之理凡從賊日久依然散卒皆欲逃未能情有可原者一也倘既授偽職則其助虐可知即使從賊日淺亦當律以叛逆難從末減者二也賊中最喜粗鄙無知識人為其易於愚弄賊中詭計既不能窺測即或逃出亦無虞漏洩且皆強有力能耐勞苦故每慰撫而任用之蠢爾匹夫一朝被虜驚惶無措不意竟獲溫飽食未嘗之食衣未見之衣羨賊日之

侈富凜刑罰之嚴厲莫不感懼交深極力趨承惟恐弗及久之賊
能以偽職則感恩懷惠以為不世奇遇戰必當先擄必盡力雖縱
不去此則情雖可原而法所難宥者三也識文字人賊擄為先生
供給豐厚與偽職埒然邏察甚嚴深居簡出每不易逃是不能為
善亦不能作惡思辱偷生而已此則情可憫而法所宜原者四也
若劇賊渠帥之先生與知軍事不難禍福人造作悖逆文告撰擬
機密稟奏且有欲逞才華忘義干進為之設策獻謀形我之短贊
彼之長此則斯文敗類行同梟獍而罪在不赦者五也無恒產力
作以謀衣食者柳桂挖煤開礦人沿江緯夫船戶碼頭挑脚轎夫

鉄木匠作艱苦手藝皆終歲勤勞未嘗溫飽被擄服役賊必善遇之數月後居然老兄弟矣衣錦食肉優游自如遂亦安之且不打仗非事急不用此輩助戰安逸之樂幾幸為夢想不到若爾人焉其數實繁以水土兩營為最盛而土營之賊則屢次穴地轟裂墜城陷我省會如摧枯朽賊侵養之以備急需並以功授偽將軍總制等職矜寵之以固其心是若等遺害無窮其罪則上通於天出於情法之外所宜誘致其人聚而殄旃之毋遺餘孽者六也郴州土匪劉代偉冒匪教倡亂戕官劫庫抗拒大兵不旬日授首其黨登時格斃者數百人餘匪潛匿各鄉經父老擒獻有司解者正法

者復三百餘人匪之親暱乃子乃孫若弟及姪皆怨鄉人而恨有
司亦猶桀犬吠堯敢仇奉法之吏聞逆等踞道州乃遣人勾結來
取州城遂焚殺其鄉全家從賊蕭朝貴之撲長沙也邨匪曾以數
百人為鄉導匪驅攻城陷陣皆殊死鬥今且居賊顯職過我兵勇
吏役必殘殺鬻割以逞其意過紳商富戶必擄掠慘酷而求索無
厭如此類者則東安蔣斌瀏陽周國愚湖北崇通廣濟之餘匪莫
不皆然是則新賊中之罪魁禍首情法皆當寸磔宜與老賊同科
者七也其最殘忍惡毒者則莫如劫盜光棍獄囚監梟並窮先乞
丐無賴博徒其心惟恐天下不亂聞賊之來已自竊喜及入夥或

被擄則言行起居與賊如水乳文融賊亦視同舊識心投意洽日
益親厚復見其登高涉險矯捷如飛擄刳資財冥搜若奪賊益愛
而任之既獲偽職愈益肆心逞欲橫行無忌焚掠淫虐無復人理
百姓見其克惡氣鼓眼光眈眈髮立如蝟毛利刀若霜雪率瓜牙
衣紅黃排闥直入虎吼而前木有不穀鉢請死者敢不任所欲為
乎凡所不欲之物及非時所需必踐毀糜爛之使不一物完好倘
搜出官吏衣飾並軍器印文必盡殺全家老幼棄其屍焚其居而
後已及其臨陣抗我也急馳狂奔惟恐弟及或執旗捲地呼嘯而
前或持矛盤旋忽然在後被擄之人或不用命則援馬毒毆逼逐

使前兵勇紳富或遭其手擄掠殘殺較老賊為尤甚直豺狼其性
竭殫其心非復人類如生俘之當使入甕反其所施備諸毒刑然
後劉裂其身以快人心者八也賊勢猖獗至此而謂其中皆淺陋
之夫亦非確論蓋所掇既廣被脅已眾未嘗無傑出之人委蛇其
間更有畧涉經史好談古今心高志大自恃才具非常目空一切
視世間事無可當意者不幸表入賊中必有一二事足以服賊而
驚漸至柄用遂得行其意矣雖心知不義不久敗亡然又有所布
其不能舍去所謂明知不是伴暫時且相隨及其統眾不敗守城
必固賊益刮目倚任假以事權渠亦自矜不凡更籠絡其上而恩

撫其下一朝毛羽豐滿則思別豎一幟不齊不楚中立自雄是其
因緣賤勢以圖割據不特今日助賊為我勁敵更防為患將來亦
我隱憂當求善間者多方以誤之使其自相魚肉而我可乘之以
收漁人之利者九也亦有讀書明理之人失身其中無計可出或
文弱不能健步或全家老幼皆臨出則無以為家亦如知一日得
生暫飽兩餐未嘗不欲作內訌通消息顧力或不逮不免曲意逢
迎漸謀親信庶可得當以報我軍或游說渠魁翻然未歸事即未
效心則無他若獲一介相通未以非內間之一助者十也至如醫
卜星相江湖技藝者流飄泊無定遷變不常且無宦家之系戀一

入賊中語言合拍計畫同心未有不親之信之優禮以待之者彼
既安之豈違他顧惟賊之久而不平已為開國功臣雖然招之不
來甘與賊衆並戮而不悔者十一也竊查數年以來從賊日衆良
莠不齊何從分別等次新舊乎有新賊中之老賊有新賊更擄新
賊而老賊有盡而新新不止非勦滅罄盡擄人仍無已時律責誅
心僅就其被擄新賊中分極惡次惡可原者為十一等至其從逆
久暫則以先後犯過郡縣為憑如賊初入湖南先踞道州則以所
擄道州之人為新賊首緣洪逆踞其地兩月整頓軍容補益卒伍
焚盡擄州人並婦孺而行險即時逃回不計外尚餘男婦三萬餘

人由江永而至柳桂更得挖煤礦徒劉代偉之黨已倍前數沿途
裹脅而至長沙竟得十餘萬之衆攻圍三月糧盡勢蹙日有逃亡
幾喪十之二三官軍圍勒暨來攻被殲者亦三萬人於是僅餘賊
新賊三萬餘人西竄甯益一帶未幾東出湘岳復得前數盡擄商
民船隻近十五萬人矣迨臨武漢裹脅男婦老幼水陸東下合前
數五十萬有奇至安慶增至七十餘萬及至江甯兼擄鎮揚男丁
增至百八十萬婦女三十餘萬旋復分股上竄擾江右臨廬州則
新賊之數竟逾三百餘萬矣然其間旋擄旋逃而續擄之人又旋
補其數大率所擄男婦幼孩至三百萬而止嗣克復揚州並盡滅

此犯之衆所斃新賊十三萬逃亡亦不下五萬人其攻六合等處
暨與向軍門屢戰陣歿者十五萬人逃者十四五萬及其上犯湖
南也官軍於湘潭一捷賊鋒大挫乘勝逐北屢戰皆捷斃賊七萬
餘逃者亦如之旋自岳州追勦直逼武漢克復兩城下及四家鎮
暨傍搜各縣節節得手斃賊二十餘萬人逃者倍之人謂赤壁後
此為第一戰功誠不誣矣若積年各處勦賊千人數百人不等總
計亦在十七八萬人逃者大約相同至於三五成羣或一二人之
陸續逃者五年以來亦有三十餘萬人蓋官軍大捷則逃者來勢
來歸必有數萬或十數萬即小勝亦可藉逃惟平時逃出最稀不

敢邀約共走故也賊陷一處擄人亦頃增數萬即以擄十逃八擄十逃七而計之除婦人並鄉官所轄本非臨陣者不計外前後實已斃賊八十餘萬矣更除逃亡之衆實存現賊不及百萬耳此其大畧也若夫能戰之賊不過數萬各門已具其說餘皆朝擄夕逃無定日復一日新舊相因徒壯聲勢無足為慮即久於其中者亦皆百工匠作趨走服役之人如前論凶惡甘心事賊之衆僅有數萬非虛語也惟望官軍專意劇逆凶賊苟賊勢瓦解不待盡殲餘自解散雖賊新據衆多誠無足慮也

擄人

禮經云父兄之仇不共天不共國大清律凡姦其妻妾者登時駢
 殺之不坐蓋復仇雪恥由血性中來史籍所載孝子復仇束身歸
 罪者有司恒宥之古有調人之官掌邦國之仇隨事處分皆體天
 理所當然原人情所不容已也今寇盜突如來其屠殺其父兄姦
 擄其妻妾狎玩其子女奴役其壯壯之身強奪其金貨器用據其
 室而踞其床溫其衣而飽其粟復謾罵挫辱之囚服鞭撻之稍拂
 其意且身首異處以鐘鳴鼎食之家服疇安居之民一旦遭此奇
 禍其深仇至痛有不吐虹貫日及衣賤血者乎又何暇思維何所

顧惜亦惟有斫賊之顧抉賊之目洞胸拔舌竅皮食肉而已矣乃
今之被擄受害者殊不然甘受其凌辱甘受其屠割甘為奔走服
役甘遭夏楚虐過甘為力戰效死甘為天下萬世罪人承賊匪逆
黨之惡名而不辭甘為親朋鄉里唾罵非笑而不恥甘為盛世之
亂民致官司兵勇疾恨而剝捕之無地容身而不悔豈皆喪心病
狂耶或由五內燥溼剛柔不同民風既有澆淳良莠不齊其人面
而獸心者亦儘有如新賊條內所論罪在不赦非歟所可異者人
即重利忘義甚至背棄所生心同梟獍見人屠其父母骨肉猶不
足以怒之然對其人淫其妻妾狎弄其子女亦必揉臂而背裂矣

皆^皆資矣以勞苦儉積之貲糧畢生經營之衣飾亦被攫去斷無不捨
 死與賊爭奪者矣今併此不較果何說也夫人之異於禽獸者在
 有知識耳今執犬馬之子環剔之必且搏噬噴踢鞭撻不顧若或
 斃之甚至跳躑不食以死於物且然豈人而反不具此心哉夫人
 而反不具此心哉夫怨毒之於人大矣如史乘所載簿錄所見其
 處心積慮專一精神捨生以報必復之仇者不可枚舉然所仇類
 皆顯者大俠以疏賤之人或不劇近故不得不殫竭計慮以圖之
 且殺止一人辱止一事害止一身一家尚誓不與之俱生並立今
 蒙滅門傷身之禍十倍百倍之仇具毒害者仍終日與之共處一

舉手即可以斃之較之艱難其身危險大人者其報復為更易獨不聞被擄之人手及一賊又何說也或謂人情樂生惡死以骨肉家資於己身比較則己身為更重然追思家室傾覆衣食俱無一門血屬死者暴骨原野生者必填溝壑身陷賊中驅使銜鋒冒鎗生死在呼吸間不能自主至此境界即苟合於世又豈復有生人趣哉似無論智愚心口互商固不如死而無知之為逾矣然徒死無益則莫妙以彼之死償我之死既判一死以舒家國之恨又何事之不可為乎果爾則未擄者捨死於先家自為守豫為團練已擄者各行其志俱為荆鼐使千萬人之心皆同無煩六師而賊可

滅矣盡殊不知被擄之人莫不俯首伏貼且轉效其所為愈大惑不解故膏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窮思其故而不可得遂博採廣諮研訊俘賊詳問難民始漸得其梗概以百思不得之理深求精密而後知其賊計之至毒至謫從可知矣賊使被擄之人負糧沉竒寃皆反顧事賊仇為狗彘不如之事其至毒之計有數端焉請一論之賊黨將徇一州一邑必先布奸細數十百人於境內域內散邪言云洪逆係太子耶穌之弟降生凡間因世人皆被妖魔迷蒙特生此天王來救世人故曰救世主其臨為妖者如人之受病又生東王勸人回頭救人災病故稱揚逆為勸慰師贖病主又謂

賊衆皆天行道救民而不害民江山一統普免三年錢糧富者出
資貧者勅力事平之後皆封賞顯官世襲所過之處專殺文武兵
勇不害百姓儘可照常生理平買平賣破城之時各家閉戶可保
無事若幫扶守城打仗必屠殺淨盡諸語承平日久編氓罕見兵
革况賊計秘密人鮮知者賊來飄忽兼馳遽掩前途受害情形探
報文書每至於賊至之後百姓不知賊來是何舉動每為所惑智
者怯或引避鄉村愚而悞者且安居若無事既受賊惑深以助官
軍為戒靳費惜力不肯協濟分毫甚至與兵勇交易故昂其值積
殖自封准備於賊中受一塵以為民而享其樂利城中官吏一無

籌備惟以安定人心為務甚言賊不足懼距此尚遠嚴下遷徙之禁民方竊幸賊來無恙亦遵其禁相率安之逮倉卒賊至城陷守土文武賢者殉難相生不肖者拔關引遁官與民各不相顧爾時必有執旗賊目率眾入城大呼於市曰殺妖一倡百和豺聲雷動路兇行人不問誰某皆立殺之民居益恐懼閉關下鍵賊但至通衢則九達百街皆無人迹任賊長驅潰兵絕逃不及莫不脫衣棄械避匿民房詭稱百姓賊遂縱火數處洞門數開大股魚貫而入各賊分赴各街解城樓公所賊官剗庫縱放獄囚復三五成羣以搜尋兵勇為詞挨戶擄搶恣意殘殺每至一家門首用刀背矛桿

撞門并大聲呼叫若良久不開必毀門而入殺其全家居民甚訝
閉門無事之言不驗始悟被感又憇於被殺之家不聞賊至雖舉
室老幼手足戰栗不能舉步亦必遣一人踉蹌門奔出開門賊一
入門先以及知是人之項問有妖無妖若甚恐不能答言必立及
之或答曰無妖又佯作不信必遠細查檢遂借此為入室冥搜之
由或有不俟撞門先啟扉以待並有設香案放爆竹舉家跪於
門內者賊更慘害之非施放烏鎗連貫數人即以刀矛攢刺夫迎
賊之民固王法所不宥於賊分中不得不謂之恭順不意賊黨
另有見解謂迎我者必係妖頭藏妖之家故心虛以媚我耳凡膽

怯藏匿不出如潛伏地窖暗樓複壁諸處者搜出亦必亂砍亦謂
心虛不敢見我非妖而何其可免登時殺死者無他法惟聚一家
人於廳事任其一盤詰而死生之其龍鍾殘疾多不殺亦不擄
若夫壯健後生於盤詰之際一二人應對稍有隙漏仍立扶其首
餘則概指為妖其人力辨不承賊乃曰爾既非妖當從我去打江
山若五六歲以上幼孩一見如獲異寶必牽挽不忍釋手其父母
或泣涕不致亦必屠之攫抱而去婦女非官紳妝束每多不殺凡
護父執夫惜一者亦多殺之餘則悉驅歸女館以女管長統轄之
未殺之男丁盡擄以行將所擄財物權令背負隨行更擄別戶集

數十人輒驅之前行賊目隨其後監押以歸賊館自賊初入城以至此時已有數炊之頃百姓驚惶無措心亂如麻及賊入其室如虎狼之驟至頃刻屍骸枕藉血流庭除莫不面若死灰魂魄飛越雖骨肉殺傷滿前而不知傷痛連毀其居罄其藏擁其身以行又不知抵賊館時為烹為醢將如何以割裂我也此際湯火驚魂身雖有而神氣已離軀壳必有聖賢學問忠孝至性者方能了然於生死罵賊不屈捨此而外無不瞠視僵立任賊所為祇知賊之有畏并忘賊之可恨且不知我若奪刀亦可殺賊矣蓋賊之先惑以甘言驟劫以凶威使人人皆如木石之無知無高聲無涕淚無爭

競回詈及推及洞胸諸事皆如醉如夢依長然隨之歸館而已其
入鄉鎮情形大畧相同此賊擄人之初毒計一也既而到館中則
賊目據案高坐將擄得之人皆指為妖挨次研究訊用竹板杖其
兩股輒一千或數百至血肉狼藉始釋而囚於一室間一日又訊
之其人忍刑剖辨賊目乃曰既非妖可拜降隨我門做兄弟若再
變妖定斬不留雜坐羣賊又嚙雜其間或云是妖殺之可也打江
山何少伊一人或曰非妖留心徐徐察訪於是又詢有何技能如
能寫字則派充先生軀幹壯偉則派充牌刀手強有力者悉充將
使即為官中之尉是已五十以上則令汲爨支更二十以內者悉

充老弟有姿色者爭欲得之能醫者送入內醫
技藝則分送各典官役使如竟一無所能賊必
其人小心勤謹或由他賊保救一二人充割草
父子兄弟奴僕十餘人必分送十餘館使各不
必議論數日而後定此數日中風波迭起愈不
定非妖之時突聞鳴鈺傳令旋有數老賊至館
有令新收兄弟概斬不留有人敢私藏者同罪
弟乘早獻出否則巡查搜出爾等亦無頭矣少
散賊令將新擄之人送出於畧有生機之時勿

可以想賊目乃佯作不忍之色代籌所以救之之策或藏之暗樓
側室巡查來按或詭對係他處招來者非賊中人凡檢查數次輒
掩飾庇護之更聞羣賊議論爾幸遇好人如某館已獻出新兄弟
數十人皆殺訖矣某館藏掩敗露連本館做好人之大人亦殺訖
矣我救爾等直以性命相與於是被擄者皆感不去口即有一二
慧者知是機筭亦祇得隨衆哀感之方稍安貼突有賊日至館曰
新兄弟亦不可留爾慎勿為所累速獻去押赴某處處斬一聞此
言自賊目以下莫不愁苦嗟嗟以為計無復之必不可救於是則
背縛纒纒以一繩貫數十人牽行於市雖兵未加頸然自分亦斷

無生理矣於所行刑之處在望之時忽一騎飛來曰各館長保稟天父開恩新兄弟一概釋放隨各管長回館真心悔罪敬拜上帝如若犯令定即斬首示衆此時難民垂絕復生世有不涕泣感激惟命是從乎歸館又一二日必令羣賊察諸人形色探諸人口氣皆默識之忽然賊目升坐復集新擄者跪於前指一二人給之曰爾家有父母妻子乎爾思歸乎我助爾數千文錢為行資何如於是黠者答曰情願打江山不思家矣賊目亦漫應之其思家者誤認為好言輒曰感此厚恩願得數百錢即去賊目遂令牽出殺之更執一二無用及探出破綻者立刻斬訖擲首級於衆之前乃

大聲曰凡有反草受妖即以此而為例跪者面面相覷皆無入色
惟恐刑之及己過一二日痛定思痛念及全家慘變已身死生未
卜憂悶不釋言動失常賊目復指為妖欲殺之如係有用者必另
出一賊保之且為遮飾或謂連日有疾實非思家倘後變妖連我
并殺其人必深感其救已結為心交此賊且囑之曰幸勿逃走累
我自此以往風波漸息始有拜降悔罪諸事自歸館至於此時賊
之詭計百出或殺或不殺屢欲殺屢救之又屢殺他人以傲之嚴
刑拷掠之甘言欺誘之布人邏察之置之必殺之地而復甦之其
意靡他蓋迭用恩威以移換人心使人人抱不易倖生之心絕不

一切繫念每思被殺者其家室又當何如今得生命尚可留此身
為後圖不知不覺遂甘賊用而不辭此賊擄得人民多方烹煉毒
計二也逮至七日禮拜之期復集眾講說道理敷衍既畢謂爾等
皆是應殺之人乃天父開恩赦宥速宜悔罪敬拜上帝須辦一片
真心頂天報國凡事自有天父看顧於是則令眾人用清水沐浴
跪於地下賊司代讀悔罪奏章焚之更有尋常禮拜奏章列一館
賊各讀讚供獻後於案上焚化如紙灰團結謂兄弟皆一如心被
風吹散輒云中有變革之人舉動惕息又不知作何伺察人人提
心在口其賊目及充先生令新擄之人誦習讚美天條書及一切

偽書并極之天父天兄天王東王諸神異自拜降後可思衣得衣
思食得食凡打仗天父大顯權能助陣殺妖萬無一失况新兄弟
在後助仗并不用爾等前驅凡事但遵天令出力立功必授美官
顯爵死後竟升天堂享福無窮一人悔罪舉家拜天不必掛念終
日講究皆邪教之言耳濡目染苟非上智未有不為其惑墮其
術中者不俟十日半月居然邪教中人賊匪中人已一切深仇積
怨幾擲之尔哇國矣此則繼思威移換人心之後更以邪教惑之
毒計三也自此以還賊於新擄諸人不惟不雪虐遇且施小恩小
惠以要結之或分給銀錢予以食物擄來衣飾被褥亦均分之且

與之嬉笑諧謔促膝談心如一家者然況至此時新擄之人頭髮已長數寸居然以老兄弟自命盡仿賊之所為遂亦擄人而煅煉凡已之曾受者一一施諸於人若素本莠民貪殺嗜利則大肆剽掠欣欣自慶以為得行其志保婁周生曾問數賊曰爾在彼中擄來乎投來乎曰擄來且焚搶殆盡復問曰可恨擄爾之人及害爾之人乎曰恨然則何以今日亦行擄人害人之事數賊衆口一詞曰因自家焚擄一空已身復被擄每見完善之地人民以為我如是伊輩何獨安處憤懣不平必將其人擄來同我一樣我心始快周生為之太息曰此猶溺鬼必欲曳人入水也推此數人心千萬

人之心皆同其擄人也無已時矣此又賊移換人心速以邪教之
後復銛以小惠誘其叔捨忘怨毒而傾心事之刻意放之毒計四
也然是枕變凡鳥為鷓鴣耳人海滔滔豈無驚驚不必盡為所蒙
蔽惜讀書知道之士一入此中其生機較他人為尤淺有智不必
有勇其人類皆文弱賊又頗辨之凡擄人每視其人之手如掌心
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恒指為妖或一見即殺或問答後殺之或不
勝刑掠自承為妖殺之或竟捶楚以死不任勞苦不習粗糲熬煎
其心挫折其身以死者蓋不可勝計當初入館時驟見兇惡虐毒
及其人猙獰怪異如至夜又鬼國更見其同行同室者或殺或杖

呼號乞命之聲林耳痛心則昏然迷悶如墜之黑暗地獄神消木
立亦惟賊命是從隨衆坐卧奔走待盡而已縱有管葛之才至此
亦毫無可逞固不似被惑諸人志懔奉賊即不忘警又將何術以
報仇乎况運察甚嚴每用人結探一言涉漏即執而屠殺即使此
一館諸人有知識不甘心從賊者居其半彼此互防又孰敢先出
諸口作約逃之議謀賊請諒乎若爾人焉誠刻刻思逃造次弗忘
者賊亦知之故禁錮愈密空有復仇之心而無復仇之力有可脫
之機智無怠馳狂奔之趨捷及其派充先生賊日優待之羣賊尊
崇之恨賊不能圖賊徒恨無益日久灰心漸忘其恨亦惟姑且安

之徐圖洗拔已耳却不肯效賊所行每為被害者緩頰陰護善類
賊性慘酷此輩獨不然及游升偽職亦恒以積善救人為事其如
千萬鴟梟三五鸞鷲亦奚益哉此賊役使文士為之書牒而束縛
其身心使無所展布毒計五也茲逐層詳叙之於以見前所云局
奇究至痛皆置而不顧甘為禽獸所不若者非無故也不足說也
賊中因盜莠民方幸遭逢之不易安肯捨賊以逃餘雖思逃既恐
賊卡盤詰殺之又愁髮長為官軍俘斬思家業蕩盡出為餓殍不
如暫同溫飽為得計又安能大死法禁一概不殺且各予以衣食
之資使之捨賊而去博施濟眾免瘠病諸此必不能之事也或謂

官多張告示解脅從之惑殊不知貼示於無賊之地賊不能見即有冒死兵入賊巢張貼羣賊一見立即扛碎夫索三日示衆勸導之言難民何由得知更有不知賊情者謂宜多撒人混入賊館用苦口勸化動其至性庶可圍賊並可解散此真荒年食肉糜之談矣一館同居之賊且以目會意不敢聚談官軍事及一言詆毀賊匪忽外來數人向其中說法賊聽之抑殺之請建議者自思馬總之解散賊黨惟在官軍屢捷賊勢日蹙利不足以動人威不足以劫人即平日說為團結者亦必各尋生路若挫敗頻聞其黨愈駭肆而自固窮思他法徒亂人意不啻痴人說夢耳但歷叙賊之暴

虐被擄之時若使未擄之處比戶皆知賊至可恨庶不為奸言所
動矢衆志成城之志不必定殺賊但處處自保不為所害不為所
擄賊裹脅之路自斷日殲斃而無所增添事緩而利溥誠正本清
源之論矣

逃亡

先天化日之下長養生息各遂其生而富貴而達貧賤之家皆得
叙天倫之樂復身心之安衣適體食充口世其居守其業即犯法
罹刑亦止身被拘繫而猶不止傾家絕祀也今也父子不相見兄
弟妻子離散老幼轉手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達思鳩居燕安之
日相形之下何啻天壤不必親屬直遭慘殺屋產焚燬無存而身
寄虎狼之口命如不繫之舟亦自五內燔灼芒刺在背有不汲汲
求去之危苦之境仍逃驩虞之鄉者哉故被擄之人雖後日心迹
行遲各有不同而其初皆未嘗不欲逃者也然其逃出也亦有難

易不同如賊於鄉村四鎮擄得人民驅入賊館必有數十里十餘里之遙鄉間四面連湖無所阻礙而鄉民稔知道路凡山谿曲徑賊不及知即可乘機逸出沿江瀕湖之人習知水性擄入舟中亦可泗水而遁此旋擄旋逃不俟終日者也其城內人民破城後無從逃避惟有束手待斃賊至一一擄之如牽檻羊無一得脫任其荼毒擄掠不得不宛轉順從求延旦夕之命每望官兵速來拯已於水火而不可得旬日之後賊之斬殺稍息然後覬覦欲逃賊亦漸令出館負米採薪放馬割草然尚恐逃出被獲是欲逃生而反速其死也賊又結以關卡重重若無老賊帶之一見必殺且不時

有抬人頭鳴鈺往來游行於市大呼殺逃走變妖某人示衆甚至
一日之間竟有數起衆益畏縮莫敢嘗試此時惟有膽識者別有
計較意謂與其被賊挫折及脅逼臨陣以死或被官兵勒殺不如
速逃或不至死即死亦所甘心也故得首先逃出其次則漸稔某
館某軍並出入口獲得其統衣統帽或假買菜或記牧放等事乘
間出走倘遇詰問街口應答為某軍某人有某事故作怒目忤視
若怪其多問者竟可倘佯而出決無阻滯若氣餒色變言詞鈍澀
鮮有不被擒回毒刑慘掠至承認變妖殺之而後已耳至於膽怯
之人日夕思逃而猶豫不果及見同館之人偶逃一二人未見擒

回救之繼逃亦如之遂不禁亦逃矣此皆被擄後不做思索志在必逃者也並有介在欲逃不逃之間者如貿易之人吏胥之類自思被擄之後無家可歸無親朋可投身無技藝囊無資財即能逃出將何以聊生乎不如暫且從之俟有機會再作歸計更有欲逃而遷延未逃者如貧窮之人肩挑之輩本自度日艱難見賊衆金貨索索則思得其所而逃及見賊防之甚密不克遂意則又冀隨賊下鄉擄掠時或亦可潛匿銀錢衣飾而逃原其心實非從賊其所以不逃者恐出為餓殍也然其中亦間有貪得無厭之徒如賊初意祇望三五金可作路費足矣既獲其數又思若得數十金

再逃未晚及得數十金尚不忍舍去以為逃去何處免利此中得
金甚易何不再擄若干為一生溫飽計於是無所底止必至身貨
俱喪而不悟也以上雖遲速不同皆無事賊之心若我屢勝懾於
兵威懼玉石之俱焚則來勢逃出者為尤多每以十萬計即我兵
小勝亦不覩賊不暇稽察藉勢潛逃然僅數百人或數十人而已
惟平時踞守一城我兵圍之彼此相持巡警嚴密不惟不易逃且
恐逃出又為官兵誤殄故其逃為最難總而論之被擄數月之間
立意欲逃者豈惟一無間隙可乘乎久於其中皆可逃而不逃非
甘心從賊即貪戀不舍者雖我兵不甚分別而處處誤賊之亦不

足惜矣

童子兵

古人有胎教之說及其成童也有洒掃應對之儀自有知識至冠
婚蓋無日不秉父母師長之教也童蒙氣質未定見聞所及輒躬
效之故賢母擇鄰而居父子至性慮善傷惡故嚴父每易子而
教庶不致趨於不善流為放辟此固專指賢父兄及闕閤之家而
言若夫村童牧豎豈可比倫然處熙皞之世雖居渾樸之鄉亦何
致濡染惡習亦不過作桑陰種瓜之童子滄浪作歌之童子已耳
不意遘遘粵匪擄脅良民其視童子為至寶每臨一城過一鄉避
匿不及舉富貴貧賤之家鈍敏妍媸之童子悉一網打盡當被擄

之時父母如燭肝肺痛哭常護後被殺則無計挽留孤孀獨子之
婦傷痛自盡者有之而被擄之童子連受非常驚恐如醉如痴任
賊物擄而去特茫然不知悲戚大抵聰俊者賊目認爲義子輒從
其姓羣下以公子小大人呼之陋劣者散卒帶爲老弟然賊中章
程非幾非五六寸仍不得役使老弟也童子初擄入館尚具天真
驚魂少定未有不繫念父母號泣求歸者賊乃大加楚毒鞭撻之
若稍倔强必致身無完膚更以血刃利劍華服美食互置其前謂
順從則衣食而撫育之否則殺却試思劫誘兼施童子何堪有不
俯首乞憐任所欲爲者乎即有器識童子賊欲狎玩之甘受夏楚

轉轉抵拒賊必銜恨折磨以死或竟借事殺之嗟乎童子至此舍
慈母而救虎狼既既皆是誰可告訴者亦惟有吞聲飲泣任其禽
處歎奮而已童子安有卓識定力久之賊日曲盡調護且恣縱之
居然以賊中為樂土耳聞日見無非邪說暴行遂習而與之俱化
效其殺人放大無所不至隨賊愈久殘忍愈甚竟忘其身之所自
出其視賊亦不啻親父兄居賤沈衣滌器行則背負刀劍謹步後
塵冬則為之撥火溫衾夏則為之扇涼拭浴客至則捧茶賊出則
居守日相偃夜伴宿雖妻媵無此殷勤卑賤賊所帶童子皆徒行
馬後氣促流汗若賊日公子羣下尊奉之快馬安與並無跋涉之

苦甚至撥數十人伺候之賊亦待如親子弟又不致如以上所云
充一切賤役矣凡臨陣攻城亦慣用童子為倡以童子皆不畏死
無不以號叫跳躍為樂者且手足輕便往往登高涉險如履平地
更有狻若猿猴之童子倏忽至前為人所不及防轉瞬而去為人
所不及追賊每用以為導者使在後之賊自計童子尚成猛如此
我輩退縮竟童子不若矣賊目又安能貸我死耶每臨一城擄一
壯童子又願為前驅羣賊隨其後每入人家搜刮金銀官中文書
服飾雖藏之至密童子攀高入暗如貓捕鼠意在必得其焚燒廟
宇毀壞神像諸事童子最樂為屠殺人民擄掠婦女童子又愛見

敵赫之狀喜聞呼號之聲其暴虐之慘視羣賊為尤甚或我兵偶
 挫童子率眾窮追馳逐甚急盤遊人及我之偵探官人當刑拷
 堪言狀時他賊或稍緩頰童子或持之甚力駁詰最刻其於本館
 搜查洋烟黃煙及邏查犯天條犯人之各事童子最認真不遺餘
 力被殺未絕者蠕動於血泊中童子見之必於要害處加以以
 或剖其腹而踐罵之每追魁梧兵勇知力不敵則給之曰棄刀跪
 降絕不殺若及擲刀長跪舉手決之毫不費力是兵勇何其愚童
 子又何其巧也於戲童子逆其被擄之初威劫之際亦殊可憐人
 視其習染肆行則又至可恨惟賊敗潰往往棄童子而不顧同歸

勦洗者有之踐骨為土者有之逃匿四鄰展轉送回其家者間有
之兵勇收養者恒有之惟其是童子也即俘獲亦鮮殺之而不知
從賊既久之童子無不應殺之童子蓋童子至能殺人虐人故也
捨此而外童子未有能自拔者即有父子兄同陷賊中有心計能
逃又可携童子同逃此賊千萬中之一二耳至可詫者有薦紳二
子為賊擄去數月後賊復挾之過其村打館有鄰居稔熟者告童
子曰爾父母自爾之去肝腸才裂矣今近爾居曷不一歸省視童
子瞪目曰爾少說妖話我父母打罵我教我讀書回家何為此中
甚樂我父母是檢點比學院大多矣此童子固屬鴟梟然賊之移

換人心果操何術以至此也散賊帶童子者尚少如偽官自顯要至卑賤莫不有公子者老弟多者數十人少者亦一二人哀多益寡以一偽官有三童子為斷似其數已多偽官三倍矣偽王之童子謂之僕射侯相以下則為之伺皆有同職是賊中不獨有童子兵並有童子官矣不特此也昔之童子今已壯大能戰嗜殺者以及徇情授官者入可勝計哉是今之童子皆他日劇賊年少喜動膂力方剛久經戰陣數不驚尤神安而氣足無一切繫受賊愚有一心事賊雖死不悔臨陣勇往直前似無不一以當十劇賊而外惟有此童子亦心腹之大患可不深計熟慮之乎或謂先天昇

賦亦有不同豈無成人風之童子不如以上所叙者乎對曰儘有
然此等童子不數日即憂泣挫折以死并不得廁公子老弟之列
也

女官女軍數

偽女軍師正副又正副四人

偽女丞相正副十二人

偽女檢點三十六人

偽女指揮七十二人

偽女將軍正副四十人

偽女總制四十人

偽女監軍四十人

偽女軍帥四十人

偽女卒長一千人

偽女營長四千人

偽女內長門三百人

偽女貴內使二百八十人

偽女繡錦指揮二百四十人

偽女繡錦將軍二百人

偽女繡錦總制一百二十人

偽女繡錦監軍一百六十人

共計以上偽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

據江甯逃出難民云首逆偽天王妻一人稱皇后宮偽王正妻各一人稱王娘首逆妃嬪在武昌選四十人至江甯選百八人陸續增添大約不滿二百人然偽女官數千亦皆妾媵各偽王姬則稱副王娘每王約三四十人然內掌門責使等官亦充下陳其

條內論之詳矣以偽官簿協難民之言女官

女兵應有前數其為繡錦指揮女軍軍帥辛丙等官計六十有奇繡工八千女使五千有奇要皆不謬惟女兵十萬之數此猶癸丑四五月間數目今挫折以死者何可勝計且賊改章程此後非殊色不擄女兵有減無增以意揣之江甯女兵仍亦不過四五萬耳

賊情彙纂卷十二

雜載

賊情詭變有出酷虐異常自劇賊姓名以次雖已分類編輯其匪夷所思逆天悖理各事猶多無類可歸以及我軍文案問問事迹凡有關於賊情者亦應採輯故另立雜載一門以便隨事隨時增入云

賊皆山僻粗鄙人其稍知文墨者皆為先生多不出館擄掠故挨戶搜括者皆排刀手性貪最愛金銀美服次之姑無論古玩書畫毫無辨識即貴重服飾亦平生所未見見彝鼎圖書尤不愛

必打破而後快不識洋表為何物將內瓢剝去誤認外殼為真銀
懷挾以去他如宋明磁器及宋元明名人書畫墨跡宋榻蘭亭各
帖皆希世之寶薦紳名臣傳家手澤亦一家之寶一遇逆賊非燬
即糜爛之至可恨則莫過殘毀書籍各教目我書為妖書近日沿
江各郡邑藏書之家如漢陽葉雲素先生蘇州阮文達公秦敦夫
程穆堂兩先生各第皆牙籤萬軸多人間未見書不啻瑯環福地
而逆賊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燒茶甚至遺失後用字紙
擦之毀棄斯文上干天怒故有雷殛之賊甲寅五月二十一日未
刻天暗將降大雨有賊於漢口鎮花樓空地遺矢甫畢繫禪欲行

忽一雷下擊斃之羣賊恐懼衆觀見遺矢處有監本易經數頁上
多污穢始知此賊以聖經揩擦神怒隨之故立殛也滔天狂寇安
得人人而殛之雖神祇亦須聽之時數若此賊焉誠喪聖悖天持
甚故一懲創以儆其餘耳壬子十二月賊臨武昌初十日於獵馬
場設高台賊自發其上曰講道理鳴鑼於市命闔城人往听內有
漢陽生員馬姓者擠出人叢挨至台下云有要言闕白賊目令其
前問有何說馬生云爾繞所說之言一派傷天害理犬吠之聲何
道理之有試問自有人即有五倫爾賊頭於羣醜皆稱兄弟是無
君臣父子亦稱兄弟媳亦稱姊妹無父子男女分館不准見面是

無夫婦朋友弟兄離散是無朋友兄弟可謂五倫俱絕即依爾所
述亦只有兄弟一倫况捨親兄弟不認而別呼他人為兄弟乎如
此悖謬是真無用之狂賊也於是罵不絕口賊目大怒傳令將馬
生五馬分屍四肢各駕一馬辮髮繫一馬用人鞭箠之詎五馬四
蹄攢躍皆不肯前而馬生肆詈如故賊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屍
賊黨除起首潯桂諸人係真心入夥餘不必湖南湖北即廣西人
亦多脅從擄其眷口焚其房屋勢不得不隨行以安居之民忽遭
荼毒脅之為賊其恨賊可知然徒恨無益姑無論防閑之嚴不得
身為荆聶人情惡死樂生又誰肯捨命刺賊耶曾聞應山諱譚生

云楊賊向所親客言曰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繩
以苛法劫以嚴令驅策而挫折之使不違有他志如有相約變妖
者殺之雖各有異心彼此疑懼誰敢先出諸口况人人心雖恨而
我而不能禍我人人身體精神皆謂為我役使是恨我者虛助我
者實也妖之待人人人感之未必妖營辦事之人能如我諸兄弟
之盡力是感妖雖有實心助妖並無實濟比妖所以屢敗我之所
以屢勝歟

賊皆脅從是已然亦有計喫無賴之徒或迫於賭債或避官司勾
捕或在鄉黨作大悖理事不可見人遂皆以賊為遁逃藪又有喪

心貪利愚民欲借賊勢擄掠自肥他如江洋大盜凶惡獄囚賊每
臨城池多來投營即或亦由暫脅方以類聚日久濡染未有不真
心願從者也賊亦專用此數等人喜其易惑而無室家之繫戀且
死不畏死每用以衝鋒破陣餽以顯官嗟乎賊匪蹂躪數千里良
民固多若爾人焉又何也數萬從賊則富貴捨賊則無所歸斷無
解散之理雖鹵莽拒我易為我殲然且死且添今之與我兵角力
者正此輩也自古叛逆從無婦女並擄者亦未聞行軍以十萬婦
女隨行而可制勝者賊之初意不過欲以衆勝寡耳況廣西婦女
赤足強有力儘可用為伍卒連臨湖北江南所得婦女何止數十

萬妾皆膏粱胞弱即屬村婦亦不敵廣西賊婆之凶悍擇美麗者充妾媵餘皆無用故服役工作磨折以死者不可勝計於是知婦女不可用而不擄且憎已擄之婦女為累減其糧日給米四兩多設女館以女官領之其各賊目之眷口悉充偽王府女官皆隔別不令共處倘私約就宿則謂之犯天條男女皆殺偽冬官副丞相陳宗揚竟因夫婦同宿駢首就誅各偽王盛置姬妾而使羣下絕人倫之源且給之曰天下一日平定方許完聚未娶者方准婚配功高者始准置妾往往揚賊議奏某官功高應先准娶妻其實並未見准其犯天條得用之賊又恒貸之爵以將來大家娶妻之日

遲娶三年及不准多娶一妻其意謂男女人之大欲以此誘之實以此迫之也現無淫慾之事既可保人人精壯許以事定得妻庶諸惡少捨死戰鬥以冀一朝遂願耳然稍有知識者未始不知事不可成妻不可得甚至已妻轉為所得妾得不痛恨而深銜之特徒恨無益耳且因無益灰心亦漸忘其恨已

湖北武漢江西江甯鎮江揚州等處多富商大賈士文民逸享受承平之福二百餘年其驕奢淫佚恣情暴殄匪夷所思莫可窮詰故此數處受害最久被禍尤慘至可憐莫過閩子女錦衣玉食不離姆保一旦倉皇被擄男或用為公子老弟猶可偷生婦女則

概歸女館隔絕親人分與有殼之穀令其吞齋有援引者或入繡
錦街餘皆迫令放足役使挑磚背鹽挑濠溝削竹籤要皆夢想不
到之苦一朝受之其不死也幾希及其死也却有數等上等烈婦
閨秀不待入館先即自裁其次或勉強入館如事不可為乘間就
死又其次則忍辱偷生因不耐折磨不服粗糲挫折而斃至下則苟
延一息甘為役使甘受挫辱甚至有背鹽美婦行烈日中滴汗
交流肩背無皮如著紅衫者嗟乎天地間至慘安有此耶然亦以
見人之一死實非易事罪孽未盡真求死不能也

江甯城內又有一婦背負嬰兒被賊驅策入館此婦遲回不行賊

罵之婦亦回詈賊遂挺茅戳殺此婦壓兒於肩不呼娘不絕呱呱
亂啼而不知其母已死一婦行於道懷繃數月之兒且走且泣忽
袖出一剪將欲自刺其吭復以淚眼熟視抱中兒遂大哭擲剪於
地仍向前行賊之殘虐致天壤間有此慘境真不忍下筆矣

賊擄我官吏紳衿請書有心計人或挫折以死或分為各館充當
書手號曰先生所辦無非寫奏章誥諭封條出告示造家冊兵冊
等事一切軍令概不與聞蓋防有用之才之算已也又說云天下
平定先生皆授文官此亦候事定而得妻之意文弱之士苟且偷
生者暫圖目前溫飽亦斷不肯為設一謀且有故意寫字訛別者

如偽示勳稱天王列王下理天下人民下理理字有意寫作埋字
逆賊慘虐不堪指為下埋人民誠不誣也然先生既辦筆墨必能
知其軍務誠恐為我軍所得知彼虛實故防範極嚴鮮有能逃者
才士文人一入此中非死即終淪為賊可勝歎哉他如江湖星卜
者流則甘為先生雖縱不逃又當別論矣

賊亦人也其情性亦有善惡悍懦故有姓遇賊則視其人之數命
當死不當死如當死則所遇者善懦明明是官是兵遇善懦儘可
得生實係商賈百姓遇惡悍竟無不死如前之破武昌也有周姓
兄弟二人充糧道吏其姊夫某姓素業做衣鋪者賊至其家三人

跪接周氏兩兄弟首尾跪其姊夫跪其中賊至記之三人皆云向來貿易賊畧視其姊夫一刀決其首捨周氏兄弟而不殺周充書吏賊中謂之妖某素貿易所謂非妖也賊廣西人無一面識安得有仇報此理殊不可解要皆命數當然而遇前生冤孽一見即覺可惜可殺耳

賊初起猶有長夫自破武昌後裹脅愈衆則兵夫不分凡挑抬工作皆各館兩司馬督衆為之咄嗟立辦其需用各物必先所急毫無顧惜諺語云用著生鐵便打錫賊誠有之今則到處徧立鄉官是我民盡為賊助凡用竹木鐵鋤一切器具偽文一下立即辦齊

無敢違者大可怪者三五零賊下鄉千百壯夫紛紛逃避或俯首聽命甚至賊中三尺童子無敢與忤者蓋鄉民非畏此數賊特畏大股報仇也賊之恨毒專意尋仇曾受我創之處凡堅守之城圍練之鄉一朝陷墮心倍加燒與殺其意無他不過使出力官民寒心使化處不敢與抗且

賊見廟宇即燒神像即毀其毀神像者亦欲以威劫人也神祇在天上偶自無靈賊黨不知鄉愚亦不知以為神且歛頭折足何況於人神且不敢為禍人倘敢違其燒廟宇者一則以威劫眾以大驚人一則防鄉民團練以廟宇為公所及官兵設伏於其中也

江甯揚州才士被擄者最多逆索肆虐目擊必傷不敢明言往往
託諸吟咏咏甚至以香奩詩為寓意者惜逃出之人不能全記茲就
其記憶者載之朝暉隱約逗檐瑞絳幘雞人足晚餐驚起睡魔呼
去去歸來仙步惜珊珊蝦蟆坐上聞新法蟋蟀燈前憶舊歡來日
鳴溝還有約暫謀將息到更闌此指清晨役使婦女挑磚瓦聽講
道理及來日挑濠溝也其斷句云愴然一灣衣帶水青藤隔斷小
虹腰此指禁女人過橋以麻條拍打也三十怨女如花貌百八佳
人墮溷愁此指偽王選妃得一百八人也手執筠籃循曲徑眼看
枇杷渡迷津此指文秀人借買菜以便逃走也燕子紅襟矜寵貴

驚兒黃帕助嬌羞此刺名教中人降賊考授偽官也居然小婢稱
如願大有佳人貌莫愁此指賊者為賊倚任責者備受磨折也曉
看陌上春如織背負花枝盡未囊此指役使婦女負米也絕少君
苗焚硯志翻同臣朔上書時文章豈為科名設氣節都因衣食移
此文人自傷不得已而赴偽試也他如霜妬菊花寒更艷風吹屍
氣腐猶香死縱拔心猶是草生非薄面不為花等句似皆有所指

云

廣西渠賊授散職者居江甯城中無所事事飯後三五同羣馳馬
遊街有句云朝餐甫畢燕辭巢七尺吳綾馬上拋公子聯翩齊縱

學教人錯認試春郊詩不佳然可知其憨游之壯賊擄得驃馬有
鬲豆則餒之無則任其餓疲每乘必馳不知愛惜一入賊手其不
瘠斃者幾希正不獨受鹽車之困也

賊婆皆粵西溪峒村媪赤足徒步無異男子初至江甯即傳偽令
婦女不准纏足違者斬首已纏之足忽去束縛幾不能移跬步而
賊黨督令批抬其呼號之慘可以想見

粵西乃劇盜多響馬隱語各門已分載之凡盜首犯罪大衆斂錢
經營調護謂之科炭其義無他言雪中送炭也馮雲山收入桂平
縣監羣醜集貨脫之凡輸錢者當時有籍簿到江甯後查叙科炭

功皆陞授偽官並徧行偽誥諭令其採訪科炭者奏封官職無使一人向隅云

賊兵卒有兵冊家冊每月終送終書衙稽查人數如有逃人下月造冊即將其人名下寫三更二字初甚不解既而訪知係楊賊詭稱天父說過變妖之人謂之三更逃黑夜並造言曰任爾三更逃黑夜難逃天父眼睜睜

賊初至湖南擄挖煤人防其逃用大印烙腦門上嗣擄得強悍人亦用火印破岳州後裹脅日衆往往強之烙印至死不從賊知不可始廢去此令近於武汗擄人用刀割去辮髮使不得逃其計愈

毒被膏鬢猶不可下款令剃髮免死今彼擄者皆無髮辮一時
安能長成出示解散尤為不易賊立鄉官之處見有剃頭者亦不
盡殺輒用礮礮沙石磨其頭皮頃刻血肉狼籍而以鹽擦之酷虐
如此百姓安得不畏

賊之偽文書動稱天父天兄文義荒誕字句訛別凡我吏民見之
無不唾罵非笑之以為無知狂寇不足介意殊不知賊之詭計正
以此惑人一則惑彼中愚人使崇信之不敢背叛一則惑我將帥
士卒使人人藐視之疎於防範也

奸淫之禁賊令甚嚴謂之犯天條和姦駢誅強姦則殺行姦者賊

匪非惜名節特欲人人精壯耳殊不知犯者自犯而尤多不可究詰每踞一城時有抬人頭兩顆鳴鑼游行於市斬犯天條某人示衆或一女牽一長髮出首指為強姦一見偽官斷無生理然男子強姦和姦之案則從無犯者蓋賊多無賴惡少此風最甚凡見俊美子弟如獲至寶或認為公子或帶為老弟同居一室雖有分床之令更深夜靜其誰察之况夫比比皆然互相回護耶若遇有器識童子宛轉拒之賊亦不敢明言必將其送於極苦極險之地借刀殺之而後快然孩幼何知啖以果餅剖以刀劍其不從者幾希坐是而行姦之賊又往往為童子所挾制動云出首甘與偕亡則

賊技窮而奉順無不至矣嗟乎賊縱所至數千里湘楚少年猶多
樸素若江甯揚州一帶其傅粉玉貌之幼童何可勝計乃一旦供
虎狼犬豕之愛玩畧無顧惜任意糟蹋言念及此有時怒皆欲裂
有時悄然而悲耳

賊亦嚴搶奪之令必俟官軍退出三十里外始任意擄劫若官兵
在前未退有敢取尺布百錢者皆殺無赦蓋賊之擄掠在無兵之
處兵退財物將安往其計甚合兵法若一見財物即取斷無不敗
之理矣賊真黠者能知此意獨怪賊令如此其下竟不敢犯想亦
由積威所劫惟命之是從也

首逆數人竊天主教緒餘倡立邪說呼天為父耶穌為天兄洪逆
為二兄洪大全為三兄楊秀清為四兄蕭朝貴乃洪逆妹夫呼為
貴妹又其意欲尊天為父而強拉二千年上海外傳教之耶穌為
長兄與諸逆序雁行以其妹為天女蕭朝貴為天婿悖逆至此極
矣荒誕至此亦極矣尤可異者朝貴久經授首其妻孀居與洪逆
眷屬俱癸丑七月楊逆多蓄淫姬縱慾成血淋症久醫不痊乃具
本章於洪逆奏請其孀妹為之療治其詞畧曰當日貴妹丈曾得
此疾乃天女貴妹醫調痊愈不揣冒昧請貴妹降臨弟府醫小第

之疾一俟醫痊即送回天朝洪逆批曰清胞勤勞天事致得此症
煩貴妹速赴清胞府內醫治調護不得怠慢又批七言四句曰清
胞千要顧精身萬事節輕葆性真縱有高天時看顧蜂磨久讓花
新尋繹詩義無非成楊逆保身節慾云爾然竟使孀妹為楊逆醫
血淋之疾作何療治又可想而知逆賊淫亂安有人理古之叛逆
其下殺其首長淫其妻妹者有之然未聞公然具本奏請姦宿其
孀妹而其至批准者雖亘古奇聞亦以見洪逆受制於楊逆無事
不從也

逆賊屠殺人民每鳴鉦喊令傳集某處然後盡殺之最慘踞揚州

時城內糧盡飢餓百姓輒赴各賊館號泣乞食賊目厭之乃鳴鉦傳令曰四十以上八十以下男婦齊赴南門大街空屋來日五更按名散給口糧於是飢民爭赴約二三萬人各據空房待發米穀詎賊目將兩頭柵欄圍閉各以千餘賊執械扼守黃昏後盡將空房縱火次日日中甫熄呼號之慘順風聞十餘里灣頭官兵疑我軍得手故清晨不期而會

或問賊目何行軍不用帳棚對曰此正軍師東王妙計不用帳棚隨處民房可住凡民房皆可拆作板屋其利有三一不盤運可省軍力二不畏火彈驚營三過祁寒酷暑兵士居於板屋不致食宿

於風雪烈日之中不致喫虧故精力較官軍必倍難鴨魚肉更縱其啖嚼華美衣服任其穿著貧民驟得如是享用其故氣自振恆戰鬥以忘死

寇盜雖如蛇蝎未必別生肺腸如黃巾之虐猶知敬禮康成不犯高密保鄭公鄉他如倉卒遇賊子請代父弟願代兄彼此爭死者賊輒嘉其義兩釋之史冊所載不可枚舉若夫身捍危城力竭効死者草竊之徒亦知各為其主仍封恤之如陳友諒糾合土賊陷安慶路余闕死之友諒且褒其忠葬以大臣之禮又如蘇武使匈奴洪皓使金義不屈節俱得生還蓋天理至性自在人心雖狂寇

敵國亦可感動也若今之粵匪則大不然無論賢不肖概謂之妖
 恣屠殺焚擄骨肉相救呼號乞代者兩殺之凡臨一城盡戕官吏
 有自裁者更割之暴骨於市以故官軍克復之城求殉難官吏
 遺骸迄不可得粵匪虐毒一切舉動皆自古叛逆所無其不速滅
 是無禮也

逆匪迭陷雄郡劇邑被害文武何可勝計其忠魂不泯最著靈迹
 者有數人焉甲寅二月賊陷江甯上元縣劉清溪大令同纓素員
 循良幹濟之名城陷朝服坐大堂厲聲罵賊并誡賊勿傷百姓賊
 衆將劉令擁至城北綁於樹攢射之更以鉅礮轟擊瞬息骸骨崩

散百姓吞聲飲泣莫敢縱迹閱三日有夜行後營者見榛莽中有
白光上騰相約省視股骸一隻猶著靴未脫其光自靴中出百姓
探之得濺皮靴頁一件內多文案草稿及官紳賢否可任何事筆
記然不知為何官之骸骨最後得一手摺列銜為上元縣劉某係
條陳六事欲上之大府者於是始知為劉今遺骸矣羣界之藏密
室中覓小木匣以布包裹潛埋於清涼山麓不能封樹暗為標誌
而已然其地夜輒有光謀葬之民過墓而祝曰光毓萬丈忠魂結
而不散也固宜然恐賊匪驚異尋其處而掘之轉不如韜光之為
愈也祝畢其光頓歛有作詩輓之者世人不能全記如文山首領

常山古今與先生鼎足三所葬祇一是誠合作也又癸丑九月賊
 陷黃州府金菊仙太守雲門知無兵無餉萬不可守賊絕命詞二
 章寄湖北撫院交巡捕張德堅囑其代呈大府投井死之先一年
 太守于役蒲圻其夫人二女寓省垣城陷爭先投繯殉難節義萃
 於一門且太守起家牧令夙有神君之目其詩白笑赴清泉死泉
 香骨亦香滿腔餘熱血泉下侍先皇命婦投繯日雙珠爭後先泉
 臺貞烈魄相待已經年二詩感人也深膾炙人口賊求其屍不可
 得遂踞府署每晚二堂必見紅光圓如鏡中立一頤而髯者口吐
 清水如散珠璣堂上幃幔皆濕賊懼他徙黃州難民多知之此誠

忠盡之氣充塞兩間也甲寅三月初十日賊臨德安府自總督以次文武俱逃避獨署陸安萬令萬成出轎立府署大門外賊至拔佩刀指賊罵砍之羣賊攢刺身無完膚更剖腹穿爆竹於其中聚火轟焚皮骨燔灼殆盡賊踞一月他竄居民感其德政憫其慘死尋得殘骸零骨泣而瘞之旋示夢於生員徐鍾湏通身作金色光謂所檢頭骨非是乞棄之次日糾集紳民復為開匣其諸骨多全黃色惟頭骨一具髀骨一塊焦黑不類因剔出故葬於漢黃香墓側蓋生時嘗謁香墓歎歎流涕願他日葬遺骸於此庶幾忠孝相依猶梁伯鸞之願埋要離塚旁從其志也賊圍衆武昌半年餉盡

援絕在事文武多知必不可守然竭力捍衛城陷存必死之見者
顯秩之中完推署臬司李紅樵觀察御設為第一人觀察平日宦
績及守城勞瘁皆足生天建六月初二日大東門啟知事不可為
預約候補知縣俞恒淳同死屆時不期而會從容就義縊於寓館
之後樓從死更有微職數人僕從一二人賊目踞其室每欲登樓
必有異香襲人頃刻頭痛欲裂賊遂封閉之其長子鶴人廉察孟
羣自粵帶勇由湘南剿賊至湖北所向前驅急公義而兼家仇忠
孝出於至性誠一代偉人八月二十三日克復鄂省不待城啓鮑
塚而入匍匐以尋父屍至寓館之樓見蛆壳白骨分布樓板之上

獨其父之屍面色如生絲毫無損椎泣飲以監司冠服父老兵勇
聚觀如堵莫不篤信忠骸確有鬼神保護賀忠貞之盡節墩子湖
浮屍七十日鬚髮如故可並傳矣當酷暑灼金之時遇見屍必殘
之冠非死者忠誠所結生者至孝所格安能若是哉賊氛所至之
處其聞實多恐傳聞失實不敢率記此則共知共見者至於殉難
忠魂指不勝屈何以獨此數公特具靈跡蓋死同一死求其心志
或有不同或變出倉卒雖欲求生亦不可得或迹其生平一死僅
足晚蓋在

典固所必及然鬼神鑒察別具權衡故不能人人皆示神異吾儒

不言虛幻此則章章在人耳目並非故神其說流為二氏之談也
壬子十二月賊陷武昌縉紳之家閩戶自焚者比比皆是有張姓
者其次子以末職需次江南其家二十一口皆焚死所居成瓦礫
場癸丑二月其子匍匐歸撥灰燼尋屍得焦黑殘骨十餘具皆長
不滿尺不辨誰某且不知是何肢體泣而殮之當泣涕之時每骸
骨一具皆流血數縷拭之復出殮者大慟幾絕嘗聞惡死之屍見
親下則七竅出血死屍何知氣機感觸如此響應若殘碎燒燬之
骨較之全屍更無靈氣何一見骨月段段流血不啻有知耶逆賊
荼毒生民竟致天壤間見此異事

癸丑九月初賊自江西敗竄犯田家鎮其時前武昌同知勞光泰
遣礮船甫畢奉檄下荆所招皆潮勇船則笨大不如法其子母礮
過長船上不能安頓有識者皆知其必敗光泰方得意肆言謂賊
不敢上竄非不能破田家鎮乃懼我礮船也一經下行立即驚散
不待戰而勝矣江夏優廩生黃金吾久事戎幕素有胆識殊不直
之上書誡其驕疎而詆其妄謬光泰甚怒執而訊之問難數千言
黃金終不為屈光泰借調尋衅斥辱之黃金不平具稟疏訴於撫轅
撫軍是之遂奏光泰不可恃諸狀奏牘未返而事已不可收拾矣
廣東多降賊其遣散者皆為匪即今郴桂東安諸股是也光泰迄

未弋獲喧傳亦在賊中未必不然甲寅六月再陷武昌黃生俟其
母畢命祭拜後亦自縊殉節其人品之懸殊如此光泰壬辰進士
久任牧令素以才識自負其人志大而疎然亦不料僨事流毒至
於此極也黃生上撫軍之稟猶能記其大概於是時事頗有關係
故擇錄之其鈔粘上光泰書曰司馬雖粵人然離粵日久不知目
下情形廣勇最不可靠食口糧即為勇賊至即為賊久已勇賊不
分而潮勇桀驁為尤甚至生曾佐謝定侯太守幕謝公雖非醇正
人然能知潮勇之為害故甘遠戍而不肯管帶司馬所招廣勇皆
潮勇也因其名目為衆畏棄不過畧變其名云爾有一一問之有

廣肇高康等處人手然能以重賞餌之猶可為用今餉絀責微又
烏足動其心哉在潮勇之意亦未必定欲從賊今駕礮船至田鎮
勝則為功敗則駕船投賊未有不重用者况擄掠之奢富必百倍
於官糧又何憚而不為司馬質質不察猶欲仗鄉誼以籠絡維繫
之誠思粵西潮勇滋事所殺帶勇官如李春元等輩非廣人耶在
司馬竭力効忠視一死其甘如飴然為一債事其如大局何其如
國事何廣勇萬不可用迄無人敢言生獨發難効忠於司馬者不
過為蒼生計雖廣勇恨而屠之弗避也梁敬堂乃藩司一工房書
辦耳市井寡識但知牟利吏諸造船諸法尤可異者始造之船兩

頭起翹舵後開礮眼駕駛似尚靈活嗣因人言桅帆過高恐致翻
覆一律將船底改為寬平穩則穩已其如不能行駛何夫桅高可
去一二尺不必波及船身也治非其病捨非瘡處反增他累可勝
歎哉然此猶論船之式不善焉若工料之不可問侵蝕蠹蝨草率
偷減則愈不忍言徒以彩繪飾其陋薄何司馬為其蔽惑之甚耶
所鑄子母鐵礮長至八尺五寸礮船能對安乎鐵未鎔鍊造不如
法槽漏門鬆接筭之處走氣施放必致後坐內膛孔辨如毛引門
未能平底種種舛錯幾成廢物以如是之船載如是之礮用如是
之勇禦如是之賊謂可成功雖斷生頭不敢信也賊猖獗至此非

全無伎倆者望司馬察焉生久欲一言或謂司馬所辦諸事聊備不虞已耳賊在江西未必即至湖北以此礮船虛聲警駭土匪以尚有餘故暫甘緘然而不料賊衆卒至大令別無豫備專恃司馬一旅剿賊文檄且下行如飛矣聽聞之下不禁汗涕齊出甘冒斧鑕以陳詞者冀司馬抑其驕氣別圖補救也其補救之法無他惟有以潮勇守城換楚勇出師每船置一二潮勇使之教習演礮以製造之船選所造靈便稍堅固者下荆另僱大擺江協助之全將新鑄礮位棄之不用批局存屢試之礮置之船上大小有船四五十隻礮七八十尊足供此役已俟到田鎮木城所置之礮仍可移

用在精不在多不獨兵勇即船礮器械亦然也更恃司馬精心然
運數屬將士扼守田鎮不必進取而全楚已有磐石之安矣前於
巡捕房內聞司馬之緒論一則曰廣勇義烈非常千人如一心再
則曰船堅礮利賊見即走不致相持諸談與生 陋之見天淵水
火夫人自信太深外人之言殊不易入生非不知不過代全楚生
靈乞命其心無他伏乞茹鑒云云其述光泰問難之詞曰初四日
勞丞傳生過江至公廨威氣相凌如鞠重囚首指書中劄如是之
賊諸語為難曰爾詎棍狂生安知軍旅廣勇船礮之得力非爾所
知不足深辯爾說劄如是賊云云是極言賊匪利害也粵匪殘暴

無人理所習邪教荒誕不經一味凶頑毫無伎倆此等毛賊安能成事人何足平豈古之僭竊隄其符堅石勒之徒可比此數人知所以倡亂且知所以為治始足慮也爾肆言賊勢強盛即屬悖逆此等狂寇唾罵之不暇爾獨贊揚之是誠何心雖律以奸細殺之亦無不可口筆雙刃之輩今理屈詞窮爾將何解 氣聽畢其

詞徐徐對曰生是否奸細無左

公論亦如司馬論船破云

云可不必深辯至於賊之利害誠生所說何諱為試思劇賊當前詈之何益豈若小兒女唾罵之以取快一時耶司馬非真知尊

朝廷莫生若也本 朝治隆千古聖聖相承體國惠民良法美意

無所不具然而奉法之吏似不盡賢行陣之士亦不盡有勇知方
以致釀成寇亂至於粵匪文字荒誕術在惑人其用兵詭變似有
隗囂符堅輩所不及者官軍屢挫賊黨蔓延數省實由賊計捷速
莫測承平日久宿將湮亡殆盡我軍一時之才故也一經天心轉
移必出偉人以滅此賊所謂非常之續必待非常之人耳奸民倡
亂聖世所不能免然殘破至此猶必謂 伎倆賊不足平將欺
人抑自欺耶近來 皆喜聆粉飾捷音惡聞真實警報此
及賊至逃避不遑前之大言威風何在殊可恨也不特此也惟其
賊黨利害所以羈誅數載此亦至情至理若必謂賊黨為隗囂等

革所不若不過張角孫恩之流亞果如是則是我文武并無張角
孫恩諸人對手豈不重貽朝廷當世之羞哉假使竟有隗囂齊輩
出又將用何人才敵之豈不又重貽朝廷當世之憂乎總之賊誠
暴虐賊誠利害於暴虐則詈之於利害則角智以圖之若一味大
言輕之殊不可也如賊係強敵偶挫猶詞可解若賊果無能是
我文武之無能較賊豈不更甚耶勞丞聽說復怒曰爾又敢說復
有隗囂輩出此非幸矣思亂之詞生復對曰辨引他言以
實之此恒情也司馬無詞罪勞丞又曰爾言廣勇通賊豈
亦疑我乎我科目出身受恩深重今垂暮之年捨身以効命者亦

不過欲挽回於萬一耳爾何見遠之甚生對曰司馬循吏名士生
安敢疑然恐廣勇降賊之後司馬獨立為可慮焉乃厲聲曰迂酸
勿作假慈悲吾老命繫此一行爾何得阻撓生復規以改作補救
諸語勞丞愈怒謂生不守卧碑連呼家人強拉生跪欲用官刑生
復對曰我非告狀又未得罪何得戒飭之有若責以出位言事則
又誤已今狂寇壓境猶守卧碑之戒不為百姓求生路有是理乎
忍心乎司馬果以老命博忠名恐亦非正道正在急事之時其幕
友出呼兩家人掖生以出猶聞勞丞大言曰吾必
辨此狂
徒生素守繩墨實因一時激於
受勞丞凌辱其應辨與否

自憑憲斷所陳之事實係忠言與省城大局關係匪淺乞大人精
思而裁決之或別安賢弁前赴田鎮生雖受褫刑亦甘心矣稟甚
冗長大畧已具崇撫軍竟亦知嘉納惜未能用其言空談無補一
奏而已黃生素醇謹言如不出勞丞之僨事悉如黃生所料一書
一稟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斯二語可以移贈其氣節才思皆
不可及至其扶掖而出倔强之態亦可想見城陷盡節可謂不負
所學已至其凌厲長官肆言無忌必其人當斯時斯爭則可若寡
識者致之則無理取鬧矣因所言有關賊情故附及之

跋

賊情彙纂十二卷甘泉張德堅總纂書成於咸豐乙卯即太平天
國五年也據張氏自叙自癸丑清軍收復武昌初為太平軍所脅
逃者多絡繹歸於是太平軍情勢浸洩張氏時充湖北撫轅巡捕
官好聞太平軍情有得即錄後又于役大江南北隨吳文鎔至堵
城常易裝往偵太平軍又留心訪究並摘錄俘人難民供詞遂綜
核而編輯之成賊情集要一冊甲寅九月以此書介劉蓉上之曾
國藩曾氏遂檄調赴武穴行營設采編所編輯賊情彙纂以張氏
為總纂官鄒漢章方翊元邵彥煊副之別以李桂林奉璜為分纂

乙卯正月太平軍上窺武漢遂移局長沙其時終始其事者唯邵
彥煊與程奉璜二人邵氏身應行陣五易寒暑一應戰守機宜山
川形勢莫不瞭如指掌且於火器一節尤所究心而程奉璜則親
自太平軍中歸來張氏自序謂程氏在太平軍中時動心忍性與
賊周旋寢久而契洽佯為計畫盡其軍事然賊既受其籠絡且弛
其禁得至各軍各館潛察而默識欲乘間得脫且相隨自江寧至
武昌以故所知為獨詳且確張氏自序又云以可知賊情之道適
萃集於一時實難遘之機會乃以德堅夙著及數子記載為嚆矢
集倂併為證據恃程生為耳目復廣搜博採多收而嚴覈之聞自

何人見自何處更一一詳註之刑所誣存其實統成書十二卷總目九分目五十八附目二十七圖七十一於彼中一舉一動纖悉靡遺賊情於是乎大備誠非囿於偏隅一知半解及逞才臆造者所得操觚而記述也至諸偽制有難於簡畧處文氣靡雜鄙俚所不敢辭求實弗求文工拙故不暇計矣張氏自序作於乙卯七月中泐書中紀事及於丙辰別作序時書尚未竣也總分九類曰劇賊姓名曰偽軍制曰偽禮制曰偽文告曰賊教曰賊糧曰賊數曰雜載分卷目錄曰纂校官生銜名曰纂書原素曰目錄曰凡例曰採訪姓名卷一劇賊姓名上首逆事實卷二劇賊姓名下劇賊事

略附偽守土官鄉官名目卷三偽官制偽官表偽品級銓選偽朝
內官偽軍中官偽守土官郡官偽女官偽科目卷四偽軍制上偽
軍目軍冊陣法營壘土營附諸匠營水營卷五偽軍制下旗幟器
械營規附號令詭計附技藝偵探卷六偽禮制偽宮室偽印偽時
憲偽朝儀偽服飾偽儀衛與馬偽稱呼飲食卷七偽文告上偽詔
旨偽誥諭附誡諭訓諭誨諭札諭照會將憑批式封式偽本章附
稟奏稟報稟申啟稟偽告示卷八偽文告下偽律偽官照附官憑
暗記賊館門牌印據船費船牌偽首單附鄉官門牌封條偽文字
附隱語聯句卷九賊教偽書偽天條禮拜刑罰講道理卷十賊糧

貢獻擄劫科派關榷交易口糧倉庫卷十一賊數偽官伍卒數老
賊新賊童子兵擄人逃亡女官士卒數卷十二雜載今以太平天
國史料等一集及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二書考驗彙纂大
都不誤可知彙纂一書實甚可信言太平天國之典章文物自當
以此書為淵藪矣唯以前學者多不知此書其有知之者亦未見
全本朱希祖氏曾見洪楊類纂史略抄本十二卷北海圖書館亦
藏有此書抄本一部謂為無名氏著吳興凌善清著太平天國野
史其所根據為姚瀛在長沙所得之洪楊紀事王文濡據其友人
袁某之言以為王韜曾著洪楊紀事疑此書即其所著自今考之

所謂洪楊類纂史略以及洪楊紀事實即賊情彙纂一書之變名而史略紀事兩書於張德堅序原委官紳街名移局長沙纂書官暨延請繕校生童各銜名原委各札奉札後稟諸項俱闕而不全是以於作書原委著者姓名俱不之知余所見彙纂抄本係友人王伯祥君所藏蓋從楊哲子度藏抄本轉寫者楊氏藏本初在北平待售未得主者輾轉以至上海王君因謂朱氏所見當即此書副本書賈割裂卷首以炫世居奇云云其言頗當民國十七年北平廣業書社刊行太平天國別史一書原即賊情彙纂編者改為此名據編者序謂原書存諱無畏處刊本則稍從刪落云云以之

與余所見彙纂相較有大不同者二一刪節過甚余所見彙纂十二卷全書約二十萬言而廣業節本字才三萬約得什一二余所見者卷帙井然廣業本不分卷次序亦大異雜載禮制宮室偽印偽時憲書偽朝儀服飾偽儀衛輿馬偽稱呼飲食貢獻虜奴科派船運關榷交易口糧倉庫準此譚氏所藏是否足本蓋不無可疑也民國十二年吳興凌善清據姚瀛藏洪楊紀事復搜群籍釐訂史例補缺正訛而成太平天國野史二十卷然於洪楊紀事既不著其來源所補群籍亦未注出處全書價值為之減色使無賊情彙纂一書為之比勘野史之根據既莫由明可信與否亦在疑似

之間矣
淑浦向達

之間矣
淑浦向達

之間矣
淑浦向達